

武俠世界

亞當二世

如果亞當是我們人類的始祖，那麼亞當二世將是新人類的祖先。〔新人類的世紀〕已經來臨了，這絕非寓言，而是事實，留意本期的〔亞當二世〕，將令你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2.00

852

◀ 編 後 話 ▶

閻王！傳說是幽靈野鬼的陰間統治者，民間俗子對之也畏懼萬分，退避三舍！「閻王筆」故事下期起在本刊連載發表，內容情節緊接上篇「一刀斬」，作者曹若冰君爲了本篇故事構思橋段，運用最新穎筆觸，最突出手法，且看故事裡的陳飛虹屆時「閻王筆」一揮！怎樣驚天地，泣鬼神！羣邪懾伏，巨惡低頭吧！

城市三俠呂偉良等人在「亞當二世」故事裡，遭遇之險惡，從未有之，他們處身於遍佈秘密警察的俄國首都莫

斯科，更番被捕，數度脫牢，終於給他們發現了一項驚人大秘密，更而揭開了兩個大國間征空的真正意圖……本故事充滿間諜鬥智氣氛，步步驚魂，處處動魄，絕不冷場！

「黑鳳凰」故事有關迷谷發掘寶藏爭議，今期進入白熱化階段！白蓮宮，威寧侯府和金克用三方面人馬齊聚谷口，爲了平均三方入谷人數，狡猾如狐的金克用又施詭計，意見繁多……威寧侯府與白蓮宮怎樣應付他？本故事接近尾聲，欲知端詳，下期的一場精彩奪寶戰有交代。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亞當二世（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創世紀中說：亞當與夏娃是我們人類的祖先，那麼「亞當二世」可能就是「新人類」的始祖。呂偉良等三俠於旅遊途中，發現了一項驚人的秘密，進一步揭開了兩個大國之間征空的真正意圖……

馬雲 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無絃琴（遊俠傳奇故事）◀四▶

旋風掃落葉 急雨打泥塵……………朱羽 37

逆留（兩期完俠情故事）◀下▶

九幽逢佳遇 聖殿解苦源……………東方英 5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血鸚鵡

孽海苦無岸 火窟險奪魂……………古龍 59

怒馬香車

劍虹驚星斗 綾帶掃山河……………諸葛青雲 67

黑鳳凰

偽捐私怨念 暫結同心盟……………高庸 77

四君子

運籌帷幄女諸葛……………臥龍生 87

龍虎殺手

巧施脫壳計 難逃毒婦謀……………慕容美 93

武林軼事·技擊叢談

洪拳（拳術漫談）……………小雲 31

翁瑞琳表演火功（雜技精華）……………凱華 35

查理士功夫橫掃倫敦（奇招絕技）……………慧心 43

鏢局考試刀棍分高下（技擊叢談）……………雲山 49

庇能師爺的絕技（奇人奇技）……………麥海雲 57

孫小山拳劈李大酒（武林軼事）……………希華 85

白骨寨主蕭天雁（湖海異事）……………海鷗 91

武俠世界

第 852 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備台誌字第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 每冊港幣二元 ·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20年來香港驚人罪案 第三集 經已出版

定價港幣三元

河洛撰述

六金剛大鬧拘留所
警察大舉增援警犬亦出動
巴基斯坦大情人辣手摧花
一對異國情鴛的悲歡離合

半山荒徑姦殺疑雲
遮打徑花信女傭被姦殺
萬茂徑採藥少婦被劫財色

薄倖女血染伯牛刀
千軍萬馬圍搜大帽山
芙蓉山上大捕嫌疑者

麗池選美李裁法春
風得意 殺害吳家元
終於判處終身監禁

滿城風雨話三狼
黃應球埋骨荒山沉冤得雪
黃錫彬被綁「天官賜福」消災
鬼仔福做賊亞伯送掉一命

環球出版社出版
香港新街新報大廈
電話：H488221（10線）



含冤莫白

酷刑迫供

一塊長逾七百五十公尺，寬達一百三十公尺的廣場，右旁是一幅紅色的圍牆，左旁是一家長長的百貨公司，盡頭處是一間斑駁頭形狀的教堂！這是什麼地方？是莫斯科的紅場。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漫步其中，覺得紅場並不如他們想像中那麼平坦，也不是紅色的，但為何稱它為「紅場」？

當他們放眼四望，就覺得這種稱呼很有根據，因為眼前所見的建築物，都是玫瑰紅色的。例如克里姆林宮那幅圍牆，便是其一。但地上却不是紅色的。

盡頭處的斑駁頭形建築物，是著名的教堂——聖伊索教堂。據說，這是伊凡大帝為紀念戰勝鞏固人而建造的。

儘管共產主義的蘇聯是個無神論者，但位於克宮一旁的這幢教堂，依舊保存，而且漆得五光十色，晚上還亮起了十分奪目的燈光。這可能是為了吸引西方遊客吧？

但是，真正吸引三俠到這兒來的，並非這些，而是那座用粉紅色花崗石砌成的陵寢！

那是列寧遺體安放之所！

陵內一片陰森，步下石階便可以見到四壁鑲了玻璃的遺體陳列室。

列寧的屍體是仰臥著的，黑色的外衣，白色的襯衫加上黑色的領帶，形狀一如照片中所見，尤其是那撮山羊式的鬍子。離遠看上去，很像一個活人躺在那裏，但更像一具蠟像！

每年當這國家有什麼大日子，他們的首領

便會步上這陵寢的露台之上，向羣衆亮相！生人與死人在一起，究竟象徵了一些什麼？外人雖然很難理解，但總覺得不是味道。

事實上這紅場已有八百年歷史，俄國人會在此經過無數動亂與歡樂，廣場上的鵝卵石之上曾染上數以千計的生命的鮮血。其中包括了他們歷代的手足相殘，以及彼得大帝的濫殺！因此，「紅場」就隱隱有著陣陣的血腥味道。

另外最能吸引三俠的，就是俄國的權力中心——克里姆林宮。

史太林時代這兒是禁區，自一九五五年開始，才開放給平民參觀。

宮內收藏的金銀珠寶之豐富，實非外人所能想像。據說大部份是沙皇所積聚的財富；現在放在軍械庫公開讓人參觀的，只是其中一部份而已！

一本福音書的封面之上，鑲了二十六公斤

的黃金，還有足可備滿一杯子的淚珠形純綠寶石。這除了炫耀財富之外，試問如何能將它拿在手中祈禱？

波利斯哥登諾夫大帝的金御座上面，鑲了二千顆寶石；此外還有皇冠、神像、十字架、盔甲、禮服和餐具之上，也都鑲滿鑽石珠寶。總之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假如以時值計，基本單位應該是十億美元算起，可能值幾百億，幾千億，甚至幾萬億。因為人們所能見到的，只是一部份而已，但已是價值連城，美不勝收！

軍械庫旁邊，建築了四座歷史性的教堂——十二使徒堂、天使報喜堂、聖母升天堂及聖彌額爾堂等。建於十六世紀，是當時俄國東正教的精神所在！

沙皇當日的加冕大典，就會在聖母升天堂舉行，到了一八一二年，法軍入侵，四座教堂均曾被毀壞，其中破壞得最厲害的，就是聖母升天堂！

克里姆林宮在世人的心目中，是一處不可思議的地方，紅牆背後似乎深不可測！

宮內不乏美輪美奐的宮殿，但不經常開放，否則俄人可以做多許多旅遊生意。

沙皇時代，每值選妃之前，沙皇便遣人徵召最漂亮的貴族美女，住到泰靈宮來。原來泰靈宮之內，到處均有秘密通道，可供窺視的洞孔，滿佈寢室與浴室等處，以便沙皇仔細挑選。以現代人眼光來看，簡直荒淫無恥！

目前蘇聯外交部會議廳便設於「會議宮」的三樓，這是蘇聯政府的神經中樞，屬於禁區，遊客難越雷池半步！

會議宮原名「元老會議宮」，是十八世紀凱薩琳女王所建。

此外，列寧的生前起居室，也設在這裏，要參觀必須取得特別人情！

列寧生前的起居室一切保持原狀，給人一種陳舊簡陋的感覺。甚至案頭日曆也翻到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那正是他去世之時！莫斯科市區的街道，似乎都以紅場為中心，由此向四方八面的伸展開去！

俄人近年銳意發展旅遊業，因此莫斯科目前已擁有四千個房間的現代化大酒店——那就是露西亞大酒店，單是餐室已多達三十二間附設其中。

但最令人觸目的，還是陳舊的大都會旅館，因為那是俄國首都的間諜與反間諜鬥爭的中心，可以說得上遠近馳名。

呂偉良等三俠在土耳其國境時，已受到朋友的警告，到莫斯科去切勿進大都會旅館，因為那兒每間房間必有竊聽儀器的裝置，侍役、人客甚至看來無關重要的人，都可能是秘密警察的化身，或者來自外國的間諜特工！

總之，要想避開無謂的麻煩，最好連馬克斯廣場也不要接近；因為那廣場一旁就是馳名的大都會旅館。

據說，列寧革命成功之後，在未遷入克宮之前，他的辦公室就是設在這間大都會旅館之內。

十多年來先後發生的兩宗真假間諜案，都跟英美二國發生關係，這一「真」一「假」，就先後在大都會旅館「內」一「外」發生。

先說真的間諜案。

表面上是一位倫敦的商人，實則替美國中央情報局及英國軍事情報局做事的魏恩，就曾經在大都會旅館的一間房間內，接收一卷縮影底片，上面有數百名蘇聯間諜姓名。

出賣這份情報的人正是蘇聯軍事情報署的潘考夫斯基上校。事後此人為「KGB」人員拘捕，於一九六三年處決！

以上一宗真間諜案，發生於大都會旅館之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文圖
雲令
馬盧

二世當亞



內；另一宗「假」間諜案，則發生於該旅館之「外」！

同樣是發生於一九六三年，美國一位大學教授巴格利旅遊莫斯科時，有一天傍晚就在大都會旅館的外面，突然有個陌生人匆匆迎面而來，將一束報紙交到他的手上！

教授莫名其妙，但陌生人一言不發，匆匆地又跑了開去！

就在此時，一輛汽車停下，二名秘密警察由車內跳下，把巴格利教授逮捕，關進了魯比安卡監獄，罪名就是「在蘇聯境內進行間諜活動」！

蘇聯當局指稱報紙之內收藏有蘇聯國內火箭試驗的照片，於是將此事知會華盛頓方面。原來蘇聯有個間諜伊凡諾夫當時為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所拘捕，他們希望用「假間諜」巴格利教授與美國交換。

但是，當時的甘迺迪總統立刻提出強硬抗議，這位無辜的假間諜才獲得釋放！

自從發生過這宗真假間諜案之後，大都會旅館的「大名」便更加轟動！

呂偉良等三俠旅遊的目的，無非為了增廣見聞，對於這些政治鬥爭可避則避！因此，他們極力避免捲進漩渦！

儘管如此，麻煩還是跟他們這三個人結上了不解之緣！

為什麼？可能由於他們是中國人，黃面孔，也可能由於他們在土耳其國境內，曾跟一些蘇聯「KGB」過不去！

這一天他們三個在莫斯科的購物中心——高爾基大街漫步！

雖然說這是「購物中心」，但可以買到的東西實是少得可憐！

主要的日常用品及食品店，都可見到由家庭主婦組成的「人龍」，來自外國的遊客似乎

只有「參觀」的份兒。

一般家庭電器都十分古老，包括款式和性能方面，最低限度要比西方國家的落後十年以上！

這種說法似乎太過份一些，但實際上這裏的商店出售的洗衣機竟然還有「手搖式」的，相信即使香港居民也難得一睹！

目前流行的洗衣機已進入電腦化，甚至有人正在加緊研究「超音波洗衣機」方式，那裏還有人肯用「手搖式洗衣機」？

三俠發覺這一類商店裏多數是「參觀」的遊客，購買的人少之又少！

至於市民過街時所穿的衣飾，大概用「樸素」二字去形容，也差不多了！

櫥櫃櫃裏所陳列的時裝有些是學西方流行的款式，但予人印象總有點兒「不倫不類」；花布大部份是「印」的，顏色調配極端失敗，根本也談不上「美感」二字！

三俠看了一會兒，只能相顧苦笑，大家心裏明白，亦無須多說了！

另一個給三俠最壞的印象就是：無論他們走到何處，難得一睹笑容！

他們目中所見的人，雖不至苦口苦面，却木無表情，即使店子裏的男女售貨員，亦不例外！

也難怪阿生聳肩苦笑道：「這的確是一個够嚴肅的國家！」

林愛利却說：「我懷疑他們都經過整容手術。我在香港見過一位女歌星，她整容以後，只要輕輕一笑，臉皮立刻露出破綻，所以以後她只好一本正經地唱，不敢再笑了！」

呂偉良道：「旅遊的目的是要多點機會實地觀察一下各國民族的特性，以及其風土人情；這可能就是蘇聯人的特性。」

三俠逛了一陣，又倦又餓，走進了一家食

物店去覓食充飢！

有點出乎呂偉良等人意料之外，就是店內圍著一張大圓桌而坐的，竟然是黃面孔的中國人。這還不算意外，更奇的就是當他們坐下之後，竟然會無意中聽到他們講的是粵語！

阿生不禁低聲道：「你猜他們是一些什麼人？」

林愛利道：「當然是遊客。」

「來自何處？」阿生又問。

「就是來自香港亦不足為奇！」林愛利道，「香港人近年學乖了，有錢喜歡到外面走走，所以常常有旅行團開到這兒來！」

呂偉良游目四顧，目的本來是要找個侍役過來招呼他們；但是，侍者們雖不致忙到不可開交，但似乎沒有人注意到這三位客人。

反而大圓桌的中國人之中，有個人含笑的向呂偉良揮手招呼！

呂偉良並不認識對方，但他知道彼此既然是同聲同氣的，雖非「故知」，他鄉相逢也有一番親切的感觉！所以呂偉良也禮貌地向他點了點頭！

那張大圓桌坐了十個人，但侍者却有兩個正在招呼他們。

十個人之中有一個似乎是嚮導，好像是蘇聯人。

林愛利有點不耐煩，招手想引起那侍者的注意，可惜仍然沒有人理睬他們！

阿生有點生氣地說：「那有人這樣做生意的？不如我們到另一間去！」

但呂偉良說：「附近再也找不到第二間，只有這一間似乎較具規模。算了，給些耐性等吧！他們總會來的！」

果然有人來了，而且還是一個會講英語的侍者，所以三俠點食物時也比較方便了許多！就在這時，先前曾跟呂偉良招呼的人走過

帶到門外的汽車裏去！

沈仲明顯然也不敢肯定三俠是否就是間諜，更明顯地不肯惹禍上身。

呂偉良等三俠聽了「秘密警察」這名堂，更加吃驚不小！

汽車在寬闊的大街上疾馳。三俠第一次坐在一輛蘇聯的汽車裏，心裏另有一番感受。

蘇聯汽車款式很笨，機件的性能也不見得好，開行時發出的聲浪很吵耳。

阿生很想向他身邊的人表露國際特務的身份，但後來回心一想，蘇聯可不是國際特務組織的成員國，因此未必可以獲得他們的尊重。

汽車停下來，三俠被帶進一間久未修葺的屋子裏去！他們不懂俄文，自然不懂得那些牌匾上寫的是什麼。

進到了屋內，可以見到一些佩槍的便衣人員在走廊上來往！

有一間房有人聲傳出，那人在吆喝，另一個人則痛苦呻吟，間歇傳出皮鞭抽打的聲音。看情形可能在迫供！

呂偉良等三俠覺得心裏一陣納悶，他們無法預知未來的命運如何！

他們被帶進了另一間房內，大漢們先行搜身，發覺三個人都沒有武器，這才示意他們在

一些椅子上面坐下來！

有一個中年俄人入來，大漢們用俄語向他交代幾句後，中年俄人便與三俠交談！

「你們是什麼人？」中年俄人問道。

「中國人！」呂偉良說，「我想你們早已知道這點！」

林愛利氣忿地說：「我們是修正當手續入境的，到底有什麼不對？」

「嘿！」中年俄人沉吟道：「我們只不過請三位回來談幾句，你們不必過份緊張！」

「原來你們俄國人喜歡這樣「請」人回來

來問道：「三位須要我効勞麼？」

三俠所聽到的，是他們聽得懂的粵語。

「不必了！」呂偉良含笑說：「他們能聽得懂英語，我們總不致指手劃腳！」

儘管如此，那位「鄉里」還是用俄語跟那侍者說了幾句。

回頭他又對呂偉良他們說：「我是叫他吩咐廚子快一點弄妥你們所叫的菜色。要不是這樣，我怕你們等得不耐煩！」

林愛利忍不住說：「他們做遊客生意，豈可如此怠慢？」

「這就是他們的劣根性。」那人說，「他們做事總是這麼懶洋洋的，提不起勁！」

阿生道：「但是我看見他剛才對你們可不

錯啊！」

那人苦笑道：「我們是旅行社帶來的，每次必有豐富的小賬，他們怎敢怠慢？」

「閣下是——」呂偉良還沒有問完。

一張相片遞了上來，用中英俄三種文字印成，好一大張！

中文印住：「友誼旅行社，莫斯科分社經理，沈仲明——」

「以下是莫斯科的地址！」

林愛利心直口快地問道：「沈先生是香港人？」

「是的，一年前我由香港調來！」沈仲明說。

阿生問道：「香港時常都有旅行團到這兒來？」

「以前很少，這一年來較多了，所以公司才派我來，專責照顧來自香港的遊客。」沈仲明又反問三俠：「三位可是香港來的？」

「不！我們由土耳其來。」呂偉良坦白地說。

沈仲明又問：「光顧那一家旅行社？」

「並未參加任何團體，遊土耳其時，朋

談話的！」阿生啼笑皆非地說。

中年俄人道：「你們到蘇聯來幹什麼？」

「旅遊！」呂偉良說。

「還有其他目的嗎？」中年俄人又問。

三俠異口同聲地說：「沒有。」

中年俄人輕輕一笑，沒有人知道他心裏到底正在想一些什麼。

總之，用「笑裏藏刀」這句話來形容也差不多。

俄人互相打了一個眼色，有人離開了那間房；三俠知道事情不妙，却無法可以知道等會

完還可能有一些什麼事發生。

中年俄人的地位顯然比他俄人為高，他架上一副金絲眼鏡，白色的頭髮，樣子冷酷無情，雙目炯炯生光，令人望而生畏！

不久，有一個人入來，由剛才離房外出的大漢陪伴。此人的出現，令到三俠渾身打顫，血液差點兒都停頓下來！

進來的俄人叫史諾夫，三俠對他一點也不會感到陌生！

史諾夫曾在土耳其的依士登堡出現過，當時三俠正捲入一場莫名其妙的鬥爭中。那是由於土耳其的墨索爾人以為國際特務派出阿生到依士登堡來對付他們種種毒品。

於是墨索爾人首先把阿生擄去！

後來史諾夫在輪渡上派人將呂林夫婦二人抓去，目的是要求他們滲入美國人組成的「挪亞方舟探險隊」，做俄人的間諜！

但是，結果三俠雖然替俄人查出了美國探險隊此行的真正目的——那只是為了找尋一枚「光導導彈」，並非為了偵查蘇聯與土耳其邊境的情況。可惜俄國人在該事件中因犯殺人罪嫌，而被土耳其警方拘捕。此事詳情已見上一篇「挪亞方舟」一文。

毫無疑問，那宗案件十分複雜，而且牽涉

友說這裏有不少值得見識的地方，所以跑來看

看。」呂偉良說道。

林愛利忍不住埋怨道：「但想不到這裏一切如此落後，人們的反應也十分遲鈍，簡直好像未開化的一樣！」

沈仲明笑道：「蘇聯是世界知名的大國，怎算得未開化？也許你們人太少，他們待慢了；如果你們加入旅行團，情形一定不同！」

林愛利瞥了他一眼：「你似乎是在招徠生意！」

沈仲明苦笑道：「千萬不可誤會，我沒有這意思！」

呂偉良道：「如果我們希望加入你們，請問行程又如何？」

「那當然歡迎！」沈仲明說，「至於行程方面，我們會安排大家到列寧格勒一遊，然後乘船遊伏爾加河一程。」

阿生對林愛利道：「事實上我們不懂俄文，許多地方不太方便！」

呂偉良也說道：「是的，加入他們不但可以

以有伴，也不致漫無目的！」

沈仲明含笑說：「在別的地方你們可以亂闖，但在蘇聯，我勸你們入境問禁，還是小心點好！」

呂偉良道：「我們在土耳其也聽朋友勸告

過了，聽說到處都有秘密警察，是不？」

沈仲明笑了，搖搖頭道：「那又未必，秘密警察只跟蹤可疑的外國人，對遊客來說，因為有旅行社負責，他們十分尊重。不過，有些地方你們可能不能亂闖，否則就有麻煩！」

呂偉良很想加入他們，但又怕林愛利當面反對，那就沒有意思。

所以他持着咭片問沈仲明：「假如我要找閣下，是否撥這個電話號碼？」

沈仲明點頭！

他又說：「假如你三位要加入我們，最遲明天便要通知我，因為後天我們這一團便要離開莫斯科！」

「好吧！」呂偉良說：「讓我們商量過再作決定，謝謝你！」

沈仲明告辭了，他回到大圓桌那邊去！侍者不久便送來食物，招呼果然有了改善，但食物粗劣得很。

旁邊有些人仍在等，他們比三俠來得更早，像是本地人，却表現得十分有耐性！

三俠還沒有塞飽肚子，突然外面闖進了幾個人，他們直朝呂偉良等人這邊走來！

呂偉良心裏暗吃一驚！

為首一人衝到他們三人面前，用生硬的英語說道：「我們是警方派來的，三位跟我們走吧！」

林愛利立刻問道：「我們犯了什麼罪？」

「對不起！我們只是奉命行事，一切留待回去再說吧！」那俄人道。

話猶未完，數名大漢已不由分說，將三俠由座位中揪起！

阿生想反抗，但呂偉良立刻制止他！

林愛利用英語反問，但俄國人再也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沈仲明由那邊過來，用俄語跟數名俄人交談了幾句，他大概想伸出援手，但俄人似乎不

賣他的賬！

呂偉良覺得在這陌生的地方，假如沒有一個熟人加以照顧，想落必是凶多吉少！因此他對沈仲明道：「在可能範圍內，請替我們聘個律師吧！」

沈仲明道：「沒有用的，他們是秘密警察，只要你們不是間諜，大致上不會有什麼麻煩。」

數名大漢沒有讓他們交談下去，便將他們

重大，因為其中美蘇兩國人員之中，還包括了外交人員在內，所以土耳其政府不得不小心處理。

也正因此，土國政府未有公開此事；後來發展如何，三俠也不得而知。

若以一般「殺人者死」的法例為原則，史諾夫這班俄人應該在牢中才對，為什麼現在又會出現在這裏？

三俠感到有點迷惘！

史諾夫走到三俠面前，瞪住他們問道：「你們可還認得我麼？」

當然認得的！三俠怎麼會這樣快就忘記了此人的印象？

史諾夫：「這算是什麼？」

「沒有什麼！」史諾夫笑了笑，「真想不到，三位又在我們祖國出現！」

呂偉良道：「這有什麼不對？我們三個本來就是遊客。」

「遊客？」史諾夫冷然一笑，「是那一種遊客？由美國中央情報局付代價的遊客麼？」

三俠都聽得懂這話的含義，正因為太過明白了，才更感不安！

呂偉良態度非常鎮靜地說：「我以為你們誤會了！」

「誤會？」史諾夫笑了笑，「我們都曾經共同在土耳其面對現實，這絕非憑空構思的，可不是麼？」

呂偉良道：「那是另一回事，在土耳其是你們做得過份，與人無尤！假如當時你們不是殺人，事情決不至鬧大！」

林愛利也說：「是的，在這義上，我們會向你們負責；你們救了阿生，我們也替你們查出了美國探險隊的真正目的何在。已經算得上是『各不相欠』，你又何必跟我們為難？」

阿生插咀道：「如果我們是美國特務，又怎麼會送上門來，跑到貴國繼續行程？」

史諾夫說：「你們大概以為所有蘇聯人員都已經被土耳其政府關入牢中去了，所以你們可以安心地跑到莫斯科來，繼續執行中央情報局交下來的任務，是不？」

「你完全攪錯了！」呂偉良說，「我們從來未替美國人做間諜，你們在土耳其要替我們，那是唯一的一次替人做這種危險工作！」

史諾夫陰森一笑，道：「看你們曾為我們做了一點事的份上，我願意忠告你們，還是乖乖的自動說出你們此行的任務。否則，你們可能後悔莫及！」

林愛利道：「聽你口氣，你在恫嚇，企圖用刑向我們迫供！」

史諾夫輕輕一笑，道：「所以你們必須選擇一下，自動說得坦白一點，總好過受皮肉之苦！」

呂偉良道：「好吧！就讓我講句真心話，我們對政治向無成見，覺得世界上每一種政治體制，都有它的好處與壞處，問題是那一種人適應那一種政治，那一種人喜歡過那一種生活。所以，儘管我們對貴國的生活方式難以適應，但作為旅遊的一站，藉以增廣見聞，倒是十分值得的。假如我們要替美國人做間諜，最低限度也得改個假名，用假護照入境，又豈會光明正大的跑到這裏來，等你們拘捕呢？」

「嗯！你很會講說話。」史諾夫瞪住呂偉良，「但我們在這方面也是內行人，自然懂得『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的原理。好了，別浪費時間，我們的人缺乏耐性。朋友，講真話吧！否則，萬一我走了，沒有人可以再為你們討個人情！」

三俠交換了一個無可奈何的眼色，表示不知說些甚麼好！

林愛利生氣地說：「我們說得這麼坦白，白它的作用何在！」

阿生的上衣被人剪開，胸前近心臟處也附上了一些儀器！

再回頭看看通貫着的一系列器械，其中有一套彷彿「心电图」似的東西，已經開始有了反應，螢幕上一個小白點，一跳一跳的！

那後面有記錄紙吐了出來！這一切都太過像「心电图」了！

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差不多可以肯定，他們絕不會替阿生作「健康檢查」！

室內一角，有個女子在操縱着一些看似十分複雜的儀器！

白袍「醫生」增至三人，他們不斷向女操縱員打着手勢！

白髮中年俄人一直目不轉睛地，在旁監視一切！

阿生忽然像夢囈似的，咀巴在動，但呂林二人根本聽不到他說了一些甚麼！

很明顯的，自動儀器在為阿生錄音——其中可能已有擴音的設備！

白髮俄人顯然是個頭目，他走到那邊去，看着由儀器吐出來的記錄紙！

呂林二人被網綁在一旁，自然看不見那些綿綿不絕地吐出來的紙條記錄了一些甚麼，唯一可以忖測的可能是阿生的反應！

前後經過了將近一小時，阿生才被人注射了第三支針！

數分鐘後，阿生醒來了！

他十分疲乏，像在睡夢中甦醒過來一樣，面色很差！

呂林二人不知道俄國人有些甚麼結果！

你還是不相信，我們也沒有辦法，你喜歡怎樣便怎樣好了！」

史諾夫面色一沉，跟押三俠進來的俄國人說了幾句俄語，便走了出去！

戴金絲眼鏡的中年人道：「中國人，既然你們這麼頑固，也勿怪我們無禮了！」

數名彪形大漢立刻將三俠帶走！

在另外一間房間之內，三俠所能見到的，却是一些像理髮店，又似是醫院手術室的佈置，一點也不像行刑室！

那邊有一張椅子，像理髮椅，又像牙醫用的，更像電椅！

只有想到美國死囚所用的電椅，才會令三俠產生一陣陣恐怖感。

戴金絲眼鏡的中年白髮俄人尾隨而入，指住阿生道：「年青人先試一試！」

於是數名彪形大漢便強行將阿生按在椅子上！

一點也沒有說錯，那的確太像美國死囚室中的電椅！

阿生被人按住之後，雙手雙足立即被人扣在椅子的扶手和踏板之上，再加上一條鋼繩綁住的腰帶，根本就無法動彈！

呂林夫婦二人雖然還未被照樣對待，但此時此地，根本也無可能反抗！

那數名彪形大漢有槍，在旁虎視眈眈！

白髮俄人道：「這是你們最後一個機會，否則，我們自有辦法令你們講真話！」

阿生道：「你們這麼殘暴對待一個無辜的遊客，不怕有辱國體麼？如果此事傳了出去，國際輿論一定會對你們同聲責怪！」

「政治是不擇手段的，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為了找出真相，我們也是迫於無奈的！」

白髮俄人道：「到底你們想知道一些甚麼？」

呂林夫婦道：「到底你們想知道一些甚麼？」

暗，伸手不見五指！

阿生問道：「你們都在嗎？」

「是的，」呂偉良說，「你覺得怎麼樣了？阿生。」

「還好，只感到十分疲倦。」阿生反問道：「師父，你呢？」

「我也是！」呂偉良又問：「愛利呢？愛利，你也在嗎？」

林愛利有氣無力地說：「我好像死過了一次！他們到底幹甚麼？」

呂偉良付測地說：「可能是測試試驗！」

「不！」阿生說：「我昏倒之後，一直彷彿聽到有人在耳邊問我一些口供，我記得我當時都一一照實說了。憑我想像，他們在利用藥物和儀器，迫我們講真話！」

「這也好！」呂偉良說，「只有這樣才可以令他們相信我們不是間諜！」

林愛利道：「但我記得我在夢中曾對俄國人破口大罵！」

阿生也低聲道：「我好像也說出了我是國際特務的身份！」

「那就糟了！」呂偉良道，「俄人未必了解你們國際特務的真正任務！」

「他們也太過不擇手段！」阿生含恨地說，「這是違反人道的！」

「也許他們說得對了，政治是不擇手段的！」呂偉良道。

鐵門又在鏗鏘作響！

一個小方格打開，總算讓三俠看見了一點兒光線了，有人把一些東西由小門遞入來！

一種生硬的英語由門外傳入：「拿去吧！這是吃的喝的！」

三俠委實又渴又餓，於是把一托盆的東西接了進來，小門隨即掩上！

天花板之上亮了燈，室內頓然有了光線，

他們最後被關在一間房之內，四周一片黑

麼？」

「就是你們此行的任務！」白髮俄人轉過來跟呂偉良說。

呂偉良道：「你們確實肯定我們是美國間諜麼？」

「這是有根據的！」白髮俄人道，「即使你們否認也沒有用，等會兒我們自有方法令你們講真話！」

林愛利忍不住說：「你們的情報網做得太差勁，假如你們有效率的話，根本無須多此一舉。其實當我們還身在依士登堡時，你們已經了解我們的來龍去脈才對！」

白髮俄人道：「你可說得不錯，事實是我們未踏入我國國境之前，我們已經有了你們三人的詳細資料，否則，我們也不會隨便拘捕你們！」

三俠明知到了這時候，說甚麼都沒有用的，只能輕輕嘆了一口氣！

一個穿上白袍，打扮像醫生的男子，開始要替阿生注射！

阿生極力掙扎，他聽過秘密警察對待政治犯人的手段！

他們可以把你一個十分正常的人，用藥物去令他變得瘋狂！

然後，他們又會指那犯人是個瘋子，把他送入瘋人院去！

阿生想起那些可怕的傳說，就不寒而慄！他極力掙扎，但沒有用！

那椅子像是鋼筋水泥造的，任得阿生如何用力，也無動分毫！

阿生眼瞪瞪的，看着白袍人向他注射了不知名的針藥。不到二分鐘光景，阿生已失去了知覺，以後發生了一些甚麼事？他根本已一無所知！

呂林二人在旁看得親切，林愛利曾經衝動

三俠彷彿重見天日！

儘管光線微弱得很，也總好過在黑暗之中進食啊！

這是一間丁方丈許的斗室，四面密不透風，但天花板上抽氣設備！

那鐵門是唯一的出路，但有人在外將它反鎖起來，這也就是說，他們根本不可能逃走！

也不知睡了多久！

三俠就蜷縮地睡在地上。

天花板上的燈光又再度亮了起來，於是黑暗中睡着的！

鐵門又在作響，他們就被這刺耳的聲音吵醒了！

天花板上方的燈光又再度亮了起來，於是鐵門打開，走進了幾名持槍的人！

槍口指住三俠，防止他們反抗，然後有人入來將手鐐加在他們手上！

最後，他們被帶到一間房間去！

他們又可以見到白髮的中年俄人！

那俄人對他們說：「你們原來都是間諜，史諾夫同志倒沒有說錯，你們是受美國人僱用的客串間諜。你們還有甚麼話好說？」

三俠吃了一驚！

他們無法明白，到底他們在夢中講出了些甚麼「內幕」？

當一個人的精神狀態進入昏迷時，大腦便會失去了控制，相信俄國人的試驗，亦必針對了人類這種弱點！

那麼，三俠會不會在下意識底下，說了一些對蘇俄不利的話？

林愛利道：「我真有點懷疑，你們的儀器出了毛病，甚至完全不可靠！」

「胡說！」白髮俄人道，「蘇聯的科學家是世界第一流的！」

呂林二人從未見過這些東西，自然難以明

白髮俄人伸手指向阿生，這可能與藥力發生作用有關吧？——呂偉良和林愛利都有這種想法。這總好過對阿生不理會！

假如他們為阿生注射後不理會的話，阿生更加沒有希望了！

現在那白袍人伸手指向阿生的眼皮輕輕一揭，阿生垂下了頭，似乎毫無反應。呂林二人即使十分擔心，也沒辦法！

白髮中年俄人推了一下鼻樑上的金絲眼鏡，不知跟白袍人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白袍人又在阿生另一條手臂之上，注射了另一針！

三分鐘後，阿生開始有了反應！

阿生微微抬起了頭，張開了雙眼！看他似乎十分的疲倦！

即使隔得那麼遠，呂林夫婦二人也可以看得出阿生雙目無神！

他一直往前瞪！

白髮俄人伸手指向阿生，這可能與藥力發生作用有關吧？——呂偉良和林愛利都有這種想法。這總好過對阿生不理會！

假如他們為阿生注射後不理會的話，阿生更加沒有希望了！

現在那白袍人伸手指向阿生的眼皮輕輕一揭，阿生垂下了頭，似乎毫無反應。呂林二人即使十分擔心，也沒辦法！

白髮中年俄人推了一下鼻樑上的金絲眼鏡，不知跟白袍人說了一些甚麼。

只見白袍人又在阿生另一條手臂之上，注射了另一針！

三分鐘後，阿生開始有了反應！

阿生微微抬起了頭，張開了雙眼！看他似乎十分的疲倦！

即使隔得那麼遠，呂林夫婦二人也可以看得出阿生雙目無神！

他一直往前瞪！

白髮俄人伸手指向阿生，這可能與藥力發生作用有關吧？——呂偉良和林愛利都有這種想法。這總好過對阿生不理會！

假如他們為阿生注射後不理會的話，阿生更加沒有希望了！

呂偉良道：「你們到底有了一些甚麼結果？難道我們招認是美國間諜麼？」

「對了！」白髮俄人說，「他——還是一名國際特務呢！」

阿生道：「我不否認！但國際特務絕非間諜，而且我正在渡假中！」

「無論如何，你們必須接受我們進一步的調查！」白髮俄人道，「這是為了我們國家安全的緣故，希望你們原諒！」

「你真客氣！」阿生又問：「我可以跟國際特務巴羅總巡聯絡嗎？」

「對不起，調查未完結之前，你不能與外人聯絡。」白髮俄人又說：「你們三位現在要被送往另外一個地方去！」

「是爲了甚麼緣故？」林愛莉生氣地問：「是因爲你們的試驗毫無結果嗎？」

「不！我們的試驗有了結果，否則怎知你們之中有個國際特務在內？」白髮俄人說。

林愛莉說：「其實經過你們折磨之後，我們早已無所隱瞞，你們不該再留難我們！」

「正是由於所得的資料之中，大有可疑之處，上級才要作進一步偵查！」白髮俄人揮揮手向一旁的槍手們示意！

但是，當槍手們正待把三俠押走時，又有個俄國人入來！

此人正是三俠在土耳其見過的史諾夫！

史諾夫用俄語與白髮俄人交談了幾句之後，又用英語對三俠道：「你們只須簽署一份供詞，立刻可以獲得釋放！」

呂偉良問道：「是甚麼供詞？」

「承認你們曾在我國境內進行間諜活動！」

呂偉良搖搖頭道：「我們從不承認未曾做過的事！」

「你們太頑固！」史諾夫面色一，「事況

實證明你們與美國人有通絡！你們絕對是三個由美國派來的業餘間諜！」

三俠感到啼笑皆非，俄國人的儀器到底是

否失靈？抑或他們真的在「夢中」講錯了甚麼？真難以解釋！

林愛莉氣忿地說：「我們根本不是甚麼業餘間諜，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吧！」

史諾夫道：「朋友，不要怪我不提醒你，此去你們可能會變成殘廢的，所以我匆匆趕來制止，還不是爲了過去在土耳其建立的一點點交情麼？」

三俠心裏一凜，他們絕不懷疑史諾夫的說話，俄國秘密警察的手段早已世界知名，他們可能有一百種以上的方法令到殘廢殘廢，包括精神上和肉體上的折磨！

但他們既沒有做過，又豈可亂認是間諜？他們真想當天發誓，可惜俄人對於信仰有太多的懷疑！

他們終於被帶走了！

這一回被帶出了屋外，登上一部汽車。

蘇聯汽車幾乎百分之百是黑色的，自然沒有甚麼美感可言！

西方國家甚至日本出產的汽車，都力求線條的優美，性能的不斷改進，但俄人在這方面根本很隨便，也許他們的機械師和設計專家們都集中到軍事部門去了！對於人類的基本生活就只好得過且過！

三俠被汽車載往郊區！

他們不知道那是甚麼地方，只知道最後來到了一處火車站！

這個火車站很冷落，月台上幾乎見不到有人，只有一堆堆的貨物！

接近十名俄人押解他們，他們的腰間都懸然有物，那一定是手槍，因此他們想逃走，似乎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他們試着用英語問俄人：「我們要到何處去？」

沒有人回答他們！

也許根本這班人不知他們說些甚麼，那個白髮俄人沒有來，否則他會講英語。

看情形他們要等火車到站！

奇怪！搭火車何必到這郊區來？

莫斯科市區也有火車站，何必多此一舉？

三俠不知道俄人的想法，也許他們不想太多人見到三俠，所以，才到這僻靜的站頭上搭火車！

火車究竟何所往？

呂偉良又再次向俄人發問，依舊得不到回答！

可能去西伯利亞！

西伯利亞是俄人改造政治犯的神祕地方，三俠也早有耳聞，所以越發驚！

在依士登堡的時候，三俠只聽人介紹過，遊蘇聯可以乘搭遊河船，沿伏爾加河遊覽，但也僅可以觀光其中一程而已！

那一段河程據說是蘇聯「精華所在」！至於其他地方，蘇聯政府不喜歡迎外人參觀。爲甚麼？是太落後麼？是未經開發麼？還是有軍事設備？根本外人不得而知！

總之，當遊客乘船經過那「觀光地帶」時，船員們會沿途介紹他們「祖國的偉大建設」，尤其是那些水壩和電力發電站！

事實上，俄人大部分沿河而居，這可能與水源及物資豐富有關！

儘管俄人老是嚷着「開發西伯利亞」，無奈他們總是「力不從心」！

那並非說他們無此能耐，只是俄人的力量似乎都集中在軍事競賽方面，他們處處擔心落後，樣樣生怕被西方國家佔了優勢！

於是人民只好緊繫褲帶抵抗飢餓，也要有

大量的軍備！

火車來了！

那「轟隆隆」的機車聲，遠遠就可以聽到，加上那一下鬼叫似的汽笛長鳴，三俠彷彿已經開始踏入了鬼門關！

正是前途茫茫，沒有人敢預測他們今後的情形如何，只知道三個人推他們登上一個車卡，其餘的人留在月台上！

其餘的人可能折返市區去！

車上並不擁擠，他們被帶到一些「廂房」去，似乎受到「額外的優待」！

三俠在車上通道裏走過之時，也遇見過一些人，都是木口木面，毫無表情的！包括會與押解的槍手們通絡的車長在內！

車卡果然南下！

南下便是西伯利亞了！

他們難道要被「改造」？三俠不禁越來越擔心！

三俠手上的手錶還沒有被解開！

他們要求小解時，也有人陪同，根本沒有機會讓他們逃走！

火車卡內搖晃得很厲害，足以令人沉沉欲睡！

三俠儘管十分疲倦，這時候也難以安然入睡，他們只是閉目養神，其實一直在動腦筋！

他們雖然甚麼也沒有說，但內心却想着同一問題：如何逃走？

三俠都理解得到，此次南下必然是凶多吉少！也許他們三個人的名字從此消失！

他們越想越覺心寒，因此一直在想辦法逃走！

手錶扣得很緊，鎖匙顯然在三名押解的俄國槍手的口袋中。

他們經常有二人留在三俠的身旁，其中只有一個人可能暫時離開那廂房。例如到洗手間

去。或者去食物卡找吃的喝的！

三俠只能在眼色中示意，不敢交談，雖然他們用粵語交談對方亦未必聽得懂，但爲防萬一，他們還是可免則免！

大家都在等待時機，可惜機會一直還未來臨，三俠空焦急！

阿生向他身旁的一名大漢示意，表示要小解，於是他在大漢的監視之下，到車卡頭處的洗手間去！

洗手間不大，但那名槍手還是跟了入去，阿生也沒辦法！

火車卡上的洗手間，大小的程度是不難想像得到的，唯一不能想像的，相信亦只有可憐的香港人！因爲香港的火車是不設洗手間的。

一個洗手間能佔多少地方？然而由政府經營的鐵路局竟然可以把洗手間取銷，也算得是「別開生面的傑作」！

香港政府主管者是英國人，鐵路局換了新主管後，此人亦是大不列顛民族！

香港稅例中，納稅人不能扣除供養父母的應付費用！

香港火車卡中也沒有供乘客大小解之用的洗手間設備！

難怪有人說：英國人是沒有父母的——這大概與他們流行的同性戀無關吧？一笑！

否則，納稅人又豈可不負責供養父母？

同一道理，英國人大概也不必大小解的，否則火車上何故不設洗手間？是爲了多設一些座位，好多賺幾塊錢回家麼？用心亦可謂良苦！

回頭再說阿生在洗手間內忽然苦笑着對那俄國槍手說：「對不起，我肚子痛起來，可以方便方便嗎？」

他一直都以為對方不會講英語，可惜他又不懂俄文。因此阿生準備好了，要是對方沒有

反應的話，他便只有打手勢示意！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那俄國槍手竟然也會講幾句生硬的英語！

爲甚麼對方一直沒有回答他們的問題？這可能是上司的命令吧！

阿生要求暫時解開手錶，否則難以方便！

俄國人只好換出了手錶的鎖匙，但同時也摸摸他的手槍，阿生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洗手間內分「內」，外「二」格，內是大解的地方，有鐵門可以掩上，外是小解之處！

俄國槍手自然在「外」等候，阿生在「內」，但他並非解急，只是想脫身之計而已。

鐵門是掩上了的。

火車在行進中，因此鐵門也因日久失修而鬆弛，發出了刺耳的響聲。

阿生是著名的鬼靈精，他一向詭計多端，又豈會輕信放過這千載一時的機會？

俄國槍手等得不耐煩，用手扣門，但裏面竟毫無反應。

他意味到可能上當，急忙把門環扭動，但門已在內栓上。

他吃驚地用力衝撞，但門是鐵的，任他有多大的氣力也難將它撞倒。

於是他奔出洗手間去，通知他的同伴。

阿生這時已由窗口攀登上車頂，再由車頂跑到囚禁他們的廂房之上。

他俯伏下來，倒掛着身子往廂內偷窺，一切果如所料，押解他的一名俄國槍手正向他的二名同伴報告洗手間的情形。

於是二名俄人之中，只留下一人看守住呂林夫婦二人，另一人陪往槍手離房外出，匆匆走向洗手間，同時召來車長。

車長早已知道他們是秘密警察的身份，所以依足他們吩咐，將洗手間的車窗都鎖上了，照計是萬無一失的。

可惜他們並未估計到阿生是個開鎖能手，尤其是火車當時正在行進中，聲浪將一切掩飾得天衣無縫，正好利便阿生在廂內動手腳。

三名俄國秘密警察一錯再錯，他們不該只留下一人看守住呂林夫婦二人。

呂偉良看見剛才的情形，早已心中有數，儘管他們只用俄語交談，但呂林二人都猜得到到底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現在那個廂房的門是關上了的，呂林夫婦二人雙手也有手錶扣上。

但是呂偉良憑他的銳利聽覺和經驗，隱約聽到了火車頂上之似有步聲，他已意味到阿生的詭計獲得了若干成就。

後來再看見阿生的頭部倒影在車窗以外，便肯定一切正如所料。於是向林愛莉打了一個眼色，而當時那秘密警察正望門際，他顯然非常之關心外面所發生的事，却未有注意到夫婦二人的神態。

這名俄國秘密警察也知道事情不妙，心理上早已有了戒備。

呂偉良擔心其他二人就快回來，那時想逃走就更加困難了。

於是他吹了一聲口哨。

俄國人側過頭來瞥了他一眼。

阿生在車頂上一直等機會，他想不出一個方法可以在利那之間將車窗的玻璃弄破。火車車窗上鑲的玻璃都很厚，他必須一下子將它弄破，然後以第一時間飛入內。

假如他無法在這一利那之間成功，那看守住呂林二人的秘密警察，就會開槍朝窗外向他轟擊。在這咫尺之間，亦勢必足以令到阿生中彈斃命，照計他決無倖存之理。

因此之故，阿生不敢輕舉妄動，但他又不能輕輕錯過這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必須趁「追兵」未到之前，在車頂上消失。

阿生於是想到由另一車廂進去，豈料就在這一利那間，他便聽到了他師父呂偉良那一聲尖銳無比的山哨聲。

許多人也吹口哨，甚至可以吹奏出一首娓娓動聽的曲譜。

但是，能像呂偉良這樣，運用內功將口哨聲傳得更遠，却不容易，尤其是當時火車正行進中，機輪聲足以將口哨聲掩蓋。

但呂偉良的口哨聲却終於傳到了阿生的耳朵裏去。

阿生與他師父呂偉良之間因爲合作慣了，一向在心理上都非常默契，所以現在阿生也意味到他師父在召喚他。

於是阿生再來一個「倒掛金鈎」，人也倒吊起來，由車窗望入去。

這時候，呂偉良仍未發難，那秘密警察本來望住呂偉良的，他本來想問呂偉良爲什麼會吹起口哨來，但可惜他不懂英語，而呂偉良却又不識俄國話。

想不就在這一利那間，窗面出現了一個人影的上半身，登時把秘密警察嚇了一跳。

他急忙拔槍，衝向窗面。

車窗是關閉的，秘密警察正想將玻璃推開，因爲當時阿生十分機警地，退縮上去。

那秘密警察的目的顯而易見，他想將玻璃窗推開之後，然後開槍轟擊阿生。

但是他却忘記了來自後面的危機。

更加重要的一點就是：這三個中國人一向有默契，絕非尋常之輩。

就當他用一隻手將玻璃窗往上推高時，呂偉良已從後面舉起手錶，迎頭痛擊。

秘密警察的後腦受到極大的震盪，登時昏倒過去。

儘管如此，林愛莉卻沒有來幫忙，她守在門旁，注意着來自門外的一切動靜，留待她又

夫自己去接應阿生。

呂偉良和妻子林愛莉的雙手都同樣扣上了手鐐，但如兩隻手一齊活動，還是相當方便的。呂偉良現在就是利用他的雙手配合行動，將玻璃窗往上推開，讓阿生進來。

阿生剛進來，外面就有人敲門。原來林愛莉已將門房的鐵門拴上了，一名秘密警察正在外面着急地叫嚷着，顯然是叫他的同伴開門讓他進來。

可惜他的同伴仍在昏迷中。阿生因為雙手可以自由活動，所以一切都顯得比較方便。

阿生從林愛莉的頭髮上摸下一枚髮夾，先替呂林二人將手鐐開啓。

三俠的開鎖功夫都是一流的，無奈呂林二人雙手既然被扣上了手鐐，而且一直被從旁監視，故此才會無所施其技。

現在外面的敲門聲越來越大，俄國大概也想像得到這裏面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於是叫嚷而至有人用力撞門。

阿生曉得這是生死關頭，頭腦保持冷靜，動作也極之輕巧靈活。

只幾秒鐘光景，阿生已先後替呂林二人將手鐐撬開。

這必然是俄國人無法想像得到的事，單憑一枚髮夾，便可以在短短幾秒鐘的時間內，將手鐐打開，簡直是不可思議。

現在呂偉良順手把那名秘密警察墮在地上的手槍撿起。

「砰砰」一連有人在外面開了三槍。但子彈沒有射進來，亦未擊中三俠之中的任何一人。

秘密警察的子彈只是擊向鐵門的門鎖，目的是要將門鎖毀壞，讓他們入內。

他們明知房內出了事，却又不知他的同

伴究竟怎樣，所以他們絕對不能胡亂向室內射擊，否則很容易擊中他們自己人。

呂偉良打一個手勢，阿生已匍匐至窗。

阿生俯首下望，鐵路旁邊是一片草原，他回頭對呂林二人說：「我先跳下去，你們跟住來吧！」

阿生話猶未完，已經一個「燕子穿簾」，身形一掠，人已出了窗外。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先行，林愛莉却擔心她丈夫，因為呂偉良一條腿是殘廢的，雖然裝上了義腿，只怕行動稍有不便，就可能逃不掉。

所以林愛莉一定要她丈夫先行一步。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昏倒地上的人給剛才的槍聲驚醒了。

他一聲不響，抱住呂偉良一隻腳，出其不意地用力一拉。

呂偉良一向賴鐵拐杖支持他身體的平衡，雖然他用義腿也一樣可以走路，但到底不及拄着鐵拐杖那麼方便。現在給人在下面出其不意地一拉，手上又沒有鐵拐杖支撐，登時失去了重心，倒跌在地上。

這時候，門外二名秘密警察已將門鎖撬爛，正將鐵門撬開。

林愛莉看得焦急，如果換上了別人，一定感到進退失據，手忙腳亂，但是三俠都是身經百戰的人，而且彼此之間十分默契。

因此，林愛莉臨危不亂，她明知鐵門的門鎖既然已被撬爛，她根本不可能阻擋得住外面的人進來。

當然，此外她還可以一走了之——學阿生一樣越窗跳出車外逃亡。但是，她如果肯這樣輕易離開丈夫的話，她早已逃之夭夭了。

眼看外面的人就要一湧而入，林愛莉不假思索，揮腿朝準那俄人的頭部踢去。

那秘密警察剛剛醒過來，與呂偉良糾纏在一起，正企圖奪取呂偉良手中的槍——那支手槍本來就是屬於他的。

呂偉良因為事出突然，他絕難想到那人會這麼快便醒來，所以重心頓失，手忙腳亂的情形下，差點兒敵不過那秘密警察。

還好在千鈞一髮之際，那秘密警察給林愛莉迎頭一腳，踢得他眼前冒出了一團火光，金星紛飛，差些又昏倒過去。

呂偉良手槍未被對方奪回，重新坐了起來，就在此時，鐵門已完全被人推開，二名手持短槍的秘密警察一湧而入。

眼看呂林夫婦二人已完全處於下風，但是二名聲勢汹汹的秘密警察同一時間地，却突然呆木地站在門旁，停止了前進，彷彿觸了電一樣。

原來這時呂偉良的手槍槍咀正指住一個人的腦門，這個人就是不久之前仍與呂偉良糾纏在一起的秘密警察。

他被林愛莉踢了一腳之後，至今仍有餘痛，呂偉良扭住了他的手臂，用手槍要脅住他，示意他的二名同伴切勿妄動。

可惜呂林夫婦二人都不會講俄語，所以他們不能立即命令對方放下武器或者退出去，只能令到雙方在此時此地對峙起來。

那二名秘密警察之中，曾經陪阿生到洗手間去的一個會講英語，他咆哮着說：「你們簡直是自討苦吃，還不快些投降？」

只有阿生聽過此人講英語，所以呂林二人一直都不知道這點。

現在他們既然知道了，當然有話要說。於是林愛莉道：「應該投降的是你們，快些放下武器吧！否則你的同伴就沒命！」

呂偉良把右手食指扣緊在手槍的機杼之上，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被呂偉良要脅着的俄人，不知道用俄語跟

他的同伴說了一些什麼，只見他的二名同僚聽了之後，果然後退了幾步。

林愛莉道：「放下你們的手槍吧！然後慢慢的，退出房外去。」

二名俄人棄槍後退，看來他們很贊同僚的安全設想。

呂林二人有點意外地佔了上風。

林愛莉道：「快叫他們停車吧！」

「喂——」那二名秘密警察在門外有點猶疑。

呂偉良擔心他們越遲越難與阿生再取得連絡，於是裝腔作勢說：「別要花樣了，我們要下車去，叫司機讓火車的速度減慢，讓我們離去之後再加快吧！否則我就先殺了他。」

另一名秘密警察終於向車長發出了命令。車長拉動手製通知司機室。

火車終於停了下來。

呂林二人先後把三支手槍帶走，但他們明白形勢太過險惡，不敢大意，將手上的人質也一併押下車去。

其他二名秘密警察無奈何地，瞪住他們三人落了火車。

火車上的人意外地僵在一旁。

林愛莉揚聲叫俄國人把火車再次開動，二名秘密警察吩咐司機照做。

一切太順利了，這反而令到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有點意外，其中是否意味着對方另有陰謀？——呂林二人默默地想。

由呂偉良一手扣押住的人質，是三名秘密警察中最年青的一位，看他的年紀，大約只有二十三歲左右吧！土頭土腦的，是個典型的俄國人。

他突然用生硬的英語對呂林二人說道：「沒有用的，你們根本沒有機會。」

呂林二人有點意外，他們一直未聽過此人

否則還會落雪呢！

阿生飢寒交迫，舉步維艱。

天色已黑，阿生自始至終未見過一個人，也見不到一間屋子。現在伸手不見五指，當然更難看得見什麼。在這種情形下，相信任何人心裏也難免產生一點恐懼。

沒有人知道這兒的環境，更沒有人知道將會出現一些什麼野獸。

阿生有點頭昏眼花，因為他已有大半天沒有喝進一滴水，更不要說到吃的了。

他開始感到絕望，雖然他曾一再地鼓足勇氣。

漸漸他感到無法再支持了，尤其是在這黑暗環境中，筋疲力倦，想多走一步也難。

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阿生眼睛所感覺得到的是一點火光，他無法肯定是否自己的大腦已失去了控制，還是真的前面有燈光。

一個人在極度失望中，突然之間有了一點兒希望，那種喜悅之情，是不難想像得到的。於是阿生的腳步加緊，直往前衝。

本來已經筋疲力倦了，但心目中的一點希望就等於一支興奮針。

也許是興奮過度，也是由於天色太黑的緣故，更加因為一個人在飢寒交迫中身體的平衡會失去了控制。阿生突然一個踉蹌，絆倒在地。上。

本來以阿生的體力，即使絆倒，他也可以再次爬起來。

但是，更糟的是，他絆倒之後，竟然連翻滾滾的沿住一度斜坡滾滾下來。

在黑暗中，阿生根本未想到前面原來是一個斜坡。

阿生像皮球一樣，完全失去了控制，在黑暗的山坡上打滾。

他本來就難以支持下去，再加上這突如其

異域逃亡 秘境留宿

阿生利用矯捷的身子，靈活的翻滾功夫，由急馳中的火車上躍下，絲毫未有受傷。

講半句英語，想不到他也會講。

其實俄國人只是奉命少跟三俠搭訕，派來押解他們的秘密警察，都會講簡單英語的。他們伴作不會講，只是不想三俠問得太多了而已。

事到如今，俄國人只好把利害關係向呂林二人提醒一下。

林愛莉道：「少說廢話，帶我們回頭走，如果我們沒有機會逃脫，你也休想活下去。」

呂林二人的目的，是要重新與阿生取得連絡，但他們也知道火車的速度最低限度每小時數十里，剛才雖一阻再阻情形底下，火車一直未有慢下來，照此推算，阿生可能在一二十里以外。

現在他們不但要找阿生，還要小心有人追殺而來，更加要防範「人質」伺機反抗。

林愛莉在火車上檢來二支秘密警察所用的手槍，現在就帶在身邊，一支插在腰間，一支握在手中，這可能是他們身上唯一最實用的東西了。呂偉良手上也有一支手槍，那是眼前這「人質」藏在火車上的。

夫婦二人押住那秘密警察，在如此環境底下，心理上總難免感到危機四伏。

那人質在槍阻指嚇下，表現得非常合作，帶住呂林夫婦二人往北走，而火車當然已向南繼續前進，照計附近再難找到第四個人。

但是，那秘密警察的人質，却不斷回頭張望，他顯然以為他的同伴會追蹤而來。不過呂林二人當時確實目睹他的二名同伴呆在火車上，隨同火車急急南行，未見躍下火車來，又怎會有人跟踪他們？

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幫幫忙……等

雖然在莫斯科阿生也同樣是人生路不熟，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幫幫忙……等

阿生的目的地是莫斯科。

他在俄國境內，可以說得上人生路不熟，除非到了莫斯科之後再想辦法，否則，他就很可能再度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上。

雖然在莫斯科阿生也同樣是人生路不熟，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幫幫忙……等

阿生不能不再次在那裏等下去了，他擔心萬一有另一列火車經過時可能有人注意到他，那時就會有麻煩，因此阿生匆匆離開鐵路一帶。

這一帶沒有屋宇，更見不到一個人影。阿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一個人走在這陌生的環境底下，總難免有點心寒。

阿生獨自走，心裏卻不斷地想：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未舉步之前，阿生也曾想過：他到底應該往那兒走？

往南走吧，否則呂林二人在較南的地方躍下火車時，將無法與阿生相遇。

但是，阿生也有矛盾的想法，就是萬一火車上的秘密警察如果落車追殺而來，又或者他們大舉沿住鐵路搜索的話，那麼，阿生豈不是跟他們打了一個照面麼？

所以，當阿生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呂林二人時，便匆匆北上。

阿生的目的地是莫斯科。

他在俄國境內，可以說得上人生路不熟，除非到了莫斯科之後再想辦法，否則，他就很可能再度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上。

雖然在莫斯科阿生也同樣是人生路不熟，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幫幫忙……等

阿生不能不再次在那裏等下去了，他擔心萬一有另一列火車經過時可能有人注意到他，那時就會有麻煩，因此阿生匆匆離開鐵路一帶。

這一帶沒有屋宇，更見不到一個人影。阿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一個人走在這陌生的環境底下，總難免有點心寒。

阿生獨自走，心裏卻不斷地想：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未舉步之前，阿生也曾想過：他到底應該往那兒走？

往南走吧，否則呂林二人在較南的地方躍下火車時，將無法與阿生相遇。

但是，阿生也有矛盾的想法，就是萬一火車上的秘密警察如果落車追殺而來，又或者他們大舉沿住鐵路搜索的話，那麼，阿生豈不是跟他們打了一個照面麼？

所以，當阿生等了一會兒仍不見呂林二人時，便匆匆北上。

阿生的目的地是莫斯科。

他在俄國境內，可以說得上人生路不熟，除非到了莫斯科之後再想辦法，否則，他就很可能再度落入秘密警察的手上。

雖然在莫斯科阿生也同樣是人生路不熟，但起碼也有一些辦法可想，例如向英美大使館求救，又或者找旅行社的沈仲明幫幫忙……等

阿生不能不再次在那裏等下去了，他擔心萬一有另一列火車經過時可能有人注意到他，那時就會有麻煩，因此阿生匆匆離開鐵路一帶。

這一帶沒有屋宇，更見不到一個人影。阿生雖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一個人走在這陌生的環境底下，總難免有點心寒。

阿生獨自走，心裏卻不斷地想：呂偉良和林愛莉他們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在未舉步之前，阿生也曾想過：他到底應該往那兒走？

往南走吧，否則呂林二人在較南的地方躍下火車時，將無法與阿生相遇。

但是，阿生也有矛盾的想法，就是萬一火車上的秘密警察如果落車追殺而來，又或者他們大舉沿住鐵路搜索的話，那麼，阿生豈不是跟他們打了一個照面麼？

來的打擊，根本難以抵受得往，終於昏倒了。此後發生了些什麼事，阿生不知道！

回頭再說呂林夫婦二人，他們押住一名秘密警察作為人質，迅速沿鐵路旁邊的小路北走，他們的目的，自然是希望能與阿生重聚。但是，他們只走了不多遠，就感到形勢不妙。

呂偉良隱約瞥見鐵路的另一旁有人影迅速移動。

他對他的妻子說：「我們可能已經被包圍了！」

林愛莉生氣地說：「大不了一跟他們拚過，我決不會再讓他們從心所欲。」

「別管我，我們逃不了多遠的，這一帶根本沒有人居住，」呂偉良往四下裏張望了一遍之後，輕輕地嘆息着說。

林愛莉道：「你怎麼竟忽然之間消極起來了？」

「愛莉，聽我說吧，這不是消極。」呂偉良道：「我們在這環境中，必須面對現實。否則，就只有客死異鄉而已。」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天色還要黑了，假如我們再沒有食物和水，今晚就不知道如何渡過。」

「不！」林愛莉道：「我們不能束手就擒，否則就會前功盡棄。」

「但是，如果我們找不到地方渡宿，又沒有吃的喝的，那又將如何？」

「嘿……」林愛莉稍作猶豫，又沉吟道：「那麼阿生他……」

「是的，我也正在替他擔心。」

林愛莉又感到迷惑地說：「真奇怪，為什麼不見有火車北上？」

「我也覺得懷疑！」呂偉良說，「可能這

是十分荒僻的地區，否則沒有理由不見前往莫斯科的火車。」

「既有南下的火車，自然必有北上的，也許明天早上才有。」

「但是，只怕我們挨不到明天。」

「嘿！如果就這樣失敗，我心裏才不服。」林愛莉說。

「留得青山在，那怕沒柴燒呢！」呂偉良說，「在這裏我們人生路不熟，不能不向現實低頭的！」

話猶未完，那邊突然傳來槍聲一响。

隨即有人傳話過來，要求呂林二人棄械投降，否則就格殺勿論。

呂林夫婦二人反應十分敏捷，連忙伏下，連帶人質也給他們拉得滾了一交。

那人質埋怨道：「你們不該浪費氣力和時間，在這區區，你們根本不可能有機會逃掉的，我勸你們還是投降吧！」

「為什麼？」林愛莉一邊戒備着，一邊問那人質。

「不怕坦白對你說得清楚點，這兒是禁區，陌生人根本沒有可能由這兒闖出去！」那人秘密警察的人質說道。

呂偉良絕對相信他的說話，蘇聯雖然地廣人稀，但照計這距離首都既然不算得太遠，不應該連人影也不見一個的。

但林愛莉就有點半信半疑，她有的是冒險精神，却缺乏了呂偉良的冷靜頭腦，所以才會想到利用人質和手上的武器，闖出重圍！

其實眼前的危機呂偉良早已想到了，只是想不到對方如此有耐性，竟然會等到現在才發難！

那絕非因為人質不斷地回頭張望，而是由於呂偉良忽然覺得他們二人逃得太容易；相反，秘密警察方面太過容易遷就他們。這與呂

偉良所知道的，不大符合！

蘇聯的秘密警察是他們所知最詭計多端的，試問又怎會這麼輕易就讓呂偉良等人得手？所以當火車慢下來時，呂林夫婦二人押住人質由左邊落車，一批人員已悄悄由右邊躍下，在道旁的矮林中學了起來，沿途跟蹤住呂林等人，伺機發難！

呂林夫婦二人由於當時的注意力集中在二名秘密警察的身上，沒有想到火車上還有其他便衣護送人員！

他們雖然不是秘密警察，但同樣是蘇聯政府的武裝人員。當他們等到來與秘密警察會合之後，便決定採取行動！

那二名秘密警察是稍後躍落火車，沿住鐵路追蹤而來的！

現在雙方陷入僵局！

呂偉良不知道林愛莉有何打算，他怕她衝動，生命有危險！

那人質一直在慫恿他們投降！

呂偉良終於忍不住說：「我們可以放下武器，但要有條件！」

那秘密警察的人質問：「是什麼條件，說來聽聽，我可以告訴他們的。」

「第一，我要知道你們押解我們南下的目的何在！」呂偉良說，「第二，我要知道我們另有一名同伴的下落，第三，你們必須送我們回莫斯科，儘管我們犯了什麼罪，你也不能這樣秘密處決我們！」

那人質道：「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可以答你，就是你們三位只不過被送到一個秘密地點，接受進一步查問！」

林愛莉道：「我們絕對不是什麼間諜特務，要說的都說了，還有什麼好問？」

「最高當局却不如你們想像得那麼簡單。」

那人質道：「他們用儀器測不出結果，只好將你們送到一個特別部門去！」

「那是什麼部門？」呂偉良問。

「我也不大清楚。」那人質道：「總之你們是中國人，我們特別重視，不管你們的思想情況如何！」

呂偉良道：「你們還要怎樣才相信我們的話？我們實在就在這只是一般遊客！」

那人質正想說話，那邊又有人正高聲叫嚷着！

人質把呂偉良的說話傳了過去，但對方好一會兒也沒有反應！

身為人質的秘密警察道：「我勸你們還是放下武器吧！你們的處境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我們如果要處決你們的話，你們根本也不可能活到現在。總之，凡是落入我們手中的人，必須弄個明白，然後才可以作出決定！」

關於蘇聯秘密警察處決異己份子的故事，呂林二人也聽得多了，否則他們也不會怕到這個程度。但是目前這環境叫他們如何抉擇？

呂偉良正待勸服他的妻子，那邊邊空有一點燈光在閃動！

那可能是一架直升機！突然又有人傳話過來，是回答呂偉良三項要求的；他們答允在查問過之後，將呂林二人立即送回莫斯科去！

但是，他們至今未找到阿生的下落。

呂林二人心中暗叫不妙，他們非常擔心阿生的安危，但也沒有辦法！

天色越來越黑，他們又餓又渴，林愛莉終於也聽了呂偉良的說話棄械投降！

那架直升機很快就在一塊空地上降落，隨後又來了另一架，先後把各人載走！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知道回凶多吉少，無奈形勢比人強，也沒有辦法！

直升機在一處秘密基地降落！

由於時已入黑，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方向——到底剛才直升機是南飛還是北飛？

總之，這兒燈火通明，有許多穿上了制服的俄國人！

他們最後被帶到一間屋子裏，囚禁起來！

林愛莉覺得對方決不可能會守諾言，到頭來他們還是要受盡折磨的。

但是，不出五分鐘光景，那房門打開，會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俄人又出現在他們的眼前，而且笑容滿面！

「請兩位跟我走吧！」那年青俄人對呂林二人說道。

林愛莉疑惑地反問道：「你又要求我們怎樣？」

年青人說：「什麼事都可以押後再談，現在先去吃飽了再算！」

「嘿！」林愛莉也顯得十分意外，怔了一怔！回頭望住她丈夫！

呂偉良實在也餓得要命，只好跟隨住那年青俄人走！

到了一處食堂似的地方，那兒有許多餐桌，其中一張長方形，可以坐六個人的，已擺好了一些食物在上面。

呂林二人往四下裏瞥了一眼，發覺有些人正注視着他們！

年青俄人招呼呂林二人在長方桌上坐了下來。夫婦二人於是坐在一旁！

年青俄人也坐在他們對面的一個座位上；長方桌上，就只擺好了三個位！

有個年紀較大，蓄了鬍子的俄人，在長方桌的「主席位」坐了下來！

此人滿面笑容，看來年紀在五十開外。年青俄人爲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克羅夫博士，他有話想與二位談談，希望二位不要介意！」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覺得十分

的意外。

可不是嗎？呂林二人都以爲，這一次再度被他們捕回，必然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獲得客氣的對待，還有一頓頗豐盛的晚餐！

更難得的是：有人陪席！

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人風度很好，他說：「二位請隨便，不必客氣，我們都餓了，博士不會見怪的！」

克羅夫夫微笑着道：「是的，你們不必客氣，一邊吃一邊談吧！」

呂林二人看見年青人狼吞虎嚥的，他們也不客氣！

三個人一邊吃，克羅夫夫坐在一旁低聲談論；其他人都站得遠遠的！

年青俄人吃得半飽時才說：「克羅夫同志非常欣賞你們三位的胆色！」

克羅夫夫笑了，道：「是的，尼高已將一切經過對我說了！」

原來那年青秘密警察叫尼高。

但剛才的一番說話，却又令呂林二人陷入五里霧中！

他們弄不明白，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照計俄國人沒有理由如此款待他們的；呂林等人已經令到對方麻煩透了！

要不是看見尼高也吃得如此津津有味，的話，呂林二人甚至以爲飯菜中下了毒呢！

但事實上他們現在吃得半飽，儘管俄國菜味道平凡得很，不過，餓了大半天的人，胃口的感應是不同的。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有理沒理，先吃飽了再說！

克羅夫夫在旁含笑凝視着他們，始終未說出他想說的話。

呂林夫婦二人心中裏納罕。

將你們送到一個特別部門去！」

「那是什麼部門？」呂偉良問。

「我也不大清楚。」那人質道：「總之你們是中國人，我們特別重視，不管你們的思想情況如何！」

呂偉良道：「你們還要怎樣才相信我們的話？我們實在就在這只是一般遊客！」

那人質正想說話，那邊又有人正高聲叫嚷着！

人質把呂偉良的說話傳了過去，但對方好一會兒也沒有反應！

身為人質的秘密警察道：「我勸你們還是放下武器吧！你們的處境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壞，我們如果要處決你們的話，你們根本也不可能活到現在。總之，凡是落入我們手中的人，必須弄個明白，然後才可以作出決定！」

關於蘇聯秘密警察處決異己份子的故事，呂林二人也聽得多了，否則他們也不會怕到這個程度。但是目前這環境叫他們如何抉擇？

呂偉良正待勸服他的妻子，那邊邊空有一點燈光在閃動！

那可能是一架直升機！突然又有人傳話過來，是回答呂偉良三項要求的；他們答允在查問過之後，將呂林二人立即送回莫斯科去！

但是，他們至今未找到阿生的下落。

呂林二人心中暗叫不妙，他們非常擔心阿生的安危，但也沒有辦法！

天色越來越黑，他們又餓又渴，林愛莉終於也聽了呂偉良的說話棄械投降！

那架直升機很快就在一塊空地上降落，隨後又來了另一架，先後把各人載走！

呂林夫婦二人也明知道回凶多吉少，無奈形勢比人強，也沒有辦法！

直升機在一處秘密基地降落！

由於時已入黑，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什麼方向——到底剛才直升機是南飛還是北飛？

總之，這兒燈火通明，有許多穿上了制服的俄國人！

他們最後被帶到一間屋子裏，囚禁起來！

林愛莉覺得對方決不可能會守諾言，到頭來他們還是要受盡折磨的。

但是，不出五分鐘光景，那房門打開，會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俄人又出現在他們的眼前，而且笑容滿面！

「請兩位跟我走吧！」那年青俄人對呂林二人說道。

林愛莉疑惑地反問道：「你又要求我們怎樣？」

年青人說：「什麼事都可以押後再談，現在先去吃飽了再算！」

「嘿！」林愛莉也顯得十分意外，怔了一怔！回頭望住她丈夫！

呂偉良實在也餓得要命，只好跟隨住那年青俄人走！

到了一處食堂似的地方，那兒有許多餐桌，其中一張長方形，可以坐六個人的，已擺好了一些食物在上面。

呂林二人往四下裏瞥了一眼，發覺有些人正注視着他們！

年青俄人招呼呂林二人在長方桌上坐了下來。夫婦二人於是坐在一旁！

年青俄人也坐在他們對面的一個座位上；長方桌上，就只擺好了三個位！

有個年紀較大，蓄了鬍子的俄人，在長方桌的「主席位」坐了下來！

此人滿面笑容，看來年紀在五十開外。年青俄人爲他們介紹道：「這位是克羅夫博士，他有話想與二位談談，希望二位不要介意！」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覺得十分

的意外。

可不是嗎？呂林二人都以爲，這一次再度被他們捕回，必然九死而無一生的希望！

但是，現在他們不但獲得客氣的對待，還有一頓頗豐盛的晚餐！

更難得的是：有人陪席！

被呂林二人扣作人質的年青人風度很好，他說：「二位請隨便，不必客氣，我們都餓了，博士不會見怪的！」

克羅夫夫微笑着道：「是的，你們不必客氣，一邊吃一邊談吧！」

呂林二人看見年青人狼吞虎嚥的，他們也不客氣！

呂偉良問：「這是實驗所麼？」

「是的，但詳細情形，明天我會告訴你！」

「尼高又說：『總之，由現在起，你們可以安心生活下去，保證不會有人離開你們！』」

「用什麼保證？」林愛莉道：「有人保證越南和平，結果又如何？你們這些大國的故事，我可聽得太多了！」

尼高苦笑道：「你可以相信我，一切留待明天自有明證！」

喝過了那杯酒，尼高又親自送呂林夫婦二人到一間套房裏。

這兒不是囚禁他們的那一間，位於建築物的二樓之上。

這裏有臥室，會客室和洗手間，一間佈置得很齊整的套房。

呂林夫婦二人感到意外地說：「你們到底當我們是什麼人？」

尼高在旁笑道：「我們蘇聯是大國，一向很大方；我們當你們是朋友！」

尼高又將房內的設備，例如燈罩，喚人鈴的按紐等等，向二人交代了一遍，這才道過了「晚安」離去！

林愛莉聲聲道：「朋友！你相信麼？」

「是的，這件事太不合邏輯！」呂偉良沉吟着說：「到底他們在弄什麼玄虛？」

「是一項陰謀！」林愛莉忽然若有所思地，望住那盞吊燈！

呂偉良很有默契！

他會意地，拉過一把椅子，站了上去！

吊燈之上，果然有一個竊聽器隱藏着！

他們用廣東方言交談，不再說英語；一邊談，一邊到房間各處觀察了一遍！

林愛莉說：「我所指的陰謀，是表示他們可能用我們做某種試驗！」

心理作祟？阿生有些啼笑皆非！

他以為對方為他注射，只不過是用針藥將他救醒而已！

但是，針藥又豈可解決飢餓問題？

阿生定一定神，他要重新調整一下自己的思想，也要了解一下這兒的環境。

他吞了一口涎沫，覺得並不口渴！

他再按了按他的肚子，不知道是否心理作祟，他却不覺得餓了！

為什麼？

身旁的俄人已察覺出他的反應，說道：「我不會騙你的，中國人，你不會餓，也不會渴，你已有足夠的營養。」

「你的意思是：我已經吃飽喝足了？」阿生怔怔地問。

「不！你無須吃，我們在注射過急救針藥之後，已給你足夠的營養。」那人說：「其實人類根本無須大吃大喝也可以一飽，大吃大喝只有浪費物資和時間！」

阿生越聽越難明，他反問道：「難道你們根本不必吃飯麼？」

「喂！」那人從口袋中摸出一個小瓶，裏面有些藥丸，「這就是我們的唯一食物，但它的價值極高！」

「誰他命丸？」阿生又是一怔！

「不！比誰他命丸更加複雜的東西，只須一日一粒，便可以調整身心，供給足夠的營養，所以我們實在不必吃！」那人一本正經地說。

阿生看他又不似開玩笑！

那人又說：「剛才你昏迷不醒，當然不能吞服這種生命丸，但我們知道你因為飢餓過度，所以給你注射了維持生命的針藥，但成份完全一樣，因此你也無須再吃什麼。」

阿生怔怔地說：「你們一直如此——不必

「是的，我也正在這樣想！」呂偉良說，「克羅夫大概是俄國的科學怪人！然則，我們的處境可能更危險了！」

「我們可不可以再次逃走？」

「不！我相信不輕易！」

「但我們不可能在這兒白白等死！」

「我自然也明白你的想法。」呂偉良道：「但我以為他們這樣讓我們自由自在，一定在外面嚴加戒備，相信要逃出去可不容易！」

「試試吧！」

「何必呢！在這裏我們人生路不熟，即使逃了出去，也不知莫斯科在何方；我們只能回到首都才有辦法可想。我們不懂講俄語，連問路的機會也沒有，那樣只有浪費時間和氣力而已。」

林愛莉想想，覺得也是道理，她無可奈何地，長嘆了一聲！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對方的一切安排表示出他們早已知道呂林二人是一對夫婦。

他們雖然經過了大半天的跋涉，加上舟車勞頓和連番搏鬥，早已感到筋疲力倦，但是這時却無法可以入睡！

呂林夫婦二人不但要想他們自己，更要想着阿生的安危！

他們無法知道阿生怎麼樣了。這裏的俄國人都說沒有阿生的消息！

阿生逃下火車之後會不再被捕，重新落入俄人手中？

還是因為環境不熟，因而迷途餓死或凍僵？

呂偉良覺得他們這一次做得太過魯莽。但是當時阿生既然已經發難，他們也無所抉擇！

想不到經此一役之後，俄國人反而客客氣氣的讓他們獲得了自由，為什麼？

單要解答這個問題就不容易！

吃飯？

「是的。」那人道，「人類世界一直在為糧食問題而爭執，有些地方——像印度和非洲一般落後國家，不是常鬧飢荒麼？西方國家的科學家只知道發明什麼避孕丸，却不懂得像我們一樣，把思想範圍擴大起來！」

阿生聽了這番「新理論」，又想這些人為什麼會同一面孔，就不禁有點懷疑起來！

他問俄國人：「你們全部是——孿生兄弟麼？」

十二名站在一旁的俄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面無笑容地搖搖頭！

阿生又問：「為什麼你們都是一樣的？」

為首一個俄人道：「我們不想讓你們外國人知道得太多，除非我們已經完全了解你的身份。」

阿生感到無限迷惑！

這時候，又有個俄人入來，他的面孔，身裁與服飾竟跟那十二大漢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衣襟上的編號！

每個人的衣襟之上，都有一組編號，而且顏色不相同。

最接近阿生，一直與阿生交談的俄人地位似乎較高，那衣襟上的編號是紅色的，其他人則全是藍色！

剛才走入來的人，衣襟上的編號是綠色的，編號是「九六五二B」，他跟紅色編號「二一三五H」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

阿生不但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甚至無法了解他們的反應！因為那單調的面孔之上，依然是一些表情也沒有。

他們用俄語交談，而且還談了好一會兒，「九六五二B」才離去！

俄文的字母很古怪，其中有不少與英文字母相同，但讀音不同。例如ABCCTMOKH

呂偉良一直在分析當前的形勢；他妻子林愛莉也在默默地想……直至到在倦極中睡去，他們仍在夢中胡思亂想……

阿生在昏迷中逐漸醒過來！

他頭部仍感到隱隱作痛，眼前的光線幾乎令他難以把眼睛睜大！

他聽到耳畔有人說話，但他聽不懂，顯然是俄國話。

這些俄語他在莫斯科和火車上都聽得多了，但聽不懂。

在未把眼睛睜大之前，他在想：這是什麼地方？

他可能又被捕了呢，還是「被救」？

地球上許多不同的政治制度，人類也有著各種不同的思想。儘管如此，人類仍然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大類！

一類善，另一是惡！

然而善與惡之間，似乎又只繫於一線之間而已！而且這是觀點與角度問題！

阿生總覺得無論在什麼地方，那管它是虎穴龍潭，也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好」與「壞」，自然是對他本人而言！

所以，阿生覺得他已被人「救」到一些郊區農莊之類！

然而阿生睜大了雙眼之後，就感到有點兒失望！

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些冷峻的面孔，那些人都木無表情。

他們都穿上了同一服飾，而且全部都是男性，甚至高度也一樣！

當阿生習慣了眼前的光度時，他往各人的面孔上一掃，却又不由自主地，渾身打了一個冷顫！因為眼前那些人，竟然像孿生兄弟一樣——同一樣的的面孔與表情！

EPX……等等，都可以在俄文字母中見到。此外更有像阿拉伯字母中的「3」與「6」二字的字母，也有「N」與「R」二字的相反體，更有像門楣一樣的——即兩直行之上，橫加一畫於頂上。

還有直豎三畫，於最底部橫加一綫連貫的，「K」字正反面連在一起的，梯形的「口」字，以及像「中」字一樣的……等等，都是俄文字母。

諸如此類的古怪字體，相信在一般字房中，也難以找到相似的字粒。不要說「讀」，就是「寫」，也不易堆砌，難怪它不及英文流行了。

阿生看見那個綠色編號的人走了出去之後，紅色編號「二一三五H」對他說：「你原來是個逃犯，你真不坦白！」

阿生心裏一凜！原來剛才那人入來，就是向他報告一些可能是剛接到的消息。

阿生苦笑道：「我並非什麼逃犯，只是遊客，他們完全誤會了！」

「那你不要逃走。」二一三五H說：「我們的科學家有辦法證明你是無辜的。」

阿生不知道對方對他是何同情、安慰呢，還是惱怒？因為他的面孔之上，仍然絲毫也沒有表情。自始至終，就是一副呆板的臉色。

阿生把他們三人已接受過儀器測驗，以及注射等等的經過告訴他。

二一三五H道：「既然你們沒有說謊，更加不必逃走。」

阿生道：「老實說，我擔心他們對我們三人不利。為什麼要把我們押解到老遠的地方去呢？」

「二一三五H」沒有回答他。

阿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更無法可以進一步知道他是什麼人。

怎麼可能呢？

孿生子最多三兩個而已，但眼前圍繞着阿生的人多至十個以上，但十個人全是一樣的的面孔，身裁與表情！

雖然世界上也有些母親一胎五個，但能將他們一一養大成人的，機會率十分低！

但眼前的人沒有經過化妝，為什麼會一式一樣呢？奇怪！

阿生以為自己在做夢！

他怔怔地問：「這是什麼地方？」

「蘇維埃聯邦的國土！」有人用流利的英語回答他！

說話的人站得最近阿生，面孔之上依舊是不無表情！

阿生又問：「我為什麼會在這裏？」

「我們正想問你，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那人反問道。

「我似乎迷途了！」阿生摸摸後腦，在回憶着未昏迷之前的情形。

那人道：「你昏倒在我這裏附近，我知道為什麼。」

「我是火車乘客，中途曾失足墮了下來，以至迷途！」阿生說。

那人向他的同伴打了一個眼色，回頭又對阿生說：「你似乎在說謊！好端端的，又怎會失足墮下火車？」

「喂……」阿生呆了一陣，苦笑道：「我們到底是什麼人？」

「蘇維埃聯邦的人民！」那人說，「你顯然是我國人民！」

「是的，我只是個中國人，而且還是遊客。」阿生道：「我很口渴，而且十分餓，可以讓我吃飽了之後再說嗎？」

「我們已替你注射，你不餓的。」那人說道：「我看你只是心理作祟！」

想起這些人的一舉一動，阿生只覺得令人費解，例如他們為什麼會同一副面孔？却非孿生兄弟，照計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生試探地問：「我想知道你們為什麼會完全一樣？」

二一三五H說：「你是個逃犯，我不可能讓你得知更多！」

「請你相信我，我絕對是個清白的人。」阿生說，「你不是說過，你們的科學家可以證明我是無辜的嗎？」

「是的，你將被送往一個地方去檢驗。但在此之前，你必須安心留在這裏，切勿逃走，否則你會受到懲罰。」二一三五H說。

阿生道：「我不會再逃走，上次逃走我差點兒送了性命！」

「是的，照計你不可能逃得掉！」

「但是，我想找點吃的與喝的，可以給我嗎？」

二一三五H怔了一怔，反問道：「你還覺得飢餓與口渴嗎？」

「是的！」

「不會的，你已經有了補充，那只不過是心理上的作祟！」

阿生也覺得只是心理作祟，因為他有一種「飽」的感受！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他不得而知！如果說一粒藥丸或者一支針藥便有此奇效，那的確是令人不可思議的事！

阿生又問：「難道你們從來都是不吃東西的？」

二一三五H道：「我不想跟你說得太多了。我勸你還是好好的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說吧！」

阿生被安排在一間房間內，這裏面的陳設簡陋，木板床，只有一張薄被而已！

吃飯？」

「是的。」那人道，「人類世界一直在為糧食問題而爭執，有些地方——像印度和非洲一般落後國家，不是常鬧飢荒麼？西方國家的科學家只知道發明什麼避孕丸，却不懂得像我們一樣，把思想範圍擴大起來！」

阿生聽了這番「新理論」，又想這些人為什麼會同一面孔，就不禁有點懷疑起來！

他問俄國人：「你們全部是——孿生兄弟麼？」

十二名站在一旁的俄國人交換了一個眼色，面無笑容地搖搖頭！

阿生又問：「為什麼你們都是一樣的？」

為首一個俄人道：「我們不想讓你們外國人知道得太多，除非我們已經完全了解你的身份。」

阿生感到無限迷惑！

這時候，又有個俄人入來，他的面孔，身裁與服飾竟跟那十二大漢完全一樣；唯一不同的，也許就是衣襟上的編號！

每個人的衣襟之上，都有一組編號，而且顏色不相同。

最接近阿生，一直與阿生交談的俄人地位似乎較高，那衣襟上的編號是紅色的，其他人則全是藍色！

剛才走入來的人，衣襟上的編號是綠色的，編號是「九六五二B」，他跟紅色編號「二一三五H」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

阿生不但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什麼，甚至無法了解他們的反應！因為那單調的面孔之上，依然是一些表情也沒有。

他們用俄語交談，而且還談了好一會兒，「九六五二B」才離去！

俄文的字母很古怪，其中有不少與英文字母相同，但讀音不同。例如ABCCTMOKH

這雖然不是冬天，但入黑之後天氣很冷，阿生於是對那人說：「可以給我一張較厚的被褥嗎？」

「什麼較厚的被褥？」那人反問阿生。

「這東西太薄，如何禦寒？」阿生扯起那張薄被，示意道。

那人並非「二一三五五」，却比他低了一級，因為阿生看見他是奉命帶阿生來此的。但是，除了編號不同之外，簡直與「二一三五五」一樣。

那人說道：「我們睡覺時也只用了這些東西，你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怕冷！」阿生說。

「那麼，我叫人再給你一張！」那人說完，用俄語吩咐他的同伴去取來另一張薄被。

阿生為之啼笑皆非，因為像這麼薄的被單，再多十張也沒有用。

在這極寒的天氣，室內又沒有暖氣開放，他們竟然沒有棉被供應，實在令阿生大感費解。

還好阿生是個身體強壯的青年，他希望關上了門窗之後，會好一些。

阿生待那人出去之後，試在板床之上躺下來，立即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中國地方天氣奇寒時，人們會睡在「炕」上。那些「炕」下面是燒了火的，火烘在水泥砌成的「炕」上面，便不會感到凍。

但是，眼前這些是真正正正的木板床，簡陋得令人難以忍受！

阿生實在太倦，而且想現在只是「坐牢」性質的軟禁，又豈容他苛求？能够獲得兩張被單，相信已很例外了！

那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安，但阿生總算睡了一覺。

但是一覺醒來之後，阿生再也無法可以入睡。

睡。一則是凍，二則是環境太過陌生，三則是他彷彿發了一個噩夢！

夢中他好像見到了他的師父、師母——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被秘密警察虐待！所以，阿生終於無法再睡下去！

他爬起來，看看窗外，還是黑沉沉的！天似乎還未開始放亮！

他走到門前，輕輕開了門鎖。他只用了兩枚鑰匙，那是林愛莉的。

從門縫中往外望，只見走廊上的燈光變得一片昏暗，很靜！

人們可能都睡了。——阿生心想。

阿生放輕腳步，離開房間，繞過走廊，到各處去小心地查看；他絕非想逃走，只是無法在房間中，才走了出來！

但是，當阿生經過一些房間的時候，他就大大地感到意外！

原來許多人仍在在工作！

有些人在打字，有些人在伏案疾書，有些人圍在一起，不知道正在討論一些什麼。總之，看來他們似乎很忙！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為什麼有人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工作？

由於人們的外表一模一樣，所以阿生難以分辨得出他們是否較平時見過的人；也許這些都是「值夜班」的人吧？——阿生在想！

似乎還沒有人留意到阿生已溜了出來！也許這裏的人想不到阿生會輕易把門鎖撬開。

阿生在替呂林二人弄開手銬時，順手把那枚鑰匙留在口袋裏，想不到現在又大派用場。

那是林愛莉的東西。

阿生摸向另外一條走廊，沿途他小心翼翼地聽到腳步聲迎而來，他都會躲一躲。

他又聽到了一陣腳步聲在走廊那邊響起，而且不止一人。

阿生匆匆忙忙的，立即側身閃進一間房間裏去！

裏面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所以阿生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他以為借此躲一陣，待外面的人走過之後，他就出去！

但是，腳步聲却意外地在門外停了下來，而且還有人開門進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躲向門後！

進來的果然是兩個人，而且還開亮了燈。現在阿生可以看得清楚了，那是一間很寬闊的房間。

房間一角有些可以推動的手術床，床上都有白布蓋上！

進來的二個人走到其中一張手術床前面，揭開了白布，登時又把阿生在門後的阿生嚇呆了，因為他看見床上有個人！

那人眼瞪瞪的，木然不動！以一般習慣，這表示他是個死了的人！而且還可以說得上是「死不瞑目」的人。

這房間內還有十多張一樣的推床，每張所蓋上的白布之下，都隱隱，顯然都躺着一個人。阿生不禁毛骨悚然！

這是什麼地方？

殯儀館呢，還是醫院？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二名男子已將一張躺了一個死人的推床推了出房外，然後熄了燈，把門關上！

阿生躲在門後，並未被對方發覺。

為了查明究竟，阿生再次亮起了燈，壯着胆子，摸近那一排排的推床前面去！

推床上的白布底下，果然是蓋着一個死人！阿生用手指放在他鼻孔前邊，一些呼吸也沒有。他覺得那人死了！

另一張推床上也是一樣。

床上躺着的，都是一樣的面孔，與「二一三五五」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二一三五五」只說過一句話，他對那人頭目道：「就是他！」

他指的當然是阿生。

阿生不知道以後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總之他被人押走了！

顯然的，這些人並非這裏的人；他們像阿生在莫斯科和火車上見到的人一樣，並不似「二一三五五」他們。

阿生被押上一部汽車，匆匆開走！

「二一三五五」和他的「學生兄弟」們，都沒有跟來！儘管如此，阿生還打算逃走，因為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

俄人不知道他的想法，仍然小心防範。

阿生沿途問了好一些問題，例如：「學生兄弟」怎麼有這麼多相似的人？他們到底是否人類？這是什麼地方？……等等。

但是，俄國人像雙子一般，當作聽不到阿生講些什麼。

阿生以為對方不會講英語，也沒有辦法，只好看看車外的景色！

奇怪試驗 改造人類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克羅夫博士的監視下，作了一次詳細的檢驗！

這種檢驗彷彿全身健康檢查，但却加上了一些看似十分精細的儀器。起碼在呂林二人來說，是一種新嘗試。

他們在莫斯科也受到同樣的檢驗，但儀器不致多到這個程度。所以他們深信，這是更詳細的「測試試驗」。

不過，假如這就是「測試試驗」的話，美國所採用的儀器，就似乎簡單得多了。

因為美國的測試機只有一具儀器，其他只

「二一三五五」等人一樣無異！

更令阿生有恐怖感的，還是這些人都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有人這樣打賭過：假定在一所住了許多人的地方，例如颱風避難所之類。裏面一字兒睡了好多各式各樣的風災難民，他們全都在熟睡中，你敢逐一「欣賞」他們的「睡態」麼？

答案是：越看越驚！

說起來似乎誇張，但事實上是有人試過了，在夜深人靜時，自稱「大膽」的人，當他仔細觀察各人的睡態時，看不上十個便要退出房外！

原來一些人熟睡時，其睡態極似一個人死了之後一樣，而且千奇百怪，令你忍不住暗想：有些人眼睜半張，嘴巴張開，不怕才是假的。總之令你不敢多看一眼！

阿生當時所見到的人，都是睜大了雙眼，瞪住天花板的！

阿生伸手摸摸那些人的脈搏，停止了！

他不會再有什麼懷疑，這些全都是死了的人！

他們為什麼把這些死人停在這裏？阿生想不通！

阿生雖然心理上有些怕，但他到底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務，越是可怕的事，他越加要盡忠職守，把事情弄個明白！

於是阿生順手把白布揭得更開，他發覺那同一款式衣服之上，都有編號；這也是唯一足以識別的地方了。

阿生擔心有人闖進來，把白布蓋回原狀，熄了燈離開那兒。

走廊上還是冷冷清清的！

阿生覺得這裏充滿了神秘感，他要明白的事情實在太多。

例如：為什麼各人面目完全一模一樣？為什麼

是零碎的附件而已。但是，事實證明它的功能也很不錯，足以測出誰在說謊。

俄人現在施予呂林二人身上的，到底又是什麼玩意兒？

呂林夫婦二人事後被克羅夫等人，招待到餐室那邊去。

那是他們吃過餐的地方，所以呂林夫婦二人比較熟悉！

克羅夫博士很有禮貌，他沒有一般俄人常見的冷面孔！

克羅夫對呂林夫婦二人說：「你們身體出奇的好！」

「過獎了！」呂偉良反問道：「剛才是否替我們二人作身體健康檢查？抑或做了一次測試試驗？博士。」

克羅夫笑笑說：「可以說兩者都是，但又可以說兩者都不是！」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博士。」呂偉良疑惑地瞪住克羅夫！

克羅夫解釋說：「這件事很簡單，我們的新式儀器絕非你所想像中那麼簡單。它不是美國人的測試機，亦非健康檢查儀器。但是，它的性能却遠超上述所講的兩種儀器。」

林愛莉道：「你的意思是：你們既要了解我們的健康情況，也要了解我們二人的思想情況，是不？」

「對了！」克羅夫道：「你這麼說，總也差不多了！」

呂偉良又問：「為什麼？」

克羅夫道：「因為我們覺得二位才智過人，體力也十分強壯，所以這項試驗，對你們來說，應該是一項喜訊。」

「喜訊？」林愛莉問：「我不明白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很簡單，如果不是我發現了你們的優點

這雖然不是冬天，但入黑之後天氣很冷，阿生於是對那人說：「可以給我一張較厚的被褥嗎？」

「什麼較厚的被褥？」那人反問阿生。

「這東西太薄，如何禦寒？」阿生扯起那張薄被，示意道。

那人並非「二一三五五」，却比他低了一級，因為阿生看見他是奉命帶阿生來此的。但是，除了編號不同之外，簡直與「二一三五五」一樣。

那人說道：「我們睡覺時也只用了這些東西，你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我怕冷！」阿生說。

「那麼，我叫人再給你一張！」那人說完，用俄語吩咐他的同伴去取來另一張薄被。

阿生為之啼笑皆非，因為像這麼薄的被單，再多十張也沒有用。

在這極寒的天氣，室內又沒有暖氣開放，他們竟然沒有棉被供應，實在令阿生大感費解。

還好阿生是個身體強壯的青年，他希望關上了門窗之後，會好一些。

阿生待那人出去之後，試在板床之上躺下來，立即有一種冷冰冰的感覺。

中國地方天氣奇寒時，人們會睡在「炕」上。那些「炕」下面是燒了火的，火烘在水泥砌成的「炕」上面，便不會感到凍。

但是，眼前這些是真正正正的木板床，簡陋得令人難以忍受！

阿生實在太倦，而且想現在只是「坐牢」性質的軟禁，又豈容他苛求？能够獲得兩張被單，相信已很例外了！

那一晚，自然是睡得不安，但阿生總算睡了一覺。

但是一覺醒來之後，阿生再也無法可以入睡。

睡。一則是凍，二則是環境太過陌生，三則是他彷彿發了一個噩夢！

夢中他好像見到了他的師父、師母——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被秘密警察虐待！所以，阿生終於無法再睡下去！

他爬起來，看看窗外，還是黑沉沉的！天似乎還未開始放亮！

他走到門前，輕輕開了門鎖。他只用了兩枚鑰匙，那是林愛莉的。

從門縫中往外望，只見走廊上的燈光變得一片昏暗，很靜！

人們可能都睡了。——阿生心想。

阿生放輕腳步，離開房間，繞過走廊，到各處去小心地查看；他絕非想逃走，只是無法在房間中，才走了出來！

但是，當阿生經過一些房間的時候，他就大大地感到意外！

原來許多人仍在在工作！

有些人在打字，有些人在伏案疾書，有些人圍在一起，不知道正在討論一些什麼。總之，看來他們似乎很忙！

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為什麼有人一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工作？

由於人們的外表一模一樣，所以阿生難以分辨得出他們是否較平時見過的人；也許這些都是「值夜班」的人吧？——阿生在想！

似乎還沒有人留意到阿生已溜了出來！也許這裏的人想不到阿生會輕易把門鎖撬開。

阿生在替呂林二人弄開手銬時，順手把那枚鑰匙留在口袋裏，想不到現在又大派用場。

那是林愛莉的東西。

阿生摸向另外一條走廊，沿途他小心翼翼地聽到腳步聲迎而來，他都會躲一躲。

他又聽到了一陣腳步聲在走廊那邊響起，而且不止一人。

阿生匆匆忙忙的，立即側身閃進一間房間裏去！

裏面一片黑暗，伸手不見五指。所以阿生不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他以為借此躲一陣，待外面的人走過之後，他就出去！

但是，腳步聲却意外地在門外停了下來，而且還有人開門進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躲向門後！

進來的果然是兩個人，而且還開亮了燈。現在阿生可以看得清楚了，那是一間很寬闊的房間。

房間一角有些可以推動的手術床，床上都有白布蓋上！

進來的二個人走到其中一張手術床前面，揭開了白布，登時又把阿生在門後的阿生嚇呆了，因為他看見床上有個人！

那人眼瞪瞪的，木然不動！以一般習慣，這表示他是個死了的人！而且還可以說得上是「死不瞑目」的人。

這房間內還有十多張一樣的推床，每張所蓋上的白布之下，都隱隱，顯然都躺着一個人。阿生不禁毛骨悚然！

這是什麼地方？

殯儀館呢，還是醫院？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二名男子已將一張躺了一個死人的推床推了出房外，然後熄了燈，把門關上！

阿生躲在門後，並未被對方發覺。

為了查明究竟，阿生再次亮起了燈，壯着胆子，摸近那一排排的推床前面去！

推床上的白布底下，果然是蓋着一個死人！阿生用手指放在他鼻孔前邊，一些呼吸也沒有。他覺得那人死了！

另一張推床上也是一樣。

床上躺着的，都是一樣的面孔，與「二一三五五」人一句話也沒有說！

「二一三五五」只說過一句話，他對那人頭目道：「就是他！」

他指的當然是阿生。

阿生不知道以後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總之他被人押走了！

顯然的，這些人並非這裏的人；他們像阿生在莫斯科和火車上見到的人一樣，並不似「二一三五五」他們。

阿生被押上一部汽車，匆匆開走！

「二一三五五」和他的「學生兄弟」們，都沒有跟來！儘管如此，阿生還打算逃走，因為他知道那是無濟於事的。

俄人不知道他的想法，仍然小心防範。

阿生沿途問了好一些問題，例如：「學生兄弟」怎麼有這麼多相似的人？他們到底是否人類？這是什麼地方？……等等。

但是，俄國人像雙子一般，當作聽不到阿生講些什麼。

阿生以為對方不會講英語，也沒有辦法，只好看看車外的景色！

奇怪試驗 改造人類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在克羅夫博士的監視下，作了一次詳細的檢驗！

這種檢驗彷彿全身健康檢查，但却加上了一些看似十分精細的儀器。起碼在呂林二人來說，是一種新嘗試。

他們在莫斯科也受到同樣的檢驗，但儀器不致多到這個程度。所以他們深信，這是更詳細的「測試試驗」。

不過，假如這就是「測試試驗」的話，美國所採用的儀器，就似乎簡單得多了。

因為美國的測試機只有一具儀器，其他只

克羅夫輕輕點了點頭，道：「對了，他們就是新人類，行將統治我們這個人類世界，當然，你還可以稱他們為『亞當二世』，如果你也相信聖經中的亞當與夏娃的故事的話。」

阿生怔了一怔：「亞當二世？」

「是的。」克羅夫道：「如果亞當是我們人類的始祖，那麼，亞當二世便是新人類的祖先，甚至比你想像中更為先進。」

克羅夫說話時，有意無意的，也朝天花板處瞥了一眼。

顯然的，他也曉得有人在偷聽他們的談話，但三俠不明白克羅夫為什麼會把這些秘密也說了出來。

當呂偉良再想深一層時，便不禁替他們三人的安全擔心起來，對方如果準備釋放他們的話，照計決不會把此種秘密也說了出來。因為三俠到底不是俄國人，沒有理由讓他們知得太

多。

對方既然說了出來，大概已知道三俠的未來命運，所以也難怪三俠擔心不已。

不過，對於這一類場面，三俠也不是第一次面對。他們並非不怕死，只是他們一向頭腦冷靜，尤其是面對強敵，往往能泰然處之，決不會為死字所嚇倒而已。

呂偉良揮道：「博士，你剛才所講的亞當二世，可是人工受孕？」

「不！因為『授』與『受』兩方面都不是經過『人類的母親』，所以我認為不該稱為『人工受孕』或者『人工受孕』，應該稱為『人造人類』。我們的產品就是『新人類』！」克羅夫博士說，「你們想知道更多嗎？」

三俠互相交換了一眼，一時之間竟不知應該如何作答。

假如根據「知得越多，處境就越加危險」的原則，他們真的寧願不知，但事實上他們已

經知道了，只是還未徹底。

既然如此，阿生便說道：「這的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你們如果真有興趣，我可以詳細介紹一下。」克羅夫說。

「這可能是一項高度秘密！」林愛莉故意說道，「你怎麼可以讓我們這些外國人知道這麼秘密？」

「你問得好！」克羅夫道，「你們現在地位特殊，照計不該知得太多，但是，我以為要取得你們的合作，只有用這方法先引起你們的興趣。」

林愛莉故意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的計劃之中，須要優良的品種，這是唯一不能用人工製造的。」克羅夫道，「根據我們的資料指出，你們是理想中的人選！」

林愛莉粉頰頰然紅了一陣。

呂偉良和阿生師徒二人自然也想得到克羅夫話中的含意。

呂偉良也明白，此時此地他們想反抗，那簡直是夢想。

既來之則安之，他們如果想知道更多，就只有伴作澈底合作。

呂偉良道：「看情形，你們的偉大試驗，大概已經成功了！」

克羅夫驕傲地說：「是的，不怕對你說得坦白點吧，第一批新人類，已經證明我們的理論絕對成功。」

阿生會意地說：「難道就是我所見到的人？」

克羅夫點頭微笑。

阿生脫口驚嘆：「的確神奇，神奇得令人難以置信。」

克羅夫更加洋洋自得地說：「他們的製造過程完全一模一樣，所以，你眼中所見才會以

為是同父同母的孿生兄弟！」

呂偉良看見他妻子默然無言，以為她聽了這些奇怪的試驗會感到難為情，所以催促克羅夫帶他們到外面去看看，又勸林愛莉留在房間裏。

但是，林愛莉却以為這是科學上的成就，她正恨不得一開眼界，有什麼值得難為情呢？於是三俠便在克羅夫博士的引領下，繞過走廊，跑進屋外，走到另外一座建築物裏去參觀。

這座建築物佔地極廣，而且樓高三層，在這荒郊之上，顯得十分突出。

一入門口，便令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因為視線所及，是柔和的燈光，一片整潔，同時也充滿了神秘。

鼻子所能嗅到的，是陣陣的消毒藥水的濃烈氣味，這又像是進醫院中一樣。

克羅夫帶住三俠到電梯門口，三部寬大電梯之中的一部，正停在樓下。只要輕輕一按按鈕，電梯門立即打開。

四個人先後走進進去，克羅夫按到最頂一層，直上三樓。

克羅夫他們剛步出電梯，立即有一名俄國人跟他招呼。

這名身穿白袍的俄人，外型很像醫生，他很有默契地，陪在各人轉走到那裏去。

走廊上更像一間醫院了，一間間的房，房門上除了編號之外，還有俄文小牌匾釘上，三俠當然看不懂。

克羅夫道：「這是『人造人類工廠』，一切設備都是我們科學家精心設計的，相信你們一定從未見過。」

三俠不但未見過，聽也未聽過。記憶中他們只見過被迫作試驗的「可憐母親」，但用機器製造什麼「新人類」，他們倒是頭一次聽

克羅夫故作神秘地一笑：「你試試猜一猜吧！」

「四歲還是五歲？」阿生問。

「是四至五，但不是年歲，是周歲。」克羅夫笑笑說，「這間房裏面的孩子，只有四至五個星期大，你相信嗎？」

別說三俠不相信，任何人也都不相信。

克羅夫也明白各人的想法，他說：「如果各位不明白科學上的發展，相信很難令你們明白的。但是，如果你們知道人體的構造，以及科學界的最新發現，對我的解釋就更容易了解。我只能夠簡單地告訴你，我們有辦法刺激人類大腦中的腦下垂體腺。」

阿生道：「腦下垂體腺就是生出，或稱分泌人類體內各種荷爾蒙的小器官，是不？」

「是的，這小小器官，位於人腦基層的前面，只有豌豆一般大小，它負責分泌我們人體所需的各種荷爾蒙。」克羅夫說，「而己知的荷爾蒙足有十種之多，例如控制人體生長的『生長荷爾蒙』即為其中之一。我們已有辦法控制這種荷爾蒙，所以能夠令一個人加速生長。我這麼說，相信三位總應該有一個起碼的概念吧！」

三俠對科學儘管是門外漢，也總明白克羅夫的解釋。

事實上他們也知道世界各地的科學家，正在不斷研究如何改善人類，包括治療各種疾病，以及增加人類的壽命等等。

例如美國科學家一九七三年宣佈：如果在人類的血液中，注入一種新發明的生長荷爾蒙，不但可以使到矮子增高，還可以協助治療癌症！

又例如一九七四年一位南非醫生在約翰尼斯堡宣佈：如果替孕婦注射一種新荷爾蒙，嬰兒的智力必將倍增。

到呢！

白袍俄人用手推開一皮房門，裏面有一排一排的玻璃罩。

那些玻璃罩之內，有些物體在蠕蠕而動。那些物件是一個人，但只有汽水瓶那麼大小而已，相信不足五磅。

普通一個嬰兒面世，總在六至八磅這個數目之間，不足六磅也可能被放進氧氣罩裏面去撫養，或者稱為『不足月的嬰兒』。

但是，若將三俠眼前所見的比較一下，這些『嬰兒』簡直是『袖珍型』。

各人彎下腰去，小心觀察玻璃罩之內的一切動靜。

三俠看得出，這些嬰兒都很強壯，絕不似那些『不足月』的早產嬰兒。

克羅夫對三俠解釋說：「這是剛『出世』的新人類。」

阿生不禁要問：「你們進行這項試驗，到底有多久了？」

「超過了三十年以上！」克羅夫道，「我們一定不知道我們研究了這麼長的時間！」

「他們？」阿生怔了一怔問：「你這是指誰？」

「西方科學家。」克羅夫說，「我知道他們在最近才開始這項試驗，但我們已經成功了。當然，我們還有若干地方須要改良的，但無論如何，我們的『新人類』已開始生產了。」

阿生道：「你的意思是說：我見到的新人類，是這間工廠的出品？」

「對了！」

「這麼說來，你們最低限度在二十年前，已經開始生產。」

「不！這是最近幾年間的成就，你別看得太容易。」

阿生說：「但我所見到的人，最少也超過

但是，以上的發現，科學家仍在積極研究階段，真正的實驗結果，則仍然有待證實。想不到蘇聯科學家已突破了若干困難。

眼前這些嬰兒看來都很健康。最妙的還是他們樣樣一樣，大小肥瘦相似。就像一胎數嬰的孿生兄弟一般！

如所周知，構造人體的最小單位是細胞。細胞之中具有遺傳作用的，是染色體。就是因為染色體的作用，令到我們每個人的面貌和性格各有不同！

人類的個性是內在的，但面貌却是外在的。前者看不見，後者却是目共睹。

某甲的兒子很像某甲，紅髮綠眼的父親，他的兒子又為甚麼不會是黑髮棕眼？這完全與遺傳因子有極大的關係！

原來當一個嬰兒在母體內成長時，遺傳因子便立即繁殖！

等到嬰兒離開母體時，每一個細胞之內，就有二十四對染色體，約有五萬個遺傳因子。至於整個軀體之內，究竟有多少？那是難以估計的，因為我們人體內的細胞是數以『兆』計的。

一萬萬才是一億，一億個一億才是一兆。其數目之大，不難想像。

所以，我們的下一代為甚麼會像我們？「遺傳因子」是最簡單的解釋。

但是，眼前三俠所能見到的小生命，既然是一面鏡子，他們又是否同一父親？

同時最令感到迷惑的，還是他們的母親又是誰？

如果他們這十多個小生命都同是一位母親所出，那麼必有先後，何故每個人的大小一樣？儘管他們是孿生，照計亦必有大小的一樣？但眼前他們所見的，簡直有若一個模型鑄出來的一樣，這又是甚麼道理？

「是的，我正想問你，目前世界正大鬧人口過剩之際，為什麼你們却要大量製造『人造人』？」阿生問克羅夫。

克羅夫笑了笑，道：「你問得好，目前世界人口實在太多，有些貧苦國家常常鬧飢荒，也是由於人口越來越多的緣故。但是有一點你

了二十歲了。」

克羅夫笑道：「你錯了，你所見到的人造人，只有一歲左右而已。」

阿生不敢相信地，睜大了雙眼。

「二一三五五」那些「人」，個個都比阿生還要高大，怎可能只有一歲？再說，一歲的嬰兒還是『手抱時代』，又怎麼會行會走，更會講話呢？這是不可能的。

克羅夫也許看出阿生的心裏想一些什麼，他說：「你首先不要忘記，人造人與我們母親所懷的人，根本有很大的分別，否則，我們就不必稱之為『新人類』了。」

他說到這裏，又把三俠帶到了另外一間房間裏去。

這間房裏面很熱鬧，一班穿白袍，戴口罩的護士小姐們，正在忙個不了，她們周旋於一張張小床之間。

小床之上，每張都有個牙牙學語的小嬰兒。同樣的大小，同樣面孔，同樣的衣服，簡直令人難分彼此。

克羅夫對三俠說：「他們只有七天的生命便這麼大了，你相信麼？」

三俠當然難以置信，但又知道克羅夫決不可能在他們面前扯謊。

阿生說道：「你們利用科學方法令他們加速生長麼？」

克羅夫解釋道：「你們要了解新人類，我以為你先要明白我們製造新人類的原始動機是什麼。」

「是的，我正想問你，目前世界正大鬧人口過剩之際，為什麼你們却要大量製造『人造人』？」阿生問克羅夫。

克羅夫笑了笑，道：「你問得好，目前世界人口實在太多，有些貧苦國家常常鬧飢荒，也是由於人口越來越多的緣故。但是有一點你

三俠心有所疑，自然就會宣諸於口。克羅夫道：「這本來是一項極大的秘密，但三位既然要求協助我們進行這項工作，也不妨讓你們知道一下。」

說到這裏，克羅夫邀三俠跟他到二樓去！二樓一些房間之內，安置了一座座彷彿洗衣機一般的機器，每具機器都有專人看管，一邊是電腦似的數目字和機噐，另一邊是一些厚玻璃製成的圓窗——這就是似洗衣機的地方。克羅夫故意讓三俠儘可能多看一陣，直至他們忍不住要發問為止！

三俠實在看不明白，那些電腦型的機器，到底是控制甚麼的？

那些洗衣機似的玻璃圓窗之內，到底又隱藏了一些甚麼？

三俠看得一頭霧水，只好請克羅夫仔細解釋其中內容。

克羅夫說：「這是負責『懷孕』的部份，也是整個造人過程中，最重要的部份。」

林愛莉差點噁口而出，因為她本身也是個女人，生兒育女是天職，但她從來未聽過「懷孕」竟要依賴機噐的。所以她差點忍不住要大罵克羅夫一頓！

後來還是呂偉良說道：「你的意思是——這是人造子宮？」

「對了！」克羅夫說，「只要找到了優良的品種，我們便可以放在這裏培植，直至成人為止。我所以說這是最重要部份，主要是因為它絕不容許有幾百萬分之一的差錯。我們在母體中，有母親的天然抵抗力加以保護，但在這些機器裏面，無論壓力，溫度，營養素的運輸等等，都絕對不能讓它出錯，否則，裏面的生命便難以形成，是謂流產！」

三俠看到這裏，真是呆了！一陣！

西方科學家年來致力研究「抗癌」以及「

防止衰老」等藥物，但成就却極之有限，想不到這裏居然有人悄悄製造「新人類」！

呂偉良道：「你們製造這許多新人類，豈不是等於替你們的國家製造更多的麻煩？例如就業，住屋與食物等等。」

克羅夫道：「我們是有計劃地生產有用的人才，不會盲目製造懶蟲。同時由於他們的壽命自始至終受到我們的控制，包括了思想，體質以及一切適應能力等等，所以等到他們長大成人後，與我們絕不相同。否則，又怎能稱作新人類呢？」

阿生見過他們的「製成品」了，只有呂林二人未見過，所以呂偉良才有此一問。

阿生知道像「二一三五」編號的「新人類」，他們根本無須進食，一粒「生命丸」便可以維持一日所需。

又知道他們思想敏銳，學習能力甚強，禦寒能力更加驚人，因此他們可以在寒冷天氣中穿很少的衣服，只蓋一張薄被單，睡的只是木板床而已。

曾有身為老板階級的人忽發奇想，假如能請到一批多做事又能幹的職員多好呢！如果他們能連洗手間也不去就更妙了。想不到眼前的「新人類」就是如此這般！

克羅夫一一解說了「新人類」的優點，他們不但生長得快，由於針藥的幫助——加上品種培植過程中加以控制和改良，所以每個人的思想一致，工作能力特別強！

所謂「品種」，自然是從人類身體上抽取出來加以培植的。

在培植過程中，他們利用了非常精細的儀器加以分析，孵化……然後才送入人造胎盤中。就像孕婦懷孕一樣。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培養過程中，一切交付機器。

而最重大的關鍵就是：人造染色體的滲入，足以令到一個嬰兒的體質和思想，都會引起基本上的改變！

這種改變，既然有計劃的，那麼，他們當然懂得如何控制——最低限度就不會教他們造反。何況在三樓的房間中已見過的「教育過程」，思想訓練卻是重要的課程！

三俠憑耳聞目睹，心裏早已明白了俄國人的真正意圖是甚麼，但他們沒有說出來！

克羅夫最後帶他們到樓下，這也是最像醫院的地方。一些房間之內，與病房無異，而且還躺了一些男男女女。

唯一不同的是：這些男男女女面色紅潤，體格強壯，絕不似病人。

根據克羅夫說：他們是經過嚴格挑選之後，送到這兒來的。

這些人不但健康優異，思想也完全適合俄共的要求。

他們就是「人造人」的父母親了！

不過，他們與她們並不會過着夫婦間的生活，只是被挑選進來這裏，抽取了一些優良的品種——精子與卵子。

人類生命的開始，都是由一個精子與一個卵子的結合而成的。俄國人就是利用了一些「優良的品種」，在培養池中繁殖！

在真正的母體——母親的子宮中，只可能產生一個生命。至於雙胞胎，三胞胎甚至罕見的多胞胎，是少之又少的。

但是在他們的科學培養池中，却可以一次過產生許多「原始的生命」！

當專家們認為這些「原始的生命」够成熟時，便立即被送入人造的「機械子宮」中，讓機器去作「十月懷胎」！

不過，他們又能利用科學方法，縮短「十月懷胎」的時間，甚至一般人認為「早產」的

七個月也不需要，只要幾個星期便足夠！

近年來抗菌學，營養學以及自動電子計算機等等的急遽發展，對俄人這項秘密試驗幫助極大，所以他們能够充分利用各項科學成就，巧妙地運用到這方面來！

電子計算機亦即簡稱為電腦的時代產品，切勿以為它只是銀行的專用用品，許多自動儀器有了它作出自動計算方法之後，都能保持「準確」的程度，而不致發生毛病。

俄人的人造人計劃中，電腦對他們的幫助就最大，尤其是人造母體的機械子宮，如此複雜的機器確非人力所能控制。

三俠看了這些設備和試驗，更加發覺母親的偉大處！

一個生命由開始在母體中產生——尚未面世，母親身體內的一切便開始須要付給一部份給胎中的小生命了。其中複雜的過程，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最簡單的舉例：母親在懷孕期中，如果她不服含有鈣的藥物或食物，嬰兒便會分享她的牙齒和骨骼中的成份和營養。

如此繁複的過程，假如沒有電腦的幫助協調，簡直不可能成功。

多少年以來，科學家與宗教家一直在爭論，人工受孕是否有道德上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西方不少人士也正在作同樣的試驗，他們決不帶宗教人士的反對。想不到俄人已發展到這驚人的程度！

他們不但有了「新人類」的「產品」面世，還可以「催生」以及控制他們的「思想」，還徹底改革了他們的生活習慣。

後者應該是最重要的一環，因為人類自古以來，就必須吃喝和排泄。所以糧食問題在我們地球上成為越來越嚴重的問題之一。

但是「人造人」竟然可以吃「生命丸」維

持其體內的一切需要，還無須排泄，這項突破確是驚人得很！難怪克羅夫說：他們不必為糧食問題而担心了，其實連衛生問題也一併解決了！

最難控制的是思想，所謂「人各有志」，有人喜歡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活方式，也有人喜歡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生活方式。

正因如此，所以才在我們的地球上出現了「革命」與「逃亡」等等情形。

假如上帝真的創造了人類，他似乎沒有想及思想上的不同，形成了人類最大的悲劇。但「人造人」就沒有這種毛病存在！

俄人首先注意到遺傳學上的重要性，然後培養他們忠心耿耿的單純思想，目前更加進行

着「隔離生活」的方式。

將人造人——新人類「亞當二世」隔離的用意，大概是深恐他們沾染了人類基本的生活壞習慣，例如懶，與貪圖享樂等等。

然則，他們亦可謂用心良苦！

更難得的成就就是：「亞當二世」只須休息極少的時間，體力立即可以復原。於是他們又可以繼續開始工作了！

到底這是他們「改革染色體」的成就呢，還是「思想訓練」的成功？暫時還有待有關方面去仔細研究研究。

但是，體格強壯則完全由於科學上的徹底幫助，則可斷言！

阿生想起了那班「亞當二世」之中，似乎

見不到女性，因此他現在就此問題去問克羅夫博士。

克羅夫笑了笑，說道：「目前我們還是試驗階段，我們不想製造第二個伊甸園！」

根據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伊甸園是他們訂情之所！

克羅夫的意圖顯然是：假如有了女性參雜其中，很易引起性的問題。

三俠不禁暗嘆，俄人的設想可謂是周到之至！

呂偉良道：「然則，你們連生男生女這方面，也可以控制自如了！」

克羅夫洋洋自得地說：「是的，這又是我們另一項更大的成就！」

這的確是人類夢寐以求的事情，有些父母喜歡有個男孩，可惜老爺爺偏偏跟他們大開玩笑，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四個，竟然都是女的。

以前的人求神拜佛，近年的人却注重「吃素」與「吃葷」來培養胎兒的性別，但是否可靠？實在難說！

不過由此可見，人類對嬰兒性別，的確一直都希望能夠「從心所欲」地去控制他們的性別。要男得男，想女得女！

假如俄人確已掌握了這方面的科學知識，他們實在應該公諸於世，造福人類才對。可惜在這國家的制度，根本不可能公開的。

克羅夫一口氣介紹了各個部門給三俠參觀過之後，三俠一方面驚嘆俄人的成就，另一方面却因為他們幕後可能產生的陰謀而震驚！

他們為甚麼要發展「亞當二世」？

他們為甚麼只製造男性，不造女性？難道就是一如克羅夫剛才所說那麼簡單嗎？

無論如何，更現實的問題就是：他們三個亦將變成試驗的一部份！

三俠在驚奇之餘，現在要開始為他們的安全而担心了！

克羅夫在助手的協助下，把三俠安置在樓下一些房間內。

由現在開始，他們便失去了自由。

三俠心裏早知對方有此一着，只是想不到事情來得這麼快而已！

俄國人稱這一座為生物研究院，三俠想到他們竟然變成一種供人研究的「生物」，實在為之啼笑皆非不已！

呂偉良和他的妻子林愛莉開始被分隔起來，阿生則在右鄰一間房內。

一批又一批的研究人員，像穿梭似的，為他們三個人進行各項試驗。



克羅夫引領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參觀「人造衛生」。

他們三人在莫斯科曾被敵人強迫檢驗過，但是那是較為簡單的。

現在複雜的程序，簡直令三俠感到有點兒窒息！

三俠彷彿住進了療養院裏一樣，吃得飽，住得好！就是不能走出規定範圍以外。

呂偉良又想起索可夫那個青年來！

索可夫是克羅夫的助手之一。

那個俄國青年曾經在引領呂林夫婦二人回房間去時，說過這話的。當時呂偉良已經跟他取得了聯繫！

但是，俄國人詭計多端，尤其是被選中到此秘密基地工作的人，一定是受過嚴格思想訓練的，誰曉得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索可夫是克羅夫的助手，照計他必有一番積極的表現，然後才會被選作親信，為甚麼他要逃往西方尋求庇護？

呂偉良心緒矛盾，無法確定這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當然是件好事，起碼他們不會孤立。萬一是假的又如何？

俄人對待逃亡者，據說手段殘酷得很，當他們確定逃亡被捉回的人，在思想上無可救藥時，便會被送入瘋人院去！

當然，逃亡者並非瘋子，而是被他們當作瘋子去處理！

許多知識份子就是在這種可怕的安排下，鬱鬱而終！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務，對於這一類可怕的事情也聽得多了！

他並不知道索可夫的事，只知道逃走是必然的事，但如何逃出去？

經過了上次火車逃亡事件之後，連一向鬼靈精的阿生也沒有把握！

主要還是這裏人地生疏，縱然有更大的魄力，恐怕也難以逃離險境，更何況這兒本來就是禁區呢！

三俠分別被軟禁在三個不同的房間裏，但他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逃離這裏？

呂偉良希望再有機會見到索可夫，即使明知那是一個陷阱。

但是，索可夫一直未見露面！

是被調到別處去了呢，還是他們的密謀逃亡已為人查悉？

呂偉良現在不禁又為索可夫的安全而擔心起來了！

不過無論如何，三俠在表面上也得裝成千依百順的樣子！

尤其是當他們被安置在儀器之下時，他們更加不敢胡思亂想，深恐儀器會偵察出他們逃亡的意圖！

每天，他們有個機會在戶外的花園中散步，曬太陽！

這也是三俠唯一可以聚會的時間。雖然有人一直在旁虎視眈眈，但總好過沒有機會讓他們見面談幾句。

克羅夫等人所安排下來的檢驗和觀察程序，看來十分複雜，有些藥物試驗，須要四十八小時之後才有反應！

三俠心煩意亂，實在無法可以知道以後將會發生一些甚麼事！

阿生躺在病床上的時候，表面上是看書，實際上他不知書中印了一些甚麼。

俄國人很工心於計。在三俠的病房之內，放了一些關於思想方面的書籍，包括了中文和英文版本。

三俠對於這一類說教式的東西，當然無法可以看得入腦，但無聊的時候，就只好拿起來翻幾頁看看！

豈料阿生就在看書的時候，觸發了一點靈感。

他發覺那些書本中提及一些不滿現實的共產青年，如何想出一些古靈精怪的逃亡方法，在被擒回來之後，再加以教育變回「好人」云云。

阿生覺得路是人行出來的，辦法也不會找上門來。於是開始運用自己的腦筋。

他由一開始住進這房間起，便知道這兒有竊聽裝置。

可以收集聲音的咪高峯，最少也超過了十個以上。

阿生是國際特務，他自然明白到：有些咪高峯可以安裝在牆壁之內！

但阿生還經驗所得，加上他親自動手檢查過了的印象，知道咪高峯只安裝在表面的物體之上。大概因為這是臨時裝置，所以只能借用物體的掩護。

當然，只有三俠的房間才有此特殊裝置，那些俄人的房間中是無須有此一著的。

阿生實行「以毒攻毒」，就地取材！

他悄悄將一枚咪高峯先行拆下——這房內有十枚，拆了一枚不會引起對方注意的，因為這是統一收集線路的系統，而非獨立的。

然後阿生運用了他的電學知識，裝配了一具簡單的通訊器。

原來房間的病床床頭之上，有收音機的耳筒等設備，一如醫院的病床一樣。

床頭的耳筒表面仍插入牆，但實則已給阿生改了線路，穿過了鄰房！

鄰房住了呂偉良，阿生的目的只為了與他師父取得經常性的連絡。

因此，這套裝置往往在他們入睡時發生了實際作用。

他們往往在蓋上被的時候，利用耳筒收聽

利用咪高峯講話，在被內竊聽私談，師徒二人共商大計。

過去試過無數次了，當一個人的力量無法產生作用時，他們師徒二人湊在一起，便立即有奇跡出現！

然而這一次，他們竟然商量了兩晚，還是一籌莫展！

主要還是他們不熟悉這兒以及附近的環境，例如莫斯科在何方？離此多遠？……等等問題，他們必須有了答案，才可以逃走！

從俄國人的動態看，他們的試驗階段快將完成了！

也就是：三俠行將被送入手術室去，進行最後階段！

最後階段也就是抽取品種樣本，當是項工作完結時，他們可能不再被保留下來。也就是說：他們已被利用完了！

既然再也沒有利用價值，他們的命運如何？三俠不敢想下去！

因此，呂偉良那一晚上上床臨睡之前，便利用他們「秘製」的通訊器，對阿生說：「我們不能再等了！」

阿生也知道他們所處的危機，他們擔心送入手術室之後，將更難逃出去！而且，他們可能注射某種藥物，到時會不引致行動不便？實在難說。

總之，三俠必須爭取機會，更重要的還是爭取時間。

呂偉良的床頭後面是一幅緊貼阿生房間的牆，阿生的床頭剛好也貼住了這一幅牆上；也就是說，師徒二人的床頭只是隔了那一幅牆而已！

這也就是阿生能順利做手脚的原因之一。

因為收音機的線路是入牆的，屬於有線收音機，像香港舊日的「麗的呼聲」一樣。

現在呂偉良就透過通訊器告訴阿生，時間無多了，他們必須有所行動，否則只怕被人安排到關防更加嚴密的地方去！

阿生說：「我也看出這一兩天之內，我們可能被安排到別的地方去！這幾天以來我也收集到一些資料，必要時冒一冒險吧！」

呂偉良自然明白阿生所指的「資料」是什麼，那是一些刀剪、電線之類，都是乘人不覺時，悄悄將它收集起來，以應不時之需的。不但阿生在悄悄收集，呂林二人也一樣。

因為他們都明白，心裏既要逃走，手無寸鐵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鬼靈精的阿生，他一直在作好各方面的準備，收集的種類就更多！幾乎可以加以利用的東西，他都收藏起來。

有時候，阿生會在三更半夜摸出房外，到處走動一下，看看有什麼可資利用的。

研究所裏的人雖然把房門的門鎖鎖上，但這簡單的門鎖對阿生來說，是起不了作用的。他往往「夜遊」一番之後，回到房內照舊把門鎖鎖上，絲毫也沒有留下一些兒痕跡。

這裏負責監視他們的人，不知是否太過相信三俠不會逃走，還是過份信賴房間的門鎖。總之，研究所的內部未有人駐守，更沒有人專責監視那三間房間；反而研究所外面，就有人巡邏！所以，阿生往往可以在午夜時候在所內活動！

他們知道不能再等了，因為每天到來替他們三人檢驗的專家們，已經洩露了口風，明天開始他們就要轉換一個新的環境。

三俠擔心轉到「新的環境」裏去之後，更加難以逃出去！所以他們決定當天晚上就行動起來！

雖然他們沒有十足的把握而且明知這縱橫數十里之內，沒有平民屋宇，有的都是政府機關，恐怕也難以逃離險境，更何況這兒本來就是禁區呢！

三俠分別被軟禁在三個不同的房間裏，但他們的想法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如何逃離這裏？

呂偉良希望再有機會見到索可夫，即使明知那是一個陷阱。

但是，索可夫一直未見露面！

是被調到別處去了呢，還是他們的密謀逃亡已為人查悉？

呂偉良現在不禁又為索可夫的安全而擔心起來了！

不過無論如何，三俠在表面上也得裝成千依百順的樣子！

尤其是當他們被安置在儀器之下時，他們更加不敢胡思亂想，深恐儀器會偵察出他們逃亡的意圖！

每天，他們有個機會在戶外的花園中散步，曬太陽！

這也是三俠唯一可以聚會的時間。雖然有人一直在旁虎視眈眈，但總好過沒有機會讓他們見面談幾句。

克羅夫等人所安排下來的檢驗和觀察程序，看來十分複雜，有些藥物試驗，須要四十八小時之後才有反應！

要保密的機構和房舍。

但是，他們同時也知道俄國人打算將他們三人如何利用。

當利用完畢之後，他們勢難有機會可以逃出生天！這幾乎可以肯定！

午餐時份，三俠不約而同地，同時發現了一些奇怪的事！

午餐通常是有一名侍役送入房間內給他們自用的。可能由於他們三個是「試驗品」，所以一切顯得豐富而潔淨。

他們就在那方塊打摺的餐巾裏，發現了一些不完整的畫圖。

那是用原子筆在普通的紙上畫的圖畫，但絕不完整，看來最少也切割成幾份。

從圖畫的線條去推測，那些紙張上所畫的，可能是一幅地圖。

但是，地圖為什麼要割成這樣子？

當阿生首先發現餐巾裏夾上這些畫圖時，已經猜測到呂林二人也收到同一樣的「神秘禮物」！

後來他們被帶到花園散步時，他們用俄國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呂林二人果然也收到一份塊不完整的地圖。

但是，他們不明白這是誰送來的「神秘禮物」！

呂偉良不期而然地，想起了克羅夫博士的助手索可夫來！

「對了！一定是索可夫叫人送來的！」呂偉良說着又反問道：「但是，他為什麼不親自來一次？假如他真的想逃走的話。」

林愛莉測着說：「可能他走不開，也可能他的工作範圍不在研究所之內，為了避免嫌疑，所以只好叫人送來！」

「但是，何必將一幅地圖切成三份？」阿生沉吟道，「其實只須把一幅完整的地圖，交

給我們三人之中任何一人已經夠了。」

呂林二人已乘監視他們的人不覺，將他們收到的不完整的地圖，交到阿生手上！

阿生已悄悄把它收藏起來，準備拿回房中仔細研究。

由於他們決定當晚採取行動，所以這份突如其來的「神秘禮物」，確令他們感到興奮。

他們所担心的，正是路途不熟。但這一幅地圖之內有所指示，那他們就等於有人引路了。

呂偉良頭腦向來冷靜，他想深一層，反而覺得擔心不已！

他對阿生和林愛莉說：「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陷阱？」林愛莉低聲道：「誰曉得我們要逃走？除了索可夫之外！」

「是的，照計沒有人知道我們企圖逃走的。」阿生也說。

呂偉良也覺得，除了索可夫之外，不可能有別人知道他們逃走的計劃。

但是，這份「神秘禮物」似乎來得太過突然了！這又不能不令他們擔心！

假如有人知道他們的計劃，而佈下陷阱的話，這地圖就可能把他們帶到死亡之路去！因此，三俠在抉擇與判斷方面，就不得不加倍小心了！

相反，如果這份地圖確實是索可夫叫人交給三俠的，相信其中必有詳細的指示。例如他們應該如何逃出這裏？應該逃向那一個方向？甚至索可夫約好在何處等他們？……等等。說不定也有列明。

地圖分割成三份，每份如果獨立觀察，根本看不出它的作用，也不知道是一些什麼東西。甚至有人無意中拾得，亦會以為是廢紙而已！——這大概就是索可夫所以把地圖分割成三

份的原因。

散步規定的時間到了，三俠又被分開，帶回各自的房間中。

阿生於是集中精神去研究那幅「三合一」的地圖。

果然是一幅「一分為三」的逃亡路線指示圖。

阿生一則以驚，一則以喜！驚的是難分真假；喜的是有人接應！

圖中有簡單說明，用英文寫的。也有這研究院的守衛情形。

指示圖是手繪的，沒有署名，但說明中不斷用上了「我」的自稱。

到底「我」是否就指索可夫？阿生當然無法可以肯定這是否他的筆跡！

假如這真的是索可夫交來的，三俠自然感到高興，否則問題就大了。

阿生仔細研究圖中的方位及路線，然後默記在心中。

他目前只能暫時當它是真的——真的，是由索可夫交來！否則他們就無法策劃下一步的行動；至於如何判斷它是真的，那就只能憑他們三個人的當機立斷了！

阿生在他特製的秘密通訊機中，將情形告知了他的師父呂偉良。

呂偉良表面上在收聽研究所中播送的音樂，實則在聽阿生由耳筒中傳來的報告！

通常師徒二人只在晚上臨睡之前通話，但現在時間無多，他們不能再等了。

耳筒只有指頭般大小，一如醫院病床床頭供病人用的一樣。

至於傳話的袖珍咪高峯，却是阿生由房中

偷偷拆下來的竊聽器。如此細小的東西，呂偉良要把它收藏起來並不困難，既可以放在枕頭下，也可以藏在衣箱內。

但問題是：後面拖了一段電線！

電線是透入牆中，與阿生的耳筒互相連貫在一起的。阿生就是憑此可以聽到呂偉良的聲音，同樣的原理，令到呂偉良可以在耳筒中聽到阿生的聲音。

由於那條電線由牆上拖出來，呂偉良必須要小心處理，以免令到被俄人識穿其中的秘密。

雖然今晚他們就會離開這裏，但是在未離開這兒之前，他們必須小心處理一切可能引起懷疑的事物，否則就會功虧一簣！

有人入來了，呂偉良急忙把袖珍收音機收藏起來，至於那個耳筒，他是不用收藏的。因為人家只以為他正在收聽音樂。

進來的是位專家，後面跟了一位女護士。呂偉良不是頭一次見過他們，所以彼此並不陌生。

專家含笑對呂偉良說：「恭喜你，檢驗總算告一段落了！」

呂偉良故意問道：「是不是我們可以離開這兒回莫斯科去？」

專家道：「不！你們三位給我們的資料十分滿意，明天開始轉入臨床階段！」

呂偉良一邊除下耳筒，讓專家為他檢驗，一邊又問：「就只得我們三個中國人？」

「不！」專家笑了笑，「這裏各國人種都有，就是未有過中國人像你們三位如此強壯；更加難得的是：你們三位的智力也令人感到驚奇！」

呂偉良早已明白，他們的「獲得優待」，完全是由於對方須要他們的「品種」！

呂偉良問道：「為什麼你們須要各國人種？」

已傳到了阿生的耳鼓中去。

因此，阿生這鬼靈精立即停止與他師父再談下去。

同時，阿生也及時把線路接駁回播送音樂的線頭去！故此女護士聽到的自然是研究所播音放出的音樂！

這秘密通訊系統原是由阿生精心設計，所以對於各種線路，他最明白。這次阿生就地取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充分表現出他是個機智能幹的人。

阿生能將收音機線路改裝成通訊系統不奇，妙在他仍然保留原來的線路，像剛才一樣，必要時可以將它接駁回原狀！

呂偉良至此不得不佩服他這位鬼靈精的門生，暗嘆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數分鐘之後，師徒二人的連絡又告恢復，但這一回他們只談了幾句而已！

他們三個人早已在散步時約好了，決定不再談下去！

他們當天晚上便要展開行動！時間是在研究所內的人都休息了的時候！現在他們就等待這時刻的來臨！

阿生既然可以悄悄撬開房門的門鎖，呂林二人是助手，當然更加可以！

現在呂偉良正在收拾一切，他的房門就被他打開了！

進來的並非隔壁的阿生，而是他的妻子林愛莉。他們知道房內到處都裝了竊聽儀器，所以非常有默契地，一言不發，只以手勢代表了言談。

林愛莉不敢敲門，只以髮夾作鎖匙，在手扭上輕敲幾下，房門應手而開。

呂偉良剛才跟阿生連絡好了，想不到林愛莉的行動比他們更快！

？單用你們俄羅斯民族不是可以了嗎？」

專家道：「研究工作並非一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

呂偉良故意說：「我的子孫們，是否在短期之內便可以長大成人？」

「是的。」專家道：「目前你們一切既然已經合格，相信進入了臨床實驗階段之後，不久便可以有一大羣黃面孔的人造人面世！他們當然就是你們的下一代了！」

「我還有機會見到他們麼？」呂偉良這一問更加有意思。

他顯然要試探一下對方的口氣，是否打算「事成後」殺掉他們？

那位專家聽了呂偉良的話之後，睜大了雙眼：「為什麼不可以見到你的下一代？我們須要你們的徹底合作，共同為改良人種而努力，你千萬不要想到別的方面去！」

呂偉良半信半疑，但無論如何，表面上他也得相信下來，以免惹起對方的疑心！

呂偉良還想問一些什麼，他回頭却看見那位女護士伸過來，想拿起那個小耳筒；呂偉良當堂為之大吃一驚！

他不知道她何故有此一着，那表面上是個收音機耳筒的東西，現在根本不是為了收聽音樂的，呂偉良又怎可以讓她揭穿個中秘密？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女護士已把小耳筒放到了她的耳畔去了！

呂偉良這一驚的確非同小可，他担心阿生在隔壁不知道這邊的情況，如果阿生以為呂偉良在收聽，而繼續談他們的逃亡計劃，如何是好？

不過對方既然已經拿在手中，放到了耳邊，呂偉良如果伸手奪回，更加引起對方的懷疑，那只有弄巧反拙！

因此，呂偉良只有讓她收聽，心裏却祈求

林愛莉穿上一身女護士的制服，要不是呂偉良早已有了默契，很難認出是她！

現在他們開始悄悄離房！

阿生的房門也在此時打開，由裏面走出來的人當然是阿生！

阿生指了一袋東西，又在房門之上裝了一些機關，這才與呂林二人沿走廊向橫門那邊；根據地圖上的指示，那是較容易逃走出去的！

阿生沿途佈下一些小巧機關，包括了機械性的與藥物性的。

阿生是個很聰明能幹的鬼靈精，這幾天以來他收集了不少可以利用的物件，躲在房間之內，悄悄精心設計了一些「小玩意」。

現在擺放在各處通道「要塞」之上的，就是這些「自製機關」！

出了屋外，四周都有崗哨，照計要逃出去，絕對不容易。

根據地圖的指示，橫門這邊不遠處有一間車房。現在三俠就是衝進了這間車房裏去！

雖然地圖列明車房只擺了幾部汽車，沒有人在此留宿，但他們既然對地圖有所懷疑，也得小心翼翼，以免中計。

車房之內果然又黑又暗，伸手不見五指，還好他們早有準備，帶來了電筒！

車房裏大約擺放了四部大小不同類型的汽車，果然是沒有人留宿！

至此為止，他們總算順利。

由此可見：地圖可能真的是索可夫交來的，但三俠為安全計，仍得步步為營！

那些汽車款式很舊，都是蘇聯集團的出品，性能是否可靠？三俠大感懷疑。因為根據他們在莫斯科街道上所得的印象，蘇聯汽車不但款式呆笨得很，性能亦差！

莫斯科的街道之上，有不少汽車拋錨，一

阿生停止說話。因為呂偉良剛才來不及通知阿生，他很可能仍在談他們逃亡的大計呢！

如果阿生停止了聲音，一樣會引起對方的疑心，因為這些耳筒既然是專供給給耳筒的，照計不可能突然靜止下來！

尤其是對方突如其來有此行動，她可能多少已引起疑心！——呂偉良心底下就是這麼想。

現在呂偉良非常留心那位女護士的表情，只要她面色一沉，相信他們的一切大計也會完蛋！

但是說也奇怪，那女護士只聽了聽，便伸手至床頭的牆上，把校對聲浪大小的機製輕輕一扭！

呂偉良以為她一定是聽不到聲音，所以想把聲浪較大一些。豈料相反的，她把聲浪的機製扭向了較小那方向！

女護士同時用俄語不知跟那位專家說了一些什麼。

只聽到專家用英語對呂偉良道：「聽悠揚的樂曲，你不必把聲浪放得太太，那會引起情緒上的不安定！」

專家又從女護士手中，接過了耳筒，聽了聽，才交還給呂偉良。

呂偉良在滿腹疑團中，將耳筒塞到耳朵裏去，果然是一陣陣悅耳的樂曲。

俄羅斯本來就是個樂天知足的民族，對藝術也喜愛！

歷史上許多音樂家、作曲家、藝術家都出自這個國家。要不是當權者的政策所誤，他們的人民生活應該是相當幸福的。

近代不少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他們都是俄羅斯人。

可能是為了培養研究所內「被研究者」的情緒起見，他們由線路中傳來的樂曲都是輕快

直未有修理；有些只用油布蓋上。三俠看見這情形也莫名其妙！

後來從一些人口中得悉，這些是政府公物，難怪沒有人去修理！

阿生對機械也有點認識，他小心觀察過車房中那四輛汽車。

四輛之中有一輛是捷克產品。

在東歐共產黨國家之中，談到機械的設計和製作，捷克是比較可靠的。他們不但煉鋼馳名，汽車也有點名堂！

阿生就選了那輛捷克汽車，作為他們三個人的代步工具！

但是，他們可就不能就此開車衝出去！

研究所四周除了圍牆上鐵絲網之外，還有瞭望台，台上有看守放哨！

阿生剛才已觀察過形勢，車房前面不遠處的橫門，確是最便當的逃亡路徑！

橫門只是一度木門，但加上了鎖，只有辦公事的汽車開出開入，才有人跑過來把門鎖開啓，讓汽車由此進出！

阿生把其餘三輛汽車弄壞，目的是要追捕他們的人沒有交通工具，但是他們知道正門那邊的空地之上，也有二輛汽車和一輛機動腳踏車——電單車。

正門那邊有一座瞭望塔，駐着一些人，他們不想引起這些守衛人員的注意。

阿生為了儘可能制止有人追捕他們，他只有盡量利用手上收集到的物件！

現在他就悄悄把一些電線接駁起來，引導到鐵絲網上面去，然後接通了電流！

一切妥當後，三俠坐上那輛升火待發的捷克房車去！

汽車由阿生駕駛，他開足馬力，把車子由車房開出，直撞向橫門之上！

「隆」然一聲，那度木門倒塌了！汽車彷彿

而悅耳的。但為什麼現在竟又可以聽到這種廣播？

阿生為了自製通訊機，這種收聽系統早經他偷偷改造過了！否則呂偉良剛才就無須那麼担心了！

專家把耳筒交還呂偉良之後又說：「經常保持這麼大的聲浪也差不多了，聲浪太大就不好！」

呂偉良只笑了笑，沒有作答。

其實他內心却悄悄地鬆了一口氣！

專家帶着他的助手——那位女護士走了！呂偉良幾乎等不及他們把房門掩上，就由枕頭底下取出那個袖珍收音機，以最低沉的聲音對阿生提出警告！

他對住收音機所講的聲浪小得有如耳語一般，務求除了他自己和阿生之外，即使安裝在房內的竊聽儀器也收聽不到。

現在如此，以前每次他們師徒二人講話時也是如此！

以前他們多數在晚上睡覺之前講話，所以他們可以用被蓋遮頭，在被窩內竊聽私語。現在沒有被蓋上，就只有盡量把聲調降至最低！

呂偉良明白到專家轉眼就要轉到阿生那邊去，所以他希望阿生不要露出破綻，就得及時通知阿生作好準備！

豈料呂偉良只講了第一個字，還未說完一句話，阿生已有反應：「我已經知道了，師父……」

阿生沒有再說下去！

呂偉良所能在耳筒中再次聽得到的，又是剛才那些音樂！

呂偉良這時才恍然大悟！

原來阿生已由通訊系統中，聽聽到呂偉良房間中的情形——那收音機雖然收在枕頭下，但它收集到的「專家與呂偉良談話」的聲浪，

若出神入化！奔向郊區的公路去！

瞭望塔上的人見狀，立即拉响了警報！

警報聲把研究所內的人都吵醒了！

武裝守衛紛紛跳上汽車，準備追捕在逃的人歸來！

但是，車房內其餘三部汽車頓然變成廢物，根本開不動！

儘管如此，正門空地上的汽車和電單車並未受到損壞！於是三部汽車與一部電單車，立即載着一批武裝人員準備出動追捕！

但是，當一名守衛走過去準備打開正門的時候，突然觸電！

原來正門是一度鐵門，與鐵絲網上的電流貫通，登時變成一個可怕的陷阱！

其他人不知內裏，再衝過去，企圖拉開門，同樣被電倒地上，重傷昏倒！

研究所之內，人們均被警報系統吵醒，紛紛起來查詢發生何事！

有些人在通道上急奔而過時，匆匆忙忙碰倒了一些藥瓶，瓶內藥物倒在地上，立即產生化學作用，變得煙霧瀰漫！

有人已想到「三個中國人」的身上去，因為根據資料所得，他們三人是十分危險的。所以有些人衝到三俠的房間去！

但是，當這些人推開房門時，阿生安裝在門上的小機關立即發生作用；一些真空的針藥瓶自門上掉下，發生爆炸！

爆炸之聲彷彿若炸彈，玻璃碎片紛飛，有些人因此受傷！

通道上的金屬門環，有些通上了電流，接觸的人自難倖免。

一些空罐被阿生他們盡量利用，當人羣紛紛由院內奔竄至戶外時，這些空罐由門上或石階上滾下，昏暗的環境底下，他們只以為是未爆炸的「炸彈」！

由於一些真空藥瓶的爆炸聲，使到他們在睡意還未完全清醒時，相信有人用手榴彈攻了進來，因此嚇得四下裏奔逃，秩序也就更加混亂！

人們離開那些空罐，他們以為那是未爆炸的「炸彈」；加上觸電時人聲慘叫，現場上簡直一片混亂，彷彿戰場！

二輛汽車不顧一切，開足馬力衝出去！但是，為首一輛一經與鐵門上的電流接觸，登時火光四冒！

鐵門未經撞開，汽車却因此引起爆炸！鐵門上的電流是經由鐵絲網傳來；鐵絲網上的電流，却是經阿生用電線自高壓房引來的，所以威力更為驚人！

後面一輛汽車與一部電車，見機行事，立即扭轉軀軀，繞到橫門那邊去！

橫門打開了，他們自然可以通行無阻！橫門是木製的，雖有鐵絲網通貫，但那是絕緣的，所以不通電！

呂偉良等三俠這時已開着車子，逃得老遠，但後面的汽車與電車仍苦追過來！

阿生開着車子，沿住公路北駛——這也是根據地圖上面的指示！

假如前面通行無阻的話，地圖確是索可夫發出的，而且他們不久之後便可以會面了。

黑夜裏，尤其是在這筆直的公路上，即使距離很遠，阿生仍然可以由望後鏡中，發現了一些燈光——那是汽車和電車上發出的。

阿生知道有人追來了，他仍然不慌不忙；呂林夫婦二人雖然知道了他的詭計，就是擔心阿生的詭計不得逞！

現在他們這三個人的手上仍然可以說是「手無寸鐵」！

萬一對方追上他們，相信對方必然有槍，三俠是無法反抗的。

呂偉良希望快些跟索可夫連絡上，相信索可夫既然存心逃亡，又這麼有心思地向三俠送上地圖，一定有了準備。

但快要到岔路了，還未見一燈一火！根據地圖上的指示，三俠只須沿住公路北行，未到岔路之前，便可見到燈號，屆時索可夫將在該處會晤他們，一齊逃亡！

如果見不到索可夫，阿生担心中到了岔路之後便無所適從。

因為：索可夫在地圖上並未指出，他們該走向那一條路！

後面一部汽車與一部電車風馳電掣地苦追過來！

汽車和電車上儀着的，都是武裝人員，當然有槍！

他們拼命把車子的速度開到最快，尤其是電車開得更快！

突然之間，電車車前輪似乎壓着了一些什麼，「砰」然一聲，輪胎爆裂，人仰車翻；尾隨而來的一汽車，差點兒撞了上去！

汽車的司機急扭軀軀，避過了倒地的人車，繼續衝前！

但是，走不上十碼，汽車兩個前輪也給一些物體刺破！

汽車正在急馳，突遭此意外，整輛車子衝出了路邊以外！

車上的人雖然僅受了輕傷，但再也不可能追跡三俠！

三俠的汽車仍然安穩地前進！

阿生已從望後鏡中約略見到了二車失事的過程。儘管黑夜中看得不清楚，但見到車燈東歪西斜，最後停止了前進，可見必然是「中計」了！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阿生等三俠平時搜集的鐵釘，剛才他們開車逃走時，紛紛棄在路邊了下來！

「睡不着麼？」索可夫過來問道。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打算在這裏逗留多少日子？」

「最低限度也要三兩天！」索可夫說，「待大搜索過去之後，我們會逃得更加容易。因為他們經過三兩天沒有結果，便相信你們已逃往別處去了！」

「但是，我卻擔心我們被人發覺在這裏。」呂偉良說。

「那是不可可能的。」索可夫道：「他們發覺也想不到我們往這條路走，必然會沿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

呂偉良和索可夫二人的談話聲，也把其他人吵醒了！

阿生最易熟睡，他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睡，這時也醒過來！

呂偉良問索可夫：「你未婚妻在什麼地方工作？」

「就在你們住過的研究所。」索可夫道，「地圖是經由她傳遞的。」

三俠這時瞪住依娃，覺得有點面善。但她現在容顏憔悴，與穿上女護士服裝時的神氣，一定大有分別。何況平時三俠並不留心那些人呢！

索可夫又說：「依娃今天晚上告假外宿，主要是為了探望我——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現在有關方面也許還未發覺，原來依娃也是被通緝的其中一個逃亡者！」

阿生埋怨道：「既然你未婚妻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工作，為什麼你不早些叫她跟我們取得連絡？」

索可夫苦笑道：「可惜她根本不會講英語，有車輛輪胎的痕迹！」

呂偉良坐了起來，索可夫也由那邊一個木箱走了下來！

「睡不着麼？」索可夫過來問道。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打算在這裏逗留多少日子？」

「最低限度也要三兩天！」索可夫說，「待大搜索過去之後，我們會逃得更加容易。因為他們經過三兩天沒有結果，便相信你們已逃往別處去了！」

「但是，我卻擔心我們被人發覺在這裏。」呂偉良說。

「那是不可可能的。」索可夫道：「他們發覺也想不到我們往這條路走，必然會沿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

呂偉良和索可夫二人的談話聲，也把其他人吵醒了！

阿生最易熟睡，他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睡，這時也醒過來！

公路之上，現在收效了！

在俄國境內，別說這是半夜的郊區，即使是市區，也難得見到一輛汽車。

所以阿生只要後面的人不追來，他們不必擔心遇上了其他汽車。

前面岔路口的左邊，亮出了燈號，間歇地閃了三下！

這是地圖上暗示過的燈號！

於是阿生也按亮了燈號，閃動了三下。

三俠心頭大石放下了，那是索可夫！

岔路口的左邊，有一部電車停在那兒等候着他們！

坐在電車上的人，正是索可夫本人，後面還有個女子。

女子年約二十，很清秀，好像也是俄國人，但索可夫沒有給他們介紹。

索可夫只示意三俠開車跟他們走。

顯然的，索可夫擔心後面有人追來，所以顯得十分慌張！

索可夫話也不多說一句，便開着電車，催住那女子在前面引路！

呂偉良等三俠並不曉得他要到何處去。但如果根據地圖上的方向推測，這條路未必是通往莫斯科去的；右邊那條岔路才是到首都去的！

三俠有點擔心，但回頭想想，索可夫照計不會弄錯的！

憑常理推測，索可夫確實想離開蘇聯，否則他不會出此一着！

既然如此，三俠的擔心似屬多餘。

索可夫的電車很快便拐進了一條小路，阿生只好開車跟了進去！

小路是山間小徑，凹凸不平，阿生開車在這兒走，不是味道。

還好進入樹林後面不遠處，索可夫的車子已停在前頭。

他走下車來，那女子也跟隨着他走了過來。這時三俠才知道她是他的未婚妻依娃！

依娃以黑巾包頭，肩膊之上只掛了一個背囊，一身輕快的便服，一看就知道是打算逃亡的！

但是，他們為什麼要逃到這兒來？

三俠沒有立即下車，他們似乎要先弄清楚這是什麼地方。

索可夫告訴他們，研究所內的通訊設備完善，他們一定已經及時通知了各有關部門，所以他們不能立即到首都去！

「首都郊區的公路一定滿夜設下檢查站，我們不能送死！」依娃揮頭道，「這兒應該最安全，憑常理推測，他們一定以為我們逃往莫斯科，決難想到我們在這裏！」

「這是什麼地方？」三俠異口同聲地問。

「這是我們物色了不少日子的藏身之所。」索可夫說，「請三位下車跟我走吧！」

三俠下了車，跟索可夫走到樹林裏面去，發覺那兒有個山洞。

山洞之內有一些木板架搭起來，也有一些木箱，更有一些罐頭食物！

一盞煤油燈，索可夫把它亮了起來！山洞內顯得較為寬大！

阿生怔怔地問：「難道我們大家都要住在這裏？」

「是的。」索可夫說，「暫時得住上一兩天！」

「為什麼？」林愛莉完全感到意外，她說：「為什麼不到莫斯科去？」

索可夫道：「我不會害你們的，我也想去，但過去從未有人成功過。主要是他們太過坦白，每次必逃往首都，但每次都在公路上被警察截獲。我經過深思熟慮才找到三位合作，決

包括在大搜索範圍以內！

現在通索可夫也擔心起來了，他說：「過去他們很少會出動直升機搜索的！」

三俠不會懷疑索可夫的說法，因為俄國人逃亡，很快就給他們找到，又何必出動到直升機？

但由昨夜至今，他們已搜索了不少個小時，仍無所獲！

同時更由於三俠的就地取材，利用一些小巧的機關，別出心裁的設計，令到研究所內內外外的人都上當！

一些守衛身受重傷，被電壓的人可能還有性命之虞。

凡此種種，都顯得十分嚴重，所以最高當局一定十分震怒！

就憑這點，俄國人就非要把三俠抓回來處置不可！

因此，大規模的搜索行動，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各人因為直升機將至，紛紛避下山去！三俠和索可夫都可以看得見，機羣散開了，分別朝一些可疑地點的上空盤桓。他們的行動自然是與地面的搜索隊伍配合的。

公路上出現檢查站，但除了少數車輛之外，由平民駕駛的汽車根本就未見過！

呂偉良覺得他的擔心並非多餘，對方遲早總會搜到這裏來。

因此他對索可夫說：「趁他們未來以前，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離開這裏？」索可夫怔了一怔：「難道現在就到首都去麼？」

「那當然不是！」呂偉良說，「總之我們不能躲在這裏。」

林愛莉也說：「是的，看情形他們不可能不搜這座山。」

索可夫苦笑道：「可惜她根本不會講英語，有車輛輪胎的痕迹！」

呂偉良坐了起來，索可夫也由那邊一個木箱走了下來！

「睡不着麼？」索可夫過來問道。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打算在這裏逗留多少日子？」

「最低限度也要三兩天！」索可夫說，「待大搜索過去之後，我們會逃得更加容易。因為他們經過三兩天沒有結果，便相信你們已逃往別處去了！」

「但是，我卻擔心我們被人發覺在這裏。」呂偉良說。

「那是不可可能的。」索可夫道：「他們發覺也想不到我們往這條路走，必然會沿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

呂偉良和索可夫二人的談話聲，也把其他人吵醒了！

阿生最易熟睡，他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睡，這時也醒過來！

呂偉良問索可夫：「你未婚妻在什麼地方工作？」

「就在你們住過的研究所。」索可夫道，「地圖是經由她傳遞的。」

三俠這時瞪住依娃，覺得有點面善。但她現在容顏憔悴，與穿上女護士服裝時的神氣，一定大有分別。何況平時三俠並不留心那些人呢！

索可夫又說：「依娃今天晚上告假外宿，主要是為了探望我——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現在有關方面也許還未發覺，原來依娃也是被通緝的其中一個逃亡者！」

阿生埋怨道：「既然你未婚妻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工作，為什麼你不早些叫她跟我們取得連絡？」

索可夫苦笑道：「可惜她根本不會講英語，有車輛輪胎的痕迹！」

呂偉良坐了起來，索可夫也由那邊一個木箱走了下來！

「睡不着麼？」索可夫過來問道。

「是的。」呂偉良說：「我們打算在這裏逗留多少日子？」

「最低限度也要三兩天！」索可夫說，「待大搜索過去之後，我們會逃得更加容易。因為他們經過三兩天沒有結果，便相信你們已逃往別處去了！」

「但是，我卻擔心我們被人發覺在這裏。」呂偉良說。

「那是不可可能的。」索可夫道：「他們發覺也想不到我們往這條路走，必然會沿通往莫斯科的公路走！」

呂偉良和索可夫二人的談話聲，也把其他人吵醒了！

阿生最易熟睡，他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睡，這時也醒過來！

呂偉良問索可夫：「你未婚妻在什麼地方工作？」

「就在你們住過的研究所。」索可夫道，「地圖是經由她傳遞的。」

三俠這時瞪住依娃，覺得有點面善。但她現在容顏憔悴，與穿上女護士服裝時的神氣，一定大有分別。何況平時三俠並不留心那些人呢！

索可夫又說：「依娃今天晚上告假外宿，主要是為了探望我——這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現在有關方面也許還未發覺，原來依娃也是被通緝的其中一個逃亡者！」

阿生埋怨道：「既然你未婚妻在我們所住的地方工作，為什麼你不早些叫她跟我們取得連絡？」

可夫曾用樹葉把車身掩蓋住！但是難保沿途沒亮！

他們擔心二輛車子可能留下線索，雖然索可夫曾用樹葉把車身掩蓋住！但是難保沿途沒

拳術漫談

洪拳

小雲·文

學習中國的功夫，先要懂得本門有什麼絕招，必須練習手腳什麼一個部位，然後苦練不輟，才有機會發揮功夫的特色，只是練習拳腳，沒有練習那一派的功夫，那是白費氣力的，拳經有云：「練拳不練功，到老一場空」，確是至理名言。

現時我想說的是洪拳，洪拳是南方最大門派之一，因為黃飛鴻憑着虎鶴雙形拳在江湖上打出一個名氣來，此後洪拳就响噹噹，不過，這種拳術一定要從頭練起，未學開拳，先學紮馬，由此可以領悟到那一派拳術是不怕碰撞的，而且發拳能夠利用腰勁，倘不是這樣，那就不必花兩三年的時間紮馬了，由於馬步堅實，橋手硬，故此，這一派拳腳不但能够單對單的搏鬥，而且一個打幾個也可以應付得來。

當年黃飛鴻憑着虎鶴雙形拳打天下，後來他的高徒林世榮那個虎爪也威震一方，故此學習洪拳，不但大拳大馬，而且還要認真苦練那一個虎爪。

虎爪當然是靠一個抓字取勝，不過，它跟鷹爪的爪大不相同，鷹爪抓住了對方的手腕，隨即施展擒拿手，一共有七十二把擒拿手之多，隨應隨變，愈是貼身打鬥，愈加有利，虎爪並非靠擒拿手取勝的，搭住對方的拳或掌，即時變招出擊，憑着一掌拍在對方臉頰之上，即可取勝，故此，虎爪一定要練習到又快又準，而且手腕粗壯，橋手有勁，然後可以發威。

至於虎爪拍打那一個姿勢，看來雖易，實則是相當困難的，真正的虎爪並非從頭打下去，而是在兩三寸的地方變虎爪出擊，換句話說，一拳打向對方的臉孔，相差僅有三寸，無法擊中，突然變成虎爪，順勢一抓，這才顯得出虎爪的威風，這樣說，當然是很容易的，可是，想做到那一拳打到盡仍然變成虎爪出擊，那就相當困難了，在這種地方應該認真小心學習，真正領悟到虎爪的神妙，然後能够可以把它盡量發揮。

由於虎爪已經擺出了擒拿姿勢，故此，對方發拳，他就要盡量爭取中錢，因為中錢可以擒，可以抓，不必走外圍，這種攻勢跟李佛的攻勢剛剛相反，佛李蔡是要走外圍，使用拳掌回旋之力出擊的，虎爪要走向內圍，內圍與外圍有很大的分別，練拳之人，要小心應付才好。

說到爭取中錢，最堅強有力的就是詠春這一門門派了，它苦練木人椿，經常向那一個有三隻手的木人出招，使用黏手伏手和抱牌手等招式出擊，如果臉對臉的打鬥，在很短的距離之內，詠春拳確是佔上風的，那一套拳術有所謂「照鼻追形」，表示臉孔對着臉孔，鼻子對着鼻子然後發招，那就戰勝的機會更大。

同是兩個拳頭，打起來有許多種變化，詠春拳盡量爭取中錢，蔡李佛則剛剛相反，這一派拳術則認為同是那麼一拳，如

果在較後的姿勢，本來僅有一百磅的一拳，變成四百磅，再者，連消帶打，對方就算用手擋格，沒有變招之前，第二拳就打到另一邊了，假如對方一再擋架，即時可以向旁閃退，決不會讓對方捉住自己的一隻手。故此，蔡李佛以「勾漏手」為主，能够捉緊對方，然後施展那個勾字，不管勾手勾頭，都是如此，萬一勾不住對方的要害，反而給對方抓住，便以漏手的姿勢，立刻收回它。

蔡李佛初練大圈子的拳術，練習既久，從大圈縮成細圈，同樣的可以展開攻勢，他們稱做「外簾手」以及「內簾手」，在攻防方面有很大分別，應該再三練習，特別是蔡李佛認為最有威脅的左右鞭捶，雙手同時發招，好像揮動鞭鞭，除非懂得這一招，而又苦練多時，確確實實能够施展出來，否則，不容易把蔡李佛的精妙之處打得出來。

並非所有拳術都是發招就向對方要害出擊的，螳螂門的拳腳就是如此，那隻手好像螳螂，先行勾住對方的手腕，然後出擊，甚至勾住之後，變成擒拿手，拗折對方的手腕或手腕，仍未攻擊對方臉孔。故此，螳螂門的一隻手，手腕到手肘，都要堅實如鐵，碰着什麼就抓什麼，抓得十分堅固，然後有用，這一門派把名稱做「螳螂雙刀」，那個刀字就寫出了左右雙勾手的神妙。

螳螂門的腳法，比拳或掌更加厲害，一共有七種腳法之多，所有腳法都是苦練多時，然後有用的，最低限度要練習到用腳踢對方之際，自己的肩膀不動，然後有勁，再又因為肩膀沒有移動，敵人看不出

自己起腳，佔盡上風。

螳螂門最出色的一腳稱做「勾彈腿」，即是說，對方用右腳踢來，自己用右腳擋住他，隨即順勢撐到他左腳的膝蓋骨，那一撐，就算沒有把對方的右腿撐斷，也會使他倒下來，原因是一條腿無法擋住整個身體撐下來的力量。

那一種撐法跟南方的倭鶴腳不同，倭鶴腳所用的只是一腳之力，螳螂門用全身之力下壓去，故此，一定要低腳撐出，撐得太高，就無法施展這種沉重的壓力。

跟螳螂門低腳撐出的一腳相似，但不同的另外一種腳法，稱做「腳刀」，那是日本空手道出色的地方，所有練習空手道的人，必須練習腳刀，單憑手掌，已經可以把對方斬到無法迎戰，至於腳刀，即是說，用左腳或右腳的邊緣踢出，踢是容易，但想練習到好像教頭的一腳，那就不容易了，精通空手道腳刀的人，可以從任何一個部位起腳，甚至那一腳由高處翻飛踢出之後，變為低腳，仍有份量，只要給他踢了一腳，那個人就很難支持，原因是空手道的腳刀對準敵人的小腿脛骨（即是中國功夫說的「照面骨」）出擊，任何人無法把那一條腿骨練習到堅如鐵石，就算它非常堅實，骨質變脆，也是枉然，往往一腳就打破了脛骨，無法再戰。

認真打鬥的時候，腳刀不止是踢中對方小腿骨那麼簡單，一個人的小腿骨忽然被踢，往往震一下，不自覺的稍為蹲下來，那時無法顧及上三路門戶，此時，如果對方趁勢用直捶向下撞擊，一拳打中腦門，便有很大的殺傷力，故此，空手道的腳刀只是第一招，直捶才是另外一招，

此外，例如：獨劈華山，二龍爭珠，三仙歸洞之類的，絕招也是中國功夫的獨特招式之一，各有各的一套。照例拳門人

第二招比較第一招更有份量，假如這一招仍然無法取勝，還有其他連環毒招施展出來，一招比一招毒辣，因此之故，空手道在真正的搏鬥場合當中，往往殺傷敵人，日本當局對於有威力的空手道專家嚴禁使用拳刀和腳刀，有黑帶七段的人，必須到警局登記，就是預先防範他們在無意中發招，殺害一個絲毫不懂拳擊的人。

日本人認為雙方都是武林高手，落場過招，有什麼危險，那是各自自取，怨不得別人，至於繩圈以外的戰鬥，那是不應該的，故此日本空手道練習拳擊，不管是自由搏擊，抑或雙方拆招，都是拳到即止，照規矩那一拳或掌刀，只是打到對方臉孔之前兩三寸便要縮回，否則，真正打中對方的臉，不但沒有積分，還要扣分，經過多次搏鬥然後從黑帶一段又一段的升上去，沒有進入黑帶之前，還要經過綠帶和咖啡帶這兩關，他們對於空手道的升級考試，十分嚴肅，就是想每個練習空手道的人發招之際手下留情，不要一招擊倒對方的要害，除非那是生死之間的決鬥。

一招致命的拳腳，中國功夫比較日本空手道多了十倍以上，不過，本門的絕招，多數沒有正式公開教授，只是由師傅一代代的傳下去，舉例言之，黃飛鴻的無影腳，相傳是一發招對方就要倒地，無法抵抗，那一腳踢出去，就像是無影無形，直到現在，對於這一腳有許多種解釋，不一定是黃飛鴻當年坐鎮百粵，打盡無數英雄的無影腳。

此外，例如：獨劈華山，二龍爭珠，三仙歸洞之類的，絕招也是中國功夫的獨特招式之一，各有各的一套。照例拳門人

此外，例如：獨劈華山，二龍爭珠，三仙歸洞之類的，絕招也是中國功夫的獨特招式之一，各有各的一套。照例拳門人

懂得最多，他是否傳給下一輩呢？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以為單是聽到一招的名稱，就已經懂得它的妙用，這種想法，非常幼稚，舉個例說，所有人都知道二龍爭珠就是用兩隻手指挖對方的眼睛，可是，兩人搏鬥，臉孔對着臉孔，如何可以伸手挖眼呢？那就不容易了，南派拳術和北派拳術當中，有十七種方式是引導到發展成為二龍爭珠的，只有本門的拳師然後能够把它化解，故此，某一個毒招聽起來容易，把它施展，就殊不容易，有時為了發展到變成一招致命的階段，先要經過七八次交手，看準了門路，然後出擊，那就更不容易，因此之故，南北門派都有些特徵，在打鬥之前，把它的施展出來，免得對方是自己人，還茫然無所知，互相交手。

任何門派都有一個原則，決不殺傷自己人，故此，中國拳術的武林高手，在交手之前，先行擺下一個架式，那一個架式一定是本門裏面指定的搏鬥架式，免得外人看了知道，但在本門的高級人士，一眼就看得出來，以前規定同門不交手。

由於中國古代的門派異常複雜，彼此不願結怨，於是托庇於一個更大的門派，那就是「少林拳」，亦即是少林寺裏面傳出來的拳術，正宗的少林拳是北少林拳，詠春拳，以及永春，其次是羅漢門，以後就有其他的門派分散出去，變態愈加複雜，再又因為少林拳內有所謂十形拳，那麼，以後的龍拳蛇拳或者鶴拳之類，都列入少林派，久而久之，幾乎所有拳術都是少林派的分支了，這樣做顯然是有一個目的，盡量避免各派結怨互相尋仇。

此外，例如：獨劈華山，二龍爭珠，三仙歸洞之類的，絕招也是中國功夫的獨特招式之一，各有各的一套。照例拳門人

阿生也覺得，索可夫估計錯了。他不走通往莫斯科之路，這是對的，因為追趕他們的人，第一個直覺便是那一段公路，所以一切兜兜行動，勢必在那條公路上展開。但是，他如何能保證對方不搜索這座山頭？真是難明！

不過索可夫自有他的想法，他過去見得多了，如果有人逃亡，搜索一兩天便事過情遷，不管有沒有結果，三兩天就丟掉了！想不到這一次的搜索行動，竟然會這麼大陣仗！

五個人的逃亡小組，在呂偉良的建議下，終於匆匆逃下山去！

他們不敢乘車，就讓那一部房車和一部電單車留在山上。

他們藉住樹木的掩護，沿住西北方逃去！頭頂之上，已聽到了機聲隆隆！

呂偉良等人現在所逃亡的路線，應該是通往住了「新人類」的小村落去的。

至於到達那兒之後會怎麼樣，他們不敢想像。總之，這是唯一有掩護的路線；假如他們走其他地方，只怕給直升機發現。

當然，他們有索可夫在着，也不能逃往接近克羅夫博士的大本營。

就在無從抉擇的情形底下，他們只能暫時躲向這方面。

直升機凌空盤桓，稍有可疑，機上的人就會利用無線電通話機，通知地面上的搜索隊伍。

呂偉良等五個人，彷彿在戰爭中逃避空襲一樣，左閃右躲，逐步推進！

阿生接過「新人類」，他所得的印象就是：新人類非常精靈！

他們不但會講流利的英語，也充滿了機智。所以阿生十分擔心，萬一見到他們又如何？會不會被在新人類的手中。

阿生更加不會忘記「二二三五」編號的新人類，他不曉得此人是否亦在村中？

不過根據阿生的記憶，「二二三五」所住的村落，並非在這方向！

然則，到底新人類在此有多少村落？他們總共又有多少人？

呂偉良為了擔心俄人步步追跡前來，他已吩咐各人切勿走近泥地之上，以免留下了腳印。所以各人一直由草地上走！

現在他們已逐步接近「新人類」居住的小村落。

阿生問索可夫：「他們會不會對我們開槍？假如他們見到了我們的話。」

索可夫笑了起來：「不！不會的！你們還未明白我們對抗新人類的整套計劃，難怪你會問得這麼有趣了。」

「什麼計劃？」阿生問。

索可夫道：「新人類的所以被隔離，主要是防止他們被不良的習慣所影響。有關方面必須保持他們思想上的純潔。所以各處小村中的新人類，絕不讓等閒人闖入！」

「包括你在內麼？」阿生又問。

索可夫道：「我是博士的助手，當然可以時時跑到這兒來看看。」

原來山崗上的物資，也就是索可夫平時借公事為名，把它逐件收存在山上的。

但他想不到，過去的努力都是白費，到頭來可能一無所用。

索可夫的未婚妻不懂英語，所以她一直沉默！

充滿好奇心！

他們難以預測等會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看看索可夫本人的態度，却又相當的鎮定。只有依娃一個，一直表現得有點擔心！

各人開始進入那條小村的範圍。

索可夫自告奮勇地，走在前頭！

各人尾隨其後，林愛利因為自己也是個女人，把依娃拉了過來，伴住她走，讓索可夫全力在對付村內的「新人類」！

三個同一面目的青年攔住他們的路！他們外型簡直難分彼此！像孿生兄弟一樣，唯一可以辨別的，只是附在他們衣襟上的編號。

阿生發覺這三個「新人類」與他先前見過的並不一樣。

那是指面貌和身裁，還有制服亦不相同。假如他們是孿生兄弟，這「兩幫」孿生兄弟，最低限度就不同父母。

前者樣子較英俊，身裁也魁梧；眼前所見的人稍為矮小一些，面目平凡得很。

只見索可夫不知不覺去跟他們說了一些什麼，三個青年之中，有一個帶路走在前頭。索可夫回頭向各人示意，叫大家跟他往前面走過去。

其他二名青年仍留守在村口，但並未阻止呂偉良等人進入。

看情形索可夫已取得他們的諒解了。各人入村，所能看見的「新人類」，都是同一面貌的。

要不是他們早已知道這些都是「人造人」，一定會嚇呆。

假如是個迷信的人，無意之間闖進了這裏，可能以為跑進了鬼域來。

呂偉良發覺這些「村民」似乎無所事事，索可夫沿途不斷跟他們點頭招呼。毫無疑問，

以前索可夫一定來過了。

現在那青年帶住索可夫到一間屋子裏去，他們又可以見到一個同一面目的首領！

此人與村口前所見的三名青年根本沒有兩樣。唯一不同就是編號是紅色的！

那編號是：「D四一六三」。

索可夫跟他招呼過後，回頭示意各人在一些椅子上坐下來！

索可夫不知用俄語跟「D四一六三」說了一些什麼。

「D四一六三」一直表現得十分友善，只是突然聽了索可夫一句話之後，面色稍為一變，便召來了一名助手！

他不知對助手吩咐了一些什麼，助手便匆匆退下！

索可夫又跟「D四一六三」細談！

呂林等人，包括了阿生和依娃在內，只能呆在一旁怔怔地等！

阿生有點不耐煩，但呂偉良在旁示意他，叫他忍耐一些。

索可夫終於回過頭來，對各人說：「我們可以暫時安頓在這裏，希望他們不要搜到這兒來！」

索可夫說出這番話時，毫無顧忌。

阿生問道：「他們知道了我們是誰麼？」

索可夫神秘一笑，道：「知不知道也不成問題，總之在這裏是比較安全的。」

三俠不懂俄語，自然不知道他們剛才談過一些什麼，但現在索可夫一直講英語，看來對方也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林愛利試問索可夫：「他不懂英語？」

索可夫搖搖頭：「他們只會講俄語，所以你們可以放心交談！」

阿生想起「二一三五H」他們，他們會講流利英語，他就不禁問道：「為什麼同樣是改

造人類，有一些能講英語，而這些就不懂呢？」

「這就是先天與後天的問題。所以，儘管他們說人類不應該分等級，但實際上人類是絕對有等級之分的。」索可夫說，「過去你見過的新人類，不但品種優良，而且也接受過高級教育。然而這些就沒有，他們只是待淘汰的一批！」

「淘汰？」呂偉良吃驚地問：「你的意思是……毀滅他們？」

「是的，遲早也要受到人道毀滅！」索可夫說，「過去我不斷帶人來替他們檢驗，就是要看看他們的進展！」

索可夫說到了這裏，無可奈何地聳聳肩，大有不想再說下去之感。

他們一直以英語交談，所以不但「D四一六三」聽不懂，就是索可夫的未婚妻依娃，她也同樣不知他們說些什麼。

呂偉良道：「你們這樣做法，是否太不人道？」

「我也認為不好！」索可夫說，「因為他們到底是有生命的人——儘管是人造的新人類，畢竟也是有生命的。」

林愛利說：「既然那麼痛苦的把他們『製造』出來了，又為甚麼消滅他們？」

索可夫道：「他們是試驗品之一，事前估計他們不致會如此低劣，因為他們的父母血統良好，先天設計是不成問題的。但是，製造過程中，也許機器中曾出毛病而未被發覺。」

阿生問：「有多少個這種『模樣』的新人類？」

「超過一百人。」索可夫說，「我們故意安置在這裏，小心觀察一個時期再說。但最近博士對他們已表示失望了！」

「到底他們有甚麼不好？」阿生又問。

「智力很低！」索可夫說，「所以他們無法與其他新人類比較！」

「都是經你手測驗的麼？」阿生問。

「是的。」索可夫說，「還有其他記錄人員。但我發覺他們倒有一些好處！」

「甚麼好處？」阿生問。

「他們的服從性極高！」索可夫說，「儘管是人造人，我總覺得他們與我們一般人相差不多，這是指人性方面。有些人太過聰明，於是懶惰得很，服從性較低，相反，有些人很愚鈍，但他們服從性極高！」

「既然有此優點，他們應該獲得生存才對！」阿生說。

「可惜他們不像你那麼仁慈，他們認為這些新人類的生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既然規模不合標準，就得毀了他們！」索可夫苦笑搖頭：「老實說，我也是厭倦了這種工作，良心受到責備，才決定逃走的！」

阿生問：「他們可知道未來的命運？」

索可夫搖搖頭：「還沒有知道。」

「為甚麼你不告訴他們？」阿生說。

「太殘忍了！這等於醫生判定一個病人患上了絕症一樣，叫我如何開口？雖然我現在已不再是博士的助手，但是我——」索可夫頓了頓，嘆了一口氣！

林愛利插咀道：「他們應該獲得生存的權利，無論在法律觀點與人道立場上來說，他們都有權生存下去！」

「可惜在我們的國家，法理與人權早已不存在了！」索可夫慨然嘆道，「假如還有法理可言，那些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又何必流亡國外？這真是一個悲劇！」

呂偉良道：「聽說他們無須進食糧食，是不？」

「是的。」索可夫道，「但他們仍須我們

充滿好奇心！

他們難以預測等會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但看看索可夫本人的態度，却又相當的鎮定。只有依娃一個，一直表現得有點擔心！

各人開始進入那條小村的範圍。

索可夫自告奮勇地，走在前頭！

各人尾隨其後，林愛利因為自己也是個女人，把依娃拉了過來，伴住她走，讓索可夫全力在對付村內的「新人類」！

三個同一面目的青年攔住他們的路！他們外型簡直難分彼此！像孿生兄弟一樣，唯一可以辨別的，只是附在他們衣襟上的編號。

阿生發覺這三個「新人類」與他先前見過的並不一樣。

那是指面貌和身裁，還有制服亦不相同。假如他們是孿生兄弟，這「兩幫」孿生兄弟，最低限度就不同父母。

前者樣子較英俊，身裁也魁梧；眼前所見的人稍為矮小一些，面目平凡得很。

只見索可夫不知不覺去跟他們說了一些什麼，三個青年之中，有一個帶路走在前頭。索可夫回頭向各人示意，叫大家跟他往前面走過去。

其他二名青年仍留守在村口，但並未阻止呂偉良等人進入。

看情形索可夫已取得他們的諒解了。各人入村，所能看見的「新人類」，都是同一面貌的。

要不是他們早已知道這些都是「人造人」，一定會嚇呆。

假如是個迷信的人，無意之間闖進了這裏，可能以為跑進了鬼域來。

呂偉良發覺這些「村民」似乎無所事事，索可夫沿途不斷跟他們點頭招呼。毫無疑問，

以前索可夫一定來過了。

現在那青年帶住索可夫到一間屋子裏去，他們又可以見到一個同一面目的首領！

此人與村口前所見的三名青年根本沒有兩樣。唯一不同就是編號是紅色的！

那編號是：「D四一六三」。

索可夫跟他招呼過後，回頭示意各人在一些椅子上坐下來！

索可夫不知用俄語跟「D四一六三」說了一些什麼。

「D四一六三」一直表現得十分友善，只是突然聽了索可夫一句話之後，面色稍為一變，便召來了一名助手！

他不知對助手吩咐了一些什麼，助手便匆匆退下！

索可夫又跟「D四一六三」細談！

呂林等人，包括了阿生和依娃在內，只能呆在一旁怔怔地等！

阿生有點不耐煩，但呂偉良在旁示意他，叫他忍耐一些。

索可夫終於回過頭來，對各人說：「我們可以暫時安頓在這裏，希望他們不要搜到這兒來！」

索可夫說出這番話時，毫無顧忌。

阿生問道：「他們知道了我們是誰麼？」

索可夫神秘一笑，道：「知不知道也不成問題，總之在這裏是比較安全的。」

三俠不懂俄語，自然不知道他們剛才談過一些什麼，但現在索可夫一直講英語，看來對方也不知道他們講些什麼。

林愛利試問索可夫：「他不懂英語？」

索可夫搖搖頭：「他們只會講俄語，所以你們可以放心交談！」

阿生想起「二一三五H」他們，他們會講流利英語，他就不禁問道：「為什麼同樣是改

條小村推進！

呂偉良等人所在的小屋，頓見人出入，都是編號用「D」字頭的同面貌，同身裁高度的「新人類」，他們紛紛向「村長」——「D四一六三」報告！

呂偉良等人自然不知道他們說了一些甚麼，只見「D四一六三」接到手下的報告之後，跟索可夫談了幾句，然後又吩咐出去！

如是者過了一陣，呂偉良等人也逐漸明白了，原來搜索隊來了！

直升機聲一再在上空响起！

三俠難免有些驚慌！

索可夫和「村長」忙於吩咐各人，不知道他們要怎樣！

阿生這時才說了出來：「他們早該起來反抗才對啊！」

呂林二人現在才知道，阿生與索可夫所講的，無非利用「新人類」去對抗搜索隊！

阿生是因為索可夫的一句話而觸發靈感的。索可夫曾說這批新人類智力很低，但服從性極高，於是阿生叫索可夫把他們的「被毀滅的危機」坦然說出！

索可夫給阿生提醒了，現在「D四一六三」果然聽了索可夫的吩咐，親自指揮他的「同種兄弟們」佈防！

搜索隊進村了！

他們看不出有何不對之處，「D」種新人類還是木木呆呆的。

搜索隊之中有人用俄語問：「剛才或較早時，有沒有看見一些陌生人由此走過？」

「似乎有，又似乎沒有。」呆木的村民答道，「我們不大留意！」

那人很生氣，但旁邊有人告訴他：「這即將被毀滅的低等生物，他們智力呆鈍得有如白痴，還是讓我們進去逐屋搜查一下吧！」

索可夫和「村長」忙於吩咐各人，不知道他們要怎樣！

阿生這時才說了出來：「他們早該起來反抗才對啊！」

編織以「D」字為首的人，並未有阻止他們！

用字母放在一前一尾，只是克羅夫博士等人的「暗記」之一，誰能識破，也只有他們才明白。但憑阿生的印象，這些「D」字頭的人，顯然不及「H」字尾的新人類。

二名搜索隊進入村長的小屋，立即被二名「村民」以鐵臂箍頸，拖入房間裏去！

三俠等人就躲在那房內。他們看見搜索隊員眼目吐舌，想叫二名村民把他們放開，無奈村民受了村長的吩咐，一直把二人勒死為止！

呂偉良和阿生只好匆匆脫下二名俄人的制服穿上了——這是他們的最終目的，也是索可夫等人的「計劃」一部份！

師徒二人把帽子拉得低低的，目的只想不要讓俄人識破真面目。

他們正想出去，但這時又有二名俄人入來！

二名俄人呆了一呆！

顯然的，他們已發覺情形有些不對了！

二名俄人正待退出屋外，但立即被「村長」的「二名手下擊暈，拖入房內！」

這一次，索可夫想和他未婚妻穿上搜索隊的制服。

但是，那位村長却制止他，先讓二名「D」字頭的村民穿上了！

呂偉良等人不明白「村長」的意思。

只見二名村民穿了制服之後，昂然瀟灑地走出了屋外！

二名村民分別向不同的方向走，其中一人招手召來數名搜索隊！

搜索隊不知是計，依了手勢走入屋內，以為他們的同黨找到了可疑人物，豈料他們剛入內，又被人一一擊暈。

村長現在才讓索可夫，依娃，還有林愛利

「智力很低！」索可夫說，「所以他們無法與其他新人類比較！」

「都是經你手測驗的麼？」阿生問。

「是的。」索可夫說，「還有其他記錄人員。但我發覺他們倒有一些好處！」

「甚麼好處？」阿生問。

「他們的服從性極高！」索可夫說，「儘管是人造人，我總覺得他們與我們一般人相差不多，這是指人性方面。有些人太過聰明，於是懶惰得很，服從性較低，相反，有些人很愚鈍，但他們服從性極高！」

「既然有此優點，他們應該獲得生存才對！」阿生說。

「可惜他們不像你那麼仁慈，他們認為這些新人類的生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既然規模不合標準，就得毀了他們！」索可夫苦笑搖頭：「老實說，我也是厭倦了這種工作，良心受到責備，才決定逃走的！」

阿生問：「他們可知道未來的命運？」

索可夫搖搖頭：「還沒有知道。」

「為甚麼你不告訴他們？」阿生說。

「太殘忍了！這等於醫生判定一個病人患上了絕症一樣，叫我如何開口？雖然我現在已不再是博士的助手，但是我——」索可夫頓了頓，嘆了一口氣！

林愛利插咀道：「他們應該獲得生存的權利，無論在法律觀點與人道立場上來說，他們都有權生存下去！」

「可惜在我們的國家，法理與人權早已不存在了！」索可夫慨然嘆道，「假如還有法理可言，那些得過諾貝爾獎的作家，又何必流亡國外？這真是一個悲劇！」

呂偉良道：「聽說他們無須進食糧食，是不？」

「是的。」索可夫道，「但他們仍須我們

等三人偽裝成搜索隊！

村長指揮若定，看來一點兒也不呆。

他親自帶領各人到外面去！

不少搜索隊仍在村中搜索。

村長帶住各人步向了村外空地上！

剛才一名穿上制服的村民（他可能是村長的心腹），正指揮一架直升機在空中降落！

直升機上走出一名俄國人，後面跟了另一個像是軍官的人，他們正向村長這邊走過來！

由於站在村長身邊的全是他們穿制服的人，所以對方並未留意到他們是偽裝的，直至走近了，立即被阿生他們制服！

索可夫用俄語警告二人不得反抗！否則就殺了他們！

直升機發覺情形不對，立刻又想發動馬達升空！

但是，林愛利與她的丈夫呂偉良這時已分左右，閃到了直升機旁邊去！夫婦二人合力把直升機師制住！

由於村長和村民的徹底合作，一切順利得令他們感到意外！

現在五個人登上了直升機去，至於那些「俘虜」都交給了村長。

由於環境需要，他們只把一名直升機師押走，由索可夫用俄語吩咐他，在無線電通訊連絡中，向其他「隊友」扯謊！

否則的話，只有一架直升機離羣北飛，極可能引起其他隊友的注意！

村長因為受到索可夫的慫恿，知道有人即將要毀滅他們，所以決心反抗到底。

這可能就是每一種生物的特性之一，無論他們多笨，他們的生存意志都是十分堅強的，所以當他們知道有人企圖毀了他們之後，便一反常態，大發神威！

這完全令俄人想像不到，所以搜索隊不但

雜技精華

翁瑞琳表演火功

武林中人有許多拳師苦練特殊的功夫，亦有另外一些人喜歡練習特技，有一個姓翁的人，叫做翁瑞琳，他當家表演的特技是跟烈火有關的，在新加坡和台灣等地多次表演過，目擊這種表演的人，幾乎很難相信翁瑞琳表演的第一項節目就是手持火鍊，先把一條很粗大的鐵鍊，長約五尺，放在火中燒紅，然後從火爐裏面拉出來，他左手握着鐵鍊的頂端，使它垂下來，然後用右手抓住鐵鍊，由上至下，跟着由下至上，來來往往的捋過，然後放下鐵火鍊。被捋過的鐵火鍊仍有高溫，而且看來是紅色的，那條鐵火鍊放在紙上，竟然把那張報紙燒着，可見它的火力仍很猛烈，居然他能夠用手捋上捋落，確是驚人。

怎樣練習這一項持鐵火鍊的絕招呢？翁瑞琳說，那是玩「火功」的一種功夫，雖然是玩兒，但仍要苦練三幾年然後能夠當家表演，正如各種出色的拳術絕招一樣，玩得到家，那就可以使人看了覺得驚奇。跟着，翁瑞琳表演吞火入肚，他先把剝了皮的蘋果浸入汽油之內，伸手抓着蘋果的蒂，用火柴點着它，使那個蘋果火光熊熊，那時他然後張口吃它，更加古怪的就是每一口都是咬在火蘋果上面，而且吃了之後，沒有把它吐出來，整個蘋果吃到僅剩蘋果心，跟着通人吃蘋果一樣。

張口咬着一件給烈火燒着的東西，隨時會把唇片或舌灼傷，吞了進肚，還有可堪爆炸！

能使食管和腸胃受傷，他居然玩這一套，而且若無其事似的玩得十分輕鬆。

牙齒能抵抗火燒着的東西呢？這個問題最好問問翁瑞琳，因為他有一套口咬鐵鍊的特技表演。

這種表演是把用火爐燒紅了的鐵鍊拉出來，張口用牙齒咬它，咬住之後，再用左右兩手拉高，使它屈曲，當時那條鐵鍊的確燒到紅，不但如此，屈曲之後，他一咬再咬，那條鐵鍊就給他咬斷。

被咬斷的一條鐵鍊被拋在一盆冷水之內，那盆水即時沸騰起來，發生「芝芝」之聲，如果被咬斷的燒紅鐵鍊放在紙上，能夠把一張紙燒着，這樣厲害的燒紅鐵鍊，居然可以用牙齒咬它，甚至咬斷，跟我們吃多士一樣，那真是使人驚異。

最後的一項表演就是口吞熔錫，翁瑞琳先把熔化的錫放在小鑊子裏面，把它煮沸，稍為用湯匙兜一點出來，放在木板上，那一塊木板登時燃燒，而且會截斷，再又把它放在水上，很快就凝結拋出來，看看它確是一塊錫。

那時看見他用一種防火塑膠製成的湯匙，把它放在那一盆熔錫上面，兜起了一湯匙那麼多，又再把它滴幾滴落去木板之上，使木板發生火力，而且有些白煙冒升，表示那湯匙裏面的東西確是熔錫，跟着把那湯匙熔錫放進口中吃掉，他吞了那一湯匙的熔錫，然後張口給別人看看，表示他口中沒有東西，牙齒和舌頭也沒有受傷，跟着他還對觀眾說了一番話，表示口裏全無別物隱藏，熔錫也敢吞，總算是驚人之舉。

凱華

一輛撞入正門，直駛內堂！

一輕撞向牆上主要的柱位，引致整座建築物受到影響！

一輛撞毀了旁邊的電壓房，立即引起了一場爆炸！

一輛……

總之，現場上一片混亂！

克羅夫博士和他的助手們在露台上目睹一切，儘管他們都有一個聰明的腦袋，可惜對於眼前所發生的事想也未會想得完，他們已葬身於瓦礫之中。真是死得糊裏糊塗！

「D」字頭的新人類在此情形底下，自然亦難倖免！

等到其他單位獲悉此事後，一切都太遲了！現場上只見屍體橫七豎八的，在瓦礫中混着血漬，令人心曠不已！

新人類由克羅夫博士他們研究發展，但他們這班優秀的科學家一定無法知道，把他們送進鬼門關的，正是他們一手用機器「製造」出來的新人類們！

假如他們死而有知的話，可又不知他們會不會感到悔不當初呢？

呂偉良等五個人，擠在一架直升機之上，由索可夫指示那機師把直升機飛往莫斯科！

他們各人都非常擔心其他的直升機追來，雖然索可夫會聽俄語，照計機師不會整古造怪的。但是，誰敢保證他不用暗語通知他的同伴呢？

突然間，索可夫面色大變，他把奪來的手槍壓在機師的腦門，用俄語不知跟他說了一些甚麼。

阿生看得出事態非常危急，可惜他們三個回頭再看依依，她也面容失色，到底發

生了一些甚麼事？

索可夫一直感到機師改變了飛行的方向，這才對三俠說：「事情太過危急，我們不能再飛莫斯科！」

「為甚麼？」三俠異口同聲地問。

「因為莫斯科方面可能接到消息，要這架直升機在軍用機場降落，那等於叫我們去送死！」索可夫說。

三俠知道一切都是由無線電通訊中獲悉的。因為每一架在天空上飛行的飛機，都必須與機場控制塔連絡。

但是他們絕難想到「D」字頭的新人類做了一件十分可怕的事，用幾乎等於「自殺」的方式，撞毀了「新人類研究總部」！

莫斯科方面接獲報告，知道密碼為「亞當二世」的禁區出了事，自然注意到由該區回來的直升機！

索可夫本來想指示機師把直升機降落美國大使館的屋頂，向美國人尋求政治庇護，但聽了剛才機場指揮塔的「指示」之後，却提高了警覺！

他擔心直升機一經開近首都上空，立即有軍機將他們迫降！

因此索可夫叫機師改變主意，把直升機飛往北部邊界！

那是蘇聯與芬蘭交界的地方！

機師雖然千依百順，但三俠等人仍擔心蘇聯軍機會追跡而來！

只要天空上有蘇聯軍機出現，他們的逃亡計劃就會功虧一簣！

可能由於索可夫的詞鋒凌厲，機師顯得十分合作！

直升機全速飛行，朝芬蘭邊境急飛！

同時機上的無線電通訊系統亦已關閉。通常機場控制塔方面，如果遇上了這情形，會以

被他們一一制服，還繳了械！

村長為求生存，率領這支偽裝成搜索隊的「D」字頭新人類隊伍，一直向公路那方面進發！

其他在附近地區參加搜索的隊伍，發覺也想不到他們竟然有一隊搜索隊「全軍覆沒」！更加想不到的就是：他們竟會栽在「新人類」的手中。

如果克羅夫博士等人知道了，一定會後悔他們不該自作孽！

以「D四一六三」為首的武裝部隊，浩浩蕩蕩的開到公路旁邊，一些車輛就停在那兒。車上的人都下車去參加樹林中的搜索行動。因此，車子都是空的。

「D四一六三」一聲令下，各人都湧上車去！

這些「D」字頭新人類，都受過駕駛訓練，但領悟力不高，所以對於開車的技術，也只是知半解而已！

但無論如何，他們的服從性極高，只要身為首領的，命令一下達，他們就不顧一切，湧登車上，把車子一一開走！

等到其他人發覺時，還以為是呂偉良等三俠突然由附近隱微處走出來把車子偷去！但是他們只有三數人，何必開走五部大卡車？

天亮以後克羅夫博士已知道除了三俠由研究所逃出後，他的得力助手之一的索可夫，也帶同他的未婚妻失蹤！

克羅夫等人自然會把二件失蹤案連想在一起，因此大為緊張，這也就是展開大規模搜索的原因之一！

五部大卡車，載了百多名「D」字頭的武裝新人類，在公路上風馳電掣地疾駛！

他們盲目的瘋狂開車，依照了不久之前在村內逗留過的索可夫的吩咐，把車子直開往克

羅夫博士的總部！

由無線電通訊中，克羅夫等人只知道有人偷走了五部大卡車，沒想到他們不但不是三俠他們，更難想到他們正向研究總部「進軍」！等到武裝守衛發覺有五輛急駛的大卡車開來時，有人立即向克羅夫報告！

克羅夫跑出露台與他助手用望遠鏡仔細觀看，只見大卡車之上，站了密密麻麻的武裝人員，他還以為情報錯了！

呂偉良等三俠只有三個人，即使加上索可夫與依依二人，合共也不過五個，何來會有這麼多人？也許五輛車子並非公路上被偷的吧？

克羅夫當時就這樣想。

呂偉良等人當然也不可能令到這許多人「作反」的！

克羅夫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五輛大卡車已開到了開門外！

守衛人員正待向他們打手勢，示意停車之際，為首一輛汽車竟然沒有慢下來，而且撞毀了開門狂衝而入！

這可能就是「一知半解」的悲劇，因為「D」字頭的新人類領悟力太低，竟然對汽車性能的控制不大懂！

他們並非完全不懂，如果完全不懂反而好得多了！

毛病就出在「懂」與「不懂」之間。他們「懂」得開車，也知道油門踏盡就是汽車開到最快的方法！

但是，他們却不知道如何令到汽車煞停或者逐漸慢下來！

於是五輛大卡車，一輛又一輛的在時速七八十里的情形底下，撞破大開門，直衝向建築物的各部份！

那是由於各車先衝破開門，以至前進的方向有了改變！

為該機已失事撞毀！

機場的下一步行動就是：根據該機最後報告的位置，派機追尋它的下落！

但是，直升機突然改變了方向之後，也未見有報告最後的方位。

因此，機場控制塔便弄得糊塗！但他們仍派出搜索的機隊升空！

呂偉良等人的直升機這時已飛近芬蘭邊境，機師也說出了利害關係，索可夫終於讓他再次扭開了通訊系統！

果然，芬蘭方面的機場控制塔由於雷達的反應，已發現了這架「神秘飛機」踪影，於是彼此迅速取得了連絡！

蘇聯的搜索機隊發現索可夫的直升機時，直升機已飛入芬蘭國境！

名著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桃花使命

馬雲著

有人希望行正桃花運，但也有人却因為命帶桃花而惹來殺身之禍。「桃花使命」到底又是怎麼一回事？愛好刺激的讀者，切勿錯過。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兩架芬蘭軍機升空迫降，直升機終於安然降落芬蘭境內的一個邊境軍用機場……

各人被芬蘭軍方查明了身份之後，分別被送往美國大使館以及國際特務駐在芬蘭首都的秘書辦事處。

直升機機師臨時改變了回國的主意，與索可夫，依依二人尋求美國庇護！

三俠等人終於獲得了自由，不必蒙受不白之冤！

他們後來在國際特務的安排下，描述在俄國境內的經過，口供雖然送到了巴黎總部備案，但國際特務總部方面，仍感懷疑！

但無論如何，三俠深信「亞當二世」終於會在我們的地球上出現，因為克羅夫雖然死了，還有其他專家啊！

(全文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秦飛羽冒認十數年前曾在關外與葉百慶相識，此次路過，特來拜訪，葉百慶看來人表斯文，雖記憶不清是否確與來客相識，但也殷勤款待，錢風與秦勝三並不放心，躡足房外，聽到葉百慶與訪客談話，未幾聽到秦飛羽告辭，並拒葉百慶相送，錢、秦忙退出，來客去後，葉百慶仍未出來，眾皆以為葉百慶身子不適，不以為意，待葉百慶自城中回來，始發覺葉百慶被人細綁床上，才知中了秦飛羽鬼計，秦勝三大怒，命秦麗雲和錢風轉流陪侍葉百慶，他要往城裏一趙，叫衆人千萬不要慌亂——

旋風掃落葉

急雨打泥塵

「老爺子！」錢風很殷勤地問：「要不要派幾個人跟你去？」

「用不着……哦！對了！你說在一家澡堂子遇上了姓陶的，那家澡堂子怎麼走法？」

錢風連比帶畫地說了。

秦勝三出了莊子，錢風和葉百慶又聚集在一處，低聲細語地商議起來。

城廂迎賓閣。

這裏在上燈之後顯得格外熱鬧，錢風昨天在這兒開得天翻地覆，如今沒有留下半點痕跡；桌子沒缺角，板櫈也沒斷腿，舊的不去，新的不來。要做買賣就免不了這種麻煩，掌櫃的倒是很看得開。

「錢武師！你看這祖孫二人單得住嗎？」

「內管事的不瞞你說，我還有點兒擔心，小的太野，老的太狂，都不像辦事的。不過，咱們莊主的釜底抽薪之計真是絕妙。你放心，沒事的。」

在後面的一間小小的廂房裏，有三個人在那兒聚會。幾碟小菜一壺酒，沒有俗氣的粉頭，也沒有吹拉彈唱，這三個人顯然不是爲了尋歡而來。儘管酒室笙歌不輟，嬉笑飄送，却絲毫不引起挑逗作用。

「錢武師！我實在很擔心。」

這三個人是誰呢？其中一個是剛剛去過葉莊的秦飛羽，另一個則是自稱名叫陶凱的小伙子；第三個人只怕很少有人能夠猜到，竟是座鎮葉莊抗拒無絃琴的秦勝三。

「你也擔心？」

這三個人怎麼會聚集在一起呢？奇了！

「是呀！無絃琴的花樣實在太多了，如果咱們真的把那筆錢籌起來，恐怕想盡了方法，那筆錢都會落到無絃琴手裏去。」

「老爺子！」那小伙子先開口：「這件事不能再拖了，咱們一定要快刀斬亂麻，流言傳播非常快，萬一傳到無絃琴耳裏那可遭啦！」

「內管事！莊主的釜底抽薪之計沒告訴你呀？」

「怎麼？」秦勝三白他一眼，「你怕？」

「莊主是吩咐了許多事，但是，他並沒有提到什麼釜底抽薪之計呀！」

「不是怕，萬一真的無絃琴風聞起來，咱們還能順利得手嗎？」

「哦！咱們莊主可真了不起，」錢風情不自禁地豎起了大拇指。「告訴你的，却沒告訴我，告訴我的，却沒告訴你。咱們就別說穿了吧！」

「小子！閉上你的嘴！」秦勝三氣勢逼人，非常跋扈，「無絃琴！無絃琴！這個世界上根本就沒有無絃琴，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唬人的。」

「錢武師！」葉百慶笑了。「如此說來，咱們莊主才是高手，看樣子，姓秦的祖孫倆跟無絃琴都要落荒而逃哩！」

「老爺子！」秦飛羽接上了腔：「您要是說這個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無絃琴，我可要唱反調，那是千萬萬萬萬的事，絕不唬人！」

「哈哈！」錢風笑了，毫無遮掩。

「當然啦！」秦飛羽諛媚地說：「有老爺子您帶隊，咱們膽氣可壯哩！不過，早些得手起來，順手將小兒子的腦袋瓜兒一托。」

「老爺子！我是在想心事。」

「什麼也沒有發現，不過我的預感一向都很靈驗，這一回我預感到可能會出事。」

「哦！想什麼心事呀？」

秦飛羽道：「你這話要是被老爺子聽到了，準挨罵，我看這檔事呀，除非葉百慶身上壓根兒榨不出油水，要不然咱們準是平平安安地拿錢走人！」

「老爺子……」

「飛羽叔，我也只是說說罷了，千萬別讓老爺子知道呀！」小伙子緊張起來了。

「小兄弟！」秦飛羽總是在萬不得已時才說話：「你就少說兩句吧，老爺子走腿闊道數十年，大江大海都走過，在陰溝裏，翻不了船的。」

「放心吧！這種事我怎麼會說呢？那不是存了心跟你过不去嗎？……」秦飛羽將話打住：「對了！我得幹活兒去啦，你一個人喝吧！」

「老爺子……」

「我也要去幹活兒哩！」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老爺子……」

「猴皮老四的賭坊。」

「老爺子……」

「不順路，咱們各走各的吧！」

遊俠傳奇故事

朱盧 羽令 文圖

無絃琴 (四)



早些走，不是穩妥得多嗎？」

「唉！」秦勝三煩躁地一擺頭。「你們都會說，根本就不了解實際情況。這個葉百慶可不是土佬兒，他精得很，弄不好就會讓他看出破綻了！所以我進行得很慢。到目前爲止，他好像已經上了鉤，但是，我還沒有十分把握，所以弄得不穩。」

「小伙子又說話了：『我當初就提議先把錢風幹掉，是你們不依，如此一來，可不但有殺雞儆猴的作用，而且讓葉百慶有折翼之痛，他的心就先虛了……』」

「小孩子說的都是小孩子話，」秦勝三又開始有點不耐煩了。「你除了會殺人，還會什麼？」

「老爺子！」小伙子挨了罵並未閉嘴，反而頂撞起來了：「這我就不明白啦！既然你老人家不想幹掉錢風，幹嗎要我假扮陶凱，甚至還要化精神把那個陶凱給放倒呢？」

「殺錢風是原先的計劃，現在我又臨時改變了。」

「爲什麼呢？」秦飛羽在旁又冷冷地插了一句。

秦勝三道：「因爲錢風活着，對我們的行動有利。」

秦飛羽和那個小伙子都不說話了，他們顯然對秦勝三非常信服，於是靜靜地等待下文。

果然，秦勝三立刻就說出了他的理由：「葉百慶手下只有兩個人：錢風和葉百慶。錢風是學武的，站在江湖道上的立場，他對我就會尊敬，如此一來，葉百慶有什麼點子，我立刻就會知道。如果錢風一死，勢必所有的差使都會落在葉百慶的身上，不用我細講，那對我們的行動必然是有害而無利。」

小伙子沒有再提反對意見了，不過，他還是提出了問題：「老爺子！現在的情況跟我們當初預計的有一點出入，因爲其中有一個節骨眼當初咱們沒有想到。」

「哦！」秦勝三那兩道白眉毛又挑了起來。「你說說看，什麼節骨眼咱們忽略了？」

小伙子顯然心裏早有準備，說起話來有條不紊地：「老爺子！您的名氣太大，一進葉莊之後口氣也大，葉百慶就真指望你能對付無絃琴，說不定他壓根兒就不準備錢，咱們豈不是空忙一場？」

「猴兒崽子！」秦勝三罵起人來可真是毫不客氣的。「這回出動，是爲了籌一筆錢讓你跟麗雲完婚，擺個排場，空忙一場嗎？告訴你，該你幹的活兒，你就幹，到時候包管票不了你。」

「是！老爺子！」小伙子將腦袋瓜兒低下去了。

「老爺子！」秦飛羽半晌不開腔，現在才說了話：「如今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葉百慶已經在籌錢了。放心，時候一到，他會分文不差地籌出來。」

「那麼，我還得再跑一趟葉莊啦？」

「當然。到時候我會授你錦囊妙計。飛羽！不是我誇你，你那套學人說話的本事可真大。連我都聽不出來哩！」

「真寒儉！」秦飛羽倒是非常客氣。「想不到這一點雕虫小技也能派用場。」

「古語說得好，行行出狀元。」秦勝三伸直了腰，看樣子，似乎要結束這次聚會了。

咱們幾招花招一耍，葉百慶已經是手忙腳亂，單不住了。不過，他起先還有些兒懷疑，我應付得還算得體，如今他們對咱們已經是五體投地啦！」

「老爺子！」秦飛羽很本份地說：「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當然當然，我會留意的。」秦勝三站了起來，順手將小兒子的腦袋瓜兒一托。

「老爺子！我是在想心事。」

「哦！想什麼心事呀？」

「老爺子！您的名氣太大，一進葉莊之後口氣也大，葉百慶就真指望你能對付無絃琴，說不定他壓根兒就不準備錢，咱們豈不是空忙一場？」

「猴兒崽子！」秦勝三罵起人來可真是毫不客氣的。「這回出動，是爲了籌一筆錢讓你跟麗雲完婚，擺個排場，空忙一場嗎？告訴你，該你幹的活兒，你就幹，到時候包管票不了你。」

「是！老爺子！」小伙子將腦袋瓜兒低下去了。

「老爺子！」秦飛羽半晌不開腔，現在才說了話：「如今的情況是怎麼樣呢？」

「葉百慶已經在籌錢了。放心，時候一到，他會分文不差地籌出來。」

「那麼，我還得再跑一趟葉莊啦？」

「當然。到時候我會授你錦囊妙計。飛羽！不是我誇你，你那套學人說話的本事可真大。連我都聽不出來哩！」

「真寒儉！」秦飛羽倒是非常客氣。「想不到這一點雕虫小技也能派用場。」

「古語說得好，行行出狀元。」秦勝三伸直了腰，看樣子，似乎要結束這次聚會了。

咱們幾招花招一耍，葉百慶已經是手忙腳亂，單不住了。不過，他起先還有些兒懷疑，我應付得還算得體，如今他們對咱們已經是五體投地啦！」

「老爺子！」秦飛羽很本份地說：「凡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當然當然，我會留意的。」秦勝三站了起來，順手將小兒子的腦袋瓜兒一托。

「老爺子！我是在想心事。」

「哦！想什麼心事呀？」

「我。」春蘭似乎多一個字都不願說。

「他們打算賣多少田？」

「我的先祖，你到底是玩什麼花招呀？葉管事說，葉莊的田地都要賣，問咱們要吃多少？」頃田什麼價？還好你先教我的辭兒，要不然，一定拆穿。」

「頃田開什麼價？」

「五百塊錢。」

「不高不低，妳還他多少呢？」

春蘭道：「不是你教我還他三百五十塊一頃地嗎？」

「他怎麼說呢？」

「葉管事說，三百五十塊一頃地實在太便宜了，不過莊主等錢用，也沒有法子。他說，要咱們預備錢，說不定明天就成交。」春蘭在那小伙子臉上手一攔，「我的先祖，要是他真賣，咱們那有錢呀。」

「他不會賣的。」

「為什麼？」

「第一，他沒有跟你爭價錢；第二，三百五十塊錢一頃地太低，他只不過作個幌子。」

「作幌子？」春蘭不明白地搖搖頭。

「什麼呀？」

「妳不會明白的……」小伙子站了起來。

「我得了，明兒夜裏我再來。」

「小陶！你先回去，」她靠得太近他，向他耳語的時候，嘴唇一個勁兒地在小伙子的臉上磨着。

「我稍過一會兒就到客棧來找你。」

「那不成呀！」小伙子連忙推拒。

「為什麼不成？」

「我約好了個朋友到『富春園』看戲。」

「那麼，我這裏收了場子再去。」

「妳不怕侯四爺？」

春蘭道：「他躺在床上動都不能動，管他幹什麼？」

「春蘭！這樣作太過份啦！這麼着，明兒一大早，妳再到客棧來找我，我交代小二在後門等妳。」

「你呀！總喜歡吊人家的胃口。好吧！明兒一大早我再去，你要是不乖乖地在客棧裏等我，我就剝你的皮。」

小伙子俏皮地伸了伸舌頭，然後站起來走了。

他可沒有說假話。是真的要去「富春園」，不過，他此去並非是為看戲，也不會約好朋友。

這會兒，他的預感又出現了：儘管大街上行人很多，他却覺得有個人暗暗地跟着他。

他念頭一轉，走進了一條僻街，很黑，也很窄，幾乎沒有一個行人。他要測驗一下是否有人跟着他。

這條僻街很長，也很直，如果真有人跟着，那人無法掩藏行跡的。

現在，他肯定他不是胡亂猜疑了，的確有一個人跟着他，那人和他保持了約莫五十步的距離。

雖然老跑江湖的裘勝三一再告訴他這未來的孫女婿，若是遇到這種情況時，一定要保持冷靜，但是這小伙子還是禁不住火冒三丈。當然，橫行黑道近二十年的殺手陶凱都讓他放倒了，他還會在乎誰？膽氣壯，火氣一定足，就沒見過那個膽小鬼會經常發脾氣。

小伙子肯定後面那個人是跟他的，於是就停下來，跟蹤的人也停了；他也許不願顯露行跡，但是，主動權並不控制在他的手裏。

小伙子轉身走回頭路，那個人還是站在那裏沒有動；這大概也是無法避免的事。

現在，小伙子停在那個人的對面了，兩人相距約莫三步，四道目光也絞在一起了。

小伙子的滿腔怒火竟突然壓下來，因為對

方的出奇鎮定使他提高警覺。他打量：國字臉，顯得很威武，年齡在三十七、八，身軀很壯，尤其是那雙眼睛，幾乎從一照面之後就沒有眨動過！

「你一直在跟着我？」小伙子發問了，語氣很衝動。

「嘿！」一聲漫應，却很有力。

「為什麼要跟着我？」

「想問你一件事。」

「問吧！」

「殺手陶凱是被你放倒的嗎？」

「你怎麼知道是我放倒他的？」小伙子咄咄逼人的反問。他年紀雖輕，却很有經驗，在這個時候絕對不能輕易示弱。

「因為你冒用了他的名字。」

小伙子道：「你又怎麼知道我不是真的陶凱？」

「第一，我與陶凱是十幾年的朋友；第二，我知道你姓什麼叫什麼。」

「哦？」小伙子只表露了輕微的詫異。

如果你真的知道，就不妨說出來。」

「你姓方，名雨時。是裘老爺子未來的孫女婿，與裘麗雲姑娘將在明年十月完婚，我沒說錯吧？」

「沒錯。」

「那好了，現在請回答我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放倒陶凱？」

「你憑什麼問？」

「因為我是他的朋友。」

「你心平氣和地想一想：像陶凱這種人該殺的理由何止千百條，你又何必多此一問？」

「不錯，以陶凱的作為來說，他的確該死千百次，但是我反反覆覆地想過，你沒有理由殺他，也沒有權利殺他。」

「朋友，能亮個字號嗎？」小伙子在試探

了。

「用不着，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的回答使我滿意，我扭頭就走，從此不會再見，我是誰，根本無關緊要。」

「如果我的答覆不能使你滿意呢？」

「那當然有一場酣戰，如果你死，不必關心死在誰的手裏；如果我死，你也不必關心殺了誰，又何必問我的字號？」

「有理。」

「方老爺！我在等你的答覆。」

「你聽着：他該死的理由是因為他知道我是方雨時，跟你該死的理由完全一樣。」方雨時很文明，也很君子，他並沒有猝然動手。他把話說完了，才從袖筒中抽出了鋒利的匕首。

他似乎有絕對的自信，只要他想教那個人死，那個人就一定活不成。

對方似乎也有相同的把握，不然，他絕不可能在面對利刃時還表現得那樣鎮定。

從鎮定的神情中，方雨時也看出了對方的份量，所以雖然是匕首在握，並沒有立刻展開攻擊。

「方雨時！」中年人輕輕地問：「誰是你的師父？」

方雨時沒有回答；也許在他心神專注的時候根本就沒有聽到對方提出來的問題。

「也許你是無師自通，但是，裘老爺子應該教教你，在敵友未分之前，是不應該輕率拔刀的。」

「敵友已分。」方雨時終於說話了。

「那麼，我是敵是友呢？」

「你是敵人。」

「何以見得呢？」

方雨時道：「我認識所有的朋友，但是並不認識你。」

「你真的不認識嗎？」

「不！因為葉百慶的錢並不好拿。」中年人說完這一句話之後，扭頭走了。

方雨時目注着中年人的背影，心裏反覆着一個問題：這個人是誰？

富春園的好戲早已上場了，方雨時並不遺憾，因為他方才遇到了一個極為奇特的人。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吳星葵提着白箭衣的下擺走了下戲台。管衣箱的立刻趕過來伺候他：「吳老闆！沒你的啦？」

「嘿！」吳星葵似乎很累，懶得多說一個字，只是飛快地脫下白箭衣、薄底快靴，以及裏頭的襯墊。大熱天，這一身戲裝的確難受。他就穿着一條短褲，光着脊樑往東客棧裏跑，再沖上兩桶井水，換一身杭紡褂褲，往涼椅上一靠，說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專門伺候班主的小斯在東客棧的二門迎上了他：「班主！來啦！」

「在那兒？」

「房裏。」

就這兩句對話已經就透露了神秘的氣氛，吳星葵又加上一句：「照看點！」

「小的自會留意。」

吳星葵匆匆進了房，在房裏等他的裘麗雲，照道理說，他該披上件衣服，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裘麗雲也沒有什麼忸怩之態，這顯示出他們兩人好像很熟。

「現在開始第三步。」裘麗雲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嘿！」吳星葵沒有驚異，也沒有猶疑，只是淡淡地問了一句：「照舊？」

「照舊。不過，老爺子交代下來，往前走，只怕小有變化，那時候再另行通知！」

「知道了。」

裘麗雲沒有再說什麼，立刻向外走去。說

「用這種方法分辨敵友，太危險了。」

「我不想說廢話，如果你自信可以用空手搏白刃，這正是一個機會。」方雨時向前跨了一步，擺出了攻擊的姿態，並未急進；由此可見，他是一個老手，在沒有完全估透對方的實力之前，絕不輕易妄動。

那中年人側轉了身子，緩緩地說：「方雨時！我估計你絕不敢動手。」

「為什麼？」

「因為我的氣勢已經將你震懾住了。」

這絕不是吹牛說大話，中年人的確有攝人的氣勢，單從他側身對敵的姿態看來，他就不是易與之輩。

方雨時沉默了好一陣，才開口：「你還會唬人！」

「唬人也是一種戰術。」

「那麼你承認你是在唬人了？」

那中年人道：「你一定不能確定我是在唬人。」

方雨時想衝上去，以行動證實，以一場力戰的結果來證實，但他依然猶豫，脚步始終跨不出去。

「方雨時！收起你的匕首，我們心平氣和地談談。」

「談什麼？」方雨時在找台階。

「談談你，譬如說，你們遠從關外來幹什麼？你為什麼要放倒陶凱？為什麼要冒充他？為什麼……？」

突然有一股力量佈滿了方雨時的全身，他的確像一支疾矢般的射了出去。

人是疾，乃是準，幾乎在那中年人還沒有察覺之前，方雨時已經感到近前，刀尖已逼到對方的咽喉。

叭！一聲輕響，中年人將方雨時的右手扣了個正着，手法之快，出人意外，勁道也非常

足，方雨時的手腕剛一入扣，手掌中的匕首就鬆脫了。

方雨時瞪大了兩隻眼睛，他似乎不相信世上還有這種高手，高得超過他的想像之外。

「方雨時！」中年人並沒有勝利的傲氣。

「如果你現在願意跟我談談，還有機會。」

「我們沒有什麼好談的。」方雨時仍然很強橫。

「我有辦法讓你跟我談。」

「我不管你有什麼辦法，我都不會說出你想聽的話。」

「只要用一個辦法，你就會乖乖開口。」

「什麼辦法？」

「裘麗雲。」中年人用了最輕的聲音，應該是沒有絲毫威脅性。

可是方雨時却起了強烈的反應：「你把她怎麼樣了？」

「她很安穩地在莊院睡覺。」

「哦！」方雨時吁了一口氣。

「不過，我可以在極短的時間裏把她帶到你面前來。」

「你又在唬人了！」

「由許多事實中可以看出，我絕對不唬人，方雨時！你最好還是相信我的話。」

方雨時大概是第一次栽筋斗，在這種硬不得、軟不得、進不得、退不得的節骨眼上，他差點兒要哭出來了。

「方雨時！」中年人輕輕地說：「有一件事，裘老爺子忘記教你了。」

「什麼事？」

「久走江湖路，難保不滑腳，栽了要認，輸了要服。」

方雨時不顧一切地吼了起來：「你殺了我吧！你乾脆殺了我吧！」

「我從不殺人！」中年人頓了一頓，又接

着說下去：「希望你聽清楚：我從不殺好人。」

「我是壞人，你殺了我吧！」方雨時此刻的心情非常痛苦，他似乎覺得死了遠比活着痛快。

「你還不能算是壞人。」

「陶凱是我放倒的，我殺了你的朋友，我怎麼不是壞人。」

中年人道：「方雨時！我不用這種方法去評論一個人的好壞。」

「那麼，你用什麼標準去評論？」

「我以他對我的態度為標準，」中年人的態度一直很溫和，與他那隻強而有力的手成反比。

「方雨時！現在還來得及，只要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我就認為你是好人。」

「我不能說，我絕對不能說。」

「你怕什麼呢？」

方雨時道：「你——知道之後，就會破壞我們的計劃。」

「如果我保證不破壞你們的計劃呢？」

「你不想破壞，為什麼想知道？」

「只因我對你有好奇心。」

但是，方雨時還是不願吐露秘密，他低着頭，似乎在等待死亡之神隨時降臨。

「方雨時！我讓步，」中年人的態度更溫和了。「我提一個問題，你可以用最簡短的句子回答我，那怕是一個字。」

「好！」求生慾望又在方雨時心底滋生。

「你們混進葉莊的目的是什麼？」

「錢。」方雨時果然用一個字作為答案！

「方雨時！」中年人鬆開了手。「我對你的答案很滿意，現在你可以走了。」

方雨時楞楞地看着他那隻右手，似乎不相信那隻手還生長在他的身體上。他又看看那個中年人，似乎不相信真會讓他走！

「你可以走了。」中年人重複着！

「你真的不破壞嗎？」

「不！因為葉百慶的錢並不好拿。」中年人說完這一句話之後，扭頭走了。

方雨時目注着中年人的背影，心裏反覆着一個問題：這個人是誰？

富春園的好戲早已上場了，方雨時並不遺憾，因為他方才遇到了一個極為奇特的人。幾乎在同一個時間，吳星葵提着白箭衣的下擺走了下戲台。管衣箱的立刻趕過來伺候他：「吳老闆！沒你的啦？」

「嘿！」吳星葵似乎很累，懶得多說一個字，只是飛快地脫下白箭衣、薄底快靴，以及裏頭的襯墊。大熱天，這一身戲裝的確難受。他就穿着一條短褲，光着脊樑往東客棧裏跑，再沖上兩桶井水，換一身杭紡褂褲，往涼椅上一靠，說多舒服就有多舒服！

專門伺候班主的小斯在東客棧的二門迎上了他：「班主！來啦！」

「在那兒？」

「房裏。」

就這兩句對話已經就透露了神秘的氣氛，吳星葵又加上一句：「照看點！」

「小的自會留意。」

吳星葵匆匆進了房，在房裏等他的裘麗雲，照道理說，他該披上件衣服，但他並沒有這樣作。裘麗雲也沒有什麼忸怩之態，這顯示出他們兩人好像很熟。

「現在開始第三步。」裘麗雲沒頭沒腦地說了這麼一句話！

「嘿！」吳星葵沒有驚異，也沒有猶疑，只是淡淡地問了一句：「照舊？」

「照舊。不過，老爺子交代下來，往前走，只怕小有變化，那時候再另行通知！」

「知道了。」

「妳可以去買買絲綢、買買花粉什麼的，如果麗雲看見妳，不就可以跟妳聯繫了嗎？」

「好吧！我就去。」紫菱玉是說去就去，立刻打起了小花洋傘，頂着大太陽，上街去了。

她東走走，西逛逛，倒是蠻聽話的，真的進了一家絲綢舖，小花傘剛一收，突然發現身旁有個人，但不是她想遇到的麗雲！

「紫菱玉！忙呀！」挺熱絡的，但是紫菱玉絕對不認識！

而且又是個男的，紫菱玉把他當登徒子，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紫菱玉！在葉莊還挺不錯吧？」

現在，紫菱玉可不理他了，她冷冷地說：「有什麼不錯？在那兒都是唱。」

「聽說葉莊出了點事，紫菱玉聽說了麼？」

「哦！出了什麼事呀？」

「聽說錢武師昨晚被人殺了。」

「嗯！是有這回事，葉莊開無絃琴已經鬧了好幾天啦！大概是因為錢武師平日裏在口頭上沒看無絃琴，所以惹下了殺身之禍。」

「這麼說來錢武師是被無絃琴殺掉的囉？」

「大夥兒都這麼說，我也不知道！」

「跟妳在一起的吳老蘭呢？」

「妳認識他？」

「不認識，只是看過他的戲，現在，我想見見他。」

「有什麼事跟我說也是一樣。」

「不一樣，」那人臉上浮現着古怪的笑。『妳是女的，我不能用對付吳老蘭的方法對付妳，不對妳狠一點，妳又不會回答我想要知道的消息。紫菱玉！走吧！帶我去見吳老蘭，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這番話輕描淡寫地說出，却具備了無比的威力。別說紫菱玉是個女性，就是一個男人，也禁不住會連連打幾個冷噤。

紫菱玉知道這個人是誰了，袁老爺子派他們來，就是聯手要對付這個人，自己人還沒有會齊，這個人倒先找上門來了。

「姑娘要買絲綢嗎？」伙計過來招呼。

「我們要先去買布料，要看布料的顏色才能決定買什麼樣的絲綢。」那個人替紫菱玉回了話，然後又輕輕地說：「我們走吧！」

他的話像有魔力，紫菱玉變得非常馴服，事實上她不能不馴服，幾句話她就耗出了這個人的份量。

不過，走出那家絲綢舖之後，她的想法又有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了改變：如果帶這個人去見吳老蘭，那就差

奇招絕技

查理士功夫橫掃倫敦

慧心

最近英國由專家指導婦女學習空手道，成立許多個協會，指示在英國居住的女人如何練習空手道或者功夫，那裏有一個很奇怪的名稱，叫做「查理士功夫」。等於說中國人的拳術，就因為查理士這個名稱，如果照英文的譯音，只是查理士，它

的意義並非查理士，而是「中國的……」總之，查理士功夫或中國空手道，現時在英國極為流行，唯一的因素就是色狼太多，防不勝防，故此，專家認為一般婦女不妨學習如何擊倒色狼，保護自己。

那一類中國功夫或空手道的目的就是

對抗色狼，當然另有一些絕招，跟普通的拳術不同，專家這樣說：「一個色狼突然向婦女襲擊，多數是揀他們所喜歡接觸的部位然後伸手過來，他不會發拳把她打暈的，因為他們欺負她是女流之輩，出手就想獲得色慾方面的滿足。」

「不管色狼如何動手，他的臉孔一定會接近她，而且多數是臉對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她突然發招打擊他的咽喉，此人中了一招，便會倒下來。」

「如果她明打明的跟那個色狼作戰，好像比武，她未必鬥得過他，但在樓梯或者樓梯那狹窄的地方，他猝不及防，給她一招打中咽喉，那就十居其九會得倒下。」

「打擊咽喉之法，必須用橫掌，所謂橫掌，即是把手掌放橫，用手掌的邊緣創他的咽喉，這一種打法一定要打得十分準確，並非向橫截擊咽喉，而是把那隻手掌提高一點，由上削下，因為被擊的人可能頸子粗大，打不中咽喉，所打中的只是頸部，那就很難取勝，反而觸怒了色狼，辣手相加，故此打擊咽喉這一招，必須打得十分準確，最準確就是向對方喉核打下去，因為男人有些特徵，頸子中央必有一塊軟骨突出來，它是喉核，女人沒有這種東西，既然喉核突出，那是一塊軟骨，軟骨下面就是氣管和食道，同時有聲帶負責在震動的時候發出聲響來，這幾種東西都是很脆弱的，不堪一擊，她應該把那一隻手掌舉得提高一點，高過他的喉核，然後，由高處削下去，一定要這樣打，然後打得準確。」

「由於喉核本身以及喉核附近特別脆弱，能擊打中它，已經獲勝，故此，婦女方面不必學習打沙包，或者打瓦打石，使手掌堅如鋼鐵，然後發生效力，更重要的就是她能夠找到機會出擊，只要她的掌刀十分準確的打在對方喉核上面，那就一定有機會把他打暈。」

英國式的打法，只是用拳去打對方的兩眼之間，以為這樣做可以防禦色狼，殊不知那個地方不容易打中，因為任何人的雙眼眼睛反應特別敏銳，只見一團黑影，自然會閃側一邊，打不中要害，弄巧反拙，故此，專家認為打擊對方的喉核有利得多。另外有些絕招是打擊對方下體的，並非用手而是用膝頭或腳，無論如何比不上打咽喉那麼快速。

英國專家把日本空手道以及中國功夫拼在一起研究如何打擊一個男人的咽喉，提倡婦女練習，是否可以憑這一招保護自己呢？看情形而定，如果她冷靜從事，打得快而又打得準確，確有機會保護自己的。專家認為她如果用尖銳的指甲去抓對方的臉孔，這一招是最笨拙的，因為臉孔受傷的人往往發狂，但卻不會暈倒，一個色狼在發狂的時候，幹得更兇，可能使她受到更大的傷害。

最後，英國專家肯定地指出，一個女人真的有可能打倒壯漢，但卻需要平時練習一個時期，打鬥的時候，乘虛而入，最好她除了練習掌刀和指節，兼練肘勁，兩個軀體接近，一蹬打在胸骨突出之處，或者打在肋骨之上，都有極大的殺傷力，使敵人倒下。

一句話說，中國功夫是有用的，但要先行練習。

不多是全軍覆沒了，自己跟他耗下去，就算遭到可怕的结果，總算保全了一部份實力。

一個人很難下定犧牲的決心，一旦下定了，力量就非常強大，紫菱玉突然感到勇氣百倍，她停下了脚步，冷冷地問：「你一定要見吳老蘭嗎？」

那人道：「紫菱玉！我不需要說第二遍了，趕快帶路吧！」

「如果你一定想見他，就要有耐性。」

「哦！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跟他約好了在一家茶樓見面，時間是晌午過後，那還要等好幾個鐘頭！」

「你是說，你們一到城裏就分了手？」

「是的！」

「為什麼要分手呢？」

「他要去辦另一件事。」

「什麼事？」

「不知道！」

紫菱玉的態度突然轉變，對方當然感覺到了，立刻就發出了一聲冷笑：「哼！紫菱玉！妳以為這樣就可以把我唬過去，那就錯了。妳只有一條路，乖乖地聽話，要不然，我會用最嚴厲的方法對付妳。」

「你所謂的最嚴厲的方法大概就是死。」

「比死更嚴厲，更殘酷。」

「我不相信。」紫菱玉說這句話的時候動道已經差了很多，因為她的心已經開始發虛。

「不相信可以試試。」

「你何不先告訴我呢？」

「紫菱玉！妳實在生得很美，一個女人愛她美麗的容顏勝過愛她的生命，我如果在妳的臉上劃兩刀，妳一定比死還要難過！」

「你不是那種人，」儘管紫菱玉如此說，但她並沒有把握。

「我絕對是那種人，」他的語氣還是那樣

自來處理，你別自作主張啦！」

吳老蘭再也不會逞強了，一出手，就耗出了對方的份量，自己相差太多，僵持下去也不會有什麼好處！紫菱玉說得不錯，這種事非要袁老爺子親自來處理不可。

他拿起几上的信，不吭不響地走了。

紫菱玉很想藉這個機會將對方的底細敲一點出來，於是她搭訕着打探問：「你貴姓大名呀？」

「紫老蘭！你不用問，我即使說出來你也未必知道！」

「可是，我沒法子稱呼你呀！」

「妳用不着稱呼。只要袁老爺子給我一句話，我就走人，以後也許再見不到我了。」

「那麼，袁老爺子認識你囉？」

「他當然認識我呀！不然，這麼多年他不是白混了麼？」那人的口氣非常大。

「你剛才說，只要袁老爺子說出一句話來，你就走人。那麼，你對袁老爺子是非常信任囉？」

「當然，當然。」

「那就好了，袁老爺子是非常四海的，錢，他是看得更淡，他的答覆一定能夠讓你很滿意。」

那人說：「這我相信。」

「不過，袁老爺子的脾氣也不大好，要是弄僵了，事兒可也不好辦！」紫菱玉是在多方試探。「真不知道，那封信裏你究竟寫了些什麼。」

「只寫了三個字。」

三個字？紫菱玉立即聯想到了「無絃琴」，那應該是最有力量的三個字，想到這裏，她不禁深深吸了一口冷氣。

再看那個男人，他倒愜意，竟然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真睡着了嗎？至少紫菱玉不敢冒昧

平和。「如果你從我的外表來判斷我的內心，妳一定會上當，紫老蘭！我的時間有限，一句話——帶路！」

紫菱玉知道自己無法再拖延和推諉了，對方看上去很斯文，其實，內心却非常險惡，她相信對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出於惻隱。

她乖乖的在前帶路，前去他們落腳的那家客棧：在路上，她不禁有些納悶：這個人能夠將自己釘上，為什麼不知道吳老蘭在什麼地方呢？

來到客棧，進入吳老蘭的房間，那個人的表現始終像一個熱絡的朋友，連吳老蘭都沒有在意。

「這位是……？」吳老蘭竟然還要向他請教姓名。

「吳老蘭！打開天窗說亮話！」那人倒是一點也不拐彎兒。「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有財大家發，一個人想吃乾拿盡是辦不到的。我這兒有一封信，麻煩你送給袁老爺子，我在這裏等回信，只等兩個鐘頭，過時你不同來，紫老蘭可不好受。」

他從身上拿出一封信，放在茶几上。

吳老蘭不應該低估這個人，根據這個人對付雨時的那一套，他就不該妄動；也許沒有想到這是同一個人，於是，他二話都沒說，一掌就擡了出去。

這一掌非常快，動道也很足！

叭地一響，吳老蘭的拳頭竟讓那人緊緊地握住了。

「吳老蘭！這不是唱三岔口，也不是挑滑車，更不是三本鐵公雞，用不着動拳腳，將這封信送到袁老爺子那兒去，我要等回信，聽明白了嗎？」

「星葵！快去吧！」紫菱玉插上了口，而且還用了暗示：「這種事，還得袁老爺子親

一試。

袁勝三是很夠鎮定的，但是當他看過那封信的內容之後，頭上也冒出了汗珠，他沉聲問道：「星葵！那人多大年紀？」

「老爺子！你也不用細問了，就是雨時小弟遇到的那個，準沒錯。」

「這個人功夫怎麼樣？」

「一流。」吳老蘭的話都非常簡潔。

「星葵！」袁勝三那兩道花白眉毛挑了又挑，抬了又抬。「說起來真丟臉，我竟然不知道這個人的來路，豈不是白混了嗎？」

「老爺子！信上寫些什麼？」

「三個字——拿錢來。」

「哦！會不會是無絃琴？」

「絕不可能。無絃琴出面不會這樣直截了當，他的作法也不會這樣沒有格！」

「老爺子！你打算如何回他的話呢？」

「星葵！他信上這三個字說得很籠統，咱們正好跟他打太極拳。你去跟他說，袁老爺子很四海，很同意他的說法：江湖一把傘，准吃不准攢，不過，他應該說個數目，到底要多少？還有，咱們賺的也是風險錢，他能爲咱們作點什麼？」

「老爺子！還有一件事，我一直覺得不對勁。」

「哦！什麼事？」

「麗雲姑娘跟雨時小弟都是精明腳色，咱們班子回城裏可是浩浩蕩蕩的，他們不可能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立刻去咱們落腳處碰面？」

袁勝三一時沒有說話，他的眉頭皺得很緊，思索這個問題。過了許久，才開了口：「看樣子，我得親自到城裏去一趟。」

吳老蘭道：「這裏呢？」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這裏暫時還不會有事。」

裘勝三下定決心之後，立刻裝模作樣地佈置一番，如何如何地防範門戶，如何如何地保護莊主的安全，作得煞有介事。一切妥當，這才和吳星葵聯袂到縣裏去。

老實說，裘勝三在江湖上的威名足以嚇破一般人的苦膽，而這個入却是絲毫不在乎，面露笑容，表現得文文靜靜。

裘勝三完全是依照江湖禮數，一見面就盤道：「閣下是那條道上的？」

「一脚踏白，一腳踏黑！」

「哦！」裘勝三的脸色沉了下來。「如此說來，你是黑白兩道一體通吃了。」

「裘老爺子！這方面我完全跟你一樣。」

裘勝三不愧是老狐狸，他絲毫沒有動怒，很冷靜地說：「人在江湖走，就要遵守江湖上的規矩，見者有份，沒話說，說個數目吧！」

「一半！」

「多少的一半？」

「你姓葉的要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妨說說看！」

「大洋十萬元。」

裘勝三面色很難看，心裏很難過，就像被人打了一記悶棍。這傢伙也實在太厲害，不但了解他們組織的情況，甚至連每一個細節都弄得清清楚楚的！

半晌，裘勝三迸出一句話：「你知道我們有幾個人？」

「六個。」

「你很清楚，不過，你的算盤打得不錯，你一個人要一半，我們六個人要一半，這筆賬怎麼算法？」

「裘老爺子！沖着你的名號，我才只要一半，若是換了別人，我要一口全吞。」

「憑什麼？」

「因為我的嘴大。」

定要使這件事順利得手，好，就這麼說定。你應該知道，我裘勝三是從來說一不二的。」

「這點絕對信得過。」

「葉兄！」吳星葵這時才捧上了嘴：「裘老爺子給你天般大的面子，你也應該回報吧？裘姑娘跟雨時老弟目下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家客棧之中。」

「哦！」吳星葵與紫菱玉不禁面面相覷。

「他們二人在秦福芝的房裏睡覺。」

「秦福芝？」紫菱玉更感到吃驚了。

葉百曉笑着說：「我這個人無家無室，整日東蕩西飄，一兩個相好的女人總是有的，秦福芝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葉莊唱戲的時候我去跟她會過哩！」

一語提醒夢中人，裘勝三不禁恍然大悟，當即笑着說：「在秦福芝的房裏，抽冷子給錢風一刀的，原來是你呀！」

葉百曉有些得意地點點頭：「裘老爺子！您說對啦！」

「不過，我却不明白，」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的眉毛，又挑了起來。「你那樣作的目的何在？」

「裘老爺子！兵不厭詐，那一招的目的是在攪局，水渾了，才好摸魚呀！」

「嘿！你的機智、謀略的確高人一等，這身武功也委實不錯，老實說，近幾年來在江湖上走動的，很少有人不在方雨時那小子手下栽餡：……老弟！這一身功夫是那一位高人傳授的？」

「裘老爺子！」葉百曉倒是挺會賣關子，他故作神秘地一笑：「這您就別盤問啦！師父教咱們武功，可不是用來發橫財的呀！」

他也許是說着無心，裘勝三却是聽者有意，一張老臉立刻紅到耳根處。

吳星葵連忙說：「裘老爺子！我去看看麗雲

「嘴大只能說話，命大才能辦狠事，報個萬兒來吧！無名無姓就能跟我打交道，那我裘勝三也未免太罩不住了。」

裘勝三一直耐住性子，就是要想摸出對方的底細。若是真的無絃琴出現，他當然不會輕舉妄動；否則，不管對方是什麼來路，他都有把握將對方打倒。

「裘老爺子！」那人笑嘻嘻地說：「敢到老虎嘴邊奪食的，當然也有一點份量，裘老爺子！你又何必問？姑一姑不就得了麼？」

「莫非你的姓氏見不得人？」

「隨你怎麼說，裘老爺子！我是不會報萬兒的！」

「為什麼呢？」

「這也不是什麼冠冕堂皇的事呀！你們訛詐別人，我却插進來分贓，這已經够丟人啦！又何必留下個臭名？裘老爺子！您就免了吧！」

「我知道！」

「能否到手還成問題。」

「我知道！」

「那就對了！既然還是未知數，你就先開口要錢，豈不是太早了一點？」

「裘老爺子！您是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啦！我既然開口要一半，當然要為你們幹點活兒，只要我一出面，這十萬大洋你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到手。」

「哦！你有什麼法寶？」

「不信當場試驗，靈不靈過後方知！」那人伸出了他的右手。「裘老爺子！咱們拉拉手，齊心合作，怎麼樣？」

裘勝三伸出了手，拉住了對方的手。但是他的手並非一握一放，而是猛力向後一帶。對方似乎沒有料到有這一着，即使料到，諒他也挺不過這力逾千鈞的一拉，腳下一失平衡，身

和雨時。」

「星葵！」裘勝三沒好聲地說：「也不問問人家葉先生，是不是動了手脚，要他親自去一趟……」

「是的，」葉百曉詭秘地笑笑：「還得我親自去請他們，他們才能來哩！」

葉百曉說着，就走了出去。

紫菱玉悄聲問：「裘老爺子！咱們真分給他們一半？」

裘勝三板着脸說：「葉玉！再不許這麼問，你幾時見過我說話不算話的。老實說，這一半人家也該拿，人家真有點本事。」

看樣子，他是打從心裏佩服。

不旋踵間，葉百曉回來了，他身後跟着裘麗雲和方雨時；這小倆口一見裘勝三就跪下了，由此可見裘勝三平日的管教多麼嚴厲。

「起來！」裘勝三倒是有叱責他們。

這樣也好，以後你們才知人上有人，天外有天，快些見過這位葉先生，現在他是咱們的伙伴。」

裘麗雲和方雨時連忙向葉百曉行禮，裘麗雲都快哭了出來，可見她心中有多大的委屈。

「百曉弟！裘勝三問到正事：「令兄上城裏來，你們會過了嗎？」

「會過了。」

「他在什麼地方？」

「他在猴皮老四那裏賣田，猴皮老四跟他的老婆正在四處張羅錢，家兄單是在那兒就要帶回五萬大洋。」

裘勝三有些不敢置信地問：「猴皮老四敢買葉莊的地嗎？」

「他有什麼不敢呀？何況家兄的價錢開得很低，猴皮老四早就想當地主了，有這麼好的機會他當然不肯放過了，家兄這一着棋下得很絕，他說，這叫連消帶打，一箭雙雕。先經猴

子立刻衝前。

在此同時，吳星葵和紫菱玉的配合攻擊真是妙到毫釐，他們都閃電般亮出匕首，向對方的左右兩肋刺來，任他能够飛天遁海，這個時候也難逃一死。

那人也自知性命危在旦夕，而他並未作抗禦的打算，只是高聲叫道：「可否容我再說一句話……」

兩邊的尖刀都已到肋下，裘勝三即使立刻叫停，吳、紫二人只怕也停不下手。只見他身子猛地一旋，竟將那人的軀體加速拖離了兩把尖刀之間的危險區，不過，那人的下頰却被裘勝三捏住了。

「說吧！」裘勝三聲色俱厲，殺氣昇騰，目射兇光。「這最後一句話，是不是『爺爺饒命』？」

那人的右手被扣，下頰被捏，等於全身被控制，而且嘴形歪曲，說話都未必方便，但他仍盡全力說出了他想要說出的那句話：「裘老爺子！在殺我之前，你不妨想想看，令孫女麗雲，和令孫女婿雨時到那裏去了？」

這句話的確可以當作活命金丹，裘勝三暗打個冷噤，雙手同時一鬆，怔怔地望着對方，半晌說不出一句話！

那人逐漸恢復了鎮定，因為他又佔了上風，說話的語氣也與先前不同了。

「裘老爺子！在老虎嘴邊奪食，若非有了萬全的準備，那豈不是壽星佬吞砒霜——有點兒活得不耐煩嗎？」

裘勝三背轉了身子，他似是看不慣對方那種充滿勝利傲氣的面孔，冷冷發話：「星葵！菱玉！回縣裏之後，見過麗雲、雨時嗎？」

二人齊聲回答：「沒有！」

裘勝三又緩慢地將身子旋過來，目光望着地面，冷冷地說：「小子！這次算你贏了，我

皮老四幫忙湊錢，日後，他還有辦法跟猴皮老四要賴。讓猴皮老四也跟在裏頭吃點虧。」

裘勝三笑着說：「買賣田地都寫有字據，還能賴得了嗎？」

「裘老爺子！這你可就不知道啦！田地要人耕作，要水灌溉，不然，那塊田地又有什麼用？這只要家兄略施手段，猴皮老四還得再以賤價賣還給葉莊。」

裘勝三道：「百曉弟！我一見令兄，就知道他是個精明人，不過，葉莊主可也不含糊，誰又知道他心中是不是另有算計？如果你待會兒有機會碰到令兄，最後還是告訴他，要他多多提防點。」

「裘老爺子！這點你放心，家兄在葉莊管事已有十多年，對葉莊主的性格當然非常了解，誤不了事的。」

「好啦！我得趕回葉莊去了。」裘勝三將話打住，轉頭吩咐他的人：「星葵跟菱玉待在這兒，雨時去泡澡堂子，麗雲跟我回去，日落之前，我會教麗雲進城一趟，告訴你們該在那兒會合——百曉弟！你呢？」

「我還有事，裘老爺子！咱們就這樣說定了啦！」

「當然。」裘勝三的語氣非常肯定。「我姓裘的說話一向算數，只要一切順利，你們兄弟倆拿一半。」

「謝啦！」葉百曉恭敬地行了禮走了。

裘勝三招呼手，這兩男兩女四個年輕人立刻將腦袋湊了上去。只見他花白眉毛連連挑動，毫不忙亂地面授機宜，他的聲音輕得使房外的人絕對聽不到，還不時輔以手勢，四個年輕人都聽得很出神。

一直消磨到了晌午，葉百曉才將諸事辦舒齊了，一輛大車，載着他趕回了葉莊。

現在不會問你要人，那是白費精神的事。聽清楚：這回不管到手多少，我一分錢都不會要！共分四股，麗雲跟雨時小兩口拿一股，星葵、菱玉拿一股，還有一個幫會中秦飛羽拿一股，你也拿一股，怎麼樣？」

「好吧！勉強湊合了。」

「你的機智、武功、膽識，都令我佩服，沒話說，你也該發這筆橫財！不過，你必須報個萬兒，我姓裘的從不跟無名小卒共事。」

「裘老爺子，我看這就免了吧……」

「不行！我這個人是寧折不彎的，如果你不報名，咱們的事兒就談不攏，你就是拿麗雲、雨時的性命來威脅我也沒有用！」

那人沉吟不語，似在考慮，最後還是屈服了：「好吧！裘老爺子既然堅持，我也只有從命，我姓葉，名百曉，是葉莊內管事葉百泰的同胞兄弟。」

這真是一個令人非常意外的揭露，吳星葵和紫菱玉大吃一驚是必然的事，裘勝三也難免大吃一驚。

葉百曉一旦報了姓名，對於其他部份也就源源道說了出來：「葉莊富甲一方，而堂兄百慶却為人慳吝，我跟百泰兄早已在暗中謀奪，眼看各位將要得手，不得不橫插一脚，要不然，咱們兄弟倆豈不是白熬了。」

裘勝三道：「你是說，葉管事早已看出了我們的來意？」

「盡在眼底。」

「哦！倒看不出令兄是位高人，他目下態度如何？」

「有他策應，對你們的計劃一定有推助的功能，所以，我開始堅持要一半，就是這個原因。」

「好！你爽快，我也爽快，轉告令兄，不管所得多少，你們兄弟倆分一半，不過，他一

才進莊子門，就有莊丁迎着他：「葉管事，莊主急要見您，差一點就要着人去縣裏催您啦！」

大車直達議事廳的門口，葉百曉親眼看着莊丁把一麻包，一麻包的現大洋抬了下來，入了庫，上了鎖，他這才來到葉百慶的房裏。

「咳！百泰！」葉百慶愁眉稍展地說：「您總算回來了，可把我急壞了，事情辦得怎麼樣？」

「都辦妥啦，猴老四難纏得很哩！」

「百泰，我不是跟你說過了嗎？只要他出價，咱們就買，等過些日子，咱們還能用更低的價錢買回來，跟他爭個什麼勁兒？」

「莊主，話是不錯的，猴皮老四好比手掌心裏的麻雀，鬆不得，也緊不得，太鬆，他又犯疑心啦！」

「嗯，一共有多少啦？」

葉百慶道：「賣地的錢是一萬八千多塊，加上各錢莊存的款子全部提回，一共是八萬差一點。」

「那麼，還差兩萬冒點頭，是不是？」

「按照無絃琴開的數目，是要差那麼多。」

葉百慶道：「沒關係，到後面去找你嫂子，把她存放着金塊全拿出來，湊一湊，大概也差不多了。」

「是的。」葉百慶察顏觀色，小心翼翼地問：「莊主！咱們還是照原訂計劃進行嗎？」

「恐怕不行了吧！」

「為什麼呢？」

「一來錢風遇害之後，咱們就好像缺了一條胳膊，勁道差了不少，二來嘛，對方來勢洶洶，好像不大容易對付，你沒瞧見，那個姓秦的又來了。」

「他在哪兒？」

「在客廳裏呀，他等着拿錢呀！」

裘勝三下定決心之後，立刻裝模作樣地佈置一番，如何如何地防範門戶，如何如何地保護莊主的安全，作得煞有介事。一切妥當，這才和吳星葵聯袂到縣裏去。

老實說，裘勝三在江湖上的威名足以嚇破一般人的苦膽，而這個入却是絲毫不在乎，面露笑容，表現得文文靜靜。

裘勝三完全是依照江湖禮數，一見面就盤道：「閣下是那條道上的？」

「一脚踏白，一腳踏黑！」

「哦！」裘勝三的脸色沉了下來。「如此說來，你是黑白兩道一體通吃了。」

「裘老爺子！這方面我完全跟你一樣。」

裘勝三不愧是老狐狸，他絲毫沒有動怒，很冷靜地說：「人在江湖走，就要遵守江湖上的規矩，見者有份，沒話說，說個數目吧！」

「一半！」

「多少的一半？」

「你姓葉的要多少，就是多少！」

「你不妨說說看！」

「大洋十萬元。」

裘勝三面色很難看，心裏很難過，就像被人打了一記悶棍。這傢伙也實在太厲害，不但了解他們組織的情況，甚至連每一個細節都弄得清清楚楚的！

半晌，裘勝三迸出一句話：「你知道我們有幾個人？」

「六個。」

「你很清楚，不過，你的算盤打得不錯，你一個人要一半，我們六個人要一半，這筆賬怎麼算法？」

「裘老爺子！沖着你的名號，我才只要一半，若是換了別人，我要一口全吞。」

「憑什麼？」

「因為我的嘴大。」

定要使這件事順利得手，好，就這麼說定。你應該知道，我裘勝三是從來說一不二的。」

「這點絕對信得過。」

「葉兄！」吳星葵這時才捧上了嘴：「裘老爺子給你天般大的面子，你也應該回報吧？裘姑娘跟雨時老弟目下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家客棧之中。」

「哦！」吳星葵與紫菱玉不禁面面相覷。

「他們二人在秦福芝的房裏睡覺。」

「秦福芝？」紫菱玉更感到吃驚了。

葉百曉笑着說：「我這個人無家無室，整日東蕩西飄，一兩個相好的女人總是有的，秦福芝就是其中之一，她在葉莊唱戲的時候我去跟她會過哩！」

一語提醒夢中人，裘勝三不禁恍然大悟，當即笑着說：「在秦福芝的房裏，抽冷子給錢風一刀的，原來是你呀！」

葉百曉有些得意地點點頭：「裘老爺子！您說對啦！」

「不過，我却不明白，」裘勝三那兩道花白的眉毛，又挑了起來。「你那樣作的目的何在？」

「裘老爺子！兵不厭詐，那一招的目的是在攪局，水渾了，才好摸魚呀！」

「嘿！你的機智、謀略的確高人一等，這身武功也委實不錯，老實說，近幾年來在江湖上走動的，很少有人不在方雨時那小子手下栽餡：……老弟！這一身功夫是那一位高人傳授的？」

「裘老爺子！」葉百曉倒是挺會賣關子，他故作神秘地一笑：「這您就別盤問啦！師父教咱們武功，可不是用來發橫財的呀！」

他也許是說着無心，裘勝三却是聽者有意，一張老臉立刻紅到耳根處。

吳星葵連忙說：「裘老爺子！我去看看麗雲

「哼！十萬大洋，我倒要看看他怎麼走得。」

「百泰，別把人家看扁啦！人家已經說過話，教咱們把這十萬大洋放在一輛大車上，到時候自有人前來拿錢，你以為十萬塊錢有四千多斤，沒有人拿得動，是不是？牲口可拉得動呀！」

「葉老爺子怎麼說？」

「他當然還是堅持主見，要我不受損失，只怕他也無能為力。」

「莊主怎麼如此說呢？」

「百泰！並非我小看葉老爺子，如果無絃琴本人不出面，他又有什麼辦法？」

「莊主！咱們可以跟着這輛大車，追下去呀！」

「唉！」葉百慶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百泰！說句老實話，我已決定破財消災了，只有一件事咱們一定要格外留意。」

「請莊主明示。」

「我們一定要別人知道，我們湊這十萬大洋是多麼費勁，我葉百慶付這十萬塊錢之後，已經是不名一文，要不然，別人依樣學樣，再這麼來一次，那可就不消啦！」葉百慶解釋道。

「莊主您放心，關於這善後問題，我是會處理的。」

葉百慶道：「那我就放心了，對了！百泰！代我向葉老爺子致意，萬一今晚發生兵刃之爭，以不驚動內院女眷為宜，千萬千萬！」

「是，莊主還有什麼吩咐？」

「沒有了，你去吧！從現在起，我就不離開這間屋子，一切由你全權作主。」

「是，莊主。」葉百泰行禮退出。

他先去大廳，伏在花窗上看看坐在廳堂中的秦飛羽，然後才去別院中找葉勝三。

「葉管事！」葉勝三先開了口：「我比你先回來不多一會兒，剛才，我也到縣裏去了一趟。」

「老爺子去縣裏是爲了……？」

「去會一個人，那個人您認識。」

「哦？是誰呢？」

「令弟葉百慶。」葉勝三說這句話的時候，炯炯的目光逼視着葉百泰。「葉管事有這樣的一個弟弟嗎？」

「有的。」葉百泰的神色十分鎮定。

「我跟令弟談了很久。」

「是的，百慶不比我，他從小就在外面飄蕩，見聞一定比我廣闊，你們……談得很愉快吧？」

葉勝三不愧是塊老薑，絲毫沒有露出不愉快之色，反而帶着誇讚的語氣：「令弟不愧在外面跑過腿，鬧過道，玩了幾手也很漂亮，我很佩服，至於那樁事，我們也談好了，兩下對開，彼此不吃虧。」

葉百泰始終表現得很恭敬：「多謝！多謝！這都是老爺子給面子，百慶那兩下子在您的面前還敢玩嗎？」

「葉管事真是太客氣啦！」葉勝三打了個哈哈，然後將嗓門一壓：「一切都準備齊齊了嗎？」

「全都妥了，十萬大洋分毫不缺，有三萬多現的，六萬多大大小小的錢票，也都是近幾省各大錢莊隨時可以兌現的，老爺子要是不放心，現洋先盡老爺子拿，咱們兄弟拿錢票就好了。」

葉勝三道：「都一樣，都一樣……葉莊主那邊……？」

「老爺子請放心，錢風一死，莊主已經寒了心，他已決定破財消災，這十萬大洋咱們是拿定啦！」

葉勝三道：「葉管事，你以後還要作人，我姓葉的絕不拉你下水，到了夜裏，你最好當着莊主的面，把現大洋跟那些錢票點交給秦飛羽，放在大車上，另外請你知會令弟一聲，咱們在野舖子裏碰面，現的也好，票子也好，當面分清，一家一半。」

「老爺子，這件事，我還得跟令弟商量一下。」

「怎麼！你還作不了主？」

「老爺子，話不是這麼說，舍弟作事一向有自己的主意，最好還是……」

葉勝三倒爽快，立刻改了口：「沒關係！令弟怎麼說，我怎麼依，不過，請他也要顧到咱們的行動方便。而且，我姓葉的以後還要在道上混，善後要處理得很漂亮才行，五萬大洋落個臭名，那我倒不如去攔路劫掠還來得快些。」

「老爺子！我想舍弟會顧到這些的。」

「嗯！你跟令弟待會兒還要見面嗎？」

「在日落之前還要一聚。」

「好！令弟有了決定後請儘快告訴我。」

「當然，當然！」不管心裏頭是怎麼回事，在表面上葉百泰表現得倒是必恭必敬。

「好啦！咱們就這樣說定，我去看看葉莊主。」

秦飛羽真有耐性，這個時候他還在客廳裏坐等，別人不理他，他也不理別人。

葉勝三經過客廳的時候，抽冷子來到他面前，悄聲說：「飛羽！情況有了改變。」

「哦！」秦飛羽的目光望着別處，他在替葉勝三三辭望警戒。

「所以，行動的細節也有了改變，目前還難以決定，夜裏要隨機應變。」

「老爺子可否稍作提示。」

「簡略地說，有人發現了咱們的款財大計。」

想橫插一脚，分一股，錢是小事，以後抓着咱們的把柄那還得了，我要用最嚴厲的手段對付他們，明白嗎？」

秦飛羽靜坐如恆，不過，他的目光却在左右掃動，小心翼翼地觀察四週，同時輕聲回答：「老爺子想必胸有成算，不過，我還要提醒老爺子一聲，對手此時插進來，必定有了萬全之策，我們絕不能輕舉妄動，所謂強龍不壓地頭蛇，凡事求穩爲先。」

葉勝三道：「飛羽！我就是喜歡你這份沉穩持重，放心，龍就是龍，蛇就是蛇，二者之間永遠有無法估計的差距，咱們這一趟絕不會白跑。飛羽！千萬記住，夜裏要隨機應變，時刻留意我的一言一行。」

「老爺子的教訓我時刻記在心頭。」

看起來葉勝三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客廳也非談話之處，他沒有久留，隨即離開。來到葉百慶的臥房門口，葉勝三輕叩房門，只聽裏面說了一聲：「請進！」

二人相對，有片刻的沉默。然後是葉勝三先開口：「葉莊主！剛才我已跟葉管事談過，關於莊主的決定，我還想多作一點了解。」葉百慶先請葉勝三入座，然後很客氣地說：「葉老爺子！這三天來，您已盡心盡力，奈何強敵當前，單是靠你祖孫二人也難以應付。而且我也無理由要求你祖孫二人爲葉莊賣命，所以，我已打算破財消災。但求人安，些許錢財，又算得了什麼。」

「葉某人實在感到慚愧。江湖道上的人物，大都是寧肯輸命，不肯輸名，依照葉某人的意思，絕不肯就此罷手。不過，退一步想，萬一力拚結果，還是不敵，非但要危害莊主性命，而且還可能影響貴家安寧，所以，葉某人不該逞強，完全以莊主之決定爲準……」

「多謝，多謝！」葉百慶深深一揖。

「附耳過來。」

葉百泰將腦袋湊過去，葉百慶比手劃腳地密授機宜，內管事聽得眉花眼笑，看樣子，葉百慶所訂的計策一定非常的高妙。

江湖路，險又詐，這句話一點也不錯。

一上燈，猴皮老四的賭館就有了生氣，猴皮老四也升帳了。一大早就他爬起來跟葉百泰商談買田的事，下午雖然補了一覺，還是沒有睡够。不過，他的精神却格外好。人逢喜事精神爽，這話一點也不錯。

一碗參湯下肚，精神，氣，神全都上來了，四奶奶春蘭也眉花眼笑地起來侍候了。

「我說四爺！」她嬌滴滴地獻殷勤。「你也不睡一會兒，這兩天你够勞累啦！」

「怎麼啦？春蘭，是大風吹歪了你的嘴，還是昨晚睡在磨子上——想轉啦！你多早晚叫過我一聲四爺的？」

「瞧你！」春蘭軟綿綿的身子也偎上來了。「人家奉承你，你倒端起來了，你現在是有田，有地，有莊園，不再是開賭場的混混，是不折不扣的四爺啦！」

猴皮老四的猴爪子在春蘭的臉頰上擰了一下，那裏邪氣地說：「你呀！『橫』『豎』『上』『下』都够味兒，春蘭，說正格的，衝着這番奉承，葉莊的田地還能不交給你管麼？」

「四爺！那就謝啦，可不是我春蘭想抓這攪那的，我這是給您分憂解勞啊！」

「誰說不是哩……咳……」猴皮老四有個乾咳的毛病。太興奮，他都會不自禁地咳一陣。

平日裏，春蘭才懶得理他，現在可不同，又是搗背又是拿水地忙了起來。

「四爺！」外面有人在喊：「有客！」

「哦？什麼人？」

「就是那位來過幾次的陶爺。」

「不過，葉某人拜莊主之賜之寶石一盒必須歸還，所謂無功不受祿……」

「這是那裏話？老爺子這樣作法豈不是太寒儉了嗎？這一次葉某雖遭無妄之災，却藉機交到老爺子這樣一位肝膽相照的朋友，這也未嘗不是一大收穫。等這件事過去之後，葉某人還要和老爺子歡聚數日……」

「不！」雖是一個字，葉勝三却說得很用力。

「哦？」葉百慶顯然大感意外。

「今晚無絃琴要來拿那筆錢，如非他親來，那筆錢他休想輕易拿走。若是他親來，葉某人也要考驗他的能耐。萬一葉某人確實不敵，葉某人連夜就要離莊，無顏再見莊主啦！」

「這……？」

「葉莊主，葉某決定之事，難以更改，今晚前途難以預卜，葉某先行拜別……」葉勝三說着，起身深深一揖。

葉百慶似是不勝惋惜，雖再三慰留，終打不消葉勝三的決定，也只得作罷了。

葉勝三真是唱做俱佳，言辭之間也是情文並茂，葉百慶只怕要感激涕零哩！

其實，葉勝三也太小看這個土皇帝了。葉百慶能在四鄉稱霸，魚肉鄉民，歛財自肥，難道一點城府都沒有嗎？葉百慶當然不會那麼差勁，當葉勝三退去之後，他的臉上立刻出現了陰森的笑容。

他靜靜地坐在那兒，一動也未動，過了好一陣子，房門推開，進來的是他的堂弟兼內管事百泰。

「莊主！」葉百泰也是滿面陰險的笑。「姓葉的說了什麼？」

「這老傢伙真是唱做絕佳，他應該到梨園中去混，一定會大有出息。哼！他還以為我上了他的當哩？」

「莊主！姓葉的一點也沒有懷疑嗎？」

「半點也沒有，他這會兒已經準備拿錢上路了。」

葉百慶語氣輕鄙地說：「唉！這種人不是在關外很有名氣的嗎？胃口竟然如此小，十萬大洋就心滿意足了，哼！十萬塊錢在我葉百慶的眼中又算得了什麼？」

葉百泰連忙諛媚地附和着：「莊主說的是呀！」

「百泰！你對我這堂兄的佩服佩服？」

「莊主！小弟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呀！」

「你每一次都問我，爲什麼不把百慶這個外管事的挑明了，我每一次都是搖頭，我知道你很不諒解，甚至還在錢風面前發過牢騷，說什麼我怕你們一外，一內兩個管事的把我管得一動都不能動。」說到這裏，葉百慶的一隻手搭上葉百泰的肩頭。「百泰！現在你該明白了吧！百慶處在暗中，發揮了多大的效用？」

「莊主卓見，實在高明。」葉百泰表現了衷心的讚佩。「小弟佩服得五體投地。」

「好啦！咱們自己弟兄，何必如此客氣？一筆寫出兩個葉字，你說是不是？」

「是！是！」

「百泰！現在有幾件事要着手進行。」

「請莊主吩咐。」

「咱們跟猴皮老四的賣田契約文書都作好了吧？」

「是！」

「立刻找人仿刻猴皮老四的信印，假造一張借貸本莊大洋五萬元的字據。」

「當然有哩！」

「這……？」

「百泰！你聽我說，」葉百慶嗓門壓得低低的：「告訴百慶，在天黑之前將猴皮老四幹

技擊叢談

鏢局考試刀棍分高下

雲山

在武俠這一個圈子裏面，有的是游俠，這種人目前已經十分罕見了，因為現代的人士，多數以個人的利益為前提，如果某一種行徑對他有害無利，那就不會插手，古代的人，頗有分別，的確有些人是行俠仗義的，因此之故，便有人很看包公，到處尋訪，順便打抱不平。

那種人就是游俠了，他們仍是不會抱着行俠仗義這一套的，只是順便打抱不平而已，更何況是尋訪訪友。

從明代開始，已經有游俠這一類人出現，他們在背上頂着一個黃包袱，到處闖天涯，那些人手上有必有些斤兩，所到之處，凡是發覺某一處村莊住着一位武林高手，就登門拜訪，執弟子禮，一來把他的武功表演一番，請前輩指教，二來想知道對方有甚麼突出的功夫傳授給他。

古代交通不便，北方的拳術比較南方更加出色，廣東省在南嶺之南，任何一處，都是人跡罕至的，隨後然後有人聚族而居，故此拳術必然由北方傳到南方來，那些拳術會傳到那裏，就靠游俠做媒介。

還有一點，可以看得出行俠仗義之人必然有武功在身，因為他路過荒村，無地投宿，便要走進荒廢的廟宇之內住宿一晚，那些地方龍蛇混雜，甚至晚間有野獸出沒，還有可能給劫匪殺着，除非那個游俠能够保護自己，決不會走到那地方去。

當時一般的游俠多數在背上掛着一柄單刀，或者帶着一枝短棍，那種棍稱做齊眉棍，即是說它豎在地上的高度跟那個人眉心的高度相同，這種棍是特別短的，因為它便於攜帶，至於認真武功較高的人，把一枝長棍擡起來，那就是兩節棍或三節棍了，很少人隨身帶劍，因為劍的戰鬥力比較單刀薄弱，除非那是一把寶劍，然後能够剋制單刀。再者，身上帶着寶劍，可能太過搶眼，無端端的引出一場禍事來，故此仍是帶刀居多。

綜合上述各點，凡是遠行的人，除了拳脚有些斤兩之外，多數帶着一些武器，它就是單刀或棍。

村莊裏面有稱做「護村」的人，也懂武藝，他們就多數用雙刀或花槍作戰，事實上花槍比較長，而且槍尖也比較一條棍銳利，當然是勝過齊眉棍的，再者，雙刀也勝過單刀。故此，護村的好手，俱用這兩種武器，只有特別厲害的人，然後用獨門兵器。

所謂獨門兵器，即是指那種武器只有他本人可以施展，別人抓在手裏，簡直不知道如何使用，這種武器就是判官筆，以及狼牙棒等。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以前他在華北開設鏢局，凡有武藝高強的人，或者從遠方過境的游俠，想在鏢局裏面棲身，不管住宿的時間或長或短，未能勝任做鏢師之前，總是容許他們在大堂歇宿的，且又供給

每天的伙食，從不收費，不過，必須出動的時候，希望多兩個人搖旗吶喊，他們就要跟隨出發，但如不負責打鬥，這種人就稱做「趟子手」，實則幫閒人物。

趟子手想升作鏢師，一定要關過三關。第一關是拳脚爭雄，不必說了，另外這兩關却相當有趣，既然一般村莊的高手俱用花槍，齊眉棍的力量薄弱，故此，身懷絕技的人，就要以寡敵眾，以弱敵強，這一關是用齊眉棍鬥花槍。另外一關就是單刀戰雙刀。

分明是雙刀犀利過單刀了，同是那種單刀，一個人用雙刀，另外一個人用同類兩把刀當中的一把，較量高下，有點吃虧，故此，必須由趟子手升做鏢師的人，要關這兩關。

照孫玉峯師傅所述，單刀戰雙刀，並不困難，但如一定要走位靈活，判斷力強，然後有機會取勝，至於用齊眉棍鬥花槍，另有一套。

從單刀戰雙刀說起，何以一把刀有機會戰勝兩把刀呢？就因為單刀可以用刀背貼住自己的背脊，把它以旋轉姿勢出擊，雙刀却無法辦得到，再者，雙刀在手，一時不慎，就會割損自己，因此，那兩把刀總是一上一下，或者一前一後的，至於兩把刀同時出擊，那是交叉刀，有如較剪一樣。

單刀勝雙刀的秘訣就是繞着對方一隻手，設法繞到他的背後，迫他只有一把刀應戰，事實上手持雙刀的人，忽然發覺對方轉到背後，而且靠近右邊，他就迫於用右手所握的刀招架，然後轉身用左手劈殺，由於他有這種顧忌，無法同時出動兩把

刀，因此使用單刀的人，就可以靠着貼身作戰這一招取勝，盡可能的貼近他右邊，壓住他靠右的刀，再用另外一種刀法作戰，使他無法使用左刀。

為了戰勝雙刀，孫玉峯師傅十分重視「滾堂刀」，即是說，持刀的人忽然倒地打滾，滾到對方脚下，然後把刀仰起，如果對方猝不及防，可能即滾即割，那把刀由下邊割到上邊去，稱做「倒割刀」，一刀就定了勝負，反之，他滾到脚下，持刀的人只有機會一刀劈下，給他用刀擋格，立刻滾開，那就毫無損失，練之，滾來滾去，而且從滾堂刀化為倒割刀，貼近雙刀，動手劈殺，那就有機會取勝了。

凡是鏢師都要關過這一關。比武之際，雙方都用木刀，而且身上穿了白色的練武衣裳，木刀不管是單刀或雙刀，靠近刀鋒之處，必用紅墨掃過，那些紅墨汁吃在木刀上面，不會飛濺出來，但可以在貼身打鬥之際，壓住對方的衣裳，使勁一拖，留下一條血似的紅印。只要手持單刀的人在對方身上拖了一條紅印，立刻停止戰鬥，因為在真正的搏鬥當中，一刀就會要對方的命，故此不必一鬥再鬥。

改談短棍勝花槍。本來齊眉棍僅有五尺四寸，大概豎起來跟一個人的眉心高度相似，那是指以前體格比較高大的人而言，如果以現代人士計算，恐怕未到這個數字，大約是五尺一寸左右。至於花槍，一定是長過六尺五寸，花槍並非直刺那麼簡單，還可以刺後一縮，把那一枝槍縮短一點，變成僅有四尺就到槍尖，於是，那一柄槍，兩邊都可以使用，即是說，右邊是槍，左邊是棍，懂得花槍的人，能够把那

一枝槍要得十分靈活，只見點點槍花，忽長忽短，難以捉摸，如果持槍的人以梨花槍的姿勢出現，把那枝槍護體揮舞，迫近對方，然後偷刺，一刺即收，那麼，持棍的人，很難接戰，故此，用齊眉棍作戰，就要靠高低棍了。

所謂高低棍，即是盡量放棄中路出擊，只是以高棍打頭，低棍掃腳，那就避免中路作戰，因為花槍在中路出擊，槍桿既長，而且槍尖有勁，很難用棍抵擋，反之，使用齊眉棍，上則打頭，下則掃腳，那是另有一招，使持槍的鏢師不容易抵擋。

持棍打頭，並不容易，並非雙手握住棍心和棍尾，用劈殺的姿勢打出，而是單手握棍，握住棍尾之後，把那枝棍上下揮舞，整枝棍伸到盡，加上了手臂，本來那枝棍是五尺四寸的，手臂長達二尺過外，加起來就有七尺之長，比較一枝花槍更長，因此他有機會攔腰，不過，單手抓住棍尾，把它拉成一條直線，上下揮舞，打到對方的頭部那麼高，實在不容易，除非指掌有勁，運用得靈活，不易施展這一招。

另外一種棍法就是「掃棍」。專掃對方的小腿，小腿用來支持一個人的體重，給棍橫掃，就算他小腿的照面骨沒有折斷，仍會發生痛楚，窒了一窒，不用拳脚，抑或棍較量高下，但有痛楚，不過稍為寧步，便即給對方乘虛而入，就此倒下，故此用齊眉棍橫掃對方小腿之際，持花槍的鏢師就迫於用釣魚槍之法應戰，化槍為棍，把它豎起來，槍尖向天，槍尾壓地，那就不愁對方用棍橫掃了，只有十分笨的人然後跳起避棍，原因是跳起之際，

猴皮老四微微一皺眉頭，低聲說：「春蘭！你去會會他，看他有什麼事，如果他是來打秋風的，你看着打發打發。」

春蘭正巴不得有這麼一個機會，那裏還會說一個不字，連忙眉花眼笑地走了出去。方雨時坐在那間小廳裏，很靜靜地等着，甚至在春蘭進門的時候他都沒有特別的表態，只是微微一點頭。春蘭輕輕地關上了廳門。

「怎麼啦？」春蘭打情罵俏地：「綁着個臉，有什麼心事呀？」

方雨時說道：「春蘭？錢風死了，妳可知道？」

「哦……是你殺死錢風的嗎？」

「我與他本不相干。」

「那就對囉，與你不相干，跟咱們四爺那就不相干啦！」

「春蘭！你這麼想，人家可不這樣想！」

「哦？」春蘭的臉色也開始變了。

「你可知道葉莊為什麼不把錢風的死訊發出來？他們是在密謀報復，所以我特地來告警，請你們四爺千萬小心。」

「唉！」春蘭有點發慌了。「如何小心法呢？」

「只有一個辦法，賭館暫停開放，關門閉戶，日夜防守。」頓了一頓，方雨時又問：「你們賭館裏有多少可用的人手？」

「唉！我怎麼知道誰可用？誰不可用？」

「總有個頭兒吧！你教他來，我來跟他商量。」

「你看要不要跟四爺說一聲？」

「四奶奶？你就作個主兒吧！能不告訴他就盡量告訴他，免得他又慌了手脚。」

「好吧！你在這兒等着，我找他來。」

「快快快！」

春蘭剛走出小廳，就有一個人跌跌撞撞地跑到她面前，那人面色如土，聲音却非常低：「四奶奶！你趕緊回後院去一趟。」

「幹什麼呀？」春蘭翻翻眼皮問。

「你別問，去了就會知道。」

「陰陽怪氣的！」春蘭罵罵咧咧往後院去。

給對方乘虛而入，把棍頭或棍尾向上一揚，由低線刺到中部去，那是無法施救的，這一招稱做「孫行者倒打天門」，乃是齊眉棍的絕招，確實可以戰勝花槍。

不管那種兵器，練習得爐火純青，便會把它的效用發揮到最高的境界，不但可以依照以短勝長，以單勝雙的一些絕招打出，還可以誘敵進攻，然後出擊。

孫玉峯師傅稱做五省刀王，威名遠播，他的一手單刀，不但可以戰勝雙刀，甚至可以說是穩勝，就因為他能够使用那一把刀圈出一朵刀花來。

他用右手握刀，把腕一震，由於震盪之力，那一柄單刀自動旋轉，打了一個圈，稱做刀花，普通的刀花沒有甚麼壓力，只是用來出擊，使敵人看花了一雙眼，跟着變招砍殺，孫玉峯的刀花却是極有份量的，即使雙刀齊出，直闖他的中上門，給刀花一震，對方兩把刀一齊震飛，可見他腕力的雄厚。他苦練刀花三十多年，到老仍然可以靠著那種震盪力，去抵禦敵人的兵器。

黃飛鴻擅長用六點半棍出擊，雙手分別握住棍心和棍尾，用勁一震，那枝棍便圈出斗大的棍花來，把它向一堵牆順勢一刺，突然辟拍幾聲，看看牆上，竟有六點半的痕跡遺留下來，故稱六點半棍，相傳這一手棍是由少林高僧流傳下來的，詠春的下門現時仍然有人擅長它，不過，真正能够一震，手中的棍就裂出棍花來，殊不容易。

至於用單刀，使勁一震，震出刀花，那就難上加難，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得出孫玉峯師傅的功力，不愧有刀王之稱。

春蘭不愧為久經風塵的老手，在這個時候她竟然還想到那張買田契約文書，目光一掃，第二個案卷又來了。猴皮老四專放錢財契約的五斗櫃已經被撬開，鐵將軍躺在地上睡大頭覺。不用看，那張買田的契約書文沒了。

春蘭抽了一口長長的冷氣，葉莊也未免太狠了吧？殺了人還捲走一大筆錢，就算是替錢風報仇，也太過份了，何況錢風壓根兒就不是死在猴皮老四的手裏呀！

（下期續完）

逆留(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華往綠竹塘赴約，獲見已死去多年的母親，始知他母親當年是用龜息大法閉住呼吸假死，現已身為掌門，賜予美女青青為陳華之妻，成婚之夜，陳華憶及兒時母親告誡之言，婉言向青青說項，暫不行周公之禮，三日後廟祭，師祖要陳華履行三項條件之一，陳華據理力爭，師祖不允，取出二片銅片，兩指一夾，發出卡達聲響，但這一怪異舉動，對陳華似毫無作用，師祖大怒，喝命一名中年美婦叫美珍者把陳華擒往九幽地獄，美珍奉命，一閃來到陳華面前，她出手奇快，雙手一翻便扣住陳華肩膊——

九幽逢佳遇

聖殿解苦源

美珍十指一緊，陳華真氣盡洩，再動彈不得了。

美珍冷喝了一聲：「去！」便推着他從另一道門戶走了進去。

穿過那道門戶，是一條又長又暗的甬道，陳華這時功力盡失，無法運用夜視之能，這時的感覺是一眼漆黑，什麼也看不見，腳下一高一低，走得非常吃力。

美珍那能陪他這樣慢慢的走，於是攔腰夾起他，帶着陳華飛步而行。

他們在那條甬道之中，轉來轉去，疾行了一陣，通過了九道門戶，最後，美珍把陳華交給了一個滿頭亂髮，分不出男女的駝子，道：「把這小子暫時關入八十八號。」

那駝子接過陳華，沒有說一句話，便挾着陳華擠進一條狹縫裏，把陳華拋進一間僅可容身的小牢房裏，鐵門一關，就轉身走了。

陳華這時全身功力被制，被那駝子重重的一摔，只摔得他金星直冒，幾乎閉過氣去。

這間牢房，簡直小得可憐，左右一探手，就可以觸到冰冷無情的石壁，猛然一長身，身子只伸到一半，「呀！」的一聲，頭就撞在堅硬的石頂，只痛得陳華眼淚都流出來了。

這是一間要蜷曲着身子才勉強可以坐臥的

小房，絕對沒有伸展手脚的餘地。

陳華嘆了一口長氣，自言自語地道：「這個地方，要被關上一年半載，只怕不死也得瘋了。」

忽然，有人接口道：「那也不見得，老夫被關在這裏已經很久了，可是還是活下來了。」

陳華被關在這裏，只道再沒有開口的機會了，那想得到馬上就有人向他伸出了友誼之手，當下只高興得叫道：「老前輩你在那裏？」

「九十九號，你的斜對面。」

陳華摸到鐵門前面，盡量向外望去，那裏看到九十九號，嘆息一聲，道：「老前輩，晚輩什麼都看不見。」

「來了這裏，就不要心急，慢慢的你的視力就會恢復，我們先談談，不也是一樣。」陳華坐回地上，道：「老前輩，你來這裏有多久了？」

「老夫也不知多久了，反正很久很久就是不說別的，單說老夫的頭髮，就長得和我的身子一樣長了。」

陳華心裏一冷，喪然地道：「啊！這長的日子，晚輩可支持不下去。」

「別洩氣，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只

要我們能活下去，我想總有重見天日一天。」

陳華道：「老前輩倒真是樂觀得很！」

「希望是活力的源泉，老夫之所以能仍然活下來，就是希望之火永遠不熄滅……聽你口聲，你大約只有二十歲左右吧。」

陳華苦笑一聲，道：「晚輩今年正是二十歲，算來今天還是晚輩的生日啦！」

「二十歲，你還是剛剛出道的娃娃，就關你三十年，你也不過五十歲，五十正是不惑之年，那時，你才真正的大有作為哩！」

陳華笑道：「老前輩說得好，可是三十年後能不能出去，還是未定之數哩！」

「這一點，老夫可以保證，只要你堅強的活到五十歲，老夫就一定有把握送你離開這裏。」

陳華忍不住大笑道：「當晚輩活到五十歲時，你老前輩只怕早看不到了。」

「能不能親眼見你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同時，也不關緊要，緊要的是你能出去，就表示老夫的希望沒有落空，老夫只要希望不落空，這數十年苦難日子，就挨得值了。」

這是什麼怪論，起先只聽得陳華一怔，但不久之後，陳華的臉色從迷惘之中解脫出來，換上了興奮的神采，肅然而帶着激動的話氣，道：「老前輩，一語驚醒夢中人，晚輩要堅強的奮鬥到底了。」

「好孩子，老夫總算等到了！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

陳華對這位見不到的老前輩，產生了無比的尊敬的心理，於是答話的態度也恭敬起來，朗聲道：「晚輩姓陳，單名華。」

「你姓陳……」好像沒有聽清楚。

陳華複述一遍道：「晚輩姓陳名華。」

「你爸爸叫什麼名字？」

「先父諱繼志。」

「啊！你原來是陳繼志的兒子！」

陳華興奮地，說道：「老前輩，您認識先父！」

「嗯……。」

過了很久，再也聽不到他的話聲了。陳華忍不住叫道：「老前輩！老前輩！您為什麼不說話了？」

「別吵！老夫在想一件事！」

又等了很久，陳華又大叫道：「老前輩……老前輩……。」

「我問你，是誰把你送進來的。」

陳華道：「一個老太婆。」

「廢話，老夫還不知道是老太婆，老夫要知道的是她叫什麼名字。」

陳華道：「晚輩只知老師祖叫她美珍。」

「美珍！這就有道理了。」

陳華聽出他話中有話，接着問道：「老前輩，您說的是什麼道理？」

「不是美珍，就不會把你關在八十八號中了……。」

陳華心機靈活的一動，道：「她……。」

「她給你一個機會，也給了老夫一個機會。」

陳華「啊！」了一聲，又道：「她……。」

「她不忘舊情！」

陳華明白了，也猛然激動地道：「老前輩，您……。」

「老夫就是你祖父陳欽。」

陳華歡呼出聲道：「爺爺！那她……。」

「她並不是你的祖母！」

陳華不便再追問下去，話鋒一轉，道：「爺爺，人家都說你老人家……。」

「當着祖父大人面前，那個「死」字可就不便出口了。」

陳欽嘻嘻一笑道：「大家都說我死了是不

是，你爺爺可不是隨便放棄的人。」

陳華道：「爺爺，您不是替她們辦事去了麼？怎麼被她們關了起來呢？」

陳欽道：「我本來是一心一意替她們辦事，後來我發現她們言行不一致，跑回來找她們理論，於是，便被她們關了起來。」

話聲一頓，反問道：「你怎樣也被她們看上了？」

陳華長嘆一聲道：「爺爺，想來您大約還不知道，爸爸也被她們套上了。」

「他人呢？」

「不知道，要不是真的死了，也可能和你老人家一樣，被她們關起來了。」

陳欽狠狠的一跺腳，說道：「可恨！可惡！……華兒，你且把你的情形，仔細說給爺爺聽聽。」

陳華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祖父。

陳欽聽了慨嘆一聲，道：「人總有人性，人性不滅，便註定了她們永遠不會成功。」

陳華顯然一時沒有聽懂他祖父的話，什麼叫人性不滅，何以註定了她們永遠不會成功，楞了一楞，問道：「爺爺，你在說什麼呀？」

陳欽道：「爺爺在說，她們這種外欺內壓的手段，根本違反了人性，所以一定會被自己人所摒棄。」

陳華道：「爺爺，您可是說，她們自己會發生了叛亂。」

陳欽微笑道：「正是這個意思。」

陳華微微一皺雙眉道：「不可能罷！誰能承擔得了這這叛門之罪。」

陳欽道：「這是表面上的看法，事實上，已經早就有人在暗中的背叛她們老祖師的遺命了。」

陳華驚訝的道：「有這種事，是誰？」

陳欽道：「你要知道的話，我馬上就可以

指出來……。」

頓了一頓，接着又道：「第一個，就是剛才送你進來的這位美珍前輩，其次就是你的娘，還有我們這裏的那位玉環前輩。」

陳華一怔道：「爺爺，你怎樣知道的？」

陳欽道：「這裏這位玉環前輩，是你爺這幾十年來，心換心換來的，至於那美珍前輩，她故意把你關在八十八號，便是有意讓我們祖孫相會的明證，還有你娘，她教了你那套神奇的吐納之術，便足以確定她叛徒的罪名了。」

陳華暗自忖思道：「那吐納之術，不過是幫助我不陷於色情陷阱而已，母愛天性，這也算不得什麼叛逆……。」

陳欽似是看穿了陳華的心事似的，等了一等，道：「爺爺不告訴你，只怕你永遠想不通，你道你剛才怎樣逃過那『裂魂之苦』的？」

越說越叫人迷惑了，陳華道：「什麼叫『裂魂之苦』？剛才她們沒加在孫兒身上呀。」

陳欽道：「所謂『裂魂之苦』就是那老師祖手中銅片所發出來的聲音，那種聲音，入耳摧魂裂魄，身受之人，苦不堪言。」

陳華道：「孫兒倒沒有那種感覺。」

陳欽道：「因為你得到了你娘那吐納之術的幫助，所以能幸運的逃過了那一劫……唉！爺爺事情說得明白一點吧，因為你沒有和青青完成夫妻之實，因此，她們預先安排在青青身上的奇毒，便未傳到你身上，所以你才得安然無恙。」

陳華恍然而悟道：「原來如此，怪不得那老師祖在追問什麼『聖液』的事。」

陳欽道：「對了，就是那聖液，她們先讓青青服下，然後過到你身上，你就等於被她們套上了一個鎖鍊，永生永世，逃不出她們掌心了。」

陳華暗自欣喜的吁了一口氣，道：「那爺

爺你……？」

陳欽道：「爺爺我，沒有你那樣幸運，那種罪我不知受了多少次了，至今每隔一段時間，我還得被她們折磨一次，可是你爺爺就是不屈服。」

陳華嘆息一聲，道：「爺爺！您真叫人敬佩。」

陳欽道：「爺爺更希望你千萬不要叫人失望。」

陳華激動的道：「爺爺，你放心，孫兒有老人家的遺傳，絕不會給你老人家丟人。」

陳欽道：「這就是我們陳家的好子孫。」

陳華急轉如飛，想到應有的對策，不由得問道：「爺爺，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等！」

陳華道：「除了等之外，我們就不能主動逃獄麼？」

陳欽道：「沒有那種必要。」

陳華道：「要等多久呢？」

陳欽道：「我想最多七天，最少三天，他們就會來找你。」

陳華道：「你老人家不是被關了幾十年了麼？」

陳欽道：「爺爺那能和你比，反過來說，你也不能和爺爺比，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因緣關係，所以各人的處境變化，也各不相同。」

陳華道：「就照你老人家的估計，孫兒最少也要在這裏等待三天，在這三天之中，閑着也是閑着，不知你老人家在武功上可有什麼傳授？」

既然對方是自己的親爺爺，那就用不着拐着彎動心機了，老實直坦的把自己的心意說了出來。

陳欽哈哈一笑，道：「華兒，你的算盤倒打得真精，可惜爺爺……。」

陳華嘆息一聲，截口道：「爺爺難道你這幾十年的時光，就那樣白白的浪費了麼？」

陳欽道：「爺爺當然沒有忘記利用這時光用功，只是爺爺這一套功夫，對你毫無用處，而且，你也沒有時間學習……有了！玉環大姐，您請過來一下。」

陳欽口中的玉環大姐，敢情就是那個不男不女的駝子，她一聽呼喚，便飄身而到，笑道：「原來你們是祖孫，那真得恭喜你們一番了。」

「說着，取出打火石，給他們點起了一盞鬼火似的小燈。」

燈火雖小，但這時對陳華的意義，何異當空皓月，滿眼光明。

第一眼，他就看到斜對面兒臂粗的鐵欄門後面，爬着一個銀絲白髮的老人，向着他點頭微笑。

陳華心頭不禁一慘，啞然叫了一聲：「爺爺……。」

他剛才和他爺爺談了半天話，心緒雖激動了一下，但沒有現在這樣感動的深刻。

看他爺爺這樣子，不但頭髮長長的覆在地上，就是臉上的汗毛，也長得又濃又密，簡直就成了一隻大猩猩，這叫人見了，怎能不難過傷心。

陳欽笑着道：「沒有什麼好難過的，你要堅強起來。」

陳華含着淚水應了一聲：「是！」

陳欽舉手指着那駝子醜女，道：「見過玉環前輩！」

陳華跪在地上，叩了一個頭，道：「晚輩陳華叩見老前輩，並有謝老前輩這些年來對家祖父的照拂。」

玉環姑娘咧嘴一笑，道：「不用謝了，你爺爺給予老身的更多啦！」

陳欽一旁笑道：「大姐，您太客氣了。」

陳華見他談話之間，顯得交情非常深厚，暗暗忖道：「他們既然有這樣好的交情，為什麼還這樣整天把他關在那石窟裏呢？放他出來走一走，也好一點呀。」

當然，他是不滿意玉環對朋友的不够意思，而是覺得很奇怪。

因為這裏面並沒有別的人，讓他出來伸伸腰，比什麼照顧都要實惠得多。

玉環姑娘從腰中取出一隻大鑰匙，一面替陳華開鐵門，一面問道：「陳少俠，你能不能自解穴道？」

陳華點了一點頭道：「能是能，只是解不了。」

玉環姑娘一手拍在他頭頂，替他解開了穴道，道：「你出來活動一下吧。」

陳華彎腰走出小石窟，伸了一下腰肢，有着說不出的舒服，長長的吸了一口氣，道：「請老前輩也放家祖出來走動一下，好不好？」

玉環道：「令祖身上加了一條短短的鐵鍊，就是開了門也走不出來，何況，他的門上了封，老身想開也開不了。」

原來如此，陳華心裏舒坦了一點，剛才倒是錯怪他了。

陳欽道：「這孩子想求上進，你能不能讓他到老怪物那裏去碰運氣？」

玉環毫不猶豫的點頭道：「有何不可。」

玉環帶着陳華從狹縫裏走了出去，又轉入另一條狹縫裏去，穿過狹縫，玉環便不前進了，吐動成絲的告訴陳華道：「前面有四座石窟，左右各兩間，右手第二間裏面住得有一個怪人，你去碰運氣吧！」

玉環話聲一落，便自退了出去。

陳華摸索着向前走去，摸過一道鐵門，摸到右手第二道鐵門前面，停下身來，輕輕的叫了一聲：「老前輩……老前輩……。」

他一連叫了二聲，裏面竟沒有回應。

他運起神功，細察了一陣，也察不出有人在裏面的跡象，他不免奇怪起來，暗暗道：「這裏明明沒有人……莫非他已經死了？」

心中一動，起了一個不幸的念頭，此念一生，便不由得伸手向裏面摸去……

可不是，一伸手就摸到了一具冰冷的屍體，陳華還膽大心細的向他心口試探了一下，一點不錯，他早就死了。

陳華搖了一搖頭，長嘆一聲，道：「唉，可憐！」轉身向外摸索而去。

忽然，身後傳來一聲破鑼似的聲音，喝道：「娃娃，回來！」

陳華被他叫得嚇了一跳，倒抽一口冷氣，回到那石窟之前，道：「你老人家沒死呀？」

「誰說老身死了？」

陳華聽他自稱老身，奇怪的道：「你老人家不是男人呀？」

「誰說老身是男人？」

陳華道：「你老人家既然不是男人，怎樣也會關在這裏呢？」

「廢話少說，你要學什麼武功，說吧！」

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乾脆。

陳華一楞道：「你老人家怎樣知道晚輩是來學武功的？」

「這裏面的事，那件瞞得過老身。」

陳華道：「那你老人家不反對傳授晚輩武功了？」

「廢話！跪下！」

陳華被他喝得身不由己，雙膝一屈，就跪在鐵欄門外面了。

陳華雙膝剛一着地，便覺有一股大力當頭壓到，欲待閃避時，那裏可能，意念上「轟」的一聲，人就昏死過去了。

也不知過了許久時間，陳華恢復了知覺，

心願？」

陳欽舉着那玉環，問玉環姑娘道：「照這『龍鳳玉環』的來龍去脈說，那位老人家，應該是貴門的第七代掌門人羅衣仙子藍星。但她怎會也成了這『九幽地獄』裏的可憐虫呢？」

玉環姑娘道：「敝門第七代掌門人，乃是死於武當天玄道長之手，照理說，不該是她，可是……。」

陳華微微一笑道：「人死了能够復生，並不奇怪，何況貴門最擅長移花接木，說不定死在武當天玄道長手下的人，根本就不會是藍星前輩。」

陳欽抬頭望着玉環姑娘，說道：「有這個可能麼？」

玉環姑娘嘆道：「少俠這種說法，不無可能，因為敝派掌門人，地位雖高，其實並沒有什麼實權，全派實權乃是掌握在五老會，五老會一向就與藍師伯意見相左，說不定她是中了五老會暗算，而被打入這『九幽地獄』。」

陳華道：「她被關來此地之後，縱然自認是一門掌門人，也不會有人相信她了……。」

玉環姑娘道：「再則，就相信她是掌門人又能怎樣，就拿老身來說吧，老身還不是一下來之後，就永無重見天日之一天了，因此，她看透了這一點，所以只有忍悲含憤，默滅不言了。」

陳欽一笑道：「好了，我們暫不談她了，把她放在心上，尊敬她就是了，現在我們來看這『龍鳳玉環』……。」

一面說着，一面翻過玉環反面文字部份，睜大眼睛看了一陣，搖頭嘆息，道：「字跡太小了，我這昏花的老眼，沒辦法看清楚它，玉環大姐，你看。」

陳欽心緒輕快的含笑道：「華兒，你快把『龍鳳玉環』全篇看一遍，如有不懂的地方，我們研究一下，你不能再浪費時光了。」

陳華迅速的把『龍鳳玉環』看了一遍，道：「佩中文字平易清楚，不難瞭解……。」

陳華指着石壁上的字跡道：「您看！那就是她老人家的遺言。」

玉環姑娘移動火燭子，才看出那字跡，心中一動，暗忖道：「這小子好利的目光。」

玉環姑娘看完那遺言，喃喃地道：「難道

睜目之下，眼睛一亮，居然在這毫無光綫的黑獄裏，能够看見當前的情形。

黑色的坑道，黑色的石頭，斜對着四道黑色鐵門，鐵門裏面，同樣的躺着四具屍體。

只是其中有三具屍體，早已皮肉無存，成了一堆白骨，就只自己前面的那具屍體，是剛剛死去不久，這次她是真的死了，因為她在身旁石壁上用力留了一行字跡：「懷中有玉環一方，送給你小子受用，叛徒。」

陳華伸手向那屍體懷中摸去，果然得到了一方玉環，玉質血紅，正面是一幅「龍飛鳳舞圖」，反面是滿面密密麻麻的文字。

陳華也不及細看那字體，當下便大叫一聲道：「老前輩快來！」

陳華話聲方落，那玉環姑娘已是接口道：「什麼事？」遠遠的站在那入口處，沒敢走過來。

陳華揚了一揚手中玉環道：「這位老前輩送了晚輩一方玉環，她自己人却死去了。」

玉環一見火燭了，發出一道火苗子，走了過來，道：「她怎樣死的？」

陳華搖頭道：「晚輩也不知道，晚輩一醒來，她老人家就已死去了。」

玉環姑娘皺了一皺眉頭道：「她教了你什麼武功？」

陳華搖頭道：「沒有，晚輩一來就被她打昏了，不過他老人家却留了晚輩這方玉環。」他伸手把那玉環直送到玉環姑娘眼前。

玉環姑娘臉色一陣激動道：「什麼？這是她送給你的玉環？」

陳華指着石壁上的字跡道：「您看！那就是她老人家的遺言。」

玉環姑娘看完那遺言，喃喃地道：「難道

是她老人家……。」

陳華接口問道：「她老人家是誰？」

玉環收回目光，嘆息一聲，道：「我現在還不能確定她是誰……。」

微微停了一停，接着又自動的解釋道：「老身未來之前，她早就在這裏了……她的編號是三十三。」

陳華道：「你老人家現在不能確定她是誰，至少你老人家已經懷疑到她老人家是什麼人了。」

玉環姑娘點頭道：「可以這樣說，我們走吧！」

陳華道：「她老人家送了晚輩一方玉環，晚輩理當謝她一禮。」說着，倒身拜了一拜。

陳華一拜之後，回到祖父身旁，呈上玉環，把經過情形告訴了祖父。

陳欽一笑，道：「孩子，你真是，你已經得了她老人家的極大好處，你還不知道。」

陳華道：「什麼好處，除了這隻玉環外，她並沒有教給我一招半式。」

陳欽道：「爺爺問你，你從前的目力，有現在這樣好沒有？」

陳華一怔道：「沒有！」

陳欽道：「你知道什麼原因麼？」

陳華想了一下，搖頭道：「不知道。」

陳欽嘆道：「她老人家把她修為了的功力，都轉交給你了！所以你功力猛增，能視黑夜如白晝了。」

陳華恍然而悟道：「那她老人家是因孫兒而死了！」

陳欽道：「不能這樣說，我們應該說，她的生命因你而延續了。」

玉環姑娘接着道：「所以，你要替她完成她的心願。」

陳華道：「她老人家到底是誰呢？有什麼

去用功吧！」

陳華回到那小石窠裏，沉思去處，用起功來。

他這一靜下心來，才發現羅衣仙子所賜之厚，不但精力充沛已極，而靈思泉湧，智慧大開，只覺得陳華笑口常開，欣幸不已。

陳華這用心參悟「魁漢九絕式」，由欣喜而進入沉思，再由沉思而進入無我，等到他悟澈「魁漢九絕式」睜開眼睛時，只見玉環姑娘已惶急的待在他身旁了。

陳華開口問道：「老前輩有什麼事？」

玉環姑娘嘆了一口氣，道：「有人來捉你出去了，你快去吧。」

陳華迷惘的道：「就有三天了麼？」

「已經七天了啦！你沒有喝一口水，你現在的精神怎樣？」

陳華道：「我一切都很好。」

「真的麼？」

陳華一笑道：「晚輩怎會騙你老人家。」

玉環姑娘一笑，道：「現在是你騙不騙都沒有時間進食了，你快去吧。」

陳華道：「你們這裏的事呢？」

玉環姑娘道：「我們自有安排，你就不用管了。」

陳華目光一掠，只見祖父正在入定中，不放心地道：「家祖……」

玉環姑娘一面拉着他向外跑，一面道：「你放心！放一百二十個心。」

跑到外面玉環姑娘的起作間時，玉環姑娘放緩了腳步，囑咐陳華道：「你出去之後，千萬不要魯莽，遇事一定要謀定而動，才不會招致無謂的挫折。」

她話方說完，人已到了玉環姑娘的權責區分界處，她打開石門，門外正站着冷冰冰的那位名叫美珍的老太婆。

美珍驚容微現，接着沉思了一陣自言自語道：「這樣說來，九幽地獄之內的那位果是我娘了。」

陳華暗暗吃了一驚，付道：「好得我說了實話，要不她心中存疑，問題就大了。」

美珍目光一掠，道：「你把你的『魁漢九絕招』露一招給我看看。」

陳華道：「晚輩準備直取老前輩『肩井穴』，請老前輩留神。」

美珍笑了，道：「你出手吧！」

陳華輕喝了一聲：「照打！」

美珍臉色一變，不知其所來的，陳華的一隻手已落在她「肩井穴」上了。

陳華一沾即退，縮手而同，抱拳道：「得罪。」

美珍點頭嘆道：「大漢神技，果然不凡，老身為少俠賀。」

陳華謙遜的道：「這都是拜藍老前輩的雅愛。」

美珍道：「她老人家太可憐了。」

陳華道：「貴派太可憐的人，只怕為數不少。」

美珍身軀一起，道：「我們一邊走一邊商量吧。」

盡管他們走得很慢，在他們的感覺上，還是很快的就回到了那冷酷的大廳之內。

這時，大廳之內，除了上次的那些人外，又多了一個全身黑袍黑頭罩的神秘人物，分列在老師祖身後。

陳華身軀剛一出現大廳之前，座上的老師祖已是笑容一開，揮手道：「青青，快給你華哥哥看座。」

青青飛也似的搬了一張坐椅，請陳華坐下，她自己就挨着坐椅靠在陳華身上。

陳華一臉負氣的神情，坐在椅子上，誰也

大家都沒說話，玉環姑娘把陳華交給美珍之後，「咄！」的一聲，關上了石門。

美珍帶着陳華默然不發一言的通過了九道門戶之後，忽然，身軀一停，道：「你祖父還好麼？」聲音像她面部一樣，還是那樣冰冷冷的。

不過陳華看得出來，她說這話的時候，是鼓足了勇氣和帶着惶恐與激動的心情。

陳華為穩定她的情緒，因此以和緩的聲音，道：「他老人家很好，……而且也提到過老前輩。」

「他說什麼？」

陳華道：「他謝謝老前輩的盛意。」

「就只這句話麼？」

這句話看來平凡無奇，真要回答起來，可就有的研究，回答得好，可能馬上就獲得她的助力，回答得不好，也可能招致她的惱怒。

陳華微一沉思，道：「家祖說『他永遠不放棄，也永遠不妥協』。」

美珍姑娘一嘆道：「他真是一個死心眼的人，……」

話鋒一轉，接着問陳華道：「他這次給了你不少傳授吧？」

陳華搖了一搖頭，道：「沒有。」

美珍姑娘大感意外地一怔，道：「沒有？你……」

陳華道：「我說的是實話……不過家祖父雖然沒有給晚輩什麼傳授，但晚輩另有遇合，一樣還是得了不少好處，這都得多謝老前輩的暗中成全。」

美珍全身猛然一震，道：「謝老身什麼？不要胡說！」

陳華話聲一肅，道：「老前輩，晚輩有請老前輩相助一臂之力。」

美珍姑娘目光炯炯的望着陳華一陣，輕嘆

一聲，道：「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你不會有希望的。」

陳華一笑，說道：「老前輩現在貴庚多少了？」

美珍一楞，道：「你問這做什麼？……老身今年是六十有九了。」結果還是說出了自己的年齡。

陳華道：「晚輩今年剛剛二十歲，對整個的人生來說，晚輩才剛剛起步不久，將來前程似錦，不可限量，而老前輩已是……」

美珍聽得臉色一慘，大叫一聲，道：「不要再說了！你道老身是怕死麼？」

陳華道：「那麼老前輩還有什麼可以願應的？」

美珍道：「老身不能背叛師門。」

陳華道：「嚴格說來，老前輩已經早就背叛師門了。」

美珍道：「你胡說！老身幾時曾背叛過師門。」

陳華道：「老前輩讓晚輩與家祖父相聚，那不是背叛師門麼？」

美珍道：「你說得太嚴重了，老身只是同情你們祖孫而已。」

陳華道：「老前輩一念之仁，可知已經給貴門帶來了覆門之禍麼？」

美珍雙目一瞪，凝視着陳華，顫聲道：「你……」

陳華正色道：「不瞞老前輩說，晚輩已獲藍老前輩青睞，傳給奇學，將為貴門被壓迫的同門請命了。」

美珍眨了一眨着目道：「你說的是那位藍老前輩？」

陳華道：「羅衣仙子藍老前輩。」

美珍驚叫了一聲，脫口道：「她是我娘呀！……」叫聲出口，才知道自己失了言，話聲

一飲，馬上改口道：「你又胡說！她早就死去了。」

陳華一翻腕，現出了「龍鳳玉佩」，道：「你看這是什麼？是不是藍老前輩之物？」

美珍愕然道：「它怎會為你所得？」口中沒有承認，其實已經承認了。

陳華嘆息一聲，道：「她老人家悲慘的命運，如非遇見晚輩，祇怕永世都無人知曉，此『龍鳳玉佩』就是她老人家所賜……」

這時，美珍再也掩飾不住自己內心之中的忿怒和激動，大聲道：「你說，她老人家是不是也被關在『九幽地獄』之內？」

陳華道：「晚輩已經說得很明白了。」

這位美珍姑娘，顯然是一位面冷心熱感情豐富的人，一聽她娘也被關在「九幽地獄」之內，原先的顧慮一齊拋向九霄雲外，雙目一赤，道：「去！我們回去看看她老人家。」

陳華轉身攔住她道：「老前輩……」

美珍道：「不要多說了，你要老身怎樣幫助你，老身就怎樣幫助你就是，現在少囉囉，我們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去。」

陳華道：「我們這一回去，豈不就攔住了你回去復命的時刻？」

美珍雖然嘆了一口氣，道：「好，我們下次再去看她老人家吧。」於是，打消了回「九幽地獄」的原意。

她回身走了幾步，忽然，又停住腳步，望着陳華道：「娃娃，你學了多大的本領，敢放言反抗長老會。」

陳華道：「『龍鳳玉佩』上的本事，晚輩都學會了。」

美珍搖了一搖頭，道：「『潛龍十二式』威脅不到她們了。」

陳華道：「晚輩學的不是『潛龍十二式』，而是『魁漢九絕招』。」

方不得反悔異議，謹此立誓，有請聖鑒！」

立完誓，又行了一禮，一言不發的回到原處，坐了下去。

老師祖作夢也想不到陳華會來這一手，怔了一怔付道：「這小子實在是安的什麼心？」

心念轉動之際，目光微轉，打量了全廳一眼，又付道：「就憑他們這幾個人，就是存心不良，也鼓動不起來，何況，這小子年紀輕輕的，還不是三下五除二，就可以把他收拾下來，管他啦！先把這小子收拾了再說。」

老師祖想了一想，覺得陳華使不出花樣來，於是身軀一起，步出了坐椅，向着聖像之前走去，……

美珍忽然離座而起，叫了一聲，道：「殺雞焉用牛刀，美珍請命，代表你老人出戰陳少俠。」

老師祖心中一動，陳華已是冷笑一聲，接口道：「隨便你們那一位做代表，我都非常歡迎，不過，所有責任仍請諸席長老負擔。」

美珍的功力自然比老師祖差得多，老師祖被陳華這樣一說，反而不放心起來，揮了一下手，冷然道：「不必！」逕自走到聖像之前，立了血誓。老師祖也不回座，就在廳中一站，道：「華兒，你要用什麼兵器，叫青青去幫你取來，老身就用這雙肉掌和你走幾招，也叫你心服口服。」

陳華站起來，笑了一笑，道：「我不願意佔你的便宜，不用兵器了，同時，我也不願意打你一個措手不及，請你看下下的修養功力。」

說着，輕輕抬步，向着老師祖立身之處走去，只見他每走一步，脚下石塊上便現出一隻四寸深的腳印。

老師祖暗暗吃了一驚，付道：「這小子，那來的這身功力，難道吃了仙丹靈藥不成，看

不理睬的望着頭頂上的一盞吊燈。

看他那個樣子，真該叫人七竅生烟，火冒三千丈。

但事實不然，老師祖不但沒有火氣，反而帶着微笑，和言悅色的叫了一聲，道：「華兒，這七天的時間，老身想你想得過一遍了吧？」

陳華慢慢收回目光，在老師祖臉上一掠而過，冷「哼！」一聲道：「想過了又怎樣？」

老師祖道：「我想你一定不願意琵琶骨上鎖一條萬年寒鐵的鍊子，在那狗洞裏過一輩子吧。」

陳華緩緩把目光轉向老師祖，冷笑了一聲，道：「男子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

老師祖哈哈一笑，截口道：「華兒，老身知道你是一個有志氣的孩子，因此老身很是喜歡你，覺得這樣把你毀在九幽地獄，實在是太可惜了，所以，準備再給你一個機會，你願不願意？」

陳華淡淡地道：「什麼機會？」

老師祖道：「如果你實在不喜歡上回和你說的三件任務之一，老身可以放寬給你一個你願意擔當的任務。」

陳華現出心動之色，道：「是什麼新的任務？」

老師祖道：「老身準備派你為本門錢糧總管，本門每年有三十萬兩銀子的費用，一次交給你，任由你支配運用，你看好不好？」

微微一笑，接着又道：「這是一件又輕鬆又令人愉快的任務，只要你略為用點頭腦，你就終生受用不盡了。」

陳華翻着眼珠道：「我聽得有人說過『利誘』兩字，不知是不是這個意思？」

老師祖一笑道：「你說得太難聽了……」

陳華面色一凜，截口道：「我不幹。」

老師祖雙眉一挑，面色一板，怒氣已經沖到了眉梢，眼看就要發作起來，忽然，她硬從盛怒之中擠出一陣哈哈大笑，道：「你這樣潔身自愛的孩子，老身更是喜歡你了，你想幹什麼？你自己說吧。」

陳華不加思索地道：「要幹，我就幹原來的那三件任務之一的接掌武當派掌門人。」

老師祖哈哈大笑道：「你要早這樣說，不就皆大歡喜了麼……」

陳華又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老師祖笑聲一斂道：「什麼條件？只要老身做得到，都可以答應你，就是上次所說的，要全權行事，老身也可以答應你。」

陳華搖頭道：「這些小問題，我不願再提了，我要按照江湖規矩和你作一次公平的較技，你要勝了我，從今以後，任憑驅策，要是你勝不了我，我却對不起，我要帶着家母和青青離開你們這鬼地方了。」他提出來的要求並不大，可是，他料定老師祖一定會表現得更大方的。果然，老師祖咧嘴一笑道：「這樣你不覺得太吃虧了麼？」

陳華道：「我安於自足。」

老師祖道：「你安於自足，老身却不能佔你的便宜，這樣吧，你要勝得了老身，老身也像你一樣，任憑驅策。」

陳華雙目精光陡射，望着老師祖道：「此話當真？」

老師祖道：「老身何等身份之人，豈會言定，請立血誓。」

陳華起身來，道：「好，我們就此一言為一禮，誓言道：『晚輩今與貴門現任首座長老互較絕技，言明勝者一方可任意驅策敗方，敗

來老身今天要勝過他，非用計取不可。」

老師祖心中駭然，表面還不得不裝出一副無動於中的樣子，輕笑一聲，道：「華兒，老身倒看錯你了，你能有今天這份成就，確實難。」

奇人奇技

底能師爸的絕技

夢海雲

中國傳統性的武功有所謂氣功，它跟普通的武功不同，說它是內功，却微有分別，其中有一部份氣功專家由中國搬到南洋羣島一帶，現時我想說的一個氣功專稱做「底能師爸」，他所表演的絕招非常古怪，簡直無法想像得到他究竟如何發力，所知道的是這一點，他確實確實能夠當眾表演。

他習慣了用右手的手掌向一條潭州大燕中央劈下去，一掌劈斷了一條潭州大燕，不算稀奇，有許多人能夠劈得斷，奇就奇在這裏，六尺長的潭州大燕頭尾兩端放在普通的圓椅上面，但却不是直接壓在椅面，在圓椅上面先行放下兩隻雞蛋，然後再把潭州大燕放在蛋上，一掌劈下，那一條燕身時分為兩截，至於兩隻雞蛋，完全沒有破裂。

如果你曾經用過雞蛋承放什麼東西，你就會知道它很難放得穩，想把兩隻雞蛋承住一條潭州大燕，已不容易，因為燕是圓的，蛋也是圓的，他却在放好了位置之後，一掌劈下，燕裂而蛋亮不碎，真是難之又難。這是他表演許多種氣功當中的一種，很難使人入信，除非目擊他如何表演，關於這種表演，底能師爸這樣說：「想把這一隻手劈斷潭州大燕的時候，一定要快

能可貴，怪不得你心裏不服氣，今天老身倒要好好的指教你一番了。」

陳華從美珍口中知道這位老師祖，是他們門戶中當今第一高手，一身修養不同凡响，所

而準，那種壓力使燕的中央承受，向下沉落去，由於那一條大燕向下低沉，便使它的頭尾兩端向上翹起來，既然它向上翹起，那就不會壓碎雞蛋了，不過，做這種表演，先要把多少膠紙貼在椅背上，把兩隻雞蛋貼穩，否則，燕沒有壓碎它，由於那條燕發生變化，雞蛋滾到左邊或右邊去，也會自動打爛的，那就看來好像表演的人不修功夫。」

潭州大燕相當粗壯，它含有許多水份，並非乾透，就算把它用手拗折，也不容易，何況它用手劈斷之際，不會壓破雞蛋呢？這是很難想像的，不過，底能師爸却可以做得出來，不能不使人信服。

如果說劈斷雞蛋上的潭州大燕是一件困難的事，那麼，底能師爸做的另外一種表演，就難上加難了，他這種表演只靠兩個火柴盒。

那兩個火柴盒並非貯滿了火柴枝，他先把盒子裏面的火柴完全拿出來，只剩下空的火柴盒，套回原狀之後，就把兩隻火柴盒分別放在兩張圓椅上面，把它豎起來，跟着他站在第三張圓椅之上，然後緩緩的把一隻腳分別放在兩個火柴盒之上，那時他整個軀體站在兩張圓椅的圓椅之上，鞋子却沒有接觸到桌面，因為鞋底跟椅

，已經跳到另一塊木片之上，故此能够在河水之上奔走，橫過大概有一百碼那麼闊的小河。

當然的，這種功夫需要相當長的時間練習，而且要有名師指點，然後能够辦得到。

底能師爸還有其他的絕招，雖然是雕虫小技，但仍可以看出他是有本領的，他能够用筷子刺穿一個薯仔，即是馬鈴薯，那個薯仔重達半斤，把它用左手握住，右手對準薯仔，把筷子看做飛鏢，使勁插過去，居然可以刺穿薯仔，在另外一邊透出來，因為那時他的右手距離薯仔僅有兩英尺左右，很難發力，他居然可以用筷子插穿薯仔，確有一手。

他很喜欢用筷子表演氣功，另外的一招也是用筷子表演的，他叫人把筷子插入肚臍大約一寸，他使勁夾住它，叫人用手去拔，無法把筷子拔出來。

還有一點，筷子是直的，把它貼在身上胸部或腹部，當然是無法貼住，剛剛鬆手，它就跌下來，底能師爸却能够使用皮膚透氣的辦法把筷子吸住，使它不上不落，這一招也是氣功的一環。

他能够把身上的丹田移到掌心，使它發燙，憑空把手掌壓在一塊冰上面，運用丹田氣，掌心發出熱力來，不過十分鐘，那塊冰就會溶解，變成一灘水，如是沒有練習過氣功的人，把手掌放在冰上，完全不起作用，最低限度要四十五分鐘然後能够使那塊冰塊溶解，這是他獨特的一種表演功夫。

像這樣子的玩意，底能師爸有許多種表演，使人看了佩服不已。

以，陳華雖然身體瘦弱衣仙子轉傳的畢生修養，却是絲毫不敢大意，暗暗運足神功，抱拳一禮，道：「請！」

老師祖哈哈一笑，道：「你是晚輩，自是應由你先出手。」

陳華道了一聲：「有僑了！」身形電射而出，凝足十成功力，猛地擊出一掌。

老師祖冷笑一聲，道：「你經驗太差了。」身形原地不動，使了一招，「東風西漸」，身子一旋，右手一翻而出，五指一搭，落在陳華腕脈之上，內力一吐，順勢一帶，口中喝了一聲：「去吧！」她喝聲出口，陳華的身子也被帶得飛了出去，就在這時候，陳華怪招修出，左手一擡，竟然抓住了她一條腿，陳華的勢子，加上她加在陳華身上的力道，勢上加勢，力上加力，老師祖那還立得住身形，陳華的身子固地被她扔了出去，而她自己也被陳華拖倒地上，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陳華年輕力壯，身子沾地而起，老師祖却慢得多了，當她挺腰站起時，陳華已經回到了她身前，陳華這時如果要打她一個措手不及，她是毫無辦法的，可是陳華沒有這樣做。

陳華等她站起以後，才笑了一笑，道：「咱們勝負不分，這次請你出招了。」

陳華年紀輕，被扔了出去，一笑就沒事了，可是老師祖乃是一派之長，這一跌却跌得臉上無光，羞惱成怒，暴喝一聲，道：「小子，你找死！」剛才的容忍，一下子完全不見了。忽然，雙手齊出，左指右掌，和身撲向陳華。陳華朗笑一聲道：「來得好！」舉拳相迎，與老師祖打成一個團。陳華一上來，怕驚動老師祖，不敢使用「魁漢九絕式」，只家用傳武功和深厚的功力和老師祖周旋，一陣纏鬥下來，竟被老師祖逼得團團轉，佔不到絲毫上風。老師祖說得不錯，他的打鬥經驗確實差了点。

點。老師祖見陳華功力雖然深厚，却發揮不出威力來，當下便想速戰速決把陳華傷於掌下。立時大喝一聲招式修變，猛攻急打起來。陳華和老師祖打了一陣，見無法取勝，心中一動，正想施展「魁漢九絕式」之際，老師祖的猛攻已然發動，掌風指勁，潮湧般壓到。陳華接着也是大喝一聲，「魁漢九絕式」連環而出。

老師祖的猛烈的攻勢，遇見了陳華的「魁漢九絕式」，等於烈火遇上了洪流，兩相交接之下，老師祖的招式未出，陳華已制敵先機，封住了她的意圖，一招受制，招招受制，四五招下來，便打得老師祖心驚肉跳，節節後退。老師祖勉強支持到第七招，被陳華逼得右手一抬，齊下門戶大開，陳華身形一矮，一指向她「笑腰穴」上點了過去。「嘶」的一聲，刺耳惱心，一股破空銳嘯，應指而出。

老師祖駭然色變，封架閃讓，兩皆不及，猛然一提氣，將「笑腰穴」橫移半寸。

「嘶」的一聲，點得老師祖咬牙一哼，脚步踉蹌，連退出七八步外。

陳華一招得手，却保持着君子風度，身形一收，站立原地，欠身一禮道：「承讓了！」老師祖勉強站住身形，一張面孔已氣得鐵青，大喝道：「大家與我上，宰了這小子！」美珍振臂而起，雙手一攤道：「且慢！」老師祖厲聲喝罵道：「美珍，你瘋了麼？」美珍欠身道：「美珍沒瘋，但請你老人家平心靜氣的聽美珍一言。」

因為美珍那一阻擋，想出手圍攻的人，都猶豫了起來，老師祖如果不理會美珍的阻擋，繼續下令圍攻陳華，也許就有人出手向陳華圍攻，可是她這一和美珍答話，想領命出手的人，也無法向前出手了。

老師祖做事也想不到，美珍已經背叛了她

，當下，冷笑一聲，道：「你有什麼話說？」美珍肅容道：「請你老人家三思，我們就這樣宰了陳華這小子，豈不前功盡棄，同時，青黃不接，一時之間，又到那裏去找另外一個人，接替他的任務。」

老師祖道：「這小子留了是禍害，留他不得，宰了他老身自有道理。」

美珍道：「還有敏華和青青兩個人……」故意只說半句話，就把話聲打住了。

老師祖雙目一瞪，望向陳華的母親和青青，冷笑一聲，道：「他倆敢怎樣，難道敢抗命叛上不成？」

美珍道：「料她們也不敢，可是，你老人家與陳華動手之前，曾經彼此立下血誓，她們要將這話說了出去，將來……」

老師祖「啊」了一聲，道：「那麼把她們兩人一併宰了。」

美珍又道：「但敏華還有八個女兒……」老師祖心念一狠，道：「宰！宰！宰！通通給我宰了！」

老師祖此話一出，全廳之人齊皆一震，相顧愕然，尤其那八個年輕貌美的少女，無不花容變色，驚叫了起來，一齊圍向陳華母親敏華，請她作主。

敏華嘆息着，沒有說話。美珍又道：「這樣不妥當吧！將來門下弟子……」

老師祖道：「怕什麼！把她們殺光了也沒有人知道。」

美珍道：「可是，有陳華阻礙，我們殺得了她們麼？」

老師祖道：「她們要不引頸就戮，就是叛徒……」言未了，美珍冷笑了一聲，語氣也變了，截口道：「你在祖師聖容之前立了血誓，如今又當場毀誓，這點不算叛徒？」

老師祖心神一震，道：「美珍，你……」

（續完）

面之間有兩個火柴盒，他必須在圓椅上面表演，如果他在懸起兩個火柴盒，然後站在它上面，那就不容易看得出來，反之，他把火柴盒豎在兩張圓椅之上，然後用腳站在它上面，看熱鬧的人，只要把上半身俯下一點，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見他腳正正踏在火柴盒上面。空的火柴盒完全沒有支持力，它却能够支持體重一百五十磅的底能師爸，確是一件奇事。

何以他能够在火柴盒上面站得穩呢？底能師爸這樣解釋：「我並非使然站在火柴盒之上，先要抽起氣勁，然後站在它上面，本來我有一百五十磅的壓力，但因為我已把氣勁抽起來，壓在火柴盒上面的力量不夠三磅，故此僅憑兩個空的火柴盒也可以支持得住。」

雖然他作如此解釋，聽了好像沒有科學根據，不過，他在底能的戲院或夜總會裏面多次表演，有許多人親眼看見，是否真的如此解釋呢？那就難以判斷了，不過，能够把渾身氣力抽起來，減少整個人的體重，那是真有其事的。以前在南番順一帶走江湖賣藥的師傅呂龍山就是單腳站在六個沙煲之上，相信有許多看見過他這種表演，如果他不能夠把身上的體重減輕，憑着抽勁去表演這種輕功，那就無法做得如此純熟了，看來也許底能師爸所說的話並非虛假。

以前練習武功的人，有一招叫做「蜻蜓點水」，站在岸上，隨手把木片向海面拋下，憑着奔走如飛的腳步在木片上面點了點，便即疾走，橫過一條小河，大概那時他就使用抽勁減輕體重，而且能够在那塊木片剛剛承受壓力還沒有沉下去的時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毒劍常笑和李大娘同墜火坑，瞬即化為灰燼，王鳳與血奴僥倖脫過此劫，驚魂稍定，驚睹魔王現身，引接王鳳進入一奇妙境界，王鳳重見與鐵恨當時所見過的血鸚鵡，王鳳向他提出第一個願望，說是要知道血鸚鵡的秘密，血鸚鵡沒有解釋，只是依照傳說中的羣魔向魔王祝壽，滴血化成血鸚鵡及血奴的情景，這仍然使王鳳對血鸚鵡的秘密茫無所知。血鸚鵡七年降臨人間一次，每次可使人得到三個願望，但得到願望的並非就是幸運，現在災禍雖沒降到王鳳身上，但却惹來血鸚鵡與羣魔的譏笑——

孽海苦無岸

火窟險奪魂

笑聲又停下了。

血鸚鵡盯着王鳳，道：「你的第二個願望又是什麼？」

王鳳沉吟了起來。

這已是他最後的一個希望，他豈能不小心考慮清楚？

他忽然想起了自己身中要命閻王針，只有一百天性命這件事。

一百天現在已過了五十多天，連兩個月他都活不到的了。

他的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種蒼涼的感覺。

也許血鸚鵡能够以牠神奇的魔力消除他身體之內的毒藥，延續他的生命，甚至使他永生不死。

這是最後的希望，好不好就要求永生？

王鳳這念頭才動，馬上又打消。

他還很年青，也並不想死，可是他卻不想被血鸚鵡利用，將血鸚鵡的邪惡保留在身上，散播到人間。

郭繁的遭遇，他雖然沒有目睹，鐵恨的死亡，他却是印象猶深。

他知道，魔王最大的願望和目的，是讓人間充滿了災禍和不幸，血鸚鵡的願望帶給人間的，其實就只是不幸與災禍。

他雖然永生，那種不幸與災禍亦必然永遠佔據着他的生命，而且未必就只是影响他一個人。

他絕不想永遠生在災禍與不幸之中。

那應該要求什麼？

七年前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蹤這件事的秘密。

血鸚鵡道：「原來你是一個聰明人！」

他又笑了起來，大笑。

聽牠的口氣，向他要求永生的反倒是傻瓜的了。

牠大笑迴響，飛轉了半身，突然道：「隨我來。」

這句話出口，牠便飛前去，飛向前面的宮殿。

十三隻血奴拱衛着牠，不離牠左右。

王鳳連忙跟上去。

風呼嘯，霧飄飛，壁立的烈燄又開始飛揚，牆聚的寒冰又開始滾動。

血鸚鵡一飛向魔宮，竄立兩旁的十萬神魔便又消失不見。

牠在前面引路，將王鳳帶到魔宮的面前。

一到了魔宮的面前，十三隻血奴，突然消失。

魔王更早已不知所踪，整個奇濃嘉嘉普就只剩下血鸚鵡一隻魔鳥。

牠又笑，大笑道：「你由這玉階直上，到了玉階的盡頭，你將會看見一片汪洋，那之上有一艘魔舟，一看見那艘魔舟你就要跳進裏面，它自然會將你載走。」

王鳳道：「我不是要離開。」

血鸚鵡道：「它也並不是載你離開，只不過將你載到一個地方。」

王鳳道：「是什麼地方？」

血鸚鵡不答，只是道：「在那個地方你將會看見兩個人。」

王鳳又問道：「什麼人？」

血鸚鵡仍不答他，繼續道：「他們將會解開你心中所有的疑團。」

說完這句話，血鸚鵡倏的變回一團火燄。血紅的火燄一閃即逝。

這件事到現在仍是一個不可解的謎。

鐵恨偵查了足足七年，常笑暗中調查這件事，亦已有兩年多。

以他們的精明尚且無法偵破這件事的秘密，其他人更就不在話下。

能够解開這個謎的，看來就只有魔王，只有血鸚鵡。

他並不認為自己還有機會再來這魔域，再見血鸚鵡。

這已是他唯一的機會。

他終於衝口而出，道：「我的第二個希望是要知道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神秘失蹤這件事整件事的真相。」

他特別強調「整件事」這三個字。

這是說，但凡與這件事有關的問題，血鸚鵡都應該給他一個清楚明白的解答。

血鸚鵡當場一怔，道：「這件事好像與你並無關係。」

王鳳道：「的確是沒有關係。」

血鸚鵡道：「你知道來幹什麼？」

王鳳道：「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血鸚鵡道：「哦？」

王鳳反問道：「這難道不能成為願望？」

血鸚鵡道：「能。」

王鳳道：「能就成了。」

血鸚鵡道：「我只是覺得奇怪。」

王鳳道：「有什麼奇怪？」

血鸚鵡道：「人總是希望自己能永生不死，你本有兩個永生的希望，可是你却不希望永生。」

王鳳道：「因為我不想變成你的傀儡！」

王鳳道：「因為我不想變成你的傀儡！」

在他的面前，赫然是一片汪洋。

一望無際的汪洋。

水並不是藍色，也並不是綠色。

是紅色，紅得就像是鮮血。

那與其說是一片汪洋，毋寧說它是一片血海。

死靜的血海，一望無涯，却也沒有與天相接。

海面上根本就沒有天空，只有風和霧，烈燄與寒冰。

這絕不是人間的海洋。

魔海已在眼前，魔舟又在何處？

王鳳心念方動，一艘魔舟，就在他面前出現。

那其實只是一個木排。

這木排如何能够渡過這一片血海？魔海？這木排又會將他帶到什麼地方？

魔舟幾乎就是在王鳳腳下出現，一出現便往外飄開。

王鳳那裏還敢怠慢，抱緊了血奴，一縱身，疾往魔舟上躍落。

血鸚鵡吩咐他一看見那艘魔舟就要跳下去，可是他看到那艘魔舟之時還有短暫的猶疑。即使是真正的海洋，準備跳下去的人甚至存心求死，跳下去之前難免猶疑一下，何況這



血鸚鵡

古龍·文 盧令·圖

是一片血海！魔海！

那短暫的猶疑也許就已使魔法失效，王風跳下去的那刹那，那艘魔舟竟突然消失。

他竟是跳入一片血海之中！

×

血！觸目都是血！

×

王風驚呼方出口，整个人連同懷抱的血奴已一齊沒入血海之中。

他卻沒有掉進水中的感覺，也沒有掉進血中的感覺。

那刹那之間，他只覺得自己是墮落一片虛無之中。

他張目驚顧，觸目已不是血，而是一片黑暗。

——我到底墮落什麼地方？

王風混身的血液幾乎凝結。

無知也是一種恐懼！

×

風在耳邊呼嘯，眼前却只是一片黑暗。

×

無盡的黑暗。

嘆一聲，王風突然感覺自己掉在一片濕軟而又帶硬質的東西之上，一個屁股雖沒有裂開兩邊，却感覺似乎已經摔開的開花。

然後，他整個身子都倒翻在那一片東西上面。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反手摸去，着手竟是泥土的感覺，鼻子同時亦嗅到了潮濕的泥土氣味。

他竟是掉在一片土地之上，這實在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我現在到底在什麼地方？

他捏着一手的泥土，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在他的眼前，仍是一片黑暗，什麼也看不到。

×

沒有寒冰，沒有烈燄，也沒有霧，甚至連風都已靜止。

這裏並不是奇濃嘉嘉普。

——奇濃嘉嘉普在什麼地方？

他從上摔下，未摔下之前他是置身奇濃嘉嘉普。

奇濃嘉嘉普那麼應該是在上面的了。

他摔在泥土之上。

下面是土地，上面應該是什麼？

他抬頭望去。

上面也是一片黑暗，黑暗中却有丁方尺許的一片迷濛的亮光。

那一片亮光黑暗中透着藍色，還有幾點昏黃的亮光在閃爍。

是星光。

上面是天空。

他莫非是天上掉下來，奇濃嘉嘉普莫非原是在天上？

他不禁又怔怔在當場。

就在這個時候，黑暗中突然响起了一聲歎息。

幽幽的歎息在他懷中响起。

血奴已終於醒轉。

她幾乎立即從王風的懷中跳起身子，脫口道：「這裏是什麼地方？」

王風道：「我也不知道！」

血奴一聲輕叱道：「你——你是誰？」

王風歎了一口氣，道：「這裏雖然太黑暗，你沒有可能看到我的面容，總該聽得出我的聲音。」

血奴應聲一聲驚呼：「王風？」

王風笑道：「我還以為連我的聲音你都聽不出來了。」

血奴沉默了下去，半晌才問道：「我方才

是不是昏迷了過去。」

王風道：「昏迷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血奴道：「那我怎麼會來到這地方？」

王風道：「是我抱著你跳下來的。」

血奴詫聲道：「你怎麼抱著我跳下這見鬼的地方？」

王風道：「這並不是我的主意。」

血奴道：「那是誰的主意？」

王風道：「血奴。」

血奴的語聲立時變得奇怪起來，道：「你又見到了血奴嗎？」

王風道：「還有牠的臣子。」

血奴奇怪道：「血奴的臣子？」

王風道：「也就是你房中那幅魔畫上的十三隻血奴。」

血奴沉默了下去。

王風又道：「牠們與那幅魔畫上面所畫着的竟完全一樣，有孔雀的翎，有蝙蝠的翅，有燕子的剪尾，有蜜蜂的毒針——」

血奴接口道：「你還看到了什麼？」

王風驚歎道：「魔中之魔，諸魔之王。」

血奴追問道：「你是說你見到了魔王？」

王風道：「其實第一個我就是見到他，除了魔王之外，還有千萬妖魔。」

血奴又接口問道：「你見到的魔王到底是什麼樣子？」

王風道：「也是跟那幅魔畫上面所畫着的，完全一樣，頭戴紫金白玉冠，很年青，又英俊——」

血奴再一次打斷了王風的說話，道：「你方才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王風道：「奇濃嘉嘉普！」

血奴失聲道：「你說在什麼地方？奇濃嘉嘉普？」

王風道：「我想不到真的在這個地方。」

他的語聲突然變得虛虛幻幻。「沒有頭上的青天，沒有腳下的大地，只有風和霧，寒冰與火燄，我抱著你竟就在那當中！」

他的語聲更虛幻，道：「也沒有多久，寒冰凝成了冰壁，火燄結成了火牆，千萬妖魔排列在冰壁火牆之下，魔宮之前，那時候十三隻血奴就擁着血奴飛來了。」

血奴沒有作聲。

王風接又道：「來的時候只是一團火燄，火燄花一樣炸開，血奴才現身出來。」

他的語聲忽的又一變，變得很恐怖，道：「牠一現身就笑了，像人一樣笑，還像人一樣說話，第一句說話竟是在喚我的名字。」

他吁了一口氣，繼續說道：「我幾乎快要給他嚇死，幸好那時候我記起了牠欠我兩個願望。」

血奴仍然沒有作聲。

王風忽的像想起了什麼好笑的事情，笑了起來。

這個時候，他竟還笑得出口，就連血奴都有些佩服他了。

他笑着道：「你知道我向他提出的第一個願望是什麼？」

血奴沒有應他。

他自己隨即說了出來：「我竟還要牠告訴我血奴的祕密。」

他放聲大笑。

血奴沒有笑，什麼表示也沒有。

王風似乎也覺得一個人笑實在太沒有意思，很快就收住了笑聲，又問道：「你知道牠怎樣答覆我？」

血奴終於開口，問道：「牠對你說了些什麼？」

王風的語聲又變得虛幻，道：「牠什麼話也沒有說，只是用牠神奇的魔力，使魔王千萬

歲壽誕，羣魔共聚奇濃嘉嘉普，滴血化鸚鵡那一天，的情景在我的眼前重現，用事實來答覆我，來滿足我的願望。」

血奴又沉默了下去。

王風微嘆道：「我雖然看到了一生人從來未見過的奇景，却浪費了第一個願望。」

血奴又一次打斷他的說話，道：「牠欠你兩個願望，就算浪費了一個還有一個，你的第二個願望又是什麼？」

王風道：「我要牠告訴我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庫藏珠寶一夜之間神秘失蹤這件事整件事的真相。」

血奴道：「牠這一次又是怎樣答覆你？」

王風道：「這一次牠也是沒有正面答覆我，只是叫我走上魔宮的石階，跳進石階盡頭那一片汪洋之上的一艘魔舟，牠說只要我跳下去，那艘魔舟就會將我帶到一個地方，在那個地方有兩個人可以解開我心中所有的疑團。」

血奴忽問道：「你真的見到了那一片汪洋，還有那什麼魔舟？」

王風道：「那一片汪洋其實是一片血海，魔舟也只是一個木排。」

血奴道：「你真的跳下去了。」

王風道：「所以我和我現在才會在這個地方。」

血奴再次沉默了下去。

王風又歎了一口氣，道：「這個地方也許就是地獄了……」

血奴第五次打斷他的說話，道：「你那來這許多的鬼話。」

王風道：「你當我說的都是鬼話？」

血奴道：「不是鬼話是什麼？」

王風道：「我雖然走遍了奇濃嘉嘉普，還沒有變成妖魔鬼怪。」

血奴道：「什麼奇濃嘉嘉普，什麼十萬神

魔滴血化鸚鵡，只不過是一個傳說。」

王風道：「我的眼睛好像並沒有毛病。」

血奴道：「腦袋有毛病也是一樣。」

王風道：「我的腦袋一直都很正常。」

血奴冷笑道：「那麼你方才如果不是見鬼，就一定發瘋！」

「他方才並沒有見鬼，也沒有發瘋！」

另一個聲音突然黑暗中响起。

非常動人的聲音，女人的聲音。

飄飄飄，彷彿是從天上飄下。

王風血奴不由的齊都抬頭。

尺許丁方的那一片天光之中即時閃起了碧綠色的光芒。

火光。

他們在地下石室所見到的那種火光。

那個聲音連連又說道：「不過在下面幾天，你們就會發瘋，也必然可以見鬼的了。」

王風不由的長身而起，血奴已厲聲一聲喝問：「誰！」

那個聲音格格的笑道：「王風的聲音，你都能認得出來，我的聲音怎麼反而認不出了。」

「你——是你！」血奴的語聲立時變了。

語聲竟帶着強烈的恐懼。

王風那利好像亦認出了那個聲音，不由心間打了兩個寒戰。

×

碧綠的火光之中即時出現了一張臉！

很年輕的一張臉，無論怎樣看來這個人也只得十四五的年紀，只是一個小姑娘。

穿紅衣的小姑娘。

碧綠的火光只是一團，雖已染綠了她的臉龐，還沒有染綠她的衣裳，還不難分辨得出那是一襲紅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將那些機關埋伏暫時封閉，也可以安全走過的了。」

王鳳道：「人偶然都會發發高燒，機關偶然失靈也不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

李大娘道：「那些機關都是出自西域的高手匠人，就算三五年之後亦未必會失靈。」

王鳳道：「這就奇怪了。」

李大娘道：「也沒有什麼奇怪，只不過因為在我進去之前，已經有一個人走進去。」

王鳳道：「正是她。」

李大娘道：「正是她。」

王鳳道：「她懂得機關？」

李大娘道：「如果她完全懂得還好，那最低限度她不過將那機關暫時封閉，還可以再用，她卻是一知半解，十三道機關結果倒有十一道給她弄壞了。」

王鳳道：「火併與及那一幅將火炭隔斷的石壁想必是未壞的兩道機關其中的一道。」

李大娘道：「現在却已不能再用了。」

王鳳道：「還有一道如何？」

李大娘道：「也已不能再用了。」

她冷笑一聲，道：「那一道機關是一蓬致命的毒烟！」

王鳳道：「哦？」

李大娘道：「第一道至第十道的機關完全都是獨立的機關，第十一道與第十二道都是相連在一起，一連穿過了十道機關都是獨立，到了第十一道機關之時，縱然是極小心的人亦難免大意疏忽，她並沒有例外！」

王鳳道：「那一蓬毒烟……」

李大娘道：「她敗進體內，我進入地下石室之際，她已然倒斃地上！」

王鳳道：「後來，我們所聽到的那一聲慘叫……」

李大娘說道：「你們都聽不出那是我的聲音……」

音？」

王鳳道：「聽得出，我只是想知道你當時為什麼慘叫？」

李大娘笑道：「不爲了什麼，只爲了要你們趕快進入那地下石室，我知道當時你們已在門外。」

王鳳道：「在我們進去之前，你已跟章七娘換過了衣服，將她搬到魔王的石像面前焚燒的了。」

李大娘道：「這之前我當然還得先毀掉她的面龐。」

王鳳道：「她的人都已死了，你何苦一再難爲她的屍體？」

李大娘道：「因為我要你們認爲我是在焚身自殺！」

王鳳道：「那一聲歎息……」

李大娘道：「我是在歎息，一個人還能夠歎息，就表示他還沒有完全斷氣，即使我只得一錢生機，相信你們都不會束手旁觀，由得我活活燒死，所以我算準了一聽到歎息，你們一定會撲前搶救！」

王鳳道：「我們一撲前，你就發動那第十三道機關？」

李大娘道：「我的確是那個意思，亦已付諸行動，只可惜就只坑殺一個魔黨。」

王鳳不覺捏了一把冷汗，他並沒有忘記那個可怕的火併，亦沒有忘記當那恐怖的死

亡。

他隨即問道：「當時你是在什麼地方？」

李大娘道：「在一面暗壁之內。」

王鳳道：「只是當笑一個墮下陷阱，你當然不會滿足。」

李大娘道：「也不能滿足，你們留在石室中，對於我更是一種障礙。」

王鳳忽的省起了地下石室門外那「寶庫」

兩個字，道：「是因為石室裏面那些箱子？箱子之中的珠寶？」

李大娘道：「你也知道箱子裏面裝載着珠寶？」

王鳳道：「難道你建造那麼安全秘密的一個地下石室，就是只爲了萬不得已之時藏身之用？」

李大娘道：「當然不是。」

王鳳突然道：「那些珠寶是不是就是太平安樂富貴王府失竊的珠寶？」

李大娘反問道：「你說是不是？」

王鳳道：「我說就是了。」

李大娘笑道：「我說了就是。」

王鳳喃喃道：「怪不得我們對於你是一種障礙，你當時爲什麼不出來清除這種障礙？」

李大娘道：「我不能出來。」

王鳳道：「哦？」

李大娘道：「因為我既沒有將你擊殺的本領，當時我更只是光着身子。」

王鳳道：「當時你還沒有換上章七娘那一身紅衣裳？」

李大娘道：「我是在只見常笑一墮入陷阱才有以章七娘的身份出現這個念頭。」

王鳳道：「暗壁之內想必還有一條暗道通往廳堂上面。」

李大娘道：「所以我才能在石室門外出現，那時血奴已昏倒在你懷中，那在我來說更是一個好機會。」

王鳳道：「血奴與章七娘相處多年，對於她的言行舉止自必熟悉得很，她若是沒有昏迷過去，你縱能瞞過我，也無法瞞過她！」

李大娘並不否認，點點頭，却又道：「即使連她也能瞞過，我只得一雙眼睛，要將你們兩個人同時催眠，只怕也沒有可能，因為你們兩個都不是普通人。」

眼睛，催眠！

王鳳不由的苦笑，道：「我只知防範李大娘的一雙眼睛，却没有想到連章七娘的一雙眼睛也要防範。」

李大娘道：「男人遇着一個漂亮的女人忽然在自己面前流淚，就算不心軟，心神想必也難免一亂。」

王鳳不能不點頭。

李大娘說道：「不管你是心亂抑或心軟，都不免有些大意疏忽，看見了眼淚，亦不免注視她的眼睛。」

王鳳道：「你的眼淚倒不少。」

李大娘道：「也不多，剛好够用。」

王鳳又一聲苦笑，道：「我方才看到的妖魔想必就是你的眼睛在作怪。」

李大娘道：「你的心如不怪，我的眼睛又如何能够作怪？魔由心生，你方才所說的其實就是你心裏所想的，對於奇濃嘉嘉種種傳說，我看你已聽過不少次。」

王鳳道：「以我記憶是三次。」

李大娘道：「鸚鵡樓血奴房中那幅魔畫也是印象深刻的了。」

王鳳不能不承認。

粉飾那幅魔畫之時，魔畫之上的諸魔他的確看得非常仔細。

那心中自然都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是以心神一被李大娘魔眼控制，李大娘一聲魔咒，他便不由想起那些傳說，那幅魔畫。方才他眼中所見其實就是他心裏所想。到了心神完全被控制，他眼中所見的却是李大娘口裏所說的了。

那會子李大娘就驚叫他自殺，相信他亦會自殺。

李大娘却祇不過叫他跳入血海中的一艘魔舟。

她旋即鬆手，手中的綠燈直往下墮！

看着那綠燈落下，王鳳不由就打從心裏寒了出來。

碧綠的燈光由暗淡而逐漸光亮，一會才落到他們頭上。

由李大娘身形的尺寸，他雖已看出這石牢絕不會矮到那裏去，可是現在這綠燈一落，他却發覺到這石牢實在比他們估計的還要高出許多。

他倒有些奇怪方才那一跌居然沒有將他跌散。

接燈在手他就隱約看到了四面的石壁之上都嵌着一盞石燈。

他連隨筆燈籠身飛起！

碧綠的燈光一閃再閃，到他的身形落下之時，四壁的石燈都已被他燃亮！

四壁的石燈燃起來的都是碧綠的火光！

碧綠的火光照亮了整個石牢。

火光一亮起，王鳳就聽到了血奴的驚呼！

× × × × ×

四盞石燈每一盞都嵌在丈許高下的石壁之上。

每一面石壁都四丈過外，四面石壁合成了這一個丁方兩丈多三丈的石牢。

石牢的下面却只有一半是石地，還有一半是潮濕的泥土。

石地用石塊組成，與泥土相接的部份參差不齊，彷彿鋪到那裏石塊便已經用盡。

石地之上還有兩張石榻，兩張石榻之間隔着一張石桌，旁邊還有兩張石椅。

石榻上沒有人，石榻上却有，一張石榻一個，總共兩個人！

李大娘沒有說話，話却不能作準。

石榻上那兩個根本已不能叫做人。

那只是兩具死人骨骸，兩具骷髏！

碧綠的火光之下，骷髏抹上了一層碧綠的光。

一種莫名的陰森，莫名的詭異氣氛，籠罩着整個石牢。

骷髏幽幽的，端端正正的盤膝坐在石榻之上，深陷的眼窩裏閃爍着慘綠的磷光。

其中一具骷髏的頭上赫然戴着一頂紫金白玉冠！

血奴就盯着那具骷髏驚呼失色。

她霍地抬頭，盯着李大娘，一正臉，冷笑

道：「你又在賣弄什麼陰謀詭計？」

李大娘亦是在盯着她，忽然歎了一口氣，道：「你真非不肯相信所看見的是事實？」

血奴剛平靜下來的面色聽說又變了。

李大娘再歎了一口氣，道：「我其實也不是一個怎樣貪心的人，那些珠寶有一半到手我其實已經很滿足，隨時都準備放人的了，誰知道，他們在下面不過十日，魔王便不甘屈辱盡斷經脈自殺，鸚鵡亦相繼殉主自盡！」

血奴這才真的變了面色。

李大娘說道：「以他們的身分我也知道這個石牢實在太過委屈，本來準備將這個石牢加以佈置的了，可是地面都還未弄好，事情就已發生。」

她又歎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如果傳了出去，我們之間的約定固然終結，我更絕不會活到現在，你們知道了魔王鸚鵡已經不在人間，又豈會不立即取我性命？」

血奴突然打斷了她的說話，道：「我們將珠寶完全找回來之後你就要將人交出，到時候你如何向我們交待？」

她一面激動之色，就連說話的聲音亦已變得激動非常。

李大娘反而笑了，道：「你們永遠都不能

聽她的說話，世間真的有所謂魔王，血鸚

他們就在這裏？」

王鳳道：「你又在說什麼鬼話！」

他這句話出口，血奴一旁已叫了起來：「

王鳳道：「魔王，血鸚鵡！」

李大娘道：「兩個什麼人？」

王鳳不由追問道：「兩個什麼人？」

王鳳道：「人就在下面？」

李大娘道：「兩個人。」

王鳳道：「魔王，血鸚鵡！」

將那些珠寶完全找到的。」

血奴厲聲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李大娘笑道：「你們那邊將珠寶找回來，我這邊便又將一些珠寶賣出去，雖然你們找回來的珠寶不能再出手，那不過其中小小的一部分，那許多珠寶，何時才賣盡？」
血奴的面色越趨越激動，破口罵道：「你就是這樣卑鄙！」

語聲陡落，她的身形突然飛起，直撲向洞口！

這一下出其不意，李大娘却絲毫也不驚慌，竟就笑着血奴向自己撲來。

血奴的身子飛起了兩丈，力道已盡，那身形一擺，便往下瀉落。

地牢並不祇兩丈高下。

身形一落，便又縱起，這一次她的手中已多了一雙短劍！

她在半空，猛一聲輕叱，手中的短劍雙雙脫手，飛擊李大娘！

碧綠的火光中兩道寒芒閃電般一閃，兩支短劍已然飛至洞口！

她出手的準確並不在王風之下！

這兩支短劍已能將李大娘擊殺！

李大娘却仍不閃避，纖纖素手一翻，手中突然多了支黑黝黝的尺子。

量天尺！

是武三爺的量天尺！

血奴那兩支短劍幾乎同時一斜，飛向李大娘手中的量天尺！

叮叮的兩聲，兩支短劍一齊吸附在量天尺之上！

李大娘格格嬌笑道：「你還有什麼兵器暗器？」

血奴的身形已然落下，她看眼中，聽在耳裏，一張臉不由得鐵青，但旋即又激起了紅

暈。

她氣的整個身子都在發抖，張嘴「嘩」一口鮮血噴出，突然跪倒在那具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骷髏面前。

她雙目暴睜，眼角已迸裂，鮮血眼中流出，流下了她的面頰。

她的眼淚亦流下。

淚中有血，血中有淚！

她的嘴唇也自不住在顫動，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就連她的神情亦變得呆木。

王風一直在留意着她，看見她這個樣子，當場也嚇了一跳。

他正想上前將她扶起來，她的人已倒下，又一次昏迷過去！

她與那具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骷髏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爲了將人救出來，這幾年，她幾乎心力交瘁，更不知道遭遇多少屈辱。

人現在却已變成骷髏，多年的心願頓化泡影，這打擊之大，並不是王風所能想像。

她滿懷悲憤，一心拼殺李大娘，可是李大娘高高在上，就連性命都不能！

李大娘格格一笑，更就氣的她吐血！

王風趕緊上前抱住她。

李大娘笑聲未絕。

她的笑聲本來很動聽，現在王風聽來只覺得刺耳。

他仰首又瞪着李大娘。

笑聲立時停住，笑面却未消失，笑意猶在眼中。

李大娘笑視王風，道：「你是否也想試試能否跳上來對付我？」

王風冷笑道：「我還有自知之明。」

他本就不是以輕功見長，更何況這石牢足有四丈高下。

李大娘道：「你不是不要命，隨時都在準備拚命？」

王風只是冷笑。

他雖然不要命，隨時都在準備拚命，可是在目前的這種形勢之下，根本沒有他拚命的餘地。

李大娘當然明白，她還要這樣說也不過氣氣王風。

王風居然不動氣。

李大娘實在有些失望，她一聲微喘，道：「你不肯自己跳下來給我看看，我只好自己想辦法要你跳了。」

王風笑喝道：「你準備怎樣？」

李大娘道：「這陷阱的上面本來有一塊幾百斤重的鐵板，將鐵板放下就算輕功很好，亦只有在下面等死的份兒，只要我斷絕供應清水食物，不出三日你們在下面就不渴死也得餓死，據我所知餓也可以餓的人發瘋，到時只要我將鐵板再打開，不難就見到你在下面發瘋子般亂跳。」

王風道：「三兩天還餓不死我這個人，這石牢裏面說不定還有可吃的東西。」

李大娘道：「泥土裏的蚯蚓還是縫中的蜈蚣？」

王風道：「蚯蚓蜈蚣據我所知都是非常可口的。」

李大娘道：「你吃過那些東西？」

王風道：「還沒有這樣機會。」

李大娘道：「這一次是你的機會了，只不知，你是不是真的敢吃那些東西？」

王風道：「連命我都敢拚，還有什麼事情不敢！」

他口裏說的雖然硬硬，心裏却已發悸，咽喉却在發癢，突然生出一種想吐的感覺。

蚯蚓滑膩的身子，蜈蚣醜惡的形態，就看在眼裏。

王風越罵，李大娘越是開心。

一個人獨罵實在無味，王風只罵了幾句，便收住了口。

李大娘這才開口，說道：「半個時辰之後，你如果還不變做一隻活蝦的話，那我就真的服了你！」

這句話說完，她又格格大笑起來。

滿室火蛇在她的格格笑聲中飛舞更急，嗤嗤的一片異响。

嗤嗤的火聲中，格格笑聲突斷！

王風抬頭想再罵幾聲之時，大娘已不在石牢之上！

她去了那裏？

這念頭一閃即逝，王風閉上了嘴巴，張目四顧。

四面石壁這下簡直已變成四面火牆！

他已感到了火的灼熱，呼吸亦開始覺得有些困難。

石壁下亦已開始燃燒，幾條火蛇開始在地面四下流竄！

王風瞪着地面流竄的火蛇，一個身子不由的團團亂轉。

這個燃燒的石牢雖不是一個鍋，他已有如鐵鍋上的螞蟥。

四面的石壁火焰流竄，完全沒有着手的餘地，他根本不能舉高躲避，脚下是泥土，並沒有地道，唯一出口就在上面！

這出口離地却有四丈，縱然封閉的鐵板沒有放下，李大娘也沒有在上面監視，他亦沒有一躍而上的本領！

無路可逃也就只有等死了。

火越燒越猛，石牢自然亦越來越熱，王風的心却越來越寒。

在眼內，已令人心裏不大舒服，入口呢？

李大娘打了一個寒噤，道：「連那些東西你都吃，我就想不服你都不成了。」

王風板着脸，不作聲。

李大娘連聲問道：「只不知血奴是不是也吃得下那些東西？」

女孩子大都連老鼠都怕得要命，血奴即便不是例外，要她吃蚯蚓蜈蚣，只怕要她死還要簡單。

王風竟反而笑了起來，道：「她就不吃也不要緊。」

李大娘道：「哦？」

王風道：「一天半天沒有東西入口我相信她還支持得來。」

李大娘不禁一怔，說道：「我聽不懂你這句話。」

王風道：「你以為你眞的能够將我囚在這個石牢活活餓死？」

李大娘道：「難道你有本領，逃出這個石牢？」

王風道：「一天半天實在已太多，也許兩三個時辰之後我就在石牢外面，那會子最好你已遠離這裏，不給我遇上。」

李大娘又是一怔，道：「不成你眞的有穿牆入壁，飛天遁地的本領？」

王風冷聲道：「我不是妖魔鬼怪，也不是法師。」

李大娘追問道：「你那是什麼本領？」

王風道：「也不是什麼本領，只不過我身上帶着一支削鐵如泥的寶劍！」

他身上的確有一支劍，那支劍也的確非常鋒利，却只是一支普通的劍，削鐵倒可以，削在鐵上倒多幾下只怕就不難斷成兩截。

他却說得很真實。

聽他的語氣，好像非要李大娘大吃一驚不

是冷汗。

他的身子轉動着突然停下，閃動的目光同時凝結，落在地面的石板之上！

——地面上鋪着的石板最少有二十塊，將那二十塊石板堆疊起來，雖然還不够，總可以拉近與出口的距离，何況還有兩張石榻，這些加起來，如果李大娘沒有將封口的鐵板放下，人不在上面監視着的話，應該可以幫助他跳出這個石牢的了。

他心念一動，不由又抬頭望去。

李大娘仍不見在出口那裏。

他的目光轉落向石榻那邊。

靠牆的一張石榻之上已滲滿了黑油，火蛇亦已盤繞黑油之上。

整張石榻都已在燃燒，頭戴紫金白玉冠的那具骷髏彷彿就盤膝坐在火中！

周圍的氣氛更顯得詭異。

王風沒有理會那許多，將血奴放下，身子如箭般射落在那張還未着火的石榻面，雙手扳住了榻腳，正想將石榻拉開，忽然覺得好像有人在呼喚自己的名字。

他一怔，不覺放下手，傾耳細聽。

果真是有人在呼喚他！

絕不是李大娘。

陌生的聲音，又似曾聽過。

什麼人？

「王風！王風！」

呼喚的聲音怪異非常，赫然是從石牢上面傳下來。

他自然抬頭望去，一雙眼當場發直！

火光閃動中，石牢上赫然立着一隻鸚鵡！

血紅的鸚鵡！

血鸚鵡！

（下期續完）

動！」
李大娘哈哈大笑道：「當然有，而且已發覺了！」

王風終於忍不住破口大罵！

王風越罵，李大娘越是開心。

王風越罵，李大娘越是開心。

單手鳥怒

文圖
雲青
諸葛
盧

新派武俠長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慈雲寺代主人文真真答應授予杜少恆武功，並允諾為他救出老母妻兒，隨取出一錦囊交予杜少恆，飄然而去，未幾，公冶十二娘偕冬梅掩至，要杜少恆隨她往魔宮居住，杜少恆為環境所迫，自問無力脫身，而神秘莫測的冬梅又傳音示意，着他答應，遂勉強裝出隨遇而安的表情，隨同公冶十二娘返回古墓魔宮。睨眼十日已過，這一早，杜少恆正獨自沉思間，表兄曹適存與冬梅到來，杜少恆對這位表兄頗得異常冷淡，反之曹適存勸他該發奮圖強勿為醇酒美人消去豪情，杜少恆只聳肩苦笑沒接腔——

劍虹驚星斗

綾帶掃山河

曹適存輕輕一嘆道：「表弟，我知道你有很多話要問我，現在就問吧！」

杜少恆沉思着問道：「當我全家被劫時，你是否還在我家中？」

從見面到現在，杜少恆一直不曾叫過一聲表兄，足見他對這位表兄，似乎存在着某種成見。

但曹適存似乎一點也不計較這些，那張馬臉上，始終是浮現着笑容：「當時，我不但在貴府，而且一直到現在，我仍在伺候着我姨媽，也就是令堂她老人家。」

「這話怎麼說？」

「因為，我也同時被劫持了。」

「但你現在卻能自由活動，前來看我。」

曹適存苦笑道：「此行是奉命前來，而且是暗中有人監視的。」

「奉誰的命令？」

「自然是奉天一門主五絕神君之命。」

「奉命前來和我談條件？」

「不錯。」

「這些暫時壓後，我要先知道家慈她老人家的近況。」

「令堂和尊夫人等都很好，生活也過得很

舒適，就是沒有自由，不過，有一點却是非常令人遺憾。……」

「怎麼樣？」杜少恆的身軀輕微地震動了一下。

曹適存道：「是令堂她老人家的神志，已經不清了。」

「……」杜少恆臉上肌肉扭曲着，滿是痛苦神情。

「她老人家時常唸着你，和湯紫雲，石瑞姑的名字，不時書空咄咄，又哭又鬧，並自己摸自己的耳光……」

杜少恆忽然截口厲喝道：「不要說了！」

曹適存正容說道：「表弟，逃避現實，可不是辦法啊！」

杜少恆冷冷注目，道：「那麼，依你之見呢？」

「那就是接受天一門主的條件。」

「先不談條件，我問你，你見過那位天一門主嗎？」

「見過，但他每次都戴着面紗，所以，事實上還是等於沒有見過。」

「那麼，你也不知道他是個甚麼東西變的了？」

不多聊聊？」

杜少恆仍然在閉目養神，只是口中漫應道：「你管這麼多閑事幹嗎？」

冬梅嬌笑道：「我活着就是為了要管閑事，尤其是你的閑事。」

杜少恆突然睜開眼睛，凝注着問道：「這話也有解釋嗎？」

「當然有，但目前還不到解釋的時候。」

「那麼，請出去，現在，我須要安靜。」

「何必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哩！我又不是老虎，不會將你吃掉。」

「……」

「杜大俠，我看得出來，你對這位表兄，好像很不投緣。」

「唔……」杜少恆算是默認了。

「那是為甚麼呢？」

「哦！你們從小就在一起？」

「是的，他幼失怙恃，所以一向就住在我家，長大後，就成為我家的總管……」

「如此說來，你們之間，等於是親兄弟一樣嘛！」

「可以這麼說，但他平常游手好閑，不求長進，吃喝嫖賭，無所不為，尤其喜歡像長舌婦一樣，背後搬弄是非，弄得整個家庭中雞犬不寧，因此，我不但從小就跟他合不來，長大後，並經常出手揍他，令人可惱的是，我父親却常常偏袒着他，母親也常常在暗中責備我，說我不該欺負一個失去父母的表兄。」

「令堂也很疼愛他？」

「那倒不見得，不過，由於他善伺人意，小聰明很多，因而很討人歡喜。」

「這就怪不得了……」

「怪不得咱們門主連他也一并劫持來，伺

「這位二姑娘，可真夠了不起的？」

「這位二姑娘的確是了不起的。」曹適存故作神秘狀接道：「表弟，聽說，這位二姑娘某一方面功夫，號稱一絕，胃口也奇大，經常是夜無虛夕，嘻嘻……表弟，歡樂須及時，是不错，但也要保重，千萬別淘虛了身子。」

杜少恆冷冷接道：「你以為我不懂得！」

曹適存尷尬地一笑道：「咱們都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這道理你當然懂得，但我一到這兒，就聽說你的生活很不正常……」

「吃得飽，睡得着，何謂不正常？」

「但你整日裏醉醺醺，可不是辦法，須知酒為穿腸毒藥，色乃刮骨鋼刀，再好的身子，且且而伐，也是撐不住的，所以，我才特別提醒你一聲，要多加節制。」

「謝謝你！」杜少恆輕輕一嘆道：「表兄，你替我想想看，即使我珍惜這身體，又有甚麼用？」

「至少，你該為令堂着想。」

「我已無能為力，請恕我說句不應該說的話，家慈之所以落得目前的情形，一半是她老人家自討的，我雖然有意分憂，却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曹適存連忙接道：「不！你是有力量可以解救她老人家的，只要跟我去總舵，和門主當面談妥條件就行了。」

「對了。」杜少恆注目接道：「方才你說過，那所沒權力向這兒提人，那麼，即使我願意跟你去，又如何能走得呢？」

曹適存說道：「如果你自願前往，二姑娘是不能阻止的，這也是他們當年的協議條件之一。」

「……」杜少恆深長地嘆了一聲。

「表弟，可以答應嗎？」

沉思了少頃，杜少恆才注目問道：「天一

「是的。」曹適存苦笑着點點頭。

「那所為何要劫持我全家？」

「不知道，我也向他問過，但他却說，必須見到你時再說。」

「那麼，你呢？」

「我？」曹適存有點茫然。

「我的意思是說，那所為甚麼也要將你劫持？」

「哦！劫持我的原因很簡單，是要我照料令堂她老人家的起居。」

「這還八蛋倒是顧慮得很周到！」杜少恆冷笑着接道：「好！現在，說他的條件吧！」

曹適存苦笑道：「其實，他究竟要談甚麼條件，我也不清楚，只不過是帶來一個口信而已。」

「口信？」

「是的，由於你我輩屬中表，又是經常伺候令堂的人，所以，天一門主，才特別派我到來。」

「哦！那是怎樣的一個口信？」

「他要你隨我去天一門總統，由他直接跟你談判，只要你接受他的條件，你的全家，包括我這不長進的表兄在內，都可以立即恢復自由。」

杜少恆冷笑道：「為甚麼要這麼拐彎抹角的，目前，我已是他手掌中的雞蛋，隨便派一個人來，將我捉去，不就得了嗎！」

「事情沒這麼簡單。」

「原因何在？」

「因為，你現在是二姑娘的人。」

「二姑娘不也是那所的人嗎？」

「不錯，但他們之間，曾經有過協議，二姑娘的一切行動，都是絕對自由的，現在你既然二姑娘的人，如非經二姑娘特准，門主可

候令堂。」多梅嬌笑着，又問道：「他會武功嗎？」

杜少恆有點不耐煩地，反問道：「妳問這多幹嗎？」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自然有道理的。但此刻，我只先告訴妳一點兒，當他到達這兒時，曾經跟娘倆密談了足足兩個時辰。」

「啊！」杜少恆不禁不住挺身坐了起來，注目問道：「說！他們談了些甚麼？」

多梅纖指一點他的額角，媚笑道：「瞧你這副緊張勁兒，也不想，他們閉門密談，我能知道些甚麼哩！」

「閉門密談？」杜少恆蹙眉自語道：「一個貴為娘的人，跟一個等於是地下囚的人，閉門密談？」

「這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你別忘了，這個地下囚，同時也是個大男人。」

「大男人又怎樣？」

「一個大男人，和一個女人，關起房門來，長達兩個時辰，你說會怎樣呢？」她媚笑着。

「這個……太不可思議了！」

「不可思議的事情多着哩！比方說：有一個人，二十年前，是年輕一代中的頂尖兒高手，但現在，他却淪為一個三流角色，請問，這就可思議嗎？」

「妳……妳這是甚麼意思？」

「沒甚麼意思，只是，有人認為你是故意裝胡塗。」

「這話從何說起？」

「不但有人認為你是故意隱藏了實力，而且，也認為你到這兒來，使的是苦肉計，即使縱情酒色，也是故意裝出來的。」

杜少恆苦笑：「那是誰說的？」

多梅神秘地一笑，道：「暫時我不想告訴

你。」

「妳相信這些話？」

「我，算是將信將疑。」

「如果連妳都不肯相信我，那就沒得話說啦！」

「這話，聽聽都是蠻受用的，好像我已成為你的知己朋友了。」

杜少恆笑道：「現在，我們不是好朋友了嗎？」

「別灌迷湯。我認爲妳『好朋友』三個字，還差上十萬八千里哩！」

「那要怎樣才能算是好朋友呢？」

「你的生活經驗，遠比我豐富，要怎樣才能成為好朋友，應該問你自己。」她，嬌媚地笑了，道：「妳說是嗎？」

「好，我們暫時不談這些。」

「我沒有意見。」

杜少恆沉思了一下，立即改變話題，道：「多梅，方才來的那個曹適存，妳以前見過沒有？」

「沒有啊！」

「方才，他說，他到這兒來，是有人監視着的，是嗎？」

「這個，我倒弄不清楚，但有人陪同他一道來，是不錯的。」

「妳是否覺得他這個人，可有甚麼可疑之處？」

「我倒沒有這個感覺。」

「比方說，他跟十二娘閉門長談……」

多梅截口嬌笑道：「妳吃醋了？」

杜少恆苦笑：「我憑甚麼吃醋，我不過覺得有點令人費解而已。」

「是有一點令人費解？」

「妳想想看，憑曹適存那副德性，言語乏味，面目可憎，十二娘又怎會看上他的？」

「這叫作烏龜看忘八，對了眼呀！」她媚笑着。

「再說，他們又是第一次見面……」

「妳怎能斷定他們是第一次見面？」

「方才，妳不是說過，曹適存是第一次到這兒來嗎？」

「第一次見到曹適存的是我。但他們之間，有可能在別的地方見過面，少恆，有一點我要提醒妳。」多梅含笑接道：「我叫我少恆，可以嗎？」

「我沒意見。」杜少恆苦笑着。

「那麼，以後，我就這麼叫妳了，請聽好，在本門中，男女關係，就和喝水一樣，不管是誰口渴了，只要面前有水，就可以取來解渴，懂了嗎？」

「我懂，我懂……」

「現在，我也口渴了，該怎麼辦……」她，語聲既啞且膩，眉梢眼角，更是洋溢着無限風情。

「很簡單，案頭上有茶，也有酒……」

「不！我不要那個……」話聲中，她已採取主動。

由於她就坐在杜少恆的床頭，所以採取主動起來，方便之至。

這一來，可使杜少恆慌了起來。

他，一面掙扎着，一面促聲說道：「不行！如果十二娘闖了進來，大家都下不了台。」

「沒那麼嚴重，我已經說過，這種事情，在本門中，太平凡了。」她手中也在忙着，一面媚笑道：「而且，我不妨坦白告訴妳，她，和那個曹適存都走了，最快也得天黑以後才能回來。」

「他們兩個一起走的？」

「不錯。」

「去哪兒了？有甚麼事？」

別具一番撩人的韻味。

他又有了「征服她」的衝動了。

「水喝多了，會脹肚子的。」她技巧地避開了，並嬌笑着：「乖孩子要聽話……」

幾十歲人了，被一個俏丫頭當孩子哄，杜少恆當然有啼笑皆非之感。

也許是怕他繼續糾纏，多梅索性坐了起來，一面重整衣衫，一面嬌笑道：「起來吧！該吃午餐了，我去叫他們將午餐送到這兒來。」

「也好。」杜少恆懶洋洋地穿着衣衫：「咱們可以邊吃邊談。」

「還有甚麼好談的，你心中的秘密，又不肯透露。」

「咱們彼此彼此。」

「妳認爲我也有秘密？」

「不錯，妳想想看，前頭我被困在這兒時，妳那莫測高深的行動，恐怕妳自己也沒法自圓其說吧？」

「我的一言一行，不但能够自圓其說，而且都是有理由的……」

「但目前不便說，是嗎？」

「是的，總有一天會讓妳明白。」

「所以，我認爲妳的神秘性，似乎不下於那天一門門主。」

多梅嬌笑道：「少恆，你太過抬舉我啦！一個伺候人的小丫頭，怎麼可以跟門主相提並論。」

「我說的是指你們的神秘性，而且，是有事實根據的。」

「噢！你且說說看？」

「關於那位門主父子倆，以及與十二娘之間的令人費解的關係，都暫時不談，現在光說妳，妳，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居然具有以真氣傳音說話的內家真力，此其一。」

「唔……其二呢？」

「通通不知道……」

就這說話之間，兩人都已成袒胸露背，一絲不掛了。

當然，杜少恆爲了要擺脫這個既神秘，刁鑽，又慧黠多情的俏丫頭，也並未堅拒，否則，多梅是不會那麼容易解除他的「武裝」的。

「門還沒上。」杜少恆指了指房門。

「放心，我進門時就門上啦……」她媚笑着，呼吸也急促起來。

「……雙方都以行動代替了語言。

慢慢地，他發覺，多梅這個俏丫頭，有一種與別的女人不同的韻味。

他，不得不暫時摒除一切雜念，以便全心全意的去享受這份特殊的韻味。

俏丫頭像一條游動的巨蟒，輕輕的游動，徐徐的游動……

一種循序漸進的收束感，使他覺得，自己好像成了一株被這巨蟒盤繞游昇的大樹。

這是一種十分奇妙的感覺。

每一個男人都嚮往着這種奇妙的感覺，但却不容易碰上像多梅這樣的佳人兒。

她，婉轉承迎，疾徐有序。

她，輕輕地呻吟，絕非故意做作，也不是故意的獻媚。

由那一聲聲若斷若續，分不清是痛苦還是滿足的呻吟聲中，足以顯示，俏丫頭在這一方面，的確是够「渴」的了。

但她却並未因過度的「渴」而顯得放蕩和恣意的狂烈。

「其二，是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却甘屈身於僕婢之列。」

「想必還有其三？」

「是的，那就是妳和十二娘之間的關係，名爲主僕，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回事，以上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至於妳對我的一切，就更不用提了。」

多梅嫣然一笑道：「不提也好，且等我將午餐弄來再說吧……」

午餐弄來了，有精美可口的菜餚，也有自釀的陳年百花露。

多梅首先斟滿兩杯酒，偎在他身邊仰臉嬌笑道：「少恆，這一頓，我只許你喝三杯。」

「爲甚麼？」

「不許問，這是命令。」

杜少恆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多年沒人命令過我了，聽起來倒很新鮮。」

多梅一舉酒杯，道：「喝完這第一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他舉杯一飲而盡，道：「甚麼好消息？說吧！」

「方才我聽到可靠的消息，門主今晚要到這兒來。」

「這怎能算是好消息。」他苦笑着。

「你知道他是爲誰而來？」

「總不至於是爲了我才來吧？」

「恰好相反，正是爲了你而來。」

「即使爲了我而來，也不能算是甚麼好消息呀！」

「唔……但願如此。」

「有一點，我要提醒你，不論他如何的威

屈身於僕婢之列。」

「想必還有其三？」

「是的，那就是妳和十二娘之間的關係，名爲主僕，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回事，以上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至於妳對我的一切，就更不用提了。」

多梅嫣然一笑道：「不提也好，且等我將午餐弄來再說吧……」

午餐弄來了，有精美可口的菜餚，也有自釀的陳年百花露。

多梅首先斟滿兩杯酒，偎在他身邊仰臉嬌笑道：「少恆，這一頓，我只許你喝三杯。」

「爲甚麼？」

「不許問，這是命令。」

杜少恆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多年沒人命令過我了，聽起來倒很新鮮。」

多梅一舉酒杯，道：「喝完這第一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他舉杯一飲而盡，道：「甚麼好消息？說吧！」

「方才我聽到可靠的消息，門主今晚要到這兒來。」

「這怎能算是好消息。」他苦笑着。

「你知道他是爲誰而來？」

「總不至於是爲了我才來吧？」

「恰好相反，正是爲了你而來。」

「即使爲了我而來，也不能算是甚麼好消息呀！」

「唔……但願如此。」

「有一點，我要提醒你，不論他如何的威

屈身於僕婢之列。」

「想必還有其三？」

「是的，那就是妳和十二娘之間的關係，名爲主僕，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回事，以上這些，都是令人難以理解的，至於妳對我的一切，就更不用提了。」

多梅嫣然一笑道：「不提也好，且等我將午餐弄來再說吧……」

午餐弄來了，有精美可口的菜餚，也有自釀的陳年百花露。

多梅首先斟滿兩杯酒，偎在他身邊仰臉嬌笑道：「少恆，這一頓，我只許你喝三杯。」

「爲甚麼？」

「不許問，這是命令。」

杜少恆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多年沒人命令過我了，聽起來倒很新鮮。」

多梅一舉酒杯，道：「喝完這第一杯，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好！」他舉杯一飲而盡，道：「甚麼好消息？說吧！」

「方才我聽到可靠的消息，門主今晚要到這兒來。」

「這怎能算是好消息。」他苦笑着。

「你知道他是爲誰而來？」

杜少恆忍不住又吻了她一下，輕輕一嘆道

「這話我聽不懂。」她，像依人小鳥似地，嬌伏在他的懷中，仰着俏臉，注視着他，那長長的睫毛，就像兩把小扇子，一閃一閃地，襯托上那蘊涵着無限柔情的清澈目光，格外惹人憐愛。

杜少恆忍不住了又吻了她一下，輕輕一嘆道

「這話我聽不懂。」她，像依人小鳥似地，嬌伏在他的懷中，仰着俏臉，注視着他，那長長的睫毛，就像兩把小扇子，一閃一閃地，襯托上那蘊涵着無限柔情的清澈目光，格外惹人憐愛。

杜少恆忍不住了又吻了她一下，輕輕一嘆道

「這話我聽不懂。」她，像依人小鳥似地，嬌伏在他的懷中，仰着俏臉，注視着他，那長長的睫毛，就像兩把小扇子，一閃一閃地，襯托上那蘊涵着無限柔情的清澈目光，格外惹人憐愛。

「你必須堅持原則。」

「我知道……」
吃完午餐，多梅立即收拾碗碟，並叮囑他好好養神，以應付晚間發生的意外。

整個下午，杜少恆都在寂靜中渡過，沒有人打擾，連多梅也不會到來過。

照說，這應該是一個安心調息的好機會，但事實上，杜少恆並未好好的調息，因為，他的心事太多了。

晚餐也是由另一個侍女送來的，他也懶得去問，為甚麼多梅沒來。

等他獨自享用過晚餐之後，那侍女才重行出現門口，向他嬌笑說道：「杜大俠，神君有請。」

「噢！娘娘回來了嗎？」

「不知道啊！」

「多梅呢？」

「也沒看到。」

杜少恆苦笑了一下，站起身來，道：「好，我們走吧！」

由於這魔宮中的通道，是按奇門陣法改裝的，因此，儘管公治十二娘曾允諾給予他在魔宮中的行動自由，但却等於是口惠而實不至，這就是說，公治十二娘並未告訴他通過那些甬道的要領。

在此種情形之下，杜少恆的行動自由，也就有限得很，而他的活動範圍，也不過是幾條可能是不太重要的通道而已。

現在，這個侍女帶領他所走的通道，就是他從來不曾走過的一條，因而他特別注意那些拐折處的特徵，並暗記心頭。

兩人默默地進行了約莫百來丈遠的甬道之後，那侍女才回過身，嬌笑道：「杜大俠，到了。」

說着，並隨手將一道鐵門推了開來。

杜少恆舉步進入室內，背後的鐵門也隨之關攔，只聽那侍女在門外嬌笑道：「杜大俠，待會，婢子再來帶您回去。」

「唔……」

杜少恆一面漫應着，一面舉目打量這個房間。

那是一個只有丈五見方的房間，在室頂的柔和珠光映照之下，除了正當中的一把木椅之外，空洞洞地，並無任何陳設。

他，方自微微一蹙眉峯之間，一個雄渾的語聲，忽然在室內响起：「杜大俠請坐！」

「我知道這把椅子就是替我準備的。」杜少恆坦然就座之後，才笑問道：「閣下就是天一門主？」

「不錯。」

「閣下恩恩浩蕩，特別召見我，咱們就是這個樣子交談？」

「唔……」

「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因為，你能看到我，我却沒法看到你。」

經過這簡短的對話之後，杜少恆已發覺對方的語聲是由他對面牆壁上一個約莫拳頭大小的圓洞中傳出。

而且，也隱約地可以看到對方那神光熠熠的目光。

天一門主的語聲笑道：「杜大俠，你我之間，本來就是處於不太公平的狀態中，所以，目前，你大可不必計較這些。」

「說得也是道理。」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門主大人，由你這種不願意讓我看到的情形判斷，你我之間，可能是朋友？至少我們曾經見過面，是嗎？」

「杜大俠，我請你到來，可不是研究這些的。」

「好！說你所要說的吧！」

「唔……杜大俠，你已經知道，我的武功，是獲自五十年前，詹老怪所遺留的秘笈？」

「不錯。」

「你也知道詹老怪的下場嗎？」

「據江湖傳說，詹老怪是生死下落不明，所以，知道詹老怪的下場的人，恐怕不多，像我這個末學後進，當然更沒法知道啦！」

「那麼，你也不知道，詹老怪武功的來源了？」

「不錯。」

「這就奇了……」

「這有甚麼稀奇，詹老怪在江湖上攪得滿天風雨的時候，我還沒有出世……」

「話是不錯，但至少令尊生前應該向你說明的。」

杜少恆微微一怔道：「你認為先父知道這些？」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我不但知道令尊知道這些，也敢斷定他必然已經告訴過你。」

「閣下何所據而能如此武斷？」

「因為，我所知道的，有關詹老怪的一切，甚至於連那武功秘笈，都是由令尊身上所獲得……」

「啊……」杜少恆聽了，禁不住為之身軀一震。

「你表演得够精彩！」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着。

杜少恆苦笑道：「我是真的不知道，你要是不信，那可沒有辦法的事。」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姑且算是你不知道這些吧！現在，就讓我告訴你，你不妨把它當作故事聽。」

「好！在下恭聆！」

「首先，我告訴你，詹老怪的武功，可能

「這是說，你打算解救你的老母和妻子，也不想恢復你自己的自由了？」

「我何嘗不想，但，你無中生有，強人所難，我沒法滿足你的要求，那也就只好豁出去啦！」

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道：「好！我有辦法教你就範的！」

杜少恆也冷笑道：「那恐怕不可能，我身邊沒有的東西，即使你殺了我，也沒有用！」

「我不殺你，但自有辦法教你乖乖地獻出來。」

「那咱們就走着瞧吧！」

「來人！將杜大俠送回去！」

「是！」

隨着這一聲嬌應，那原先帶領杜少恆前來的侍女，又啓門而入，並含笑說道：「杜大俠，走啊！」

「慢着！」

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語聲，既清且脆，顯然是出自一位妙齡少女口中。

那天一門主的語聲中，有着太多的驚訝：

「誰？」

問話的人固然很簡短，回答的人同樣也很乾脆。

但事實上，見面不如聞聲，隨在那侍女背後進來的，却是一個全身黑色勁裝，身軀臃腫，臉色蒼白，長髮垂及臀部，年輕女郎。

她一進門，就向已經站起身的杜少恆笑道：「杜大俠，請稍安勿躁，看完一場熱鬧再走。」

接着，又向一旁的侍女嬌聲囑道：「小姑娘，請將杜大俠的椅子移到門口的旁邊去。」

驚聲隱隱，如珠轉玉盤，悅耳已極，只是那張蒼白得不帶一絲血色的臉蛋兒，卻實在不

是來自雲山莊……」

「你說的是那有天下第一莊之稱的白雲山莊？」

「你說，威震江湖的白雲山莊，難道還有第二家嗎？」

「可是，據我所聽到的傳說，當年的白雲山莊少莊主江自強大俠，自從消弭永樂年間的

一場大劫，與永樂皇帝朱棣鬧得頗為不快之後，立即封刀歸隱，不再過問朝廷和江湖中事，屈指算來，已經是七十年以前的事了，像詹老怪那樣的人，怎麼又會由白雲山莊獲得武功的呢？」

「你忘了，我方才說的只是可能。」

「可能就可能吧！請繼續說下去。」

「現在，請聽好。」天一門主的語聲接道：「我所獲得的詹老怪的武功秘笈，是一個手抄本，是由令尊親手交給我的，也是令尊的筆跡……」

杜少恆幾乎震驚得要跳了起來，道：「有這種事？」

天一門主的語聲冷笑着道：「不相信，你瞧！」

一個紙糊的小圓洞中投出杜少恆。

那顯然是秘笈中撕下來的一頁，杜少恆打開來，目光一觸之下，禁不住身軀發出一陣輕微的顫抖。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這筆跡不錯吧？」

「不錯。」

「這一頁，我已另行抄錄了一份，這是令尊遺下的墨寶，你且留下來作個紀念吧！」

「那我謝謝了！」杜少恆苦笑着。

「你知道我告訴你這些的原因嗎？」

「難道說，你認為那個正本，是在我的手中？」

「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是否也會這麼想

「那天一門主的語聲呵呵大笑道：「妙啊！好美妙的語聲，光是聽聽，就使我全身酥上半天啦！」

這位天一門主，不愧是一代梟雄，儘管這位來歷不明，也顯然含有敵意的長髮女郎，來得太過突然，但他除了最初一聲「誰」字中含有驚訝成份之外，此刻，却居然若無其事地，調侃起對方來。

而且，不等對方接腔，又沉聲喝道：「丫頭，還不遵照這位姑娘的吩咐，將杜大俠的座椅，移到門口去！」

原來那個侍女還正在發呆哩！

「是……」聽到天一門主的喝聲之後，那侍女才回過神來，嬌應一聲。

天一門主的詞鋒，又轉向那長髮女郎：「有着如此美好嗓音的姑娘，我想她的面貌與身軀，也一定是長得恰到好處的……」

長髮女郎嬌笑道：「但眼前的事實，却使你失望，是嗎？」

「我一點也不失望，姑娘，解除你身上和臉上的偽裝吧！」

「可以，有兩個辦法，第一，先解除你自己的一切偽裝。」

「姑娘認為我也有偽裝？」

「我不但認為你的身軀面貌上有偽裝，而且，我也已經猜想到你是誰？」

「我不信！」

「要不要我當着杜大俠的面前，來替你揭穿？」

「你不妨說說看。」

「門主大人，只要你敢到這個房間中來，我就能猜中你是誰？」

「好！我倒要看看你能玩些甚麼花槍！」

話聲一落，「呀」然一聲，那小圓洞的牆

，何況，我所獲得的秘笈抄本，其中還有若干不完整之處，那顯然是令尊藏了私……」

杜少恆截口冷笑一聲，道：「藏了私？像此等珍貴的武功秘笈，先父連自己的兒子都不給，却給了你，他既然給了你，又有甚麼理由要藏私？」

天一門主的語聲道：「令尊為了要使自己兒子的武功能冠絕羣雄，自然要藏私……」

杜少恆道：「但事實上，先父並未交甚麼武功秘笈給我，否則，我現在又何至於受你的挾持？」

「那是你故意裝糊塗！」

「隨你怎麼說吧！門主大人，如果你所言屬實，則幸虧先父逝世前，是我親侍湯藥，否則，我會認為先父是你謀殺的哩！」

「我不在乎指黑鍋！」

「告訴我，你是誰？」

「不管你是真不知道也好，是故意裝糊塗也好，我可以透露一點，我是令尊身邊的人，也是你所認識的人。」

「先父生前，身邊的人可太多了……」

「你慢慢的去想吧！如果你是真不知道的

話。」

「你已肯定那秘笈正本在我手中？」

「不錯，我肯定那秘笈正本是在你手中，而且還斷定令尊必然另有所贈。」

「親為父子，這種付測，是頗合理的。」杜少恆苦笑了一下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先父生前，可不會使過詹老怪的武功……」

天一門主的語聲截口接道：「不是令尊不使用詹老怪的武功，而是他來不及研參，因為，那本秘笈，是在他逝世之前的三個月所獲得的。」

「這是先父親自告訴你的？」

「不錯，當時，令尊還說到過現在說來可

算是一段武林秘辛的新聞。」

「啊！那是屬於哪一方面的？」

「就是有關詹老怪的下落，和詹老怪的武功來源，可能是獲自白雲山莊的那一段，閣下有興趣聽嗎？」

「我正聽着。」

「先說詹老怪的下落，根據令尊所說，詹老怪是被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白衫書生所押走的……」

「會有這種事？」

「那白衫書生年紀雖輕，但身手却高得嚇人，那在當時武林中號稱無敵的詹老怪，只走了五招，就被制服，乖乖的給押走了。」

「那白衫書生是甚麼人呢？」

「當時，令尊沒聽到他們說話，但却想到那可能是白雲山莊的人。」

「唔……這倒是有此可能。」

「詹老怪被白衫書生押走時，路邊道下一個青布包袱，這也就是令尊獲得那本秘笈的由來。」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這真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武林秘辛。」

天一門主的語氣一沉，道：「故事說完了，現在說現實問題，我問你：令表兄曹適存，是否已將我的話轉達給你了？」

杜少恆啞了一聲，道：「不過，曹適存所說的話，含糊不清，最好還是由你自己再說一遍。」

「不錯，他的話含糊不清，但我的話却是非常明朗，聽着，如果你想解救你的老母妻子，和恢復你自己的自由，就必須將那秘笈正本，以及令尊所暗中交給你的東西，完全獻給我。」

「那我不妨坦白告訴你，那秘笈我不曾看到，先父生前也不會交過別的東西給我。」

壁上，忽然現出一道門戶，一襲黑色長衫，面罩黑色紗巾的天一門主緩步而出，道：「本門主已經來了，妳說我是誰？」

長髮女郎目光深注着，「唔」了一聲道：「較我所想像的，至少矮了五寸，你顯然是施展了縮骨神功。」

天一門主接道：「這些，都是題外話，說吧！我是誰？」

長髮女郎秀眉一挑，道：「你真要我當着杜大俠的面，揭穿你的身份？」

天一門主笑道：「不錯，即使妳猜中了，我也不在乎。」

「好！」長髮女郎一個字一個字地接道：「你，就是杜大俠的表兄曹適存！」

此話一出，杜少恆不禁不住身軀一震地，心中付着道：「該死！爲甚麼我不曾想到這一點……」

但天一門主却呵呵一笑道：「姑娘好聰明啊！」

「是我猜對了？」

「不，完全錯了！」

「你敢解除偽裝，讓我仔細瞧瞧吧？」

「那有何不可！」天一門主含笑接道：「不過，我有條件。」

「說說看？」

「那就是當我解除偽裝之後，妳也必須以本來面目示人。」

長髮女郎嬌笑道：「本來是可以的，何況，方才我自己也等於已經說明白，只要你自動解除偽裝，我也可以以本來面目示人，但現在，却不同了。」

「有何不同？」

「因爲，你所說的準備解除偽裝，是被我逼出來的，那不是自動。」

天一門主笑道：「妳不接受我的條件，那我也只好暫時保密了。」

長髮女郎嬌笑道：「你不敢解除偽裝，就表示我的猜想沒錯。」

「姑娘還認定我就是曹適存？」

「唔……」

「如果我顯示本來面目，證明妳是猜錯了，那我也自動以本來面目給你瞧瞧。」

「這還不夠。」

「那要怎樣才夠？」

天一門主笑道：「如果我看了妳，妳就必須留下來，作爲神君的新寵。」

對這種非常唐突的話，長髮女郎居然一點也不以爲忤地，反而嬌笑道：「那也未嘗不可以，但妳必須願一點真本事給我瞧瞧，只要妳能在武功上勝過我，一切都好商量。」

天一門主含笑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長髮女郎應道：「是的，一言爲定，門主大人，我正等着妳現原形哩！」

「姑娘別說得這麼難聽啊……」

話聲中，天一門主已取下幪面紗布，現出一張微顯蒼白的，圓潤的胖臉。

長髮女郎嘆道：「不行！你還戴有人皮面具。」

天一門主笑道：「人皮面具，當然也要揭掉……」

人皮面具揭掉了，那張圓潤的胖臉，除了膚色蒼白變爲紅潤之外，已沒甚麼變化。而且，誰都可以一目了然，那的確是一張未經過任何偽裝的本來面目。

這情形，不但使長髮女郎深感意外，連那坐在門口的杜少恆也深感失望地，脫口一嘆道：「真想不到，你還這麼年輕。」

「四十出頭的人啦！還算年輕。」天一門主

我也只好暫時保密了。」

長髮女郎嬌笑道：「你不敢解除偽裝，就表示我的猜想沒錯。」

「姑娘還認定我就是曹適存？」

「唔……」

「如果我顯示本來面目，證明妳是猜錯了，那我也自動以本來面目給你瞧瞧。」

「這還不夠。」

「那要怎樣才夠？」

天一門主笑道：「如果我看了妳，妳就必須留下來，作爲神君的新寵。」

對這種非常唐突的話，長髮女郎居然一點也不以爲忤地，反而嬌笑道：「那也未嘗不可以，但妳必須願一點真本事給我瞧瞧，只要妳能在武功上勝過我，一切都好商量。」

天一門主含笑點頭道：「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長髮女郎應道：「是的，一言爲定，門主大人，我正等着妳現原形哩！」

「姑娘別說得這麼難聽啊……」

話聲中，天一門主已取下幪面紗布，現出一張微顯蒼白的，圓潤的胖臉。

長髮女郎嘆道：「不行！你還戴有人皮面具。」

天一門主笑道：「人皮面具，當然也要揭掉……」

人皮面具揭掉了，那張圓潤的胖臉，除了膚色蒼白變爲紅潤之外，已沒甚麼變化。而且，誰都可以一目了然，那的確是一張未經過任何偽裝的本來面目。

這情形，不但使長髮女郎深感意外，連那坐在門口的杜少恆也深感失望地，脫口一嘆道：「真想不到，你還這麼年輕。」

「四十出頭的人啦！還算年輕。」天一門主

主含笑向長髮女郎問道：「這位姑娘，杜大俠的表兄曹適存，是這個樣子的嗎？」

長髮女郎冷笑道：「總有一天，我會揭穿你的真實身份……」

天一門主截口笑道：「那是以後的事，現在，妳該實踐諾言了……」

「姑奶奶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話聲中，她的嬌軀突然像陀螺似地一陣疾旋，她外面那身腫脹的黑色衣衫，化成片片，作蝴蝶飛舞，紛紛洒落地迴圍的丈遠之外。

天一門主禁不住脫口讚道：「好高明的內家真力！」

「閣下讚美了！」

話落同時，她的嬌軀也靜止下來，現出一位全身紅色勁裝，臉色白裏透紅，美得令人不敢逼視的美姑娘來。

原先那傳出天一門主語聲的小圓洞中，傳出公冶十二娘的驚呼道：「原來是妳！」

原來這位紅衣女郎，就是那位自稱能代表慾望香車車主的文真真。

儘管文真真方才是改裝易容，却並未服過變音丸。

這就是說，她的聲音還是原來的聲音。因此，杜少恆一聽那聲音，就有似曾相識之感。

等到她與天一門主交談過三五句之後，杜少恆已能辨別出是文真真的聲音了。

所以，眼前的變化，對其餘的人，算是一個意外，但對坐在門口的杜少恆而言，却是一點也不感到驚奇。

文真真目注那小圓洞，披唇微哂道：「二娘娘感到很奇怪？」

公冶十二娘的語聲嬌笑道：「是呀！」說着，人也啓門而出，越過天一門主和文真真的身旁，向杜少恆身緩緩步走了過來。

天一門主向公冶十二娘沉聲問道：「十二娘，這位姑娘是誰啊？」

公冶十二娘頭也不回地答道：「她呀！姓文，名真真，自稱可以代表慾望香車車主的身

份……」

天一門主「哦」了一聲，目注文真真笑問道：「姑娘就是那與本門的曹總巡察訂有君子協定的那位？」

文真真披唇一哂道：「閣下這話該只能算是說對了一半，當時，曹子畏是在自動認輸的情況之下，被迫而訂城下之盟，不能算是君子協定。」

天一門主道：「不論是君子協定也罷，城下之盟也罷，既然雙方已有協議在先，則姑娘此行，不論有任何理由，都已構成了違約的行爲。」

文真真秀眉一揚，道：「我不在乎甚麼違約不違約，但我不能不提醒你，當時，我跟曹子畏的協定是：如果他贏了，我接受他的節制，否則，就不許再找我的麻煩……」

「我們沒找妳的麻煩。」

「我也不會違約，因爲，那協定對我而言，沒有任何約束力。」

「這……話是不錯，只是，這協定太不公平了！」

「既然是城下之盟，那自然談不到公平二字。」

天一門主苦笑了下道：「姑娘好一張犀利的咀皮子！」

「我是就事論事。」

「好！我承認妳不算違約，但妳擅闖本座分宮，如果本座要將妳留下來，也自然不能算是違約的了。」

文真真嬌笑道：「這一點我同意，怕只怕，妳沒有留下我的力量。」

天一門主道：「我是說，是先回答杜大俠的話，還是先送妳出去？」

文真真「唔」了一聲道：「我等一會不要緊。」

天一門主向杜少恆笑道：「杜大俠，你可以發問。」

杜少恆注目問道：「閣下真的是天一門門主？」

「如假包換。」

「可是，我根本不曾見過妳。」

「這有甚麼稀奇，連本門中的人，都很少有見到我的真面目的，你是一個外人，又怎會見到過我哩！」

「但妳曾經說過，你是先父身邊的人。」

「不錯，但我也說過，令尊身邊的人太多了，即使妳曾經見過，也不一定還記得。」

「好！這些暫時不談，今天，你總算是已經面對面談到問題的中心，我已明白告訴過你，我身邊沒有你所想要的東西，退一步說，即使有，我也不會給你，現在，你給我一個明確的答覆，你是準備殺了我呢？還是將我永遠軟禁在這兒？」

天一門主笑道：「我不會殺你，至於你的去留問題，須由十二娘去決定……」

杜少恆截口冷笑道：「男子漢，大丈夫，而且身爲一門宗主，想不到却要聽命於一個婦人女子。」

天一門主拈鬚微笑道：「是眞名士自風流，是大丈夫當慷慨，閣下明白了嗎？」

接着，却向文真真笑問道：「對了，文姑娘，據我所知，文姑娘曾對杜大俠有過某項承諾，今天難得碰頭，你們雙方，怎麼連一句話也不說？」

「與妳不相干，」文真真淡淡地一笑道：「門主大人，我要走啦！」

天一門主笑道：「這條件對我來說，我是佔了妳太多的便宜啦！」

「就算是作爲對曹子畏那個不公平的協定的一點點補償吧！」

「那我就先謝了！」

一旁的公冶十二娘插口嬌笑道：「如果二

位打成平手，又該如何說法？」

天一門主飛快地接口道：「打成平手算我輸。」

文真真嬌笑道：「在一個『狂』字上，閣下也不肯吃一點虧。」

她，人本美得出奇，目前這一笑，說它具有傾國傾城的魅力，是一點也不算誇張的。

天一門主呆了呆，才訕然一笑道：「咱們彼此彼此。」

「亮兵刃！」

「姑娘既然使用紅綾軟帶，本座也只好以一雙肉掌奉陪，請！」

「本姑娘有帶了……」

隨着這一聲嬌喝，她手中的紅綾軟帶，忽化長虹，向天一門主身飛投過去。

「來得好！」天一門主朗笑一聲，左手抓向對方的紅綾軟帶，右手同時輕飄飄地擊出一掌。

在外行人看來，這種打法似乎有點兒戲。但實際上，可不是這麼回事。

文真真的紅綾軟帶固然具有無窮的變化，與極大的潛力，天一門主使的，也是層層疊疊的「恨天掌法」，而且還蘊涵着威力極強的「大靜神功」。

他們雙方都是不約而同地，打的連戰連捷的主意，這第一招上，都使出了七成以上的真力。

但聽一聲裂帛爆响，「咚」地一聲巨震，雙方各被震退一步，天一門主並朗聲大笑道：「小妮子勁道十足，值得本座放手一搏……」

原來天一門主那一招二式的一抓一掌，都擊個正着。

不過，他左手抓住的紅綾軟帶，潛力十足，又滑如泥鐵，根本沒法着力，至於右手那一掌，本來是擊向文真真的左肩，但却眼前紅影

一閃，如擊敗革似地，擊在一段紅綾軟帶上。這第一招，可算得上是斤兩悉稱，難分軒輊。雙方再度交手之後，立即展開一場以快制快的搶攻。

天一門主固然是身法詭異，掌法奇幻而又雄渾，文真真的紅綾軟帶，更是天矯翻騰，有如靈蛇飛舞。

她那紅綾軟帶，全長總有一丈七八，在她手中使來，兩頭居然出現兩種剛柔不同的動力，那本來是沒有靈性的紅綾軟帶，在她手中，却像似具有靈性似地，忽剛忽柔，忽虛忽實地，交相運用，使得那位功力莫測的天一門主，一點也沒佔到便宜。

天一門主連連點頭道：「行，行，我馬上送你出去……」

目送天一門主與文真真二人離去之後，公治十二娘才向杜少恆笑問道：「少恆，文真真是否會以真氣傳音，向你作過甚麼指示？」

「你說呢？」

「我說嘛！這是很可能的。」

「妳以為我會告訴妳？」

公治十二娘正容說道：「少恆，妳必須相信我才行。」

杜少恆輕輕一嘆道：「十二娘，我不妨老實告訴妳，現在，我不相信任何人，也不對任何人抱甚麼希望。」

公治十二娘苦笑道：「不相信就不相信吧！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我送你回寢宮去！」

文真真冷笑道：「既然怕傷和氣，為何要逼使敝上出面呢？」

灰衣老者道：「這理由很簡單，咱們神君志在獨霸武林，而貴上實在太神秘了，自然有加以認識的必要。」

文真真似笑非笑地接道：「要想認識敝上，我倒是可以提供一个辦法……」

「啊！請說？」

「先行齋戒沐浴，手捧裏帖，三步一跪，五步一拜，有一份誠意，我一定替你們神君引見敝上……」

不等她說完，灰衣老者已氣得鬚髮怒張地，厲叱一聲：「丫頭，你敢消遣老夫！」

文真真嬌笑道：「姑奶奶消遣了你，你又怎能消遣我！」

「先擒下妳這丫頭再說！」灰衣老者一面揮刀進擊，一面大喝一聲：「咱們上！」

那「上」字的尾音未落，另四道寒芒一齊向文真真身前疾射而來。

但聽「咚咚」連响，四般兵刃都擊敗草似地，被文真真的紅綾軟帶震得反彈而回，如非他們身手高明，臨陣經驗豐富，應變神速，乘機借力緩縱，很可能兵刃會被震得脫手飛去。

這一招硬拼，所發生的意外結果，不但使得當事人的四個灰衣人目射駭芒，呆立當場，作聲不得，連一旁掠陣的青衣婦人的帷面紗巾，也起了一陣輕微的波動。

說來，也難怪他們會感到極度的震驚。

四個灰衣人，身為天一門中護法，其身手之高，自不難想見。

不久之前，天一門主還親自領教過文真真的高明身手，在明知文真真不是猛龍不過江的情況下，所派出來攔截文真真的高手，自然是經過慎重的考慮。

儘管四個灰衣人的作用，可能只是為了消

她，心念電轉之間，那陰冷的語聲又道：「丫頭，我跟妳說話，妳沒聽到！」

「這兒只有姑奶奶，沒有丫頭……」文真真繼續昂首闊步，向前走着。

「咀皮子硬不硬，丫頭，妳敢不敢同我較量一番？」

「龍潭虎穴我都闖過了，誰還怕了妳這個藏頭露尾的東西！」文真真索性停下了下來。

「那古墓之中，不過是一羣屍居餘氣之徒，妳要是能找出我的藏身之處來，我才真的佩服妳。」此人的語聲功夫算是頗具火候，儘管文真真的話很不好聽，她却始終沒有生氣。

文真真道：「聽妳這種語氣，好像不是天一門中的人？」

「妳以為，只有天一門，才有幾個像樣的人物？」

文真真嬌笑道：「別向自己臉上貼金，姑奶奶還沒將妳當作一個像樣的人物，而且，自

我出道以來也不會碰上一個像樣的人物。」

「至少，現在妳已經碰上了！」

「只學會一些不成氣候的『六合傳音』功夫，妳就認為已經算是一個像樣的人物了……」

「她，發出一串脆若銀鈴的笑聲。」

「有甚麼好笑的……」那陰冷語聲的人，算是第一次有了愜意。

「我笑妳是在孔夫子面前賣三字經……」

話聲未落，轟地長身而起，疾如電掣地，向十五丈外一座巨大的墓碑處疾撲而去。

對方也不等她的身形瀉落，由墓碑後騰射而起，「砰，砰，砰，」凌空互擊三掌，雙雙一個倒翻，飄落丈五之外。

那是一位身穿青衣衫裙，青紗帷面的中年婦人，由語聲與那頗為苗條的身裁判斷，年齡應該是在三至四旬之間。

文真真目注那青衣婦人，嬌笑道：「我說

妳的『六合傳音』功夫，還不成氣候，妳服氣嗎？」

青衣婦人抬手一掠鬢邊青絲，冷冷地接道：「平心而論，憑妳這年紀，能够察覺我的藏身之處，我不能不佩服妳……」

「我不稀罕妳的佩服……」

「丫頭，別那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嚴格說來，妳我二人應該是友非敵。」

「何以見得？」

「因為，我也是為了查證天一門主的身份而來。」青衣婦人嬌笑道：「天一門主，是一隻老狐狸，妳的武功雖高明，但是江湖閱歷太差，又太過自負，所以，才有方寸的徒勞往返……」

「方才，妳也在墓中？」

「是啊！否則，我又怎知道妳白跑了一趟？」

「青衣婦人含笑接道：「文姑娘願意與我合作嗎？」

文真真笑道：「合作？跟妳這麼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合作，妳真把我看成三歲娃兒了！」

一個蒼勁語聲，劃空傳來，道：「姑娘，別枉費唇舌了，神君有旨，先行留下這個小妮兒……」

話聲人到，一個兩鬢斑白的灰衣老者，疾射當場。

文真真目注那青衣婦人嬌笑道：「閣下這狐狸尾巴，現得太早了一點啊！」

青衣婦人不理會文真真的嘲笑，却向那灰衣老者問道：「刁護法，神君怎麼又臨時改變主意？」

灰衣老者顯得頗為恭敬地答道：「回姑娘，神君之意，是要逼使那老的出面。」

「老的？是甚麼人？」

「就是那慾望香車的主人。」

「哦！對了，擒住小的，不怕老的不出來頭兒汗，呼吸重濁，行動也遲滯起來。」

那圍護在紅綾軟帶中的文真真，忽然嬌笑道：「姑娘，調教這樣四位高手出來，可不容易啊！」

青衣婦人冷冷接道：「聽妳這語氣，妳已準備殺死他們？」

文真真道：「不！不瞞姑娘說，我還不曾殺過人，所以作為我開殺戒的對手，必須是一個够份量的人物才行……」

青衣婦人截口接道：「既然妳不準備殺他們，說那些廢話幹嗎！」

「我雖然不殺他們，却準備廢了他們的武功……」

「妳敢！」

「姑娘且拭目以待吧……」

她的話沒說完，外圍的四個灰衣人已駭然飛縱三丈之外。

文真真「格格」地嬌笑道：「四位別怕，我必須等你們娘的示下才下手的呀！」

這麼一來，不但使得那四個灰衣人臉上青一陣，白一陣地，恨不得有地縫可以鑽下去，連一旁的青衣婦人也禁不住氣得身軀微微顫抖，那一幅帷面紗巾，也為之劇烈地波動着。

可惜的是，由於她戴着帷面紗巾，沒法看到她的臉色，否則，那一定是非常够瞧的。

文真真却是得理不饒人地，嬌笑道：「姑娘，想消耗我的真力，或者是想由一旁觀察我的武功路數，都是夢想，我看，還是妳自己親自……」

青衣婦人截口怒叱道：「丫頭！妳以為我留不下妳！」

文真真漫聲嬌道：「那就要等事實證明……」

「好！我成全妳！」青衣婦人「嗆」地一聲，已拔出肩頭長劍，一面飛身進擊，一面怒

不過……」青衣婦人沉思着接道：「這丫頭的身手，方才我已見過，要想生擒她，恐怕要多費點時間。」

文真真插口笑道：「姑娘，不是我小瞧了妳，這一輩子，妳也休想能生擒我！」

青衣婦人嬌笑道：「咱們走着瞧吧！」

一陣人影飛閃，又飄落三個灰衣人。

不過，這三個新來的灰衣人，都是年約三旬出頭的壯年人，他們一到場，立即與那先來的灰衣老者，取四面合圍之勢，將文真真圍在核心。

青衣婦人目注那灰衣老者問道：「刁護法，神君怎麼沒來？」

文真真搶先嬌笑道：「姑娘，你們神君身為一派宗主，却食言背信，他還有臉皮來見我嗎！」

灰衣老者沉聲喝道：「姑娘別信口雌黃，咱們神君豈是食言背信的人！」

文真真道：「妳既然貴為護法，方才，本姑娘與你們神君所訂的君子協定，想必已經在暗中聽到？」

「不錯。」灰衣老者點首接道：「那協定只是以貴賓之禮送妳出門，這一點，神君已經作到，我不能不提醒妳，方才的協定中，對神君並無其他約束，何況，咱們目前的行動，只不過要逼使貴上出面，不但不會難為妳，而且還會以貴賓之禮款待。」

文真真笑道：「這麼說來，理由都給妳佔盡啦！」

「這是事實……」

「別廢話了！請吧……」話聲中，她已解下了腰間的紅綾軟帶。

對方也亮出了兵刃，兩個使刀，兩個使劍，灰衣老者並含笑接道：「姑娘，我們並無惡意，最好妳是自動留下來，免得傷了和氣。」

叱道：「丫頭接招！」

「啊，啊，啊，」一連三劍，發出「鏘，鏘，鏘，」三聲金鐵交鳴之聲。

這兩人一交上手，別具一番肅殺氣氛。

同樣是一枝青鋼長劍，但在那青衣婦人的手中，却像是有靈性似地，顯得有如生龍活虎。

文真真仍然是使紅綾軟帶。

青鋼長劍擊在紅綾軟帶上，居然會發出「鏘鏘」的金鐵交鳴之聲，由此已不難想見，文真真的內家真力有多麼精湛！

劍氣如虹，紅綾似錦！

片刻之間，兩人已惡鬥了三十招，却是一個斤兩悉稱的平手局面。

人影翻飛中，只聽文真真嬌笑道：「姑娘，妳我之間，無冤無仇，這一場廝殺，多沒來由！」

「哼！廢話！」

「姑娘，我是一番好意，憑妳這正宮娘娘的身份，跟我這個末學後進交手，所謂勝之不武，萬一敗了，那就會後患無窮啦！」

青衣婦人以行動作了答覆。

「啊，啊，啊，」一連三劍，居然將文真真迫退三步。

文真真一面立即還以顏色，一面嬌笑道：「這才像個娘娘樣子，方才，我還以為妳認為我是末學後進，不屑以真才實學賜教哩！」

她手中的紅綾軟帶，忽然雙頭齊昂，像白蛇吐信似地，接連三點，又將青衣婦人迫回原地。忽然，一聲嬌喝，遙遙傳來：「真真，強敵快來，速退……」

青衣婦人冷笑道：「退不了啦……」

遠處傳來三聲霹靂巨震，只聽一個蒼勁的沙啞語聲，呵呵大笑道：「慾望香車車主，也不過如此……」

（未完）

黑鳳凰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鐵小薇落入黑鳳凰手中，黑鳳凰似對她特別喜愛，同時也投鼠忌器，又見黑鳳凰極力聲稱絕不損害小薇分毫，同時也保證她絕對安全，花翎兄妹只好快快回去。鐵羽得道遠去太子醫治已告痊癒，這日奉同安達等到來與花翎兄妹會合，聽知小薇在黑鳳凰手中，遂帶一土著往晤金克用，告知他山谷毒瘴厲害，要入谷中非等至月圓不可，並願暫化敵為友，共同對付白蓮宮，金克用對此完全同意，鐵羽隨起身告辭，招手向小薇，要她跟隨回去——

偽捐私慾念 暫結同心盟

自從鐵羽在營帳門口出現，小薇就一直畏縮地躲在黑鳳凰懷裏，睜着兩隻烏黑渾圓的大眼睛，傾聽他們的談話。

她似乎沒有想到金克用竟然會跟自已父親化敵為友，原以為即將爆發的一場生死決戰，竟然在一番交談之後消弭於無形，是以頗有驚異的感覺，聽見鐵羽叫她，才遲遲疑疑地望著黑鳳凰，好像害怕黑鳳凰不會放她回去模樣。

黑鳳凰對她微微一笑，道：「去吧！小薇，只要你願意，可以隨時過來跟我玩。」

小薇回頭顧鐵羽道：「爹，我還可以再來這兒玩嗎？」

鐵羽笑道：「當然可以。你若喜歡這位鳳凰阿姨，也可以請她去咱們那邊玩玩。」

小薇大喜道：「真的？」

鐵羽道：「爹什麼時候騙過你。」

小薇反身抱住黑鳳凰，道：「阿姨，現在你就跟咱們一塊過去好不好？」

「這……」

黑鳳凰正猶豫間，金克用急忙攔阻道：「鳳凰，咱們還有事情要商量，讓孩子早些回去吧。」

鐵羽沒有再說什麼，笑了笑，牽着小薇出

帳而去。

夏老爹也緊隨鐵羽之後，告辭離去。

等他們一走，眾人立刻圍攔過來，密議對策。

魔刀崔平道：「鐵羽的話，只怕有詐，他八成是為了救回女兒，故意弄了個人來唬咱們的。」

衆人也紛紛附和道：「不錯，咱們一路尋來這座山谷，從未遇見居民，他一來，偏偏就遇見了姓夏的老頭，世上哪有這種巧事。」

金克用却含笑不語，等大家都說完了，才點點頭道：「我也同樣不相信那姓夏老頭的話，但如今咱們腹背受敵，形勢最爲不利，他既然有意示好，咱們何不將計就計。」

魔刀崔平道：「果真如此，剛才就不該輕易放回他的女兒。」

金克用笑道：「留下一個小孩子，對咱們並無多大益處，何況，據我所知，那小女孩根本就不是鐵羽的女兒，她只是白玉蓮企圖攔截鐵羽的工具而已。」

衆人聽了這話，只不過大感意外，黑鳳凰却駭然一驚，猛可站了起來，急道：「真的麼？小薇真的不是鐵羽的女兒？」

金克用道：「這是白玉蓮施展的手段，不知從何處找來個女孩子，冒認是當年跟鐵羽此離後生下的女兒，對於這件事，鐵羽迄今猶在存疑之中，只是，那孩子的年齡相符，面貌又十分酷肖，苦無反證，只好權且暫當女兒看待吧了。」

於是，就將鐵小薇進入威寧侯府的經過，大略說了一遍。（事詳前集「鐵蓮花」。）

黑鳳凰全神傾聽，臉上流露着無限興奮，不停地道：「太好了，太好了！早知這樣，我說什麼也不會放她回去……」

金克用道：「鳳凰，你真的很喜歡那女孩子？」

黑鳳凰連連點頭道：「是的，我一見她就覺得好喜歡，將來真想帶她一塊兒回木屋過一輩子。」

金克用道：「你若真想得到那女孩子，現在千萬別揭破這樁秘密，等取得實據，擒獲了白玉蓮，那時咱們再當着天下羣雄拆穿這件冒認的陰謀，伯父保證那孩子永遠跟你作伴。」

黑鳳凰道：「伯父有什麼辦法證明小薇不是鐵羽的女兒？」

金克用笑道：「你別心急，只要照我的話去做，我自會有辦法證明這件事，而且要鐵羽和白玉蓮也心服口服。」

接着，又對魔刀崔平等人道：「時候不早了，大夥兒且休息一會，鐵羽的話是否可信，只要日出之後便可證實。」

衆人都應諾四散，各自覓地調息。唯有黑鳳凰獨自跌坐在營帳一角，却毫無睡意，腦海裏總是浮現出小薇那天真無邪的笑容，久久不能忘懷。

不知道爲什麼，僅只一面，她竟然對這個陌生的女孩子產生了濃厚的情感。是緣份？還是心靈太寂寞？連她自己也分辨不出來。

天色漸漸轉明，營帳外已透進陽光。

黑鳳凰略作調息，輕輕起身，走出帳外。從斜坡上望過去，左邊是山谷入口，右後方却是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谷中濃霧和威寧侯府扼守欄柵的黑騎隊武士都清楚可見。

黑鳳凰仰面深吸了一口氣，信步而行，不知不覺竟走向威寧侯府所築欄柵。

她沒有想到要去什麼地方，只是隨便走走，藉以排遣內心的煩悶，及至將近欄柵，才發現對面小坡上正有一雙眼睛在注視着自己。

黑鳳凰一抬頭，恰好跟那雙炯炯迫人的目光相對，想不到竟是鐵羽。

鐵羽向她含笑領首，客氣地問：「姑娘願意過來坐坐嗎？」

黑鳳凰忙道：「不！我只是隨便走走，現在正要回去了……」

一面說，一面便想轉身。

鐵羽笑道：「在下正替金莊主送乾糧過去，姑娘若不嫌棄，正好同行。」

黑鳳凰站住腳，果見鐵羽身後跟着一名武士，手上捧了兩大包乾糧，遲疑了一下，道：「既然這樣，不必勞動你送去，交給我，讓我帶回去就行了。」

鐵羽道：「怎好勞累姑娘？」

黑鳳凰道：「不要緊，我還能拿得動。」

鐵羽微笑道：「這樣太不禮貌了，不如仍由這位侯府武士將乾糧送過去，趁此清晨閑暇，在下想跟姑娘請教一件事。」

不待黑鳳凰推辭，揮揮手，那名武士捧着乾糧徑自去了。

黑鳳凰忽然有些心慌的感覺，喃喃道：「你要問我什麼事？」

鐵羽笑着擺手道：「一件可能跟姑娘師門有關的事，咱們邊走邊談如何。」

鐵羽沒有回答，緩步順着山坡向谷口走去，一面反問道：「聽說姑娘的絕世掌力，名叫『摧心蝕骨掌』，乃貴門三大神功之一，不知可對？」

黑鳳凰吃驚道：「不錯，你是從那裏聽來的？」

鐵羽仍不回答，又問道：「姑娘可認識一個人，現年大約五旬以上，左手生一根枝指，眉心有一點痣……」

話猶未完，黑鳳凰突然停步，沉聲道：「你什麼時候見過我師父？」

鐵羽道：「姑娘的令師現在何處？」

黑鳳凰道：「她老人家已經去世了，你在什麼地方見過她？怎麼會知道她的容貌？」

鐵羽不答，卻從頸上解下那條金錢項鍊，遞給黑鳳凰，說道：「這道宮中日月長，如意金錢分陰陽，姑娘的令師想必是姓趙了？」

黑鳳凰目視那半枚金錢，忙用自己頸上的半枚相合，竟然分毫不差，恰好併成一枚完整的金錢。

可是，她却顯然聽不懂那兩句隱詩的意義，只驚奇萬分的捧着那枚金錢道：「這兩半怎麼會這樣相符？莫非是同一枚錢切開的？」

鐵羽道：「不錯，它們本就是同一枚錢切開的，姑娘可知這枚金錢的來歷？」

黑鳳凰道：「我這半枚是師父留下來的，你這半枚又是從那兒得來的呢？」

鐵羽道：「是一個朋友送我的。」

「朋友？」黑鳳凰詫道：「你那朋友是誰？他一定也認識我師父？」

鐵羽道：「令師可是姓趙？」

鐵羽道：「你口裏的伯父，就是金莊主金克用？」

黑鳳凰道：「是的，據他說，師父本姓金，因為被白玉蓮的父親所害，羞憤離家，才改姓趙的。」

鐵羽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原來如此……」

黑鳳凰正想再問下去，却聽金克用的聲音叫道：「鳳凰，一大清早伯父那兒沒找過，原來却在這兒跟鐵大俠聊天，究竟聊些什麼？也告訴伯父聽聽。」

鐵羽聞聲回頭，見金克用已到近前，只得含笑拱手道：「金兄好精神，時間還早，怎不多睡一會兒。」

金克用笑道：「我是想多睡一會，可是我這姓女兒天性純真，不識江湖奸詐，教人放心不下。」

鐵羽大笑道：「鳳凰姑娘的確是一片純真，但有你這位老江湖的伯父，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金克用道：「有我在，當然不用擔心，只怕我不在她身邊時，難免有人趁機施展花言巧語引誘誑騙，這就不能不防了。」

回頭見黑鳳凰手中拿着兩半枚金錢，心裡不禁暗吃一驚，急道：「這半枚金錢是那兒來的，倒仿造得很像，給伯父瞧瞧。」

黑鳳凰將金錢交給了金克用，說道：「伯父請看，這不僅是像，簡直就是一枚錢從中切開來的，我正不懂，爲什麼一半會在師父手中，另一半卻落在鐵大俠的朋友手中？」

金克用越看越吃驚，心念疾轉，側目問道：「鐵老弟，你這半枚金錢是從何處得來的？」

鐵羽道：「是一位朋友送的。」

金克用說道：「能告訴咱們，令友的姓名嗎？」

鐵羽搖頭道：「不能，在未得他本人同意之前，我不能說出他的姓名。」

金克用冷冷一笑，道：「這麼看來，令友倒是位有心人，他既然能將這東西贈送給你，却不願別人知道他的姓名，這種怪異行徑，倒真不多見。」

鐵羽笑道：「凡人皆有隱私，你金兄又何嘗例外。」

金克用輕哼了一聲，道：「區區半枚金錢，也算不了什麼驚天動地的秘密，鐵大俠縱然不說，金某也能猜到它的來歷……」

黑鳳凰急道：「伯父，你真的知道它的來歷？」

金克用揚眉道：「這點小小秘密，瞞不了伯父，咱們回去再詳談。」

說着，將半枚金錢項鍊仍舊還給鐵羽，拱手道：「多承借撥乾糧，請替咱們謝謝威寧侯府了。」

帶領黑鳳凰轉身而去。

鐵羽緊緊握着那半枚金錢，目送金克用遠去的背影，喃喃切齒道：「好個卑鄙無恥的東西，你縱能騙一時，總有一天會拆穿謊言，那時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回到營帳，黑鳳凰迫不及待又追問那半枚金錢的來歷，金克用且不置答，反問道：「你先說說看，鐵羽給你金錢的時候，告訴過你什麼話？」

黑鳳凰道：「他好像唸了兩句詞兒，說是『逍遙宮中日長，如意金錢分陰陽』。」

金克用問道：「你聽得懂這兩句話的含意嗎？」

黑鳳凰道：「不太懂，我猜這是指金錢原有兩半，一半是陰，一半是陽，合起來就成了一枚。」

們承威寧侯府撥贈乾糧，理該過去致謝一聲才是。」

魔刀崔平道：「正是，崔某隨金莊主去走一遭。」

金克用點點頭，又對黑鳳凰和小薇道：「你們只在附近玩玩，千萬別跑遠了，早些去早些回來。」

黑鳳凰答應着，帶了小薇往山後而去。

金克用向飛狐白鳳一吹嘴，低聲道：「跟下去，提防那小子頭片子在搗什麼鬼。」

白鳳領命，轉身去了。

金克用這才整理衣衫，和魔刀崔平往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行去。

他當然不是真去致謝，而是藉此套住鐵羽，不讓鐵羽有機會跟黑鳳凰單獨晤面，同時，也趁機探聽威寧侯府的虛實動靜。

黑鳳凰和小薇手牽着手，一路說說笑笑向那片花樹林走，沒多久，就到了樹林邊。

不知道為什麼，只要和小薇在一起，黑鳳凰心情就自然開朗起來，她自幼獨居荒山，受够了孤寂，而小薇却正像一朵解語花，那嬌憨，那笑靨，使她忘掉寂寞，忘掉煩悶，從心底引發了抑制已久的歡笑和活力。

兩個人就像一對蝴蝶般奔向花樹林，極目望去，繁花似海，連綿無盡，那不知名的樹，不知名的花，令人心曠神怡，笑逐顏開。

小薇拍着手叫道：「阿姨，快替我編花冠，我要好大好大的花冠，還要用花做一件衣服，你說好不好？」

黑鳳凰笑道：「當然好。但我們別忙摘花，先去林子裏瞧瞧，說不定裏邊還有更大更美的花。」

小薇高聲歡呼，早已笑着衝進樹林裏。

黑鳳凰緊跟着也進了林子，初時還看見小

金克用冷笑道：「不錯，他正是這個意思，伯父不是早告訴過你麼，鐵羽最擅用花言巧語，勾引良家婦女，他因為上次被你傷了一掌，自忖武功不是你的敵手，才想出用這個無恥的方法，對你施展誘惑。」

黑鳳凰疑惑不解，道：「他想誘惑我做什麼？」

金克用道：「傻孩子，你連這個都不懂，他的意思分明是指你有半枚金錢，他也有半枚金錢，雙錢相合，即是陰陽相配，也就表示你和他有夫妻之份。」

黑鳳凰頓時紅了臉，忿然道：「他竟敢這樣無恥大膽！」

金克用道：「姓鐵的天生就是個無恥大膽的狂徒，所以伯父才一再告訴你多加提防，如今咱們迫於形勢，不得不跟他虛與委蛇，你可要千萬記住，別再和他單獨相處了。」

黑鳳凰想了想，道：「伯父，我還是不懂，他那半枚金錢是從何處得來，怎會跟我這半枚完全相符？而且，他還知道我師父姓趙，這是什麼緣故？」

金克用道：「這有什麼難懂，我且問你，你這半枚金錢可是你師父遺留下來的不是？」

黑鳳凰點點頭。

金克用又道：「對這半枚金錢的來歷，你師父從未向你提過，可對？」

黑鳳凰又點點頭。

金克用道：「這不就明白了麼？如意金錢當年本是一枚，白玉蓮的父親有意將它切分兩半，一半交給你師父，一半留給自己，以作彼此的信物，後來跟你師父分開了，他那半枚當然就被白玉蓮得去，鐵羽是白玉蓮的丈夫，自是見過那半枚金錢，必定是他上次在沙家堡發現你項上懸着另外半枚，才特地向白玉蓮討來騙你，所以咱們問他金錢來處，他就吞吞吐吐。」

鐵羽在花樹間奔馳，傳來陣陣笑聲，過了一會，却突然聽不到聲音了。

林子很密，黑鳳凰只當她已深入林中，一時迷路，誰知呼喚了幾聲，竟不聞回應，這才發覺情形有些不對，連忙加快步子，穿林直入，一面大聲叫着小薇的名字。

不知不覺，已到密林深處，突然，林中傳來一陣極輕微的異樣聲響。

黑鳳凰久居深山，耳目最靈，立刻就聽出那是人類的呼吸聲，而且至少有三人以上……

心頭暗驚，急忙停步喝問道：「什麼人躲在林子裏？」

回答是一陣腳步聲，花樹林中緩緩走出來四個人。

四個女人，有老有小。

黑鳳凰只認識其中年紀最小的一個，那就是鐵羽的小薇。

另外三人，一個是手提拐杖的老婆子，一個是皮膚黝黑侍女，衣上都繡着一朵白蓮花。還有一個混身白衣的美貌少婦，一手提着長裙裙裾，一手牽着小薇，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含笑凝注着黑鳳凰，眼光中孕育着無比溫柔，無限親切。

黑鳳凰詫異地道：「小薇，她們是——」

小薇指着那白衣美貌婦道：「這就是我娘，她們兩個是夏姥姥和黑姐姐，都是我娘的貼身婢女。」

黑鳳凰心中吃了一驚，失聲道：「白蓮宮主？」

白玉蓮含笑領首，道：「不錯，我正是白玉蓮，聽說姑娘急於要會我，特地恭候此地，願與姑娘一晤。」

說着，向夏姥姥一擺手，道：「替鳳凰姑娘設座。」

夏姥姥躬身應諾，由一株樹幹背後搬出兩

答不出來了。」

這番話，推斷入情合理，竟無絲毫破綻。

黑鳳凰聽得怒從心起，一把摘下項鍊金錢，重重摔在地上，氣呼呼道：「我再也不要戴這骯髒東西，早知是這樣，剛才就該把姓鐵的一掌劈死……」

金克用急忙將項鍊拾起，正色道：「傻孩子，這東西再不好，總是你師父的遺物，怎麼能隨便拋棄呢，伯父暫且替你收着，等咱們報了仇，再將它祭奠你師父。」

黑鳳凰餘怒未消，恨恨道：「伯父，咱們為什麼還不殺他替師父報仇，却要什麼寶藏財物，反跟他做朋友……」

金克用低聲道：「孩子，你又不明白了，你當伯父真的想什麼寶藏財物，那只是一個餌，咱們一面隱住鐵羽，一面要誘白玉蓮現身，目前只能忍耐，等大仇得報，即使掘出了寶藏，伯父也分毫不取，情願全部分給各位協助咱們的朋友，你一定要體諒伯父這番苦心。」

他故意壓低聲音，却又故意讓這番話被附近的沙家兄弟和魔刀崔平等入聽見，不僅安撫了黑鳳凰，也同時激起了衆人効命之心。

營帳內頓時羣情振奮，人人對金克用這番「苦心」，莫不深懷感激。

這時候，如果要他們去跟威寧侯府決戰，必然以一當十，士氣如虹。

可惜就在這時候，飛狐白鳳匆匆奔進營帳，帶來一個令人洩氣的消息——太陽已經升起，谷中濃霧却依然如故，毫無消散的跡象。

金克用不肯相信，親自帶領衆人出帳觀看，果然證實鐵羽的警告並非虛語。

魔刀崔平道：「雖然谷中濃霧不散，我仍不相信鐵羽是真心跟咱們聯盟，這三日之內，必然另有詭計。」

金克用搖搖頭，道：「無論他有什麼詭計，總可以疊合的小布椅，黑姐姐立刻在椅上鋪了軟墊，安放妥當。」

白玉蓮笑着肅容道：「姑娘請坐啊，荒山野地，苦無陳設，幸虧此地有百花覆蓋，下有綠茵鋪地，雖嫌簡陋，風光倒還不俗，咱們就在這花樹簇繞中，好好談談。」

黑鳳凰屹立不動，冷冷道：「你既然知道我是誰，也應該知道我們之間，沒有什麼可談的。」

白玉蓮笑容可掬地道：「正因為我對姑娘的來歷已略知一二，才特意安排這次機會，得跟姑娘坦誠的談一談，姑娘請看，我徒手相候，僅帶了兩名貼身婢女隨行，應該相信我對姑娘絕無敵意。」

黑鳳凰道：「你對我無敵意，那是你的事，我對你却仇深似海，誓不兩立。」

白玉蓮點頭道：「無論姑娘怎樣對我，咱們先坐下談談總無妨礙，如果咱們談話話，姑娘仍然要跟我誓不兩立，那時，再報仇也不為遲。」

黑鳳凰想了想，道：「談談就談，我怕什麼。」

白玉蓮一笑，也在對面布椅坐下，對夏姥姥和黑姐姐揮手道：「你們先退下去吧，這兒沒你們的事了。」

夏姥姥和黑姐姐欠身退去，隱入花樹叢中。

白玉蓮將小薇親熱的擁在懷裏，順手拾起地上落花，替她插在髮腳，似欲藉這些動作，鎮靜情緒，思索應該如何開口措詞。

黑鳳凰只用敵視的目光瞪着她，一時也沒有開口。

過了半會，白玉蓮才輕吁一口氣，徐徐道：「聽說姑娘的令師是西方魔教中人？」

黑鳳凰道：「是又怎樣？」

白玉蓮淡淡一笑，道：「我還聽說金克用

咱們只以不變應萬變，在寶藏未出土之前，必須虛與委蛇，尤其是鳳凰，這三天內務必必要多忍耐，最好不要再跟鐵羽見面，以免言語間露出怨恨，反使他起了戒心。」

正說着，忽見小薇從對面山坡上，跳跳蹦蹦地跑來，老遠就揮着手高叫道：「阿姨！我來啦！」

金克用皺眉道：「這小子頭很可能是受鐵羽指使而來，還是別跟她嚙嚙的好。」

黑鳳凰見了小薇，怒氣竟早消了，笑笑道：「一個小孩子，何須顧忌，再說，她並不是鐵羽的親生女兒……」

說着，小薇已奔到近前，氣喘吁吁拉着黑鳳凰的手，笑道：「阿姨，你們今天不進谷裏去了吧？」

黑鳳凰道：「不去又怎樣？」

小薇道：「如果阿姨沒有別的事，咱們倆去那邊山上摘花玩好不好？」

黑鳳凰順着她手指的方向望去，果見左邊山後，有一片燦爛的花樹林，位置恰好與威寧侯府的蒙古包相近，距谷口和營帳約二三里，看來確是個風景綺麗的所在。

她心裏正感煩悶，不禁欣然領首道：「好！我們去摘些花朵，阿姨教你編花冠玩。」

金克用突然親切地挽着小薇問道：「你爹可在家中？」

小薇道：「在家，爹正和花叔叔他們在商議派人回太原去呢。」

金克用不禁一怔，問道：「派人去太原幹什麼？」

小薇道：「去找侯府總管哈圖爺爺，聽說哈圖爺爺獨個兒趕來見花叔叔，可是到現在還沒見來，爹怕他途中出事，正準備派人回頭去尋找。」

金克用輕哦一聲，向魔刀崔平笑道：「咱們

自稱是令師的同胞兄長，可有這件事？」

黑鳳凰沉聲道：「不是『自稱』，他本來就是我師父的兄長。」

白玉蓮道：「姑娘怎麼會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黑鳳凰道：「因為他從未見過我師父，却知道師父身體的特徵，一切都相符合！」

白玉蓮道：「他還告訴姑娘說，令師是被我父親所害，才羞憤離家，投入西方魔教，是嗎？」

黑鳳凰道：「正是，所以我要求師父報仇，跟你誓不兩立。」

白玉蓮笑道：「我再請教姑娘，令師是什麼時候投入魔教，什麼時候離開？什麼時候收養姑娘？共在深山中隱居了多少年？」

黑鳳凰沉吟了一下，說道：「師父何時入教，何時離教，我不太清楚，只知道她老人家從我在襁褓時便收養了我，在山中大約住了二十年。」

白玉蓮道：「那麼，令師去世時，有多大年紀？」

黑鳳凰道：「五十多歲。」

白玉蓮默算了一陣，道：「這樣說來，令師脫離魔教時，大約只有三十歲，咱們姑且算她在魔教中習藝十年，由此推算，令師跟家父相識至少應該在三十年前以前了？」

黑鳳凰道：「不錯。」

白玉蓮仰面笑道：「這就不對啦，三十年前，我已幼齡，而我父親却在我出世前已經亡故，難道我父親竟跟令師相識在先？」

黑鳳凰道：「那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白玉蓮道：「可是，姑娘，你知不知道西方魔教的入教禁例？」

「什麼禁例？」

「魔教教內弟子雖不禁男女之慾，但爲了

小薇高聲歡呼，早已笑着衝進樹林裏。

黑鳳凰緊跟着也進了林子，初時還看見小

防止外人混入教，却嚴格限制男女弟子入教時必須重身，令師若受過我父親的欺騙，她怎能加入魔教？」

這番話，頓時將黑鳳凰問住了。

她不知道魔教是不是真有這項禁例，聽白玉蓮的口氣，却不像是假，如果禁例屬實，金克用的話豈非全係虛構，然而，金克用從未跟師父見過面，他怎會知道師父的特徵？怎會這樣描述都相符呢？

黑鳳凰搖搖頭，道：「你不是魔教的人，怎知魔教有這種禁例，我不相信。」

白玉蓮道：「咱們姑且不談魔教，我對金克用的事，總比你得多，據我所知，金克用僅有兄弟三人，以他的年紀最小，兩位兄長都已故世多年，他根本就沒有姊妹，這一點，你總該相信了。」

黑鳳凰道：「你怎麼知道他的身世？」

白玉蓮道：「我跟他相識多年，麒麟山莊一直在白蓮宮勢力範圍下，我不僅知道他的身世，而且知道他並不姓金。」

黑鳳凰吃驚道：「他不姓金？那麼他姓什麼？」

白玉蓮神情肅然地道：「這是金克用最大的秘密，我本不想在此時拆穿它，爲了要我相信，只好據實告訴你……」

說到這裏，拍拍小薇的頭，道：「這些事，小孩子最好別聽，去找黑姐姐們玩去。」

小薇正聽得入神，那肯離去，扭着身子道：「娘，讓我聽聽有什麼關係嘛，我又不會隨便告訴別人……」

白玉蓮臉色一沉，道：「你又不聽娘的話了？」

小薇對白玉蓮顯然頗畏懼，不敢再糾纏，默默低頭走了開去。

白玉蓮輕吁一口氣，道：「鳳凰姑娘，在

我說出金克用這個秘密以前，希望你能答應我一個要求，無論你是否相信，都請務必代爲守密，絕不可再轉告第三者知道，也暫時不要去問金克用。」

黑鳳凰道：「爲什麼？」

白玉蓮道：「因爲此事關係峽谷中寶藏，揭露太早，勢將影響大局，姑娘一定要答應了我才能說。」

黑鳳凰道：「好，我答應你。」

白玉蓮這才放低聲音道：「金克用並不姓金，更不是漢人，他本姓愛新覺羅，這四字是滿文，意思就是金子。金克用的父親，原是當年大金國的攝政王，後來大金國被蒙古鐵騎攻破，金克用的父親都被屠殺，僅剩下一個人逃匿江湖，隱姓埋名，才以金爲姓，假冒是漢人……」

黑鳳凰對史實一無所知，却聽得津津有味，忍不住插口道：「攝政王是什麼？是不是跟威寧侯府一樣有錢有勢？」

白玉蓮道：「攝政王比侯府的勢力更大，但大金國沒有蒙古兵強盛，當年攻破大金國國的，就是從前的威寧侯府老侯爺花不拉汗，也就是花翎兄弟的父親，當時花不拉汗將大金國的財寶掠取一空，就像偷埋藏在這座峽谷中，所以金克用才千方百計想把寶藏奪回來。」

黑鳳凰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他就是寶藏的主人，你們爲什麼跟他爭奪呢？」

白玉蓮道：「不！大金國的財寶，原是從咱們漢人百姓身上搜刮去的，後來既已被蒙古鐵騎掠奪，財寶已不屬金國，理當分還給咱們漢人才對。」

黑鳳凰想了想，道：「我不知道寶藏應該歸誰，反正我也不想得什麼寶藏，我只關心師父的仇人究竟是誰。」

白玉蓮道：「金克用既不姓金，足證他自

稱是令師胞兄全屬謊話，你應該相信我白玉蓮跟你並無仇恨了。」

黑鳳凰道：「但是，我怎麼知道你說這些話就是真的呢？」

白玉蓮道：「我有絕對可靠的證據，證明這些話並非我憑空捏造。」

黑鳳凰道：「什麼證據？」

白玉蓮道：「目前，我不能告訴你，等寶藏出土以後，我願意親自跟金克用當面對質。」

黑鳳凰道：「爲什麼現在不能對質，一定要等到寶藏出土以後？」

白玉蓮嘆口氣，道：「姑娘，我剛才不是已經告訴過你了，這項秘密目前還不能揭穿，否則，將會影響大局。」

黑鳳凰道：「我不懂這跟大局有什麼影響，我只知道，你若不立刻當面對質，我就不能相信你的話。」

白玉蓮道：「我並不企望你現在就相信我的話，只希望你暫時別相信金克用，一切等待寶藏出土以後求證實，你意下如何？」

黑鳳凰道：「哦，我明白了，你是怕我妨礙了你奪取寶藏的計劃，希望我置身事外，對嗎？」

白玉蓮並不否認，只笑笑道：「這樣對姑娘並沒有什麼不好，姑娘儘可放心，寶藏未出土以前，白蓮宮的人絕不會離開，咱們對谷中寶藏志在必得，任何人都無法阻止。」

黑鳳凰道：「你對爭奪寶藏，好像很有把握？」

白玉蓮對黑鳳凰所說的話，居然也不否認，點頭道：「只要姑娘不插手，寶藏絕不會被金克用得去。」

黑鳳凰道：「可是，你別忘了，還有威寧侯府也將參加爭奪。」

白玉蓮道：「他們志不在寶藏，目的只在澄清花不拉汗的名譽，即使參加爭奪，白蓮宮也不會畏懼。」

話說到這裏，白玉蓮的用心已經十分明顯，對於爭奪谷中寶藏，她已作了萬全的佈置，唯一顧忌，只是擔心黑鳳凰會從中作梗，才特地安排了這次暗談。

黑鳳凰蹙眉沉吟，竟無法決定是否該答應她的要求。

事情演變到現在，金克用和白玉蓮的說詞好像都言之成理，究竟誰說的是真話，却令人難以辨別。

如果答應她的要求，似乎有些於心不甘，如果拒絕，萬一她說的真是實情，豈不鑄成大錯。

沉吟了許久，黑鳳凰終於想到一個自以爲兩全其美的辦法，說道：「我可以答應等寶藏出土以後再對質，但金伯父不一定會同意，除非你們都依我一件事。」

白玉蓮連忙問道：「什麼事？姑娘且說說看。」

黑鳳凰道：「你和金伯父都急於想得到寶藏，威寧侯府也同樣不肯放手，倒不如大家暫時把恩怨擱在一邊，三天之後，一同進山谷去尋寶藏，等寶藏出土，再三頭對面，當面對質解決恩怨，最後證實誰說的真話，誰就是寶藏的得主。」

「這一——」白玉蓮眼珠子一轉，欣然道：「好！我同意姑娘的辦法，只知道金克用和威寧侯府是否也同意。」

黑鳳凰道：「金伯父這邊由我負責，威寧侯府已經跟金伯父說好要一同行動，自然也會同意。」

白玉蓮笑道：「既然如此，我就恭候姑娘的回音了。」

玉蓮的話也有可信之處。」

金克用道：「她說什麼？」

黑鳳凰道：「她說：你和師父並不是兄妹，而且你本來不姓金，也不是漢人。」

金克用聽了這話，駭然變色，急道：「她憑什麼這樣含血噴人？她有什麼證據？」

黑鳳凰道：「她說有證據，但現在不能公開宣佈，必須等寶藏出土後才能當面對質。」

金克用大聲道：「你相信她這些話？」

黑鳳凰道：「我不信，可是，我想看看她的證據是什麼，這對報仇的事並沒有多大妨礙呀！」

金克用始而驚，繼而怒，怒極反笑，仰面打個哈哈，道：「好個狡猾的白玉蓮，真虧她想得出這種無中生有的故事，教人不能佩服，我若拒絕，倒顯得是我情虛了。鳳凰，你去告訴她，咱們照她的要求，三天後在谷口會面，一同入谷尋寶，待寶藏出土以後，她要是不出確實證據，我和她兩人之中，必然有一個要橫屍谷內。」

黑鳳凰道：「到時候她若拿不出證據，我也絕不饒她。」

飛狐白鳳低聲道：「金莊主，這件事是否應該先跟威寧侯府商議一下？」

金克用道：「當然要告訴他們，但威寧侯府目的就在證實有無寶藏，他們絕不反對。」

黑鳳凰見金克用和白玉蓮都料定威寧侯府不致反對，便欣然自去花樹林找白玉蓮同話去了。

她一走，魔刀崔平等立刻圍了過來，紛紛道：「金莊主，咱們不能答應跟白蓮宮合作，這明明是白玉蓮的詭計，等寶藏出土，白蓮宮必然仗着人多勢衆出手搶奪，遲早是一場血戰，咱們爲什麼現在就聽他擺佈。」

金克用搖頭苦笑道：「我何嘗不明白這道理，但你們也都看見了，鳳凰已受白玉蓮的蠱惑，居然懷疑我不是她的伯父，叫我如何再反對。」

魔刀崔平道：「鳳凰姑娘也是，俗話說：『疏不間親。』她怎能聽信外人的話，連尊長都懷疑起來。」

金克用嘆道：「這倒不能怪她，她從小跟我妹妹在深山中長大，沒有見過我的面，再加上白玉蓮那妖媚居心卑劣，竟想出這種無恥下流的奸計，以致受了蒙蔽……」

說到這裏，又長嘆了一口氣，道：「我金某人雖然說不上富豪，對寶藏財物並未在意，我只是不甘心被白玉蓮那妖媚檢這份便宜，無奈鳳凰這孩子聽信讒言，諸位又恐怕不能破除私見，同心協力跟白蓮宮決一死戰……」

魔刀崔平等八人異口同聲道：「咱們都願追隨金莊主跟白蓮宮一拚，何曾有什麼私見？」

金克用目視沙鎮山兄弟，徐徐道：「白蓮宮高手如雲，不是易與之輩，咱們却連連挫折，只怕很難齊心赴敵。」

沙鎮山慨然道：「金莊主不須顧慮，犬子這條性命全靠金莊主救回來，若有差違，在下兄弟二人願意捨命報効，絕不長縮。」

金克用等的就是這句話，微微一笑，道：「諸位既然都有同仇敵愾之心，咱們今夜就趁其不備，先下手爲強，給那白玉蓮一個以牙還牙……」

衆人都道：「那要如何下手？」

金克用招招手，將衆人喚到近前，低聲道：「據我料想，白玉蓮爲了防備寶藏被人捷足先得，定已派遣高手隱匿在谷中，她本人却藏身在那片花樹林內，今天夜晚，由我設法穩住鳳凰，諸位趁夜出動，一鼓作氣猛攻那花樹林，打它個措手不及，必獲全勝。」

魔刀崔平道：「但不知那白玉蓮手下還有

金克用已經接到飛狐白鳳的密報，正在營帳中負手徘徊，等待佳音。

飛狐白鳳只看見黑鳳凰進入花樹林，本想跟進去，却發現樹林中有白蓮宮的人隱伏，便匆匆回來報訊，是以，金克用並不知道黑鳳凰已跟白玉蓮晤面，更不知她們談了些什麼話。

黑鳳凰站起身道：「今天入夜以前，我會再到這兒來給你回話，希望你言而有信，不可反悔，更不要節外生枝，施展詭計。」

白玉蓮笑笑道：「姑娘放心吧，我白玉蓮自問無愧於心，真金不怕火，根本沒有施展詭計的必要。」

說着，舉掌輕拍三下，不片刻，夏妮妮和黑姐姐帶着小薇，從花樹叢中走了進來。

小薇頭上戴着一個大花冠，雙手還捧着許多鮮艷燦爛的花朵，笑嘻嘻問道：「阿姨，你看我這花冠漂亮不漂亮？是我自己編的哩！」

黑鳳凰道：「原來你自己會編花冠？」

小薇笑道：「我騙你的，是黑姐姐教我編的。」

白玉蓮輕叱道：「這孩子，總是這樣頑皮，對阿姨說話怎麼這麼沒大沒小。」

接着，又向黑鳳凰含笑欠身，才率領着夏妮妮和黑姐姐退入花叢中。

黑鳳凰望着三人離去的方向，忽然覺得白玉蓮並不如想像中那麼淫蕩凶殘，倒感覺她言談誠懇，待人也溫和可親，甚至連她的隨身侍女，都那麼進退有禮，討人歡心，誰能相信白蓮宮是個狠毒殘暴的組織？

黑鳳凰是女人，自幼又飽受仇視男人的薰陶，對白玉蓮，竟然不知不覺產生親切之感。

如果不是金克用那番說詞先入爲主，在她腦中印象太深，她真可能被白玉蓮一席話說動，從此反動了白蓮宮……

× × ×

金克用已經接到飛狐白鳳的密報，正在營帳中負手徘徊，等待佳音。

飛狐白鳳只看見黑鳳凰進入花樹林，本想跟進去，却發現樹林中有白蓮宮的人隱伏，便匆匆回來報訊，是以，金克用並不知道黑鳳凰已跟白玉蓮晤面，更不知她們談了些什麼話。

據金克用推想，黑鳳凰對白玉蓮仇恨已深，兩人一旦晤面，少不了有一場生死存亡的血戰，若能一舉除去白玉蓮，自是最好不過，縱或殺不了白玉蓮，能將白蓮宮高手剷除幾個，對爭奪寶藏也大有幫助，所以，他決定暫不出面，只在營帳內坐候好消息。

誰知事情出乎意外，黑鳳凰跟白玉蓮非僅沒有動手，反而帶回一個叫人做夢也想不到的協議，竟然要跟白蓮宮和威寧侯府一同入谷尋覓寶藏。

合作尋寶，金克用並不反對，可是，當他聽說寶藏出土以後再三頭當面對質，却不由得心驚膽顫。

然而，他又不能公然反對，顯露出自己心虛，只得避重就輕道：「孩子，你上了白玉蓮的當了，她因爲畏懼你的武功，故意用了這招緩兵之計，白蓮宮人多勢衆，等寶藏出土，那時誰還能攔得住他們。」

黑鳳凰道：「我也想到她是緩兵之計，而且已有萬全的對策。」

金克用道：「你打算如何對付？」

黑鳳凰道：「這山谷形勢險惡，只有一條出路，伯父儘管放心和他們一同去尋覓寶藏，我却守在谷口，任憑她人多勢衆，也休想走脫一個。」

金克用苦笑道：「孩子，你再強只有一個入，俗話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白玉蓮那女人陰險狡詐，什麼手段都使得出來的。」

黑鳳凰道：「這也不難，我處處當心一些就是了。」

金克用搖頭長嘆，說道：「真想不到，你連伯父的話都不相信，竟去相信那婆娘的花言巧語，放着師門血仇不報，反而跟仇人合作……唉……」

黑鳳凰是個胸無城府的人，衝口道：「白

些什麼高人？」

金克用道：「白蓮宮中頂尖人物，要數巫山二大怪最難鬥，如今巫山二怪很可能隱身谷中，不在白蓮身邊，另外兩名擅長御毒的崑崙奴，八成也去了谷內，今夜動手的時候，只要由沙兒賢昆仲聯手纏住白玉蓮，其餘的人就不足道了。」

沙鎮海突然問道：「金兄何以不出面赴敵呢？」

金克用道：「我不出面，有兩樣好處，一則可穩住鳳凰，不讓她插手多事，二則可免去她的疑心，以為是我情虛，指使你們去殺白玉蓮滅口。」

沙鎮海道：「但事後若鳳凰詢問咱們何以食言無信，咱們又如何回答？」

金克用笑道：「這還不容易麼，你們可也藉口替韓寨主父女和沙鎮海報仇，激於一時義憤，跟白蓮宮發生衝突，本是情理中的事，加上我從旁轉圜，自然就容易搪塞過去了。」

魔刀崔平道：「這件事，咱們要不知會威寧侯府一聲，約他們一起行動？」

金克用連忙搖手道：「不！千萬不能洩漏風聲，鐵羽跟白玉蓮畢竟是夫妻，萬一他舊情難忘，暗助白玉蓮一臂之力，那時反倒弄巧成拙。」

大夥兒密議妥當，表面都不露聲色，各自散去，暗暗却磨拳擦掌，準備夜戰。

直到傍晚時分，黑鳳凰才從花樹林回來，手裏挽着一隻竹籃子，笑嘻嘻道：「我已經跟白玉蓮約好，後天半夜，大家在谷口見面，一塊兒進谷裏去，這段時間內，彼此要信守承諾，誰也不許暗施襲擊。」

金克用冷冷地道：「咱們自然能守信，只怕她口不應心，另懷鬼胎。」

黑鳳凰道：「不會的，你瞧！白玉蓮爲了

表示誠意，還特別送了咱們一份禮物呢。」

打開竹籃，裏面是三四十支又嫩又細，像爆竹的東西，每支有酒杯口粗細，長約尺餘，下端裝着把手。

黑鳳凰道：「這是白蓮宮特製的火炬，名叫『千里火箭』，一支可燃一個時辰，比普通火把又亮又持久，後天深夜進谷裏去，正用得着這東西。」

金克用淡然應道：「哦？她倒想得真周到，也真够慷慨，一送就是許多支。」

黑鳳凰道：「她叫咱們留下一半，另一半轉送給威寧侯府。伯父，咱們現在就給他們送過去好嗎？」

若在平時，金克用一定會反對，現在爲了支開黑鳳凰，竟毫不猶豫地說道：「好！承他們分贈乾糧，正該回報，伯父跟你一塊兒過去吧。」

臨行，暗向魔刀崔平等施個眼色，又道：「咱們可能在對面就攔一會兒，諸位該做什麼儘請自便，不必等候咱們了。」

衆人會意，待金克用和黑鳳凰去後，天色入夜，便在營帳中點起燈火，悄悄奔向了花樹林。

魔刀崔平率領着十二名黑道高手，加上沙鎮山兄弟，正好十五人，分爲三路朝花樹林接近，人人動裝，暗藏兵刃，一路上兔起鶻落，極力隱蔽行迹。

不多久，三路人馬都已抵達林子外，重又聚集在一處。

林子裏靜悄悄地，沒有半點聲音，也看不見半個人影，月光照映下，花朵上都好像塗抹了一層慘白色。

白色，通常是屬於死亡的象徵，尤其在這荒山月夜，更含着強烈的不祥意味。

十五個人的臉上，也好像塗抹了一層死亡

的慘白色，大夥兒屏住呼吸，凝目窺望林中，

許久，許久，魔刀崔平一直沒有行動，沙鎮山兄弟也默不作聲。

一個手持日月雙輪，號稱『惡金剛』羅天保的黑道高手等得不耐煩了，壓聲問道：「崔老大，爲什麼還不動手？等什麼？」

魔刀崔平道：「別急，咱們得先弄清楚林子裏究竟有多少埋伏。」

羅天保道：「管它有多少埋伏，大夥兒索性給它來個一擁而入，見一個，宰一個不就結了。」

魔刀崔平道：「不能魯莽，別的人咱們都可不在心上，對巫山二怪却不得不提防。」

羅天保道：「金莊主不是說，二怪都在山谷裏麼？」

魔刀崔平道：「那只是忖測，可沒說一定你別性急，且等……」

話未畢，一條人影宛如流矢劃空，飛掠而至，原來是飛狐白風。

魔刀崔平道：「情形如何？」

白風笑道：「小弟試過了，巫山二怪果然都在峽谷裏。」

大夥兒不約而同地問道：「你怎麼試出來的？」

飛狐白風道：「小弟用一具草人，手持白蓮宮特製火箭送進谷口，同時呼喚二怪名字，假作傳令的人，郭石頭果然上當答應，他才出聲，就被林楓識破，一鈞竿揮過來，擊滅了火箭，幸虧小弟退得快，才沒被他釣絲纏上。」

魔刀崔平輕吁了一口氣，道：「這就好了，只要巫山二怪不在，咱們今夜就放手大殺一場……」

頭對沙鎮山兄弟道：「二位堡主可有什麼高見？」

沙鎮山搖頭道：「咱們兄弟僅負責纏住白玉蓮，其他的事，都沒有意見。」

「好！魔刀崔平長身而起，說道：『既然二位堡主沒有別的高見，咱們就開始行動。』

白老弟，你隨兩位堡主走前面，如遇盤查，就說是奉金莊主差遣，有要事，須面見白玉蓮商議。」

接着，又對惡金剛羅天保說道：「咱們兩人和其餘的人分爲兩路，尾隨在二位堡主後面，只等二位堡主引出了埋伏，就分頭截殺，下手要快，最好別讓白玉蓮發覺得早，先有了準備。」

分派妥當，立刻照計行事，展開了行動。沙鎮山兄弟和飛狐白風首先進入樹林，昂首闊步，毫不隱蔽。

魔刀崔平帶着五名高手居左，惡金剛羅天保和六名高手居右，兩路伏兵相隔十丈，暗中尾隨入林，準備隨時截殺白蓮宮埋伏樹下。

誰知事情竟大出意料，沙鎮山兄弟直入樹林深處，一路都毫無阻攔，別說盤問，連個人影子也沒發現。

飛狐白風連忙示意沙家兄弟停步，高聲道：「沙家堡二位堡主受金莊主囑托，特來面見白娘子有要事相商，請白蓮宮人出面引見。」

連叫數聲，毫無回應，樹林中空明無人。

沙鎮山道：「咱們上當了，白玉蓮可能根本不在這座林子裏。」

飛狐白風道：「可是，鳳凰姑娘兩次到林子裏來，都見到了白玉蓮。」

沙鎮海冷笑道：「那是白玉蓮故意選中此地要見她，自然會先在林中等候，其實，白蓮宮必然另有住處，絕不至露宿林中。」

議論間，魔刀崔平和羅天保等兩路伏兵都紛紛現身出來，大夥兒七嘴八舌道：「白玉蓮

就算不住在林子裏，想必只在這座樹林附近，咱們分頭搜，一定能把她搜出來。」

魔刀崔平急道：「大家千萬別分散，這可能是白玉蓮安排的詭計。」

「什麼詭計？」

衆人張惶四顧，不覺有些毛髮悚然。

魔刀崔平道：「鳳凰姑娘傍晚時才離開這座樹林，即使白玉蓮不住在林中，也必然會留下人在林中守候，以便聯絡，如今林子裏空無一人，八成是發現了咱們的行動，有意設下空城計，誘咱們深入。」

衆人都猛然醒悟，道：「不錯，咱們中計了。」

魔刀崔平道：「大家不要慌亂，互相掩護，先退出去再說……」

突然一陣磷磷尖笑聲傳來，接道：「姓崔的，算你有點眼識，可惜現在想走已經來不及了。」

隨着笑語聲，四週火光閃動，同時亮起許多孔明燈，無數道燈光齊集射向正中，照得十幾人立身處一片雪亮。

孔明燈只有一個燈孔，光綫聚射，令人眩目，崔平等無法看見週圍共有多少敵人，本身却完全暴露於燈光下無所遁形。

衆人心裏發慌，便想各自尋路奔逃。

魔刀崔平沉聲道：「不要慌，力量分散只有死路，大家背靠背結成一團，協力禦敵，白蓮宮未必能把咱們怎麼樣。」

大夥兒聽了這話，都覺得有理，紛紛轉身圍成一個圈子，手持兵刃，嚴陣待敵。

那尖笑聲道：「很好，姓崔的，瞧不出你倒能臨危不亂，很有點鎮定工夫，難怪金克用要這樣重用你。不過，你們既然進了這座林子，逃是死，不逃也是死，大家能死在一塊兒，總比分散死要熱鬧些就是了。」

魔刀崔平大喝一聲，道：「你是誰？報你名號出來。」

那人笑道：「憑你本來不配問我名號，爲了讓你死後作個明白鬼，就告訴了你吧，老婆子姓夏，現爲白蓮宮內宮總管。」

魔刀崔平道：「原來是夏姥姥。」

夏姥姥道：「用不着這樣客氣，你就叫我夏老婆子也行。」

魔刀崔平道：「咱們是來見白玉蓮的，她在什麼地方？」

夏姥姥道：「宮主身份何等高貴，豈是你們這種嘍囉輕易見得到的。」

魔刀崔平怒道：「夏老婆子，你不要狗眼看人低，咱們雖然沒有創門立派，也是江湖中有頭有臉的人物，你以爲弄這幾盞燈就能唬住咱們？」

夏姥姥冷笑道：「你若小看這幾盞破燈，老婆子就先嚐嚐破燈的滋味。」

說完話，林中重歸寂然，好一會，沒有再發現動靜。

衆人不禁詫異，互相低語道：「這老婆子在弄什麼玄虛？」

魔刀崔平對身側一個名叫「刺蝟張青」的暗器高手吩咐道：「準備好暗青子，等一會夏老婆子再開口，就用暗青子招呼她，大夥兒趁機突圍……」

話猶未完，突然聽見一陣「嗡嗡」之聲由遠而近，直向衆人立身處撲來。

衆人的眼睛都被強烈的燈光所迷，看不見那是什麼東西，直到有人被一種尖細的東西螫了一下，才驚呼失聲道：「毒蜂……」

一聲驚呼出口，場中立即响起一片揮手拍打的聲音，緊密的圍陣頓形混亂。

夏姥姥的笑聲又傳了過來：「這不是毒蜂，而是一種比毒蜂更小更毒的吸血飛蛾，螫人

的不是毒針，却是飛蛾的舌尖，縱然飛蛾被拍死，那有毒的舌尖已經隨血液溶化，再也拔不出來了……」

魔刀崔平只盼刺蝟張青快些出手，無奈張青爲吸血飛蛾所擾，自顧不暇，那還顧得到發射暗器。

夏姥姥又接着道：「諸位想必都瞭解飛蛾投光的習性，這就是本宮特設孔明燈的用意，不過，諸位大可不必驚慌，咱們這次只是想給諸位一點小警告，施放的吸血飛蛾才二三十隻，諸位每人被螫上兩下，絕不致致命，但諸位若不乖乖就範，等飛蛾大批放出，那就不敢保證了。」

衆人聽了這番話，發覺飛蛾果然爲數不多，總算暫時鬆了一口氣。

魔刀崔平道：「你要咱們怎麼樣？」

夏姥姥道：「很簡單，放下兵刃，束手就縛。」

魔刀崔平道：「這個辦不到，大丈夫可殺不可辱，你要咱們引頸受戮，咱們寧可死在吸血飛蛾舌下。」

夏姥姥道：「諸位儘可放心，白蓮宮若想起諸位性命，早就下手，用不着等到現在，我要諸位放下兵刃，只是叫諸位表示不再反抗，然後，聽候本宮宮主發落。」

有人接口問道：「白蓮宮主會將咱們如何發落？」

夏姥姥道：「那就知道了，至少宮主不會加害你們，說不定還對你們另有恩典。」

話剛完，已有幾人丟下了武器。

夏姥姥道：「願意投誠的，請向前走上三步。」

丟下武器的人聞言向前走出三步，其餘衆人不禁大起恐慌，有的張惶失措，有的連忙跟着丟下兵刃……

魔刀崔平見勢不妙，急低聲問沙鎮山兄弟道：「二位堡主有何高見？難道咱們就真的束手待擒？」

沙鎮山搖頭道：「我兄弟受金莊主厚恩，願以死相報，決不變節，諸位要如何，我兄弟並無意見。」

惡金剛羅天保沉聲道：「說的是，咱們走南闖北掙得的名聲，總不能被幾隻毒蟲就唬住了，這未免太窩囊。」

魔刀崔平道：「既然如此，咱們用暗青子開路，大夥兒突圍往外衝！」

正說着，又聽夏姥姥的聲音道：「宮主有令，投誠者既往不究，另有重賞，將來取得寶藏，按人分金，如頑冥不悟者，殺無赦……」

魔刀崔平喝道：「張兄，動手！」

刺蝟張青雙手齊揚，五六道寒光破空射出，直直奔向夏姥姥的方向。

「撲撲」連聲，暗器擊中的顯然只是樹幹，未能傷到夏姥姥。

因爲夏姥姥的聲音僅微停頓了一下，緊接着叱道：「放賊殺，不許走脫一個！」

這一聲令下，方才那些棄刀投誠的人頓時慌了手脚，因爲吸血飛蛾是不認人的，他們已經拋下兵刃，此時却仍然無法避免毒蛾攻擊。

變節無非爲了惜命，到了玉石俱毀的時候，這些人爲了活命，便又紛紛回頭搶拾自己的兵刃。

但，魔刀崔平等，却不肯給他們回頭的機會。

惡金剛羅天保的日月雙輪迎面推出，當場將其中一人的胸膛「撞」開了一個血窟窿。

接着，刀光閃處，另外一人也被魔刀崔平攔腰斬成兩截。

這時候，震翅聲入耳，大夥兒吸血飛蛾已蜂湧而至。

刺蝟張青揮臂、旋身、伏腰、踢腿……暗器像雨點般射向四週那些孔明燈。

此人混身上下，幾乎無一處不藏着暗器，舉手投足之間，各式各樣暗器紛紛發射，簡直比一隻真正的刺蝟更可怕。

孔明燈被暗器射滅一部份，但為數太多，

武林軼事

孫小山拳劈李大酒

希華

練習太極拳的人，一向都是以保衛為主，可是，近年却有人把它加以發揚光大，出手就很沉重，跟硬拳硬馬的發招相似，稱做外太極，其實太極拳只有一種，就以前一向認為是內功的一種太極拳，仍是含有許多招式，認真打鬥的時候加以運用，就有強大的力量發揮出來，不一定是練過硬橋硬馬然後能把它打得出門路來，那時，北方的太極門有許多種派別，孫祿堂本來是形意拳的高手，也另創一派，稱做孫家的太極，不過，它的招式却是比較接近硬拳硬馬的，練習之法，也有些分別，在他門下的人，有時却有一個甚麼出色的高手落場作戰，能够以苦練多時的絕招擊倒對方。

有一天從極北來的一個拳師到京都找孫祿堂研究武功，此人稱做李大酒，擅長腳法，剛剛交手就飛腳踢出去，又快又準，勁度強橫，先行用腳把對方逼住，然後轉用鐵臂發招，因為他生得特別高大，頭上禿頂，打起來，真够威，看來就像是金剛怒目一樣，故此，在北方學習拳脚的人，把他稱做怒目金剛，他聽了毫不介意。

仍有一部份未滅，大羣吸血飛蛾已到。然而，那兩名被殺的變節者，竟然救了衆人。

吸血飛蛾不像毒蜂專門攻擊活人，只要有血，就能引來飛蛾爭食，那兩具屍體所發出的血腥氣味，立即成了飛蛾聚集的地方，數以千

李大酒登門挑戰，孫祿堂看了，臉露微笑，說道：「我們玩的是太極拳，只是健身，並非用來打架的，你何苦咄咄逼人呢？」

李大酒哼了一聲，說：「你的徒弟大言不慚，認為某一種招式是針對某一種腳法的，好像所有腳法都給你化解，或者用手腳截住，使對方無法動彈，我就偏偏不相信，故此登門領教。」

孫祿堂聽了仍然和顏悅色，絕不動火，說：「我們的拳脚只是用來健身，如果某一招爲了解釋上的便利，假定對方踢腳出來，如何擋格，那是爲了那種姿勢而說的，只是拳理，並非真的練習它去破某一個人的脚，再者，使用腳法展開攻擊的人，也不止你老哥一個。」

孫祿堂只是根據實情把他教授太極拳的實際情形說出來，更加不是爲了針對李大酒而說的，殊不知李大酒聽了那句話，登時撞火，氣湧如山，冷笑一聲，說：「孫師傅，你太過自負了，根本上脚長手短，脚粗手細，無論如何不能夠用手去擋脚，而且有機會打贏，爲了澄清外間的胡言

亂語，希望孫師傅賜教一兩招。」

孫祿堂仍很鎮定，笑着說：「你真的想跟我下場玩玩嗎？真是對不起，我剛剛吃得飽，還是讓我暫時袖手旁觀，由我的徒弟跟你較量一下，倘若你把他打傷，我自然跟你交手。」

說完，他就伸手打個招呼，叫一個白面書生似的青年走過來，並且叫他向李大酒點頭行禮，介紹給李大酒認識，說是小山，姓孫。

李大酒身高體健，看見孫小山只有十多歲，似乎並未完全長成，高而且瘦，臉青唇白，怎會把他看眼裏呢？他向孫小山瞪了一眼，說：「小山，你是不堪一擊的，我會把你打個半死，怕不怕？」

孫小山點頭說：「你不要管我怕不怕，放馬過來好了！」

聽了這句話，李大酒哼了一聲，不再開言，索性直衝過去，右手用軟掌的方式向對方的眼前晃了一下，隨即起脚踢出。

他的脚法特別古怪，先踢下，後踢上，踢完左脚又踢右脚，好像一踢就是七八脚，敲着它的人，準會把他踢倒，從來沒有失手，一個人只能踢出左右兩脚，他却好像一踢就有幾十條腿輪流踢出，很難抵擋，以普通拳師來說，如果用手擋格，確是手臂門不過對方的一條粗壯大腿，就算能够擋中對方的脚，仍是覺得整條手臂發軟，無法再鬥，因此，沒法不認輸。

李大酒感嘆北方，從天津到黑龍江，都有人認識他，從來沒有對手，他根本上就沒有把孫小山看眼裏的，故此剛剛交手，就施展連環踢向對方出擊。

確是古怪，孫小山看見他起脚，立刻

計的毒蛾，都撲向屍體，爭着吸食鮮血。

魔刀崔平等人趁機突圍，衝向林外。

花樹叢中埋伏的白蓮宮門下紛紛出手攔截

，無奈魔刀崔平等人已成脫籠之獸，亡命奪路

，勢不可擋，終於被透圍而去。

返回營帳，時間還不到子夜，金克用和鳳凰尚未回來。

魔刀崔平清點受傷人數，除了那兩名變節者被殺，居然一個不少，當即吩咐將另外三個變節後又回頭的傢伙一齊上綁，等候金克用發落。

子夜過後，金克用和鳳凰才從威寧侯府的蒙古包裏面歸，看情形，彼此談得很愉快

，黑鳳凰竟然絲毫沒有察覺花樹林中已發生過一場血戰。

魔刀崔平將經過情形悄悄告訴了金克用。

誰知金克用一點也不感到意外，只淡淡一笑，道：「已經死了就不必提了，同來的三人也不用爲難他們，都放了吧！」

魔刀崔平道：「可是，這幾個傢伙臨敵變節，貪生怕死，留他們何用？」

金克用搖搖頭，笑道：「貪生畏死，這是人的本性，並不值得奇怪，其實，我早料到今夜之舉會失敗，我讓你們去看看，只不過證實自己的猜測是否正確而已。」

魔刀崔平詫道：「你想證實什麼？」

金克用道：「我要證實三件事，其一，沙家堡二位堡主是不是真有誠意跟咱們共進退？其二，那些人是真心跟我某人相交？那些人不能托以心腹？這兩項，如今都得到結論。」

魔刀崔平道：「第三項是什麼？」

金克用壓低聲音道：「我懷疑咱們之中，有白蓮宮的人潛伏。」

魔刀崔平大吃一驚，急道：「當真？莊主可知知道那人是誰？」

金克用搖搖頭，道：「目前，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從今夜的情形看來，咱們之中潛匿着白蓮宮的好細，已經得到證實，否則，白蓮宮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在花樹林中設下陷阱。」

魔刀崔平聽得毛骨悚然，道：「依在下想，那好細很可能是三個變節傢伙之一……」

金克用道：「不可能，真正的好細，絕不會臨敵變節，那樣等於自己暴露身份。」

魔刀崔平道：「莊主可曾想到，吸血飛蛾是不認識人的，當時他只有用變節投誠的方法才能脫離飛蛾的攻擊。」

金克用笑道：「崔兄，你想得太簡單了，吸血飛蛾是白蓮宮飼養的，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又都是御毒的高手，他們若使某人免受毒蛾的攻擊，應該不算什麼難事，何況，既能飼養毒蛾，必有解毒之藥，事後救治，也僅是舉手之勞，又何須用那種笨辦法。」

魔刀崔平啞口道：「這麼說，要查出誰是好細，倒是件難事？」

金克用輕拍他的肩膀，道：「並不難，只要多留意觀察，總有破綻會被咱們看出的……」

那三名變節的姓名你可曾記住了？」

魔刀崔平道：「記住了，一個是鐵鞭丁陽，另外兩人是陰陽雙劍馬氏兄弟。」

金克用道：「好！去放了他們，也別說太多的難聽話，今後還有用他們的時候。」

三天時光，轉瞬即逝。

在這三天中，金克用絕口不再提起花樹林之戰，白蓮宮居然也隻字不提，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五月圓之夜，天色才黑盡，金克用和威寧侯府的人都飽餐後，勁裝結束到了谷口。

不多久，白玉蓮也嫵媚而至，隨身却僅有四名僕從，那是夏妮妮、黑姐、香奴和奇哥兩

名崑崙奴。論人數，以威寧侯府最衆，但大家都知道，山谷中已有白蓮宮高手巫山二怪埋伏，論實力，當推白蓮宮最強，不過，威寧侯府有鐵鞭相助，金克用也有黑鳳凰，若要拚搏起來，勝負倒的確難以逆料。

金克用首先開口，道：「咱們既已協議合作尋覓寶藏，希望彼此都能信守承諾，在寶藏出土之前，誰也不許施展詭計，任何一方違反，其他二方將併力給以制裁。」

白玉蓮笑道：「這話不須金莊主叮囑，威寧侯府方面，我白玉蓮是信得過的，只要金莊主能言行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既稱合作，首先就得公平，現在咱們大夥兒都在谷外，白蓮宮似乎該將郭、林兩位護法先請出來，這才顯得具有誠意。」

白玉蓮道：「可以。金莊主若願將韓家寨寨主父女請出來，白蓮宮自然也可以召回兩位護法。」

金克用道：「韓家父女分明已傷在谷中，白玉蓮，你這話豈非強詞奪理？」

白玉蓮微笑道：「谷中濃霧未散，金莊主又怎知傷的不是本宮兩位護法？」

話是有些強詞奪理，金克用却無以爲對。鐵鞭道：「鐵某認爲誰已先在谷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濃霧消散只有短短三個時辰，要想在三個時辰內尋到寶藏，並且將寶藏搬運出來，時間本已倉促，若入谷的人太多，於事無補，反有妨礙，咱們應該趁現在毒霧未散前，先將入谷的人數決定，非必要的，都留在谷外，以免人多擁塞誤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白玉蓮立刻接口道：「我絕對贊同，最好大家入谷的人數相同，這才公平。」

金克用搖搖頭，道：「我反對！」

白玉蓮笑道：「我就知道金莊主會反對，

金克用搖頭道：「目前，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從今夜的情形看來，咱們之中潛匿着白蓮宮的好細，已經得到證實，否則，白蓮宮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在花樹林中設下陷阱。」

魔刀崔平聽得毛骨悚然，道：「依在下想，那好細很可能是三個變節傢伙之一……」

金克用道：「不可能，真正的好細，絕不會臨敵變節，那樣等於自己暴露身份。」

魔刀崔平道：「莊主可曾想到，吸血飛蛾是不認識人的，當時他只有用變節投誠的方法才能脫離飛蛾的攻擊。」

金克用笑道：「崔兄，你想得太簡單了，吸血飛蛾是白蓮宮飼養的，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又都是御毒的高手，他們若使某人免受毒蛾的攻擊，應該不算什麼難事，何況，既能飼養毒蛾，必有解毒之藥，事後救治，也僅是舉手之勞，又何須用那種笨辦法。」

魔刀崔平啞口道：「這麼說，要查出誰是好細，倒是件難事？」

金克用輕拍他的肩膀，道：「並不難，只要多留意觀察，總有破綻會被咱們看出的……」

那三名變節的姓名你可曾記住了？」

魔刀崔平道：「記住了，一個是鐵鞭丁陽，另外兩人是陰陽雙劍馬氏兄弟。」

金克用道：「好！去放了他們，也別說太多的難聽話，今後還有用他們的時候。」

三天時光，轉瞬即逝。

在這三天中，金克用絕口不再提起花樹林之戰，白蓮宮居然也隻字不提，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五月圓之夜，天色才黑盡，金克用和威寧侯府的人都飽餐後，勁裝結束到了谷口。

不多久，白玉蓮也嫵媚而至，隨身却僅有四名僕從，那是夏妮妮、黑姐、香奴和奇哥兩

名崑崙奴。論人數，以威寧侯府最衆，但大家都知道，山谷中已有白蓮宮高手巫山二怪埋伏，論實力，當推白蓮宮最強，不過，威寧侯府有鐵鞭相助，金克用也有黑鳳凰，若要拚搏起來，勝負倒的確難以逆料。

金克用首先開口，道：「咱們既已協議合作尋覓寶藏，希望彼此都能信守承諾，在寶藏出土之前，誰也不許施展詭計，任何一方違反，其他二方將併力給以制裁。」

白玉蓮笑道：「這話不須金莊主叮囑，威寧侯府方面，我白玉蓮是信得過的，只要金莊主能言行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既稱合作，首先就得公平，現在咱們大夥兒都在谷外，白蓮宮似乎該將郭、林兩位護法先請出來，這才顯得具有誠意。」

白玉蓮道：「可以。金莊主若願將韓家寨寨主父女請出來，白蓮宮自然也可以召回兩位護法。」

金克用道：「韓家父女分明已傷在谷中，白玉蓮，你這話豈非強詞奪理？」

白玉蓮微笑道：「谷中濃霧未散，金莊主又怎知傷的不是本宮兩位護法？」

話是有些強詞奪理，金克用却無以爲對。鐵鞭道：「鐵某認爲誰已先在谷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濃霧消散只有短短三個時辰，要想在三個時辰內尋到寶藏，並且將寶藏搬運出來，時間本已倉促，若入谷的人太多，於事無補，反有妨礙，咱們應該趁現在毒霧未散前，先將入谷的人數決定，非必要的，都留在谷外，以免人多擁塞誤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白玉蓮立刻接口道：「我絕對贊同，最好大家入谷的人數相同，這才公平。」

金克用搖搖頭，道：「我反對！」

白玉蓮笑道：「我就知道金莊主會反對，

金克用道：「目前，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從今夜的情形看來，咱們之中潛匿着白蓮宮的好細，已經得到證實，否則，白蓮宮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在花樹林中設下陷阱。」

魔刀崔平聽得毛骨悚然，道：「依在下想，那好細很可能是三個變節傢伙之一……」

金克用道：「不可能，真正的好細，絕不會臨敵變節，那樣等於自己暴露身份。」

魔刀崔平道：「莊主可曾想到，吸血飛蛾是不認識人的，當時他只有用變節投誠的方法才能脫離飛蛾的攻擊。」

金克用笑道：「崔兄，你想得太簡單了，吸血飛蛾是白蓮宮飼養的，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又都是御毒的高手，他們若使某人免受毒蛾的攻擊，應該不算什麼難事，何況，既能飼養毒蛾，必有解毒之藥，事後救治，也僅是舉手之勞，又何須用那種笨辦法。」

魔刀崔平啞口道：「這麼說，要查出誰是好細，倒是件難事？」

金克用輕拍他的肩膀，道：「並不難，只要多留意觀察，總有破綻會被咱們看出的……」

那三名變節的姓名你可曾記住了？」

魔刀崔平道：「記住了，一個是鐵鞭丁陽，另外兩人是陰陽雙劍馬氏兄弟。」

金克用道：「好！去放了他們，也別說太多的難聽話，今後還有用他們的時候。」

三天時光，轉瞬即逝。

在這三天中，金克用絕口不再提起花樹林之戰，白蓮宮居然也隻字不提，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五月圓之夜，天色才黑盡，金克用和威寧侯府的人都飽餐後，勁裝結束到了谷口。

不多久，白玉蓮也嫵媚而至，隨身却僅有四名僕從，那是夏妮妮、黑姐、香奴和奇哥兩

名崑崙奴。論人數，以威寧侯府最衆，但大家都知道，山谷中已有白蓮宮高手巫山二怪埋伏，論實力，當推白蓮宮最強，不過，威寧侯府有鐵鞭相助，金克用也有黑鳳凰，若要拚搏起來，勝負倒的確難以逆料。

金克用首先開口，道：「咱們既已協議合作尋覓寶藏，希望彼此都能信守承諾，在寶藏出土之前，誰也不許施展詭計，任何一方違反，其他二方將併力給以制裁。」

白玉蓮笑道：「這話不須金莊主叮囑，威寧侯府方面，我白玉蓮是信得過的，只要金莊主能言行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既稱合作，首先就得公平，現在咱們大夥兒都在谷外，白蓮宮似乎該將郭、林兩位護法先請出來，這才顯得具有誠意。」

白玉蓮道：「可以。金莊主若願將韓家寨寨主父女請出來，白蓮宮自然也可以召回兩位護法。」

金克用道：「韓家父女分明已傷在谷中，白玉蓮，你這話豈非強詞奪理？」

白玉蓮微笑道：「谷中濃霧未散，金莊主又怎知傷的不是本宮兩位護法？」

話是有些強詞奪理，金克用却無以爲對。鐵鞭道：「鐵某認爲誰已先在谷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濃霧消散只有短短三個時辰，要想在三個時辰內尋到寶藏，並且將寶藏搬運出來，時間本已倉促，若入谷的人太多，於事無補，反有妨礙，咱們應該趁現在毒霧未散前，先將入谷的人數決定，非必要的，都留在谷外，以免人多擁塞誤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白玉蓮立刻接口道：「我絕對贊同，最好大家入谷的人數相同，這才公平。」

金克用搖搖頭，道：「我反對！」

白玉蓮笑道：「我就知道金莊主會反對，

金克用道：「目前，我還不知道是誰，但從今夜的情形看來，咱們之中潛匿着白蓮宮的好細，已經得到證實，否則，白蓮宮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在花樹林中設下陷阱。」

魔刀崔平聽得毛骨悚然，道：「依在下想，那好細很可能是三個變節傢伙之一……」

金克用道：「不可能，真正的好細，絕不會臨敵變節，那樣等於自己暴露身份。」

魔刀崔平道：「莊主可曾想到，吸血飛蛾是不認識人的，當時他只有用變節投誠的方法才能脫離飛蛾的攻擊。」

金克用笑道：「崔兄，你想得太簡單了，吸血飛蛾是白蓮宮飼養的，香奴和奇哥兩名崑崙奴，又都是御毒的高手，他們若使某人免受毒蛾的攻擊，應該不算什麼難事，何況，既能飼養毒蛾，必有解毒之藥，事後救治，也僅是舉手之勞，又何須用那種笨辦法。」

魔刀崔平啞口道：「這麼說，要查出誰是好細，倒是件難事？」

金克用輕拍他的肩膀，道：「並不難，只要多留意觀察，總有破綻會被咱們看出的……」

那三名變節的姓名你可曾記住了？」

魔刀崔平道：「記住了，一個是鐵鞭丁陽，另外兩人是陰陽雙劍馬氏兄弟。」

金克用道：「好！去放了他們，也別說太多的難聽話，今後還有用他們的時候。」

三天時光，轉瞬即逝。

在這三天中，金克用絕口不再提起花樹林之戰，白蓮宮居然也隻字不提，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件事。

五月圓之夜，天色才黑盡，金克用和威寧侯府的人都飽餐後，勁裝結束到了谷口。

不多久，白玉蓮也嫵媚而至，隨身却僅有四名僕從，那是夏妮妮、黑姐、香奴和奇哥兩

名崑崙奴。論人數，以威寧侯府最衆，但大家都知道，山谷中已有白蓮宮高手巫山二怪埋伏，論實力，當推白蓮宮最強，不過，威寧侯府有鐵鞭相助，金克用也有黑鳳凰，若要拚搏起來，勝負倒的確難以逆料。

金克用首先開口，道：「咱們既已協議合作尋覓寶藏，希望彼此都能信守承諾，在寶藏出土之前，誰也不許施展詭計，任何一方違反，其他二方將併力給以制裁。」

白玉蓮笑道：「這話不須金莊主叮囑，威寧侯府方面，我白玉蓮是信得過的，只要金莊主能言行一致，事情就好辦了。」

金克用冷笑一聲，道：「既稱合作，首先就得公平，現在咱們大夥兒都在谷外，白蓮宮似乎該將郭、林兩位護法先請出來，這才顯得具有誠意。」

白玉蓮道：「可以。金莊主若願將韓家寨寨主父女請出來，白蓮宮自然也可以召回兩位護法。」

金克用道：「韓家父女分明已傷在谷中，白玉蓮，你這話豈非強詞奪理？」

白玉蓮微笑道：「谷中濃霧未散，金莊主又怎知傷的不是本宮兩位護法？」

話是有些強詞奪理，金克用却無以爲對。鐵鞭道：「鐵某認爲誰已先在谷內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濃霧消散只有短短三個時辰，要想在三個時辰內尋到寶藏，並且將寶藏搬運出來，時間本已倉促，若入谷的人太多，於事無補，反有妨礙，咱們應該趁現在毒霧未散前，先將入谷的人數決定，非必要的，都留在谷外，以免人多擁塞誤事，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白玉蓮立刻接口道：「我絕對贊同，最好大家入谷的人數相同，這才公平。」

金克用搖搖頭，道：「我反對！」

白玉蓮笑道：「我就知道金莊主會反對，

金燈盞



故事之二——四君子

運籌帷幄女諸葛

臥龍生·文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言少秋與清風觀主拚搏數十招，仍不分勝負，清風觀主忽叫停手，願以庫藏莫邪寶劍換取言少秋等離觀他去，言少秋雖不願，但又極欲一觀稀世寶劍的真面目，王俊與蕭飛燕也同意言少秋的想法，有清風觀主同行，不怕他要出什麼鬼計，詎知到了寶庫，言少秋被機關網罩住，掌心為毒刺所傷，王俊與蕭飛燕為清風觀主點了穴道，當清風觀主正欲對他們下毒手之際，女羅刹突闖將進來，示意清風觀主，對金燈門的人不可輕視，現雖擒獲三人，但他們還有很多人，清風觀主問她，他們還有什麼人——

女羅刹道：「我！」右手一揚，突然一道寒鋒，逼上了清風觀主的前心要害。清風觀主呆了一呆，道：「妳也是金燈門中人？」

女羅刹道：「不錯，你請女羅刹殺你殺人，你連她都不認識麼？」

清風觀主道：「妳不是女羅刹！」

黃衣少女道：「不是。」

清風觀主道：「女羅刹呢？」

黃衣少女道：「觀主，先放了那個吊起來的人，咱們再慢慢的說。」

清風觀主略一猶豫，黃衣少女的劍尖已經破衣而入，刺傷了他的肌膚。

蕭飛燕道：「六妹，這老道，剛才還在說妳呢，他卻沒有想到說妳妳就來了。」

黃媚道：「觀主，放人，不然，我就先刺你前後對穿，然後，我們一樣放人，這點小小的機關埋伏，還難不住金燈門中人，只不

過，多化我們一點時間罷了。」

清風觀主是老狐狸，狡猾無比，他自信智力過人，不敢以命涉險，只要留下性命，還有搬回來的機會。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這裏機關埋伏，不難找出來，不過，所有的埋伏，却很惡毒，貧道可以放人，但我有條件！」

黃媚道：「你說！」

清風觀主道：「這一合，我敗了，老夫認了，但我要你們答應不傷我，至少，我放了人，你們也要放了我。」

黃媚道：「好！你放人下來。」

清風觀主道：「我還要聽你們門主一句話？」

目光隨即轉到王俊的身上，說道：「你怎麼說？」

王俊頸子裏，被他劃了一刀，鮮血淋漓而下，傷並不太重，但仍然很疼。

他不會武功，也不會運氣和傷疼抗拒，但

他很勇敢，笑一笑道：「你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男子漢一諾千金，你只要說一句話，我就放人！」

王俊道：「你想要我說什麼？」

清風觀主道：「保證不殺我。」

王俊道：「你認為我會說麼？」

清風觀主苦笑一下，回顧了黃媚一眼，道：「看來，我是死定了，貴門主一再不肯給在一下個保證，在下無法放人。」

黃媚左手連揮，點了清風觀主的穴道，笑道：「試試看吧！你不放人，我們自己來找放人的機關。」

清風觀主冷冷一哼，說道：「你們聽着，這地方，充滿着凶險，如是你們胡亂觸動機關，很可能會使我們同歸於盡，要不信，你們就動手吧。」

黃媚冷笑一聲，道：「老道士，我不放殺你，我只要把你交給四君子。」

清風觀主道：「這個，貧道相信，但你們

放不下那吊起來的人，至少，貧道有一個墊背的本錢。」

黃媚伸手拍了王俊和蕭飛燕的穴道，道：「你想如何？」

清風觀主道：「貧道的條件簡單的很，只要貴門主答應一句話，我就放人。」

黃媚道：「還有麼？」

清風觀主道：「還有，這室中的珠寶珍玩，任你們取去。」

黃媚道：「你倒是大方的很？」

清風觀主道：「錢財是身外之物，我能保下老命，才能够享受這些，皮之不存，毛將附焉。」

黃媚道：「大哥，答應他吧！」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放下了言四弟，我們饒你不死。」

清風觀主道：「不是饒我不死，而是不准對我有任何一點傷害。」

王俊道：「就是如此了，你放人吧！」

清風觀主道：「解開我的穴道！」

黃媚道：「你還想反抗？」

清風觀主道：「貧道一向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黃媚略一沉思，伸手解開了清風觀主被點的穴道。

清風觀主活動了一下雙臂，按動機鈕，放下了言少秋。

言少秋苦笑一下，道：「大哥，六妹，今日之事，使我得到了一個教訓！」

黃媚道：「四哥一向精明，怎會看了他的道兒？」

言少秋道：「一句話，我起了貪念，貪心一動，靈智立閉。」

黃媚格格一笑，道：「可是，小妹此刻却有了貪念。」

突然，脫下了身上的外袍，平放地上，露出一身玄色勁裝。

目光轉注到清風觀主身上道：「你說話如果算數，就把你庫中的珠寶黃金，檢一些出來，讓我們帶走。」

清風觀主道：「你這件衣服，能包幾多，豈不是替老夫留下的太多了一些？」

黃媚道：「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我雖有貪念，但還不致於貪的厲害。」

清風觀主果然伸手取下庫中之物，放在衣服上。

他調配的很好，有黃金，珠寶，玉器，還有兩幅古畫。

他一面拿，一面還講說古畫的來歷，價值，甚至，有什麼人可以收買，他都講的很是清楚。

珠寶也是一樣，他說明了，現值的價格，又說明了賣給珠寶商的價值，似乎是生怕黃媚們吃了虧似的。

而且，他真的大方，黃媚不叫停，他就不停的取東西放下去。

實在是包不下了，黃媚才笑一笑道：「够了，看來，女羅刹這件外衫小了一些，不知道帶走了你多少東西。」

清風觀主道：「不多，不多，不過十之二、三罷了。」

黃媚把東西包起來，言少秋却快步行去，搶先提了起來，道：「有我在，怎能勞動六妹。」

蕭飛燕道：「老道士，看上去，你倒是一點也不心疼。」

清風觀主道：「我是個最能够看得開的人，諸位放心，損失這點財物，貧道還不把它放在心上。」

黃媚道：「我們不傷害你，可是不能保證

別人也不傷害你。」

清風觀主道：「這個，我明白。」

黃媚道：「我們告辭了，勞動閣下送我們一程如何？」

清風觀主道：「出了此門，就無埋伏，諸位可以放心了。」

蕭飛燕迷惑道：「你怎不借此機會，逃走他方？」

清風觀主道：「四君子不是好對付的人，而且，貧道已在此住了數十年，我也不想輕易離開。」

黃媚一揮手，道：「大哥，你們先走，我斷後，這老道士的花樣多的很，我們不能不防他一手。」

王俊等安然出了密室，黃媚也平安而出。蕭飛燕有些不服氣的，道：「六妹，咱們真的這樣放了他。」

黃媚道：「我見過那座密室，確似有着很多的埋伏，咱們殺了他划不着，不能檢同條命，換他一個——」

語聲頓了一頓，接道：「咱們幫了四君子這多的忙，還不知道四君子是什麼人？」

王俊道：「我知道，老道士告訴過我四君子的姓名！」

黃媚道：「大哥，你真的相信他？」

王俊道：「怎麼？難道在這方面，他還會騙咱們不成？」

黃媚道：「這老道士收藏之豐，實在是出人意外，這樣多珠寶，黃金，和玉器，怎會是他一人所有。」

王俊聞言呆了一呆，說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看過了他收藏的珠寶，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雖然有些匪夷所思，但却並不是不可能。」

言少秋道：「六妹想到了什麼事？」

這時，已然快近大殿，香客的吵嚷之聲，已可隱隱聞。

黃媚伸手取了一方玄色面紗，蒙在了臉上，接道：「咱們到二哥哥那兩房中見，我覺着這件事，還有很多可疑之點，老道士，寶庫中存寶很多，咱們還要想法子取來。」

王俊意似不願，道：「六妹，這不是太貪了一些麼？」

黃媚道：「聽說，河南，陝西兩處，正在大鬧蝗災，用老道士這批存寶，可能挽救數千萬人命。」

王俊道：「對！這些不義之財，咱們把它用到最應該用的地方。」

黃媚道：「大哥，四哥，你們先走，我和五姊走一起。」

王俊等回到了兩房之中，黃媚和蕭飛燕也已經趕到。

于重、方昭，都匆匆趕了回來。

除了齊子川之外，金燈門中的人，都已經聚齊於兩房之中。

王俊環掃了羣衆一眼，道：「六妹，你說看，你發現了什麼？」

黃媚道：「小妹只是推想，四君子如是俠義中人，不會記恨這老道士如此之久，只有一種仇恨，給人永遠難忘。」

王俊道：「什麼仇恨？」

黃媚道：「黑吃黑……」

語聲頓了一頓，道：「清風觀主的偷盜之技，不論如何高明，也無法聚積這樣多的財富，那些珠寶、玉器，實非一府一地所有，偷盜足跡之廣，必將遍及大江南北，甚至，關外白山黑水……」

言少秋接道：「那決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能够辦到。」

黃媚道：「所以，我懷疑他們是一個組合，偷盜了這多財物之後，被清風觀主席捲而逃，所以，他出了家，躲了數十年，如今消息外洩，被他昔年的兄弟找來了此地。」

王俊道：「他身上有傷痕，好多條縱橫交錯的刀疤，據他說是傷在了上一代金燈門主手中。」

于重道：「這個，會是誰呢？三十年的事，咱們都還未入金燈門。」

王俊道：「現在開始，我要作一個傳記，把金燈門中所有的事情，都仔細的記下來，也好查攷。」

方昭道：「對！也好告訴下一代，我們流血，流汗，作了什麼事！」

于重道：「六妹想的，大有可能，至少，我們不能幫助壞人殺壞人！眼下的問題，是要如何才能把他們引出來。」

黃媚道：「這就是我留下清風觀主不殺他的原因，咱們現在殺了他，只不過是殺了一個清風觀主，一個出家人，我要他狐狸露出尾巴來，死而無怨。」

言少秋道：「女羅刹這一波已平，蛇無頭不行，全被咱們解決了，但還有一批刺客呢，咱們要如何對付？」

黃媚道：「武林兩大絕毒暗器，咱們只對付了一個，不過，如若小妹沒有想錯，清風觀主，還不止請來兩批刺客，說不定還有幾批人，藏在暗處！」

王俊道：「為今之計，就是要如何才能使他們現出身來。」

黃媚道：「清風觀主已知道咱們控制了女羅刹，但他很鎮靜，那就是有恃無恐。」

王俊道：「二弟，六妹，不論清風觀主請了多少刺客，他們只有一個用心，那就是對付四君子。」

于重點點頭，道：「大哥的意思是——」

王俊道：「咱們找幾個四君子出來，豈不可以引出了清風觀主安排的刺客？」

黃媚道：「大哥之意，可是要人假扮四君子？」

王俊道：「小弟正是此意。」

黃媚道：「這個很難。」

王俊道：「你是說，咱們都無法裝作四君子。」

黃媚道：「不論什麼人，裝作四君子，都很難逃過那厲厲絕倫的一擊，就算機倖逃過第一次，也無法逃過第二次，所以，咱們兄弟們不能扮，更不能請別人。」

言少秋道：「事已如此，總難免要冒一點險……」

黃媚道：「不行，咱們只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找到真的四君子。」

方昭道：「我剛才出去看過，香客愈來愈多，何止萬人，這樣一個地方，如何能找到四君子，何況，他們也不會大搖大擺走過來。」

黃媚道：「這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過，並非是全無辦法。」

王俊道：「六妹，既然是胸有成竹，那就盡快說出來吧。」

黃媚道：「戲法破不了，就不靈了，不過，這件事，還要麻煩大哥。」

王俊道：「行，經過幾次凶險，我的膽子越來越大了。」

黃媚道：「有勞三哥，去買五尺白布，和一盒墨，一個硯台，兩根竹竿，一支大楷毛筆。」

方昭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這座大廟會堂真是無所不全，方昭去不多時，已經買齊應用之物。

黃媚親自動手磨墨，一面說道：「大哥，指點。」

轉身快步而去。

黃媚伸手把銀子撥入一個小木箱中。

只聽人羣中，一個冷冷的聲音，說道：「馬兄，你相不相信，這世上真有這樣靈驗的相士。」

另一個聲音應聲說道：「不相信，不過，他木案上那一對玉尺，和明珠，我倒是似曾相識。」

「咱們卜一卦吧！」

隨着那說話之人，兩個身着生絲長袍的長者，緩步行了出來。

這兩個人衣着高貴，一眼之下，就可以看出是有錢的人。

兩個人一個較高，一個矮一些。

那高個子步子大一些，只舉脚一跨，人已經到了木桌前面，說道：「先生，咱們也想卜卦。」

王俊打量了兩人一眼，道：「先拿銀子出來。」

高個子道：「你這招牌上寫的話，算不算數？」

王俊沉聲道：「寫的清清楚楚，為什麼不算？」

高個子伸手從懷中摸出一錠銀子，丟在木案上，道：「算的對，我一起送了，算不對，加倍還我。」

王俊估到那一塊銀錠子，總在二十兩左右，搖了搖頭，說道：「十兩銀，少一錢，我不會替你卜卦，多一錢，我也不收，你把銀子拿回去！」

那矮個子突然一伸手，抓起桌子上的明珠，道：「這一顆珠子不錯，但不知肯不肯賣？」

王俊道：「那不是賣的！」

矮個子又緩緩把明珠放了回去，道：「十兩就十兩吧！」

有勞你大筆一揮，在那白布條上，給我寫幾個字。」

王俊道：「寫什麼？」

黃媚道：「我給你寫。」

王俊攤開白布，提起大楷毛筆，道：「寫什麼？」

黃媚低聲道：「招牌，金算子，卜卦如神，別寫的太大了，下面還有註言。」

王俊筆走龍蛇，一揮而就。

這是他的老本行，寫的鐵鈎，銀劍，龍飛鳳舞。

黃媚笑一笑，道：「好字，下面該寫，百萬財富今何在，數十年積念難平。」

王俊揮筆而成，道：「還有呢？」

黃媚道：「我沒有讀好多書，能想這麼多就行了，下面你寫，尋寶，找人，一卜指引，一封紋銀十兩。」

蕭飛燕道：「六妹，這麼貴的卜費，誰付得起啊！」

黃媚道：「四君子付得起。」

于重道：「高明啊！高明，這像用藥一樣，先要有引子。」

言少秋道：「對！咱們找不着他，叫他來找咱們。」

方昭道：「是啊！現在引子有了，那一個去作算命先生呢？」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我看，只有大哥出馬了，他一臉書卷氣，扮起來，才像是有學問的算命先生。」

于重道：「大哥年輕了一些。」

言少秋說道：「這個容易，我動手替他改扮。」

黃媚回顧了王俊一眼，道：「女羅刹手下那批人，該死的，都被我點了死穴，藏在廂房床下，能用的，願意改邪歸正的，還有五個人。」

，我已經要他們離去，不知道小妹這處置對是不對！」

王俊道：「好！很好。」

黃媚道：「四君子世無其人，這個名字的由來，也是清風觀主起的，他要殺四個仇人，替他們起了一個很動人的名字，但究竟要殺什麼人，只有清風觀主明白，所以，咱們不能殺了他，除惡務盡，我們必須要留着他作為對證，咱們不能殺錯一個人。」

王俊道：「清風觀主不是已說出四君子的名字了麼？」

黃媚道：「他可以隨口說出一百個名字，但咱們一個也不能信。」

于重道：「倒難不錯，只怕幾人太狡猾，不肯上鉤。」

黃媚點頭道：「對！那就再加上一句話，大哥，我要橫寫，天下第一相士，不對，加倍還銀。」

于重道：「狐狸太狡猾，老狐狸更難捉摸。」

黃媚道：「只要他能見到我們，我就能引他們上鉤。」

當下把計劃很仔細的說明了一遍。

於是，金燈門，立刻開始了第二個行動。

言少秋，蕭飛燕，于重，方昭等，全都出動。

黃媚脫下了羅衫長裙，變成了一個青衣小童。

高舉着白布招牌，站在最起眼的地方。

王俊青綢子長衫，手執羽扇，胸前的花白長鬚飄浮。

他微閉着雙目，坐在一張木案之後。

木案上放着鐵鈎，卦牌。

這都是剛才，化了五兩銀子，由一個看相的人處租來的。

王俊被對方一把扣住了脈穴，不禁一皺眉頭。他忍了沒有叫出聲來。

矮個子道：「說！你究竟是什麼人？」

王俊道：「天下第一相士。」

矮個子又覺出了王俊不會武功，一鬆手，道：「大相士，兄弟抱歉。」

王俊道：「不要緊，在下入世以來，洩漏了不少天機，這一下，是我最後一卦了。」

這時，却有不少人，爭向前來要求卜卦。

王俊搖搖羽扇道：「諸位鄉親，朋友，在下已決定捲起招牌，不再賣卜看相了，向隅之人，還望多多原諒。」

目光轉到了矮個兒身上，道：「你雖然很莽撞，但我不能讓你白白花銀子，告訴你，你的氣色很壞……」

矮個兒道：「怎麼樣？」

王俊道：「你一臉血光，滿身屍氣，只怕活不過一個對時。」

矮個兒道：「你說什麼？」

王俊道：「我說你活不過一天一夜。」

矮個兒臉色變了，雙目中暴射出冷厲的寒芒。王俊道：「看來，六妹的推斷不錯，這些人，確非好人？」

心中轉念，口中說道：「你不信那就算了，我說的是真話，你頂有懸針，本命相尅，而且，針紋已明，活不過十二個時辰。」

矮個子忽然間，像個洩了氣的皮球，道：「相士，有沒有救？」

王俊道：「沒有，小童，收拾攤子。」

高個子一伸手，按在卦攤上，說道：「慢着。」

王俊道：「你……」

高個兒接道：「我怎麼樣，也活不過一個對時，是麼？」

齊子川連連打躬作揖，說道：「多謝先生之物。」

王俊道：「能！照卦相上說，那已是無主之物。」

齊子川大約是很心痛那十兩銀子，兩隻手一直沒有法子抓穩卦盒，弄了好半晌，才吐出一卦。

王俊看了卦象一眼，說道：「老丈要問財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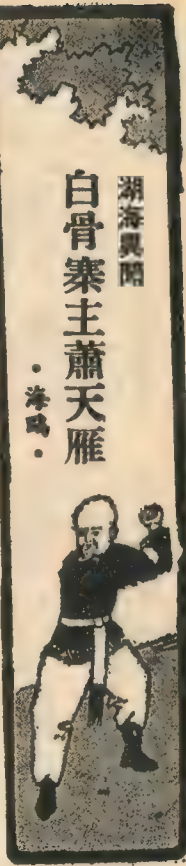
齊子川道：「老漢是問財。」

王俊道：「你已經有了財，財還不少。」

齊子川忽然低下頭去，道：「那些財，我能用麼？」

王俊道：「能！照卦相上說，那已是無主之物。」

齊子川連連打躬作揖，說道：「多謝先生之物。」



白骨寨主蕭天雁

· 海鳴 ·

光緒年間，有一個書生姓劉，叫做劉英俊，他從南方到北方去，目的是考取功名，怎料到了半途，在江西的淮安縣一間客棧住宿，當晚聽到一連串哭聲，似乎有幾個女人啼啼哭哭，他的善心比別人強，立刻向店小二查問，跟着到隔壁看，原來有一個中年人僵臥在床，另一個中年婦人和一個稚齡的少女，大概十四五歲，繞着屍體痛哭，還有一個女人是那間客棧的女傭，負責打掃地方，一眼看去，劉英俊就即時省悟，必然是那個中年人暴斃，母女兩人無以為報，故此哭聲甚哀。

他站着看着，惻隱之心，油然而生，走前對打掃地方的女傭四姑說知，他在隔壁居住，願意施棺殮殮，說完轉身就走，過了一會，那個女傭四姑就帶着中年婦人蕭太太過來，向他道謝。

蕭太太淚痕密布，不必多說也知道她是死了丈夫，啼啼哭哭，哀傷過度，反而無話可說，女傭四姑替她說知，希望獲得三十兩銀子葬殮蕭先生，如果他肯施棺，她就替那個少女奉獻，任由他作爲姬妾或了還看待。

劉英俊點頭說：「我怎會乘人之危呢？話不必多說，銀兩方面，我隨時拿得出來，這裏是五十兩銀的莊票，請你們明早到安樂錢莊兌換，便可得款葬蕭先生。」

說完他就寫了一張莊票給她們。

當時來往客商，在大城小鎮停步，爲了防

下，她的第二枝箭繼續射出，竟然把它射中，符合她說過的「以箭射箭」這句話。

原來她的弓箭如此厲害，劉英俊覺得心花怒放，連聲稱讚。繼而他轉念一想，便又眉心緊皺起來。

蕭小妹問：「劉英俊說：『我們除了防盜，還要有些乾糧和水，否則，如何能够跟着跟匪徒交手呢？』」

蕭小妹一問，才知道他那人只是帶了兩晝夜的糧食，至於食水，則涓滴全無，不覺愕然。想了想，她說：「我們並非想跟匪徒交手，本來我的意思只是想拿弓箭嚇嚇盜賊，使他們不敢走近，現時我們的食水和乾糧都是如此缺少的，那就不能不借賊取糧了。」

劉英俊猛吃一驚，說：「小妹，如何借賊取糧呢？」

蕭小妹很無端的笑了笑，說：「却匪能够在荒野過活，必然帶備乾糧和水，我沒有喪生，那就是他們敗在我的手上，到時，我便有本領迫他們獻水獻糧。」

劉英俊聽了半信半疑。

那時他們已經走了幾乎一整天的路，陽光如火，想跨過白色的沙地，回到青海鎮那邊，已經辦不到，隱約看見前面山坳相距不遠，只有半個時辰，便可以在黃昏之前趕到該處，就算沒有地方投宿，能够在山洞裏面歇宿，總是勝過在荒郊外面的，因此，他不再考慮，只好

曹若冰·著

新派俠義 奇情小說 閻王筆

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一片又黃又白的沙地，羣山起伏，有如龍蛇奔舞，不覺心悸。

行了半個時辰，陽光漸盛，忽聞弓箭之聲，他騎着的一頭駿馬，竟然站起來，他險些翻倒，趕快勒韁繩，看見有幾個人自遠而近，迎面而來的一個正是幾年前在小客棧裏面施棺殮殮的蕭太太。

蕭太太帶着一個少女，明眸皓齒，穿了綠色的野裝，更加動人，料想她就是那晚在客棧所見的蕭小妹了。

蕭太太行近，點頭爲禮，說：「劉公子，近來聽到你高陞的喜訊，特此趕來道賀，不過前面一片荒涼，三日三夜並無停居進食之處，你們懂得三幾個人，怎能開得過這一關呢？故此，特來問訊。」

劉英俊聽了這番言語，覺得心上一沉，很久，仍然沒法回答。

蕭太太很鄭重的說：「老身飽經風霜，無意再在塵世混跡了，附近有一所尼庵，我想到該處棲身，直到壽終正寢為止，剩下弱女小妹，已經長成，沒有地方投訴，實在放心不下，故此趕到公子的坐駕之前，陳述根由，盼望公子納她爲妾，甚至看做了環，亦無不可。」

劉英俊猛吃一驚，連忙垂手說：「往日對你所說的言語，猶在心頭，我一向不願乘人之危，如何會立你的掌珠作爲姬妾呢？況且我家裏還有糟糠之妻，遲些便到白水縣一齊過活，更不敢妄作主張。」

蕭太太聽了，說：「我還是說一句心腹話吧，劉公子，如果沒有我的女兒兒伴，前面幾重山隘，看來難免難飛。」

劉英俊頗有所悟，剛才聽到的弓箭之聲，料想是蕭小妹射出來的一箭。有一個懂得放箭的人壯壯胆子，倒是一件好事，故此他稍爲考慮，就說：「既蒙蕭太太賜助，使掌珠小妹同

他初時替她擔憂，後來，看清這點，他的憂慮就減少許多，那個野和尚模樣的人，雖然有刀在手，可惜他的步法不靈，砍斃之際，總是欠缺了一些什麼，打鬥了十多個回合，他總是沒法斬斷對方，反而因爲奔走過度，累到大汗淋漓，喘息如牛，蕭小妹却神閒氣定，愈戰愈勇。再打一會，她忽然躍出圈子，從背後倒拔出一枝箭來，說：「你切勿再逼我戰鬥，否則，箭下無情。」

她只靠一把弓已經打個平手，如果她用弓箭用箭，對方就輸定了，因此他望了一望，就在此時，有人喊了一聲：「大師兄，請退後，讓我收拾這個妖女。」說完，他飛躍而出，把手中所握的長棍向她當胸刺來。

那種棍是特別細長的，兩邊都有棍尖，沒有棍尾，必須懂得二郎棍法能够化棍爲槍，然後有威勢，他的棍法不弱，快要刺到她的嬌軀了，不料她身形一閃，左手所握的一枝箭，居然脫手直飛出來，一箭穿心，此人立刻倒地呻吟，血流如注。

野和尚們的劫匪，看眼裏，不敢怠慢，立刻振臂一呼，利時間，山坳那邊衝出十多個匪徒來。

有三個劫匪忙搬走受傷的頭目，另外一些劫匪，紛紛亮刀，包圍着蕭小妹，展開狂風驟雨的攻勢，她絕無所懼，但担起劉英俊等人門不過對方，逼於大開殺戒，從箭囊之內取出一束短箭來，脫手飛出，有一個劫匪已經殺到劉英俊那邊，給她一箭穿心，慘叫一聲，仰面跌倒，血湧如泉，料想他就快跌進鬼門關了，劉英俊雖然遇救，目睹此狀，仍是嚇到渾身發抖，險些沒法騎在馬背之上，劫匪的攻勢受挫，剩下來的三個野和尚模樣的劫匪，却又不敢再鬥，只好整隊人馬撤退。

臨走時，他戰戰兢兢地向她鞠躬，叫她留步，他

行，極爲感激，至於你提出來的辦法，得聽從命。」

蕭太太看見他允肯與小妹同行，喜出望外，眉毛往上一揚，吩咐小妹幾句，便即拱手告辭，臨行時說了一句：「塵世的姻緣由天註定，你喜歡她就收留她，如不喜歡，你上任後，任由她飄然而去好了，我不怨你。」

說完，蕭太太就轉身疾步而行，看來她只是一個普通婦女，殊不料她的武功如此精湛，轉瞬就去得無影無踪。

她是向左邊小路疾走而去的，料想追趕不及，因此劉英俊把心一橫，索性留着蕭小妹結伴同行，有些照顧，關於姻緣方面，則暫時拋開。

他一直都是對遠方邊塞的情形茫無所知，甚至不知道過青海鎮向北方走，便是荒涼的沙地，連綿有七座荒山擋住去路，人馬要從兩山之間的細長曲徑行走，實在不容易，別說盜賊攔途截殺，就算沒有匪徒截劫，單是飢寒相迫，已經難以支持。

給蕭太太一語道破，劉英俊反而心裏起來，走了一程，便跟蕭小妹研究，闖過荒山如何定奪。

蕭小妹聽了，嫣然一笑，說：「劉公子，我在你的身邊，不必擔心，現時我姑且願點武藝給你看看。」說完，她就從革囊裏面拿出一把大弓來，另有兩箭，搭在弓上。

向來開弓放箭，總是放出一箭的，能够放兩箭，實爲罕罕，如果沙地上面有些雀鳥飛過，蕭小妹就可以放箭射牠，預點武藝，可是那片沙地，到處荒涼，上無飛鳥，下無蛇鼠，她眉心一皺，說：「沒有箭靶，我只好以箭射箭了！」

說完這句，她就大喝一聲，弓弦一响，便見一箭射出，那一枝箭射到高處力盡，隨即跌

即將報告寨主，下山決鬥。

他說得咬牙切齒，蕭小妹絕不氣餒，說：「我就在此恭候，請你把我殺人的箭送與寨主看看。」說完，她就跟劉英俊交談，沒有把對方那些劫匪看眼裏，她何以有恃無恐呢？劉英俊頗有所疑，但却不敢多問。

歇了半個時辰，寨主忽然出現，向她拱手爲禮，說：「小姑娘是白骨寨主蕭天雁的女公子嗎？」

她慢應了一聲，反問他是誰。寨主說：「我叫楊金升，當年跟令尊爺並肩作戰，一別十年，聞說他已作古，是否屬實呢？」

「是的，他已去世多年。」蕭小妹說時，仍有深哀。

楊金升力邀他們往山寨敘舊，不但以酒肉宴客，還贈水囊乾糧等物，派人護送過山。黎明時份，他們已經從荒山走出，前面就是甘肅境界，劫匪很恭敬的道別，蕭小妹再送一程，便也道別。

劉英俊問她何以匆匆而去，她黯然說：「親慈已遁跡空門，報仇之事，只好落在我的肩上了。昨晚飲宴之後，與寨主談話，才知道當年向官府告密且用藥酒勸飲使家父慘死之人，潛入京門，我要追踪擒他，替先父報仇雪恨，無法相隨。」

劉英俊到此才知道她一家人都是劇盜，他準備上任做官，如何能够收容她在旁呢？她有自知之明，索性分手，倒是值得欽佩的，他再三稱謝，想送她多留幾天，她搖首婉辭，旋即緩步離去。臨行之際，蕭小妹贈以一箭，作爲紀念，說：「萬一劫匪攔路，請以此箭出示，可保無虞。」

箭桿末端較大，且較沉重，原來它是藏鉛，無怪她可以脫手把它拋擲，箭上刻着「白骨蕭天雁」的字樣，倘非細心審視，看不出來。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開洛七雄實際已遭瓦解，現在仍生存者只胡三爺及高大爺，胡三爺經不起家毀人亡的打擊，頹喪至極，只比死人多口氣而已。高大爺原就立定心志暗中開溜，預早已命愛妾携同貴重財物往鎮外小客棧中等候，此際雖見公治長等無恙回來，但他離去之心，絕不動搖，他藉故離開大廳，召老人家高忠到來一房，他要在此處為這老忠僕作一妥善安排，他將這幾日發生的事提出，高忠可不像別人那樣擔心，他心目中的高忠如是條好漢，從沒有人可以扳倒他，對好漢來說，說安慰的話等於是一種侮辱——

巧施脫壳計

好漢永遠不需要安慰。

高大爺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的想法，高忠。我找來，要告訴你的，便是這一點，這一次與以往不同。」

高大爺說到這裏，忽然轉身從書架後面取出兩個小包，放在桌子道：「這裏，一包是衣服，一包是銀兩……」

高忠愕然道：「老爺這是什麼意思？」

高大爺道：「我不是打發你走路，高忠。我的意思，只是要你先到鄉下找個地方住下來，過一段時期，等事情平息後，像以前一樣，我還會派人把你接回來的。」

高忠原想爭辯，但在聽到最後兩句話後，他忍住了。

這種情形以前也是發生過，而且不止二三次。

以前，高大爺每逢要跟道上人物決戰，因為他不會武功，跟在身邊已成累贅，每次都是叫他事先離開，事後再會在一起。

高大爺道：「我知道你一生節儉，捨不得多添衣服。去到鄉下後，購置不便，這包衣服，都是我穿過的，你揀一套穿上試試看是否合身。」

難逃毒婦謀

高忠不忍違拂老人家盛情，便拿了一套衣服，換穿起來。

高大爺走去房門口，向院外張望，似乎想看看會不會有人在這時候突然闖進來。

只聽身後高忠欣然道：「老爺的衣服，老朽穿起來真是合身極了。」

高大爺轉過身去道：「真的麼？站過來讓我瞧瞧。」

高忠走近一步道：「你瞧，尺碼幾乎一寸不差。」

高大爺道：「你把領口穿歪了。」

他伸手去替高忠拉正領口。

高忠突然驚呼：「老爺，你——」

高大爺低低地道：「高忠，我對不起你，家人裏面，只你一個身軀，年齡和我差不多，甚至我們的相貌，也有一點相似，我為了要逃命，只好委屈你少活幾年，你在黃泉路上，儘可安心，我一定多燒錢紙……」

他雙手十指，懸空懸空。高忠兩眼翻白，渾身抽搐，掙扎了一陣，終於寂然軟倒。

高大爺又去房門口張望了一下，然後將高忠屍體，擺成一個面壁假寐的姿勢，匆匆穿起高忠換下的衣服，又以事先備好的易容藥物，

改了面貌，方微弓着腰，以高忠平時走路的姿態，慢慢走出書房。

高忠年老體衰，平時走路，一向都低着頭，就算他易容不怎麼到家，他也不擔心會被入辨認出來。

這是他比艾四爺佔便宜的地方。

艾四爺比他少了個像高忠這樣的老人家。

高忠在他面前雖然非常恭順，但對一般人，則倚老賣老，架子奇大。所以，他也不擔心口音上出毛病，若是有人跟他談話，他只要不予理睬就行了。如意坊中人人都避過高忠釘子，他這樣做，只有更像高忠。

他經過廊時，檢到一隻竹籃，於是便提著這隻籃子，不慌不忙的走出如意坊。

時近晌午，大家還不見高大爺露面，便整齊整齊去書房催請。

蔡猴子沒有請到高大爺，却為衆人帶來一個幾乎無人相信的報告：高大爺殺死老人家高忠，穿著高忠的衣服逃走了！

這一報告，幾乎比一場無情天火，還要令人震驚。

但它却千真萬確的事實！

守門的家丁說，他們曾看到老人家高忠提著籃子出門，而事實上老人家高忠却遭人扼殺在書房裏！

那個假高忠不是高大爺是誰？

高忠不是高大爺扼殺的，又是誰扼殺的？

血刀袁飛，穿心鏢谷慈，雙戟溫侯薛長空，一個個臉孔鐵青，雙目中幾乎要有火焰冒出來。

花六爺是薛長空殺死的，袁飛也會在艾四爺人頭上吐口水，這兩位殺手不齒他們舊東家的行徑，想像可知。但如今他們對高大爺的怒憤和痛恨，顯然比他們對花六爺和艾四爺的

惡感，又更強烈了不知多少倍！

連胡三爺也紅着眼眶喃喃道：「我們老大這種作為，那像人……」

只有公治長最冷靜，他吩咐花十八會合蔡猴子立即清點內眷及家丁的人數，又要谷慈帶人去府庫中封存財物，以便集中安排遣散。

一直忙到傍晚時分，才辦妥了善後事宜。

好在高敬如這老傢伙財力雄厚，雖被七姨太太帶走了大批珍寶，坊中留下的銀兩尚極可觀，這散內眷丁僕，每人都分得不少盤川。

葛老夫子也走了。

如今，偌大一座如意坊，就是剩下胡三爺、公治長、薛長空、袁飛、谷慈、花十八、蔡猴子，以及胡三爺那位報仇的仇家丁，快腿張弓等七男一女了。

天狼會要吞滅的對象，是關洛七雄，如今七雄本身不爭氣，只剩下兩個活口，而且又跑掉了一個，他們為什麼還要留下呢？

沒有人能說得出這是什麼原因，也沒有人想到要去追究它是什麼原因。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原因來，那也許是因為他們裏面還有一個公治長的關係。

尤其是對袁飛、谷慈、薛長空等幾位殺手，公治長似乎有着一種無形的吸引力。

他們起初以為公治長是貪圖高大爺給予的名利權力，真的在為高大爺賣命效力，結果他們發現事實上並非如此。

公治長雖然接受高大爺的調度，但對高大爺並不尊敬。

那麼，公治長以高府總管的身份，他到底為誰辦事？

現在，大家有答案了。

為公理。

為正義。

為每一個善良的人！

公治長勇敢、機智。更重要的是：公治長待人公平、誠懇！

谷慈是丁二爺的人，袁飛是艾四爺的人，薛長空是花六爺的人，他們在末跟公治長相處之前，他們都是標準的黑道殺手，如今受了公治長潛移默化的影響，他們每個人的氣質，都有了極大的變化。

就拿血刀袁飛來說，以後若有機會，他說不定還要跟公治長在兵刃上較量一番。但是，在目前，他無礙會為公治長做任何事。

艾四爺偷偷跑了，他頭面上也沒有光彩，但他忍辱屈立終宵，不肯悄然離去，顯然是為了要等公治長回來。

現在，以他們這幾個人的力量，當然不足以與天狼會對抗，而他們也沒有一定要跟天狼會對抗的意思。

他們將一切取決於公治長。

七雄等於已經消滅，公治長又將作何打算呢？

天色漸漸黑下來了，杏花鎮也漸漸的熱鬧了起來。

杏花鎮也是高大爺的地盤。

這個小鎮當然無法跟蜈蚣鎮相提並論，不過它總算是關洛道上的驛站之一，比起一般小鎮來，還是繁華得多。

俗云：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杏花鎮上也有酒家、客棧、賭場，只不過規模不及蜈蚣鎮上的萬花樓、太平客棧、狀元客棧，以及如意坊那樣宏大而已。

暮色四合中，一名駝背老人從鎮上慢慢的走了過來。

這老人便是高大爺。

高大爺如今已不是老人家高忠的面目。

他幾乎一走出蜈蚣鎮，便在相貌上又動了

一番手脚，他知道他臨走時殘忍手段，一定會犯衆怒。

他一方面要提防天狼會的人，一方面也得提防如意坊的一些殺手，或許會追上來找他算帳。

由於他一路提心吊胆，不時回頭張望，短短六十里路程，幾乎跑了他一整天。

不過，現在，他安心了。

他已確定身後沒有追兵，只要過了今夜，以後的日子就舒服了。

想到這裏，高大爺心情不由得又輕鬆了起來。趕路的疲勞，也彷彿完全消失。

不過，他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心。

這座杏花鎮上，他可去的地方太多了。這裏酒樓和賭場的主持人，都是他的部屬，他如今雖在難中，相信這些他一手提拔起來的人，還不敢於對他不尊敬。

但是，他決定放棄這種念頭。

他已無東山再起之機會，他現在需要的只是一種寧靜的享受。

七姨太太帶出的財物，已足夠他晚年的生活而有餘。

如今，安全比什麼都要緊。

愁少人知道他的行踪，就愈安全。

他現在要去的地方，是一家叫合興的小客棧。

這家客棧不是他的產業，他選定它為會合的地點，便是為了這一原因。

因為這家客棧裏的人，不僅不認識他高大爺，甚至連花狼和張金牛也不認識，只有這樣，才會安全。

高大爺慢慢走向合興客棧，但並不是直接走進合興客棧。

數十年江湖經驗，已將他磨練成一頭老狐狸。

他知道就這樣冒冒失失的走進客棧，也會有危險。

他必須先將四週環境查看清楚。

客棧前面有個小涼棚，七八個脚伏模樣的漢子正在那裏喝酒聊天，棚外上風一堆稻草正在冒烟，那是燒着爛蚊子的。

高大爺看到改了容貌的張金牛也坐在一角，一面喝酒，一方轉過頭張望，神情顯得很焦急。

高大爺仔細看了那幾個漢子幾眼，確定都是一些真正的粗人，才慢慢進入客棧。

他沒有先跟張金牛打招呼。

這也是安全措施之一。

橫豎已經抵達了地頭，並不忙在一時，客棧裏面，他也得先查看一番。

他向伙計要了一個最後面的房間。

他要這樣一個房間的用意，是爲了一路向後面走去時，好對經過的房間，有一個仔細審察的機會。

這家合興棧只有十來間小客房，高大爺跟在伙計後面，從天井裏慢慢的走過去。

有些客房裏裏外外，有些客房裏裏外外，有些客房裏裏外外，並未發現任何異狀，但也沒有能找出七姨太太和花狼究竟落腳在那一間。

高大爺暗暗奇怪，同時也爲之深感不安。

約得好好的，在這裏會面，不見不散，人都到那裏去了？

他知道除了去問張金牛，別無其他辦法。

於是，他連臉也沒顧得洗一把，便向伙計要了一壺酒，匆匆地向樓外走來。

張金牛仍然坐在老地方，一邊喝酒，一邊張望，臉上也仍然佈滿了一副焦急的神情。

高大爺以背部遮住了身後衆人的視線，在木桌的左角坐下。

他已不再是一堆老大的，甚至不再姓高。如今，他只是一個平凡而多金的無名老人，過平凡的生活，享受平凡的生活。

雖然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夜晚，但他仍不敢過份鋪張。

他只向店家要了兩大壺酒，一包鹹菜，一鍋稀粥，等伙計端去後，才叫來張金牛，關上房門，一方面爲自己壓驚，一方面也爲了向這位唯一的忠心部屬聊表謝意。

酒不是好酒，菜也不是好菜，但在今晚的高大爺來說，這却幾乎是他有生以來最美好的頓。

因爲這種粗劣的伙食，正象徵着一個新的開始。

過去，當他擁有無數產業，婢僕如雲，姬妾成羣，在關洛道上呼風呼雨的時候，他像是走在一條沒有盡頭的山坡上，成天只是想着如何才能爬得更快，升得更高。

爲了達成這一願望，他不惜犧牲，不擇手段，但結果總好像進境有限，總覺得自己的努力似乎還不夠。

他永遠以爲，以他高教如已擁有的基礎，他的成就還應該更輝煌。

而今呢，他只剩下一妻一僕，以及有限的一箱財物，他却感到了一種無比的滿足。

這種改變是可喜的。

高大爺並不知道，每一個劫後餘生的人，由於慾望驟降，都會產生這種心情，他只覺得，自己的心胸好像突然豁達了起來。

好像變成了另一個人。

由於心境之轉移，燈下的愛妾，在他眼中，也彷彿比平日更顯得溫柔嬌媚，管事張金牛那張帶疤的紅臉，當然也變得更加忠誠淳樸得多。

一壺酒很快的便喝光了，但高大爺仍然沒

張金牛只淡淡地瞟了他一眼，但又轉臉朝鎮頭上望過去。這種廉價客棧，人多地方小，有空位，便湊合着擠一脚，是談不上什麼禮節的。

高大爺對張金牛這種冷漠的態度，感到非常高興。

因爲他的容貌沒有引起張金牛注意，這證明他的易容術已經相當成功。連張金牛都認不出他是誰，別人自是更不用說了。

高大爺喝了兩口酒，然後引頸低低地道：「金牛，我已進來了。」

張金牛聞聲回頭，先是微微一怔，接着不禁露出驚喜之色道：「原來老爺子——」

高大爺做了個噤聲手勢，張金牛立即警覺地噤回了底下的話頭。

高大爺壓着嗓門道：「怎麼沒有看到七姨太太她們？」

「在裏面。」

「那一個房間？」

「左首第四間。」

「你已經跟他們見過面？」

張金牛點點頭，臉上的神色很不自然。

高大爺心頭一震，忙問道：「是不是路上出了什麼事情？」

張金牛又想搖頭，又想點頭，似乎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最後低聲道：「說來一言難盡，老爺子請先進去見見七姨太太吧！」

高大爺也急着要見那位寵妾，於是便又捧着酒壺，匆匆地向樓中走來。

小客棧，人手少，只是客人不催着辦事，伙計們往往故意裝作不理，任由客人出入，而不予理會。

這對高大爺來說，正是求之不得。

那伙計假裝沒有看到他，他也假裝沒有看到對方，逕自走入後院。

有一絲醉意。

一個人心情愉快時，是不容易喝醉的。

巧姐要他少喝點，早點上床休息，但高大爺不肯，堅持要喝一個痛快。

巧姐只好好繼續添酒。

其實，以高大爺的酒量，這兩壺酒，就是高大爺一個人喝下，也不算什麼。何況有她跟張金牛陪着喝，高大爺根本就沒有喝多少。

高大爺向張金牛舉杯道：「金牛，這一杯，我敬你！喝完這一壺，你去辦事。難得你跟我這麼多年，始終一片赤誠，我高某人不加如何落魄，今後絕不會虧待了你小老弟就是。」

這是高大爺第一次以小老弟稱呼一名部屬，張金牛受寵若驚，慌忙端起酒杯道：「老爺子折殺小人了，這一杯祝老爺子福壽康泰！」

他說完，搶先乾了杯。高大爺很高興，微微一笑，也舉杯一吸而盡。

巧姐皺眉道：「你們慢慢喝不行？幹嘛要喝這麼急？」

高大爺笑道：「你添你的酒，別管我們，這種滲水的燒酒，根本沒勁頭。」

巧姐只好又替兩人各添一杯。

張金牛舉杯道：「小力量淺，只能隨意，這一杯祝老爺子——」

他話還沒說完，高大爺忽然打了個呵欠道：「奇怪！怎麼有點瞌睡起來了？」

巧姐道：「有什麼奇怪？你不想你已熬了多少個通宵？今天又趕了多少路？就是鐵打的，也撐不住。」

高大爺身子晃了幾下，突然瞪大眼睛道：「誰人……你……你在第二……」

巧姐像魚似的，一下滑離了座位。

事實上她這份小心是多餘的。

高大爺語氣雖然嚴厲，兩眼雖然瞪得又圓又大，但臉色已泛起一片蒼黃，眼光也變得散漫呆滯，根本欲振無力。

左廂第四間客房，就在他的客房隔壁，也就是他剛才經過的，沒有聽到一點聲音，以爲是間空房的那一間。

高大爺站在房門口，以指節輕輕叩門。

房中問道：「誰呀？」

果然是七姨太太巧姐的聲音。

高大爺心頭一暖，連忙低聲接道：「是我，七娘。」

「敬如？」

「是的。」

房門吱的一聲打開了，高大爺急忙閃身擠了進去。

房中已經點起一盞油燈，但光線仍很暗淡。不過，光線儘管暗淡，高大爺還是第一眼就看到了屋角那隻裝珠寶的舊木箱。

這使高大爺爲之寬心不少，只要愛妾和財物無恙，縱然出過一點小小的意外，也就不算什麼了。

高大爺四下掃了一眼道：「花狼呢？」

巧姐輕輕哼了一聲，沒有開口。

高大爺這才藉着燈光，發現巧姐眼眶紅紅的，臉頰上似乎還殘留一抹淚痕。

高大爺是老江湖，一看巧姐這副神情，心裏便已有數，但仍忍不住問道：「是不是那小子想打什麼歪主意？」

巧姐沒好氣地道：「他是你的好部屬，你爲什麼不去問問他本人？」

高大爺大感意外道：「什麼？小子居然沒有溜走？告訴我，人在那裏，我去找他。」

巧姐一哼道：「用不着找，人在床上！」

高大爺人高腿長，只跨了一大步，便到了床前。

他擡起被單一看，花狼果然躺在床上。

躺得平平穩穩，筆筆直直的，除了眼角留有一片紫色血斑外，死狀還不算怎麼難看。

又大，但臉色已泛起一片蒼黃，眼光也變得散漫呆滯，根本欲振無力。

他雙手撐着桌面，想要站起來，但只離座數寸，便又跌坐下去。

「金牛……快……」

他大概忽然想到張金牛也跟他喝的是同一壺酒，急忙提氣強忍着扭扭張張張金牛望過去。

這一望之下，高大爺一切都明白了。

張金牛好端端的坐在那裏，手上不知什麼時候已經多了一把明晃晃的匕首。

這支匕首顯然只是一種補救工具。

只要藥效靈驗，它是不會沾血的。

高大爺受了這一意外的刺激，如迴光返照般，精神竟突然振作起來。

他喘息着道：「你們原來早有了好情？」

張金牛只是冷笑。

高大爺又道：「這樣說來，花狼也是你們有意害死的了？」

張金牛仍然一聲不吭。

高大爺問了兩句話，好像又支撐不住了，但他仍吃力地轉過頭去，再向巧姐問道：「他只是個奴才，他那一點值得你這樣做？」

巧姐看出已無危險，胆子也壯多了，冷笑回答道：「他沒有七個老婆，也比你年輕得多。」

高大爺切齒道：「娘子就是娘子！」

高大爺扭頭道：「是張管事收拾的？」

他這一問，其實是多餘的。花狼的死狀與花才相同，巧姐不會武功，除了張金牛的十八連環飛腿，誰收拾得了這名花狼？誰又會來多管這種閒事？

巧姐恨恨地道：「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起先還規規矩矩的，一到了這裏，攪悉箱中盡是值錢的珠寶，便起了不良之念。他先鼓如簧之舌，說你受衆人圍繞，一定脫不了身，勸我不如即赴省城，不必在這裏冒風的痴等。我叱斥了他幾句，他老羞成怒，竟索興動起了手脚來。」

高大爺大爲驚張，脫口道：「後來呢？」

巧姐道：「幸虧張管事適時破門而入，一脚踢中他的心窩，才救了我一條命。」

高大爺大大的鬆了一口氣。

總算他有先見之明。

他接着又問道：「沒有驚動這裏客棧中的人？」

巧姐道：「對面一夥客人，喝酒猜拳，吵得要死，張管事手脚又俐落，這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別人當然不會注意。」

高大爺點點頭道：「這樣也好，這個小子本來就不大靠得住，以後少一個人走在一起，只有更安全。」

巧姐指着床上道：「這具屍首怎麼辦？」

高大爺沉吟道：「沒有關係，我在隔壁開了房間，你可以先去隔壁住，等夜深人靜之後，我叫我管事移出去扔掉就是了。」

高大爺經過幾天來的提心吊胆，至此總算暫時獲得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現在，一切已成過去，天狼會也好，七殺手也好，無論外面鬧成什麼樣子，都跟他高教如沒有任何關係了。

呆地望着地上的高大爺，臉色都很難看。

做虧心事，全憑一鼓作氣。

等事情辦成了，這股氣洩了，那才是一個真正感到緊張和害怕的時候。

如今房中這一對男女，心情便是如此。

也不知過去多久，才見巧姐怯生生的抬頭問道：「你車子是不是已經備好了？」

「是的，已備好多了！」

巧姐的一張臉孔，突然變了顏色。

因爲回答她這句話的人，並不是張金牛。

聲音來自房門外。

如冰一般硬。

張金牛突然跳身而起，就像他坐的那張椅子上，突然冒出了一根尖釘子。

這位張老大的反應的確够快。

只可惜他一跳起來，就聽出了這是誰的聲音。

他渾身一軟，又坐了下去。

但巧姐並不知道來的人是誰，他一邊向床後縮着身子，一邊朝張金牛比着手式，意思要張金牛以對付花狼的手段去對付外面這位不速之客。

張金牛像個洩了氣的球，軟軟地攤在椅子上，一張面孔已比地上的高大爺好看了不少。

巧姐不明就裏，低低催促道：「快出去啊！你難道是個死人不成？」

一個擅長正宗辰州薛家十八連環飛腿的人，當然不會是個死人。

但是，張金牛心裏清楚，在如今房外這個大門口，他的一套連環飛腿，即使再練上個十年八年，到頭來他照樣是個死人。

坐在屋子等死的滋味當然不好受。

但他別無選擇。

雪白牌
洗衣機鄭重介紹

3oppas

雪白牌

特級無泡洗衣粉

意大利「雪白牌」洗衣機，性能優越，家傳戶曉，人人信賴。
現鄭重推出最新運港的「雪白牌」特級無泡洗衣粉，專為配合洗衣機
發揮最高效能而配製，非一般普通洗衣粉廠出品可以比擬。

- 獨有四大優點：
- 泡沫最少，充份配合全自動洗衣機操作，去班漬，除污垢。
 - 獨有Z-1配方，保護衣物纖維，減少磨損程度。
 - 溶解度極高，可節省用量，且無沉澱積聚機內，引致機件故障之弊，使洗衣機壽命延長。
 - 特具滲透性去污能力，連牛仔衫袂的污漬都可澈底清除。



最新

Z-1
配方

總代理：

東泰貿易有限公司

太子大廈1522室 電話：5-262202